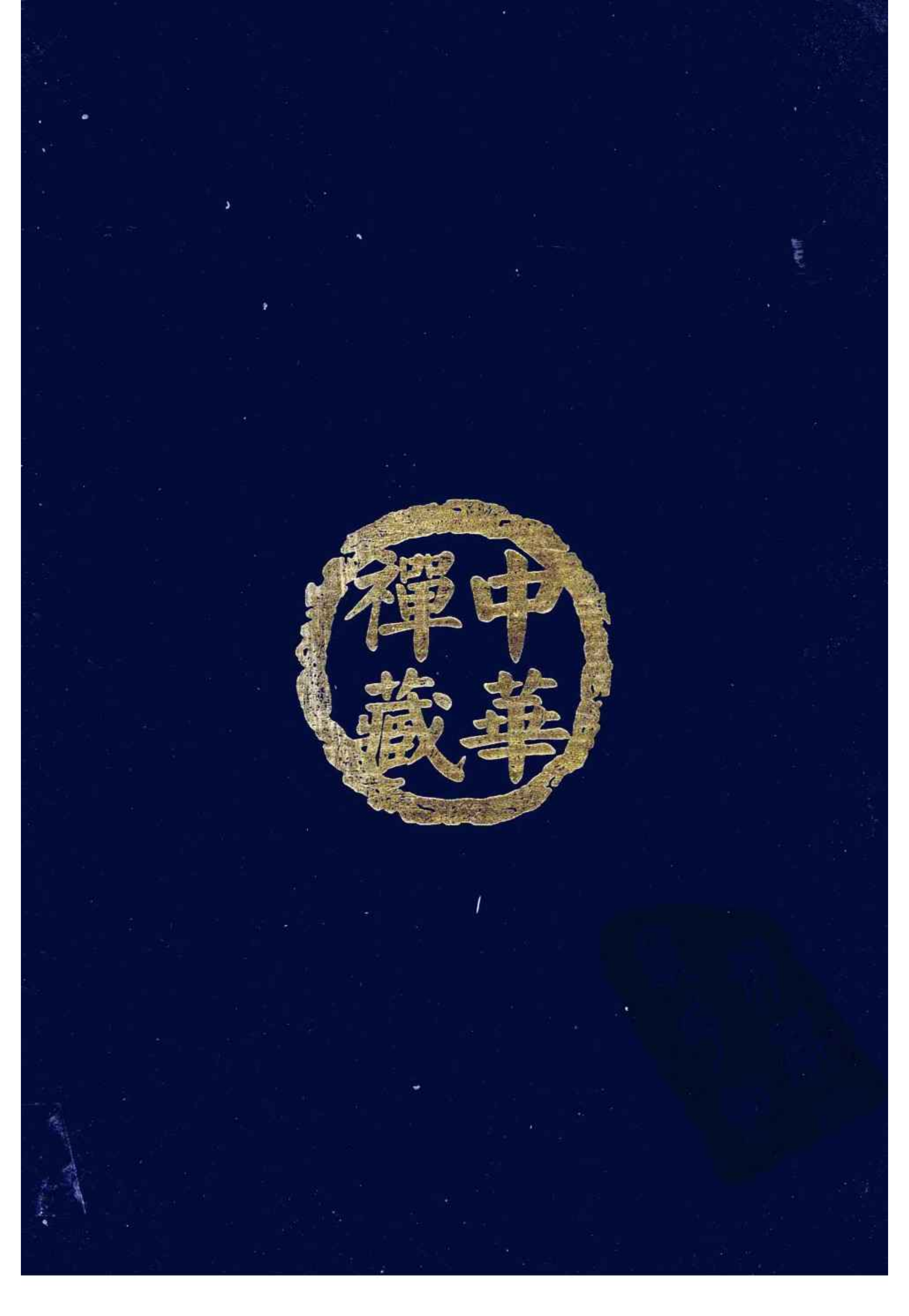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史傳部十一

(11)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103681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101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1230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108

定價　18000圓

指月錄 中

卷十一～二十二

明・瞿汝稷 集



目次

指月錄（卷十一—卷二十二）

卷十一……七八五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湖南祇林和尚
卷十二……八五九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澧州龍潭崇信禪師
卷十三……九〇九
睦州陳尊宿——鄭十三娘
卷十四……九六九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
卷十五……一〇三九
潭州石霜慶諸禪師——鼎州德山宣鑒禪師
卷十六……一〇八五
瑞州洞山良价禪師

卷十七……一一二七
睦州刺史陳操居士——襄州高亭簡禪師
卷十八……一二〇五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九峯通玄禪師
卷十九……一二六一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太原孚上座
卷二十……一三五九
撫州金峯從志禪師——韶州雲門文偃禪師
卷二十一……一四一九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雲門朗上座
卷二十二……一四九一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金陵清涼文益禪師

指月錄卷之十一

六祖下第四世

南嶽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造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　同參祐禪師創居溈山師躬耕助道祐歸寂衆請主法上堂汝諸人總來就安求覓甚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擔佛傍家走如渴鹿趁陽燄相似何時得相應去汝欲作佛但無許多顛倒

攀緣妄想惡覺垢欲不淨衆生之心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溈山三十年來喫溈山飯屙溈山矢不學溈山禪祇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把鼻孔拽轉來纔犯人苗稼卽便鞭打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個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趁亦不去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見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響如是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腳且道

是甚麼物任持便得如是且無絲髮可見豈不見誌公和尙云內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珍重　師室中每問僧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子意何如羅山道閑禪師在禾山因清貴上座說話次貴云天下無第一人大小潙山猶輸他道吾閑云有甚麼語輸他貴舉石霜辭潙山纔禮拜起潙山問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子意如何霜無對卻到道吾吾問甚處來霜云潙山處來吾云有甚麼言句霜遂舉前話吾云汝何不道取霜云祇爲道不得吾云汝爲我看菴待我與你報讎去吾往潙山山泥壁次忽回首見道吾在背後山便云智頭陀因何到在此吾云某甲不爲別事來祇爲和尙問諸道者有句無句如藤倚樹還是也無潙云是吾便問樹倒藤枯時如何潙山呵呵大笑被道吾捺向泥裏潙山總不管貴上座舉手云這個豈不是潙山輸與他道吾羅山云上座三十年後若有把茅蓋頭切忌舉著這個話貴不肯卻與道吾作主被羅山擒下地云白大眾各請停喧

某甲今日與淸貴上座直爲溈山雪屈話且須側聆賞云知也知也便禮拜羅山云何不早道你還識道吾麼只是館驛裏本色撮馬糞漢、

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如何師曰此陰未謝那個是大德曰不會師曰若會此陰便明彼陰　問黃巢軍來和尚向甚麼處迴避師曰五蘊山中曰忽被他捉著時如何師曰惱亂將軍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腳遇百丈開悟卻回受業本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本師回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本師

又一日在窗下看經蜂子投窗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遂有偈曰空門不肯出投窗也大癡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本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個歇處今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眾致齋請師說法師乃登座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師後住古靈聚徒數載臨遷化剃浴聲鐘告眾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

三昧否。衆曰不識。師曰汝等靜聽。莫別思惟。衆皆側聆。師儼然順寂。塔存本山

大慈寰中禪師上堂。山僧不解答話。祇能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法眼云。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乎覺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又作麼生。雪竇拈云。大凡扶豎宗乘。須辨個得失。且大慈識病不答話時有僧出。便歸方丈。雪竇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棒。諸方識病不答話。有僧出。必然別有長處。敢有一個動著。大唐天子只三人。虗堂思頌。輕如毫末重如山。地角天涯去復還。黃葉隕時風骨露。水邊依舊石斕斑。

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師曰般若以何爲體。州大笑而出。明日州掃地次。師曰般若以何爲體。州置帚拊掌大笑。

師便歸方丈。僧辭師。問甚麽處去。曰江西去。師曰我勞汝一段事得否。曰和尚有甚麽事。師曰將取老僧去得麽。曰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去。師便休。僧後舉似洞山。山曰闍黎爭合恁麽道。曰和尚作麽生。山曰得。法眼別云和尚若去某甲提笠子。天童云大慈合伴不著。這僧不如獨行也。須是恁麽始得。直饒大慈古佛也不奈這擔板漢何。且道別有甚麽長處。山又問其僧大慈別有甚麽言句。曰有時示衆曰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山曰我不恁麽道。曰和尚作麽生。山曰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說不行時合行甚麽路。洛浦云行說俱到。卽本分事無

行說俱不到。卽本分事在。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訪茂源和尚。源纔起迎。師近前把住云。開口卽失。閉口卽喪。去此二途。請師別道。源以手掩鼻。師放開云。一步較易。兩步較難。源云。著甚死急。師云。若非是師。不免諸方點檢。 僧參。師打一拄杖。其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老僧適來造次。僧卻打師一拄杖。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把住曰。是闍黎造次。僧大笑。師曰。這個師僧今日大敗也。 臨濟訪師。到路口。先逢一嫂在田使牛。濟問嫂。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打牛一棒曰。這畜生到處走。到

此路也不識濟又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麽處去嫂曰這畜生五歲尚使不得濟心語曰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及見師師問你還曾見我嫂也未濟曰已收下了也師遂問近離甚處濟曰江西黃檗師曰情知你見作家來濟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已相見了也濟曰賓主之禮合施三拜師曰旣是賓主之禮禮拜著

瑞州五峯常觀禪師因僧辭師曰汝諸方去莫謗老僧在這裏曰某甲不道和尚在這裏師曰汝道老僧在甚麽處僧竪起一指師曰早是謗老僧也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話師喚沙彌拽出這死屍著沙彌即仰山山後問躭源如何出得井中人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山復問溈山溈召慧寂山應諾溈曰出也仰山住後常舉前語謂衆曰我在躭源處得名溈山處得地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禮佛次禪者問座主禮底是甚麼師曰是佛禪者乃指像曰這個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曰座主幾夏耶師曰十夏禪者曰還曾出家也未師轉茫然禪者曰若也不

會百夏奚爲乃命同叅馬祖及至江西祖已圓寂遂謁百丈頓釋疑情師住後一日召仰山將牀子來山將到師曰卻送本處著山從之師召慧寂山應諾師曰牀子那邊是甚麽物山曰杌子師曰杌子這邊是甚麽物山曰無物師復召慧寂山應諾師曰是甚麽山無對師曰去（通禪中毒旁及仰山）

洪州東山慧禪師同大于南用到茶堂有僧近前不審用曰我既不納汝汝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語師曰不得平白地恁麽問伊用曰大于亦無語那于把定其僧曰是你恁麽累我亦然便打一摑用大笑曰朗月與青天　大于

侍者到師問金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且作麼生者
曰不妨和尚借問師曰卽今卽得去後作麼生者曰誰敢
問著某甲師曰大于還得麼者曰猶要別人點檢在師曰
輔弼宗師不廢光彩侍者禮拜

百丈山涅槃和尚一日謂衆曰汝等與我開田我與汝說大
義衆開田了歸請說大義師乃展兩手衆罔措

趙州觀音院眞際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童稚於
本州扈通院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叅南泉值泉偃息而
問曰近離甚處師曰瑞像泉曰還見瑞像麼師曰不見瑞

像祇見臥如來泉便起坐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泉曰那個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罷之許其入室他日問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卽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乃往嵩嶽瑠璃壇納戒仍返南泉　一日問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示泉曰昨夜三更月

到窗雲峯悅云若不是南泉洎被打破蔡州師在井樓上打水次見南泉過便抱柱懸脚曰相救相救南泉上胡梯曰一二三四五師少頃卻去禮謝曰適來謝相救。師在南泉時泉牽一頭水牯牛入僧堂內巡堂而轉首座乃向牛背上三拍泉便休去師卻將一束草安首座面前首座無對。南泉上堂師出問明頭合暗頭合泉便下座歸方丈師曰這老和尚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曰莫道和尚無言好自是上座不會師便打一掌曰此掌合是堂頭老漢喫師到茱萸執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萸曰作甚麼師曰

探水萸曰我這裏一滴也無探個甚麼師以杖倚壁便下瑯琊覺云勢去奴欺主時衰鬼弄人鈎大慧杲云鈎在不疑之地到道吾纔入堂吾曰南泉一隻箭來也師曰看箭吾曰過也師曰中或作茱萸上堂曰看箭師亦曰看箭云云雪竇云二俱作家蓋是茱萸趙州二俱不作家箭鋒不相拄直饒齊發齊中也只是個射垛漢到黃檗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曰救火救火檗開門捉住曰道道師曰賊過後張弓雪竇顯云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忽有個衲僧問雪竇笑個甚麼笑賊過後張弓師行腳見二菴主一人作了角童師問訊二人殊不顧來日早晨了角童將一鑵飯來放地上分作三分菴主將席子近前坐了角童

亦將席近前相對坐亦不喚師師乃亦將席子近前坐了
角童目顧於師菴主云莫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云何
不教詔這行者菴主云他是人家男女師云洎合放過了
角童便起顧視菴主云多口作麼了角童從此入山不見
師到投子處對坐齋投子將蒸餅與師喫師曰不喫不
以下胡餅投子教沙彌度與師師接餅卻禮沙彌三拜
師到雲居居云老老大大何不覓個住處去師云作麼生
是某甲住處居云山前有個古寺基師云和尚自住取又
到茱萸萸云老老大大何不覓個住處師云甚麼處是某

甲住處黃云老老大大住處也不知師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卻被驢子撲　師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竪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竪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瞎堂遠頌云換手搥胷哭老翁棺材未出死屍斜不如掘地深埋卻管取來年喫嫩茄　圜悟勤云佛祖命脉列聖鉗鎚換斗移星經天緯地有般漢未出窠窟只管道舌頭在趙州门裏殊不知自己性命已屬他人若能握向上綱宗與二庵主相見便可以定龍蛇別緇素正好著力還知趙州落處麼切忌顢頇　姜山愛云趙州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雲居舜云趙州當時甚生意氣要且鼻孔在二庵主手裏

僧問師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喫粥了也未云喫粥了也師云洗鉢盂

去其僧因此大悟。雲門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言有趙州向伊道個甚麼、若言無這僧爲甚悟去、　雲峯悅云雲門不識好惡、恁麼說話、大似爲蛇畫足、雲峯則不然、這僧恁他悟去、八地獄如箭射、　妙喜曰、雲門老漢、大似阿修羅王托動三有大城諸煩惱海、隨後喝云寐語作甚麼、復云雲峯雖善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亐、爭奈蹉過雲門何、又云、趙州與這僧若不得雲門、一生受屈、而今諸方有一種瞎漢、往往盡作洗鉢盂話會了、　雪竇顯云、我不似雲門爲蛇畫足、直言向你道、問者如蟲禦木、答者偶爾成文、雖然與麼、瞎卻衲僧眼、作麼生免得此過、諸仁者要會麼、還爾趙州喫粥也未、拈卻這僧喫粥了也、雪竇與我拄杖子歸堂、　湛堂準頌云、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頭向下、禪人若也不會、問去東村王大姊、

師示眾云。此事的的沒量大人出這裏不得。老僧到溈山。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溈山云。與我過牀子來。若是宗師。須以本分事接人始得。時

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後法眼問光孝覺曰近離甚處曰趙州眼曰承聞趙州有柏樹子話是否曰無眼曰往往來皆謂趙州有此語上座何得道無曰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徑山杲云若道有此語蹉過覺鐵嘴若道無此語又蹉過法眼若道兩邊都不涉又蹉過趙州直饒總不恁麼別有透脫一路入地獄如箭射畢竟如何舉起拂子云還見古人麼喝一喝五祖演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恁麼會便不是了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恁麼會方始是徑山杲云要識五祖師翁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雲居祐舉栢樹子話云奇哉古聖垂一言半句可謂截斷聖凡門戶直示彌勒眼睛今昔無墜眾中異解多涂商量非一埋沒宗旨錯判名言或謂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或謂山河草木物物皆是眞心顯現何獨庭前柏樹子乎塵毛瓦

傑都是一法界中重重無盡理事圓融或謂庭前柏樹子機舉便直下薦取覿體全眞擬議之間早落塵境須是當人作用臨機相見或棒或喝或擎起拳頭衣袖一拂這個眼日如石火電光相似或謂庭前柏樹子更有甚麼事趙州直下爲人實頭說話饑來喫飯困即打眠動展施爲盡是自家受用如斯見解如麻似粟是皆天魔種族外道邪宗但取識情分別用心取捨强作知見何不遊方徧歷求善知識決擇身心畧似個衲僧古來自有宗門師範我佛心宗釋梵諸天拱手敬信三賢十聖罔測其由乃舉拂子云若向這裏悟去山河大地與汝同參復顧左右云云道林爭敢壓良爲賤　佛日才頌趙州庭柏說與禪客黑漆屛風松攞亮隔　葉縣省和尙因僧請益柏樹子話省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尙重言爭敢不信省曰汝還聞簷頭雨滴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哪省曰汝見個甚麼道理僧以頌對云簷頭雨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　眞如既方禪師參瑯琊惟看柏樹子話每入室陳其所見不容措辭嘗被喝出忽一日大悟直入方丈曰我會也瑯琊曰汝作麼生會方曰夜來牀薦煖一覺到天

明、瑯琊可之、　雪竇顯在大陽時、有客舉光孝覺語問曰
覺趙州侍者、眼問柏樹因緣、乃言無此語、而眼肯之、其旨
安在哉、顯曰宗門抑揚肯有軌轍乎、時有苦行名韓大伯
侍其旁、輒匿笑去、顯詰其笑故、韓曰笑知客智眼未正、擇
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韓對以偈曰、一兎橫身當古路、蒼
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顯陰
異之、因結以為友、後顯得法於智門、唱導於雪竇、稱雲門
中興、嘗經行植杖眾衲環之、顯問有問雲門樹凋葉落時
如何、門曰體露金風、雲門答這僧耶、為解說耶、有稱宗上
座者曰、待老漢有悟處、卽說、顯驚示之曰、非韓大伯乎、曰
老漢瞥地也、顯因集
眾乞升座說法焉、　師一日於雪中倒臥、曰相救相救
有僧便去身邊臥、師便起去、翠巖芝云、此僧在趙州師圈䙡裏有人出得麼、
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
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為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

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諾師曰喫茶去僧到睦州州問曾到趙州麼僧云曾到州云有何言句僧舉喫茶話州云慚愧却問趙州意作麼生僧云只是一期方便州云苦哉趙州被爾將一杓屎潑便打州却問沙彌爾作麼生沙彌便禮拜州亦打僧問沙彌適來和尚打爾意作麼生彌云若不是我和尚不打某甲 雪竇舉云這僧克由叵耐將一杓屎潑他二員古佛諸上座若能辨得非惟趙睦二州雪屈亦乃翠巖與天下老宿無過若辨不得到處潑人卒未了在 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為甚麼却無師曰為伊有業識在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既有為甚麼入這皮袋裏來師曰知而故犯 妙喜恒舉此則語至無字令學者參云佛語祖語諸方老宿語千差萬別若透得箇無字一時透過不用博量不用註解

不用要得分曉、又云、不得作有無商量、不得作眞無之無卜度、不用向開口處承當、不用向舉起處作道理、不用墮在空寂處、不用將心等悟、不用向宗師說處領畧、不用掉在無事甲裏、但行住坐臥時時提撕、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提撕得熟、口議心思不及、方寸裏七上八下、如生鐵橛沒滋味時、切莫退志、得如此時、卻是個好底消息、忽然打失布袋、不覺拊掌大笑矣、又云、茶裏飯裏、喜時怒時、淨處穢處、妻兒聚頭處、與賓客相酬酢處、辦公家職事處、了私門婚嫁處、都是第一等做工夫、提撕舉覺底時節、又云、既有個趨向狗子無佛性話、冷地裏慢提撕則個、若道知是般事便休、我說此人智眼未明在、妙喜雖似平地起風雷、然亦不、雪峯道底、

師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師云、萬福大王、者云、未到在、師云、又道來也、黃龍南云、頭頭漏泄、罕遇仙陀、侍者只解報客、不知身在帝鄉、趙州入草求人、不覺渾身泥水、

秀才問佛不違衆生所願是否、師曰是、曰某甲欲覓和尚手中拄杖得

否師曰君子不奪人所好曰某甲不是君子師曰我亦不是佛。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不問這個道師曰你問那個道曰大道師曰大道透長安。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曰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曰是曰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問和尚姓甚麼曰常州有問甲子多少曰蘇州有。問如何是趙州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敲牀脚曰祇這莫便是否師曰是即脫取去。問如何是毘盧圓相師曰老僧自幼不曾眼花曰豈不爲人師曰願汝嘗見毘盧圓相。官人問和尚還入

地獄否師曰老僧末上入曰大善知識爲甚麼入地獄師曰我若不入阿誰敎化汝　問久嚮趙州石橋到來祇見畧彴師曰汝祇見畧彴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曰如何是畧彴師曰個個度人　師因與文遠行乃指一片地曰這裏好造個巡鋪文遠便去路旁立曰把將公驗來師遂與一摑遠曰公驗分明過　師與文遠論義曰鬭劣不鬭勝勝者輸果子遠曰請和尚立義師曰我是一頭驢遠曰我是驢胃師曰我是驢糞遠曰我是糞中蟲師曰你在彼中作甚麼遠曰我在彼中過夏師曰把

將果子來。　師在東司上。見遠侍者過。驀召文遠。遠應諾。師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　問。菜頭今日喫熟菜喫生菜。頭拈起菜呈之。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師示衆云。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僧出作禮。師曰。比來拋塼引玉。卻引得箇墼子。法眼舉問覺鐵觜。先師意作麼生。覺云。如國家拜將。乃問甚人去得。或有人出云。某甲去得。須云。汝去不得。法眼云。我會也。　長慶稜問覺鐵觜。那僧纔出禮拜。為甚麼便指為墼了。覺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慶云。向伊道甚麼。覺云。亦向伊恁麼道　師因二僧相推不肯作第一座。主事白師。師曰。總教作第二座。事曰。第一座教誰作。師云。裝香著。事曰。裝香了也。師曰。戒香定香慧

香解脫香。天童華云：趙州下一挩，不妨驚羣動衆，子細點檢將來，也是泥裏洗土塊。若是薦福門下，不用相推，第一座也有入，第二座也有人，第三座也有人。雖然如是，不免從頭註破：第一座，鐵眼銅睛覷不破；第二座，陽春白雪無人和；第三座，眞實身心同達摩。且道與趙州是同是別，若也會得，許你具一隻眼；若也不會，也許你具一隻眼。有個衲僧出來道：總不恁麼時如何對他道，切忌向鬼窟裏作活計。○

師示衆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有僧出，擑侍者一下，曰：何不祇對和尚。○師便歸方丈，後侍者請益：適來僧是會不會。師曰：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無相範頌曰：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咄哉老趙州，白日眼見鬼。

有僧舉纔有是非話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舉似師，師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曰：

請和尚舉。師纔舉前話。僧指旁僧曰。這個師僧喫飯了。作恁麼語話。師休去　示眾。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幻菴覺拈云。諸人切忌恁麼會。既不恁麼會。又作麼生會。乃頌曰。佛之一字不喜聞。去年依舊今年春。今年春間降大雪。陸基烏盆變白盆。）　因僧侍次。遂舉火問曰。這個是火。汝不得喚作火。老僧道了也。僧無對。復舉起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汝往禮拜問之。必為汝說因緣相契。不用更來。不相契卻來。其僧到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趙州。子曰。趙州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子曰。汝會麼。曰不會。乞師指示。子下禪牀行三步。卻坐。問曰。會麼。曰不會。子曰。你歸

擧似趙州。其僧卻回擧似師。師曰。還會麽。曰。不會。師曰。投子與麽。不較多也。　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老僧祇管看。（雪竇顯云。看郎不無。爭郎不得。且道扶這僧。扶趙州。）　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個甚麽。師曰。我亦不知。僧曰。和尚既不知。爲甚道不在明白裏。師曰。問事郎得。禮拜了退。（雪竇顯拈云。趙州倒退三千。復頌云。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天際日上月下。檻前山深水寒。髑髏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消未乾。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　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臼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直

得五年分疎不下。雪竇頌云、識語不能轉、死卻了也、好與二十棒、這棒雖有分付處、若辨不出、且放此話大行、天童覺頌云、五年分疎不下、一句元無縫罅、只知推過商量誰信分明酬價、玲瓏底相知、鹵莽底相訝、爾可與曉事人相罵、不可共不曉事人說話。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和尚如何為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僧曰、某甲祇念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白雲端頌云、驢山塞海也尋常、所至文明始是王、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師曰、田庫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無菴全頌云、當門一脉透長安、遊子空嗟行路難、不是人前誇俏措、金鎚擊碎萬重關、法宗禪師參雪竇、竇令參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於此有省、一日雪竇問宗、至道無難、唯

嫌揀擇意作麽生宗云畜生畜生後隱居投子常以袈裟裹草鞋經文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宗曰袈裟裹草鞋曰意旨如何宗曰赤脚下桐城圓悟勤云人多錯會道至道本無難亦無不難只是唯嫌揀擇若恁麽會一萬年也未夢見在　師與官人遊園次兎見驚走遂問和尚是大善知識兎見爲甚麽走師云老僧好殺　問院主甚麽處來主曰送生來師曰鵶爲甚麽飛去主曰怕某甲師曰汝十年知事作恁麽語話主卻問鵶爲甚麽飛去師曰院主無殺心　僧辭師問甚處去曰閩中去師曰彼中兵馬嶮汝須迴避始得曰向甚處迴避師曰恰好　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

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曰。好個師僧又恁麼去。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為汝勘破了也。雪竇顯到曾學士處。曾問當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婆話。端的有勘破處麼。竇云。清長老道個甚麼。曾云。又與麼去也。賞云。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一圈績不得麼。曾云。道裏別有個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生受屈。竇云。勘破了也。　眞淨云。趙州若點檢來。也好喫婆手中棒。且道趙州過在甚麼處。若知趙州過。方解不受人謾。歸宗門下。莫有不受人謾底麼。喝一喝。下座。　乎覺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恁麼道。甚麼處是勘破婆子處。又云。非惟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勘破。　徑山杲頌天下禪和說勘破。爭知趙州已話墮。引得兒孫不丈夫。人人點過冷地臥。　蒙菴嶽頌。本是山中人愛說山中話。五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　問如何是乎

中乎師曰汝乎來多少時耶曰乎之久久矣師曰闍黎若不遇老僧幾乎乎殺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雪竇頌編辟曾挨老古錐七斤衫重幾人知而今拋向西湖裏下載清風付與誰）僧寫師眞呈師曰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我卽打殺老僧不似我卽燒卻眞僧無對（乎覺云留取供養）師托起鉢曰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卽撲破刹僧曰三十年後敢道見和尚師乃撲破　師問僧曾看法華經麼曰曾看曰衲衣在空閑假名阿練若誑惑世間人爾作麼會僧擬禮拜師曰爾披衲衣來麼曰披來師

曰莫惑我曰作麼得不惑去師曰莫取我語雪竇舉云大小趙州龍頭蛇尾諸人若能辨得便乃識破趙州子或不明個個高擁衲衣莫惑翠峯乃　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師曰急水上打毬子僧卻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　掃地次僧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為甚麼掃地師曰塵從外來曰既是清淨伽藍為甚麼有塵師曰又一點也　問恁麼來底師還接否曰接曰不恁麼來底師還接否曰接曰恁麼來者從師接不恁麼來者如何接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有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利了卻下禪牀轉一匝

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爲轉半藏。徑山杲云。衆中商量道。如何是那半藏。或云再繞一匝。或彈指一下。或咳嗽一聲。或喝一喝。或拍一拍。恁麼見解。只是不識羞。若是那半藏。莫道趙州更繞一匝。直饒百千萬億匝。於婆子分上只得半藏。設使更繞須彌山百千萬億匝。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假饒天下老和尚共如是繞百千萬億匝。於婆子分上也只得半藏。設使山河大地森羅萬象若草若木。各具廣長舌相。異口同音。從今日轉到盡未來際。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諸人要識婆子麼。良久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云。鎭州出大蘿蔔頭。圜悟勤云。有者道。鎭州從來出大蘿蔔頭。天下皆知。趙州從來參見南泉。天下皆知。這僧更問。所以道鎭州出大蘿蔔。且得沒交涉。江西澄散聖判謂之東問西答。喚作不答話。不上他圈繢。若恁麼會。爭得遠錄公云。此是旁瞥語。妝在九帶中。若恁麼會。夢也未夢

見在、吏帶累趙州去、

官人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云官人宅內變生作熟是甚麼人云所使師云卻是他好手

馬大夫問和尚還修行也無師云老僧若修行即禍事云和尚既不修行教甚麼人修行師云大夫是修行底人云某甲何名修行師曰若不修行爭得撲在人王位中餧得來赤凍紅地無有解出期大夫乃下淚拜謝

問作何方便即得聞於未聞師云未聞且置你曾聞個甚麼來

問不離言句如何得獨脫師云離言句是獨脫云適來無人教某甲來師云因甚麼到此云和尚何不揀出師

云。我早個揀了也。　師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師曰趙州著在甚麼處。僧無對。　問不見邊表時如何。師指淨瓶云這個喚作甚麼。云淨瓶。師曰大好不見邊表。　有僧問生死二路是同是別。師以頌答云道人問生死。生死若爲論。雙林一池水。朗月耀乾坤。與他句上識。此是弄精魂。欲會個生死。顛人說夢春。　洞山問僧甚處來。曰掌鞋來。山曰自解依他。曰依他。山曰他還指闍黎也無。僧無對。師代云若允即不違。　保壽問胡釘鉸。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壽曰還釘得虛空麼。曰請和尚打破虛空來。壽便打。胡曰

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後到師處舉前話師曰汝因甚麼被他打胡曰不知過在甚麼處師曰祇這一縫尚不奈何胡於此有省師曰且釘這一縫

雪竇顯舉云我要打這三個漢一打趙州不合瞎却胡釘鉸眼二打保壽不能塞却趙州口三打胡釘鉸不令放過保壽舊拈拄杖云更有一個大眾一時退擊禪牀一下

師問新到離甚麼處云雪峯師云雪峯有甚麼言句云雪峯尋常道盡十方世界都來是沙門一隻眼你等諸人向甚麼處屙師云闍黎若回寄個鍬子去

師問僧甚處來曰摘茶來師曰閑

雲蓋智頌道著不著暗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腳反身筋斗孤雲野鶴呵呵呵

新到參師曰

甚處來。曰南方來。師曰佛法盡在南方汝來這裏作甚麼。曰佛法豈有南北耶。師曰饒汝從雲居雪峯來祇是個擔板漢。崇壽稠云和尚是據客置主人。 師聞沙彌喝參向侍者曰教伊去。侍者乃教去沙彌便珍重。師曰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

師問一婆子甚麼處去。曰偷趙州筍去。師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與一掌。師休去。瞎堂遠頌云去若丘山重來如一羽輕去來無別路傾蓋白頭新。

師因有老宿問近離甚處。師云滑州。宿云幾程到這裏。師云一蹉到。宿云好個捷疾鬼。師云萬福大王。宿云參堂去。師應喏喏。 師一日到僧堂後逢一僧乃問大德總

向甚處去。僧云。普請去。師遂於袖中取刀度與云。老僧住持事繁。請上座爲我折倒。卻便引頸向前。其僧便走。　僧辭。師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豎起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楊花。摘楊花。徑山杲頌云。有佛處不得住。生鐵秤錘被蟲蛀。無佛處急走過。撞著嵩山破竈墮。三千里外莫錯舉。兩個石人相耳語。恁麼則不去也。此話已行徧天下。摘楊花。摘楊花。唵嚤呢嗟哩吽發吒。　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腳時。除卻二時粥飯。是雜用

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如是大遠在。　又謂眾曰
你若一生不離叢林不語五年十載無人喚你作瘂漢已
後佛也不奈你何你若不信截取老僧頭去　上堂金佛
不度鑪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內裏坐菩提涅槃
眞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實際理地甚麼處著
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
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華徒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旣
不從外得更拘執作麼如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
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著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教合取

徇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得物喫。佛法在甚麼處。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子。於中覓一個道人無。若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一從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祇是個主人公。這個更向外覓作麼。正恁麼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卽失卻也。僧問。承師有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曰。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法眼云。是一個兩個。是壞不壞。且作麼生會。試斷看。妙喜曰。軍營裏大王。雪竇頌。泥佛不度水。神光照天地。立雪如未休。何人不雕僞。金佛不度鑪。人來訪子湖。牌中數個字。淸風何處無。木佛不度火。

常思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

示衆云、兄弟若從南方來者、卽與下載。若從北方來者、卽與裝載、所以道近上人問道卽失道、近下人問道卽得道。兄弟、正人說邪法、邪法亦隨正、邪人說正法、正法亦隨邪。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

又云、此事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拈一枝草作丈六金身用、將丈六金身作一枝草用。佛卽是煩惱、煩惱卽是佛。又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師曰、與一切人煩惱。曰、如何免得。師曰、用免作麽。

又云、老僧此問卽以本分事接人。若教老僧隨伊根機接人、自有三乘十二分教接他了也。若是不會、是誰過歟。已

後遇著作家漢也道老僧不孤負他但有人問以本分事接人　師自受南泉印可乃歸曹州省受業師親屬聞師歸咸欲來會師聞曰俗塵愛綱無有了期已辭出家不願再見遂攜瓶錫徧歷諸方常謂七歲兒童勝我者我即問伊百歲老翁不及我者我即教他及往趙州觀音院燕趙二王同至院見師師端坐不起燕王問曰人王尊耶法王尊耶師曰若在人王人王中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二王聞之歎然敬服乃剏供養師志效古人住持枯槁僧堂無前後架旋營齋食繩牀一角折以繩繫殘薪支之屢有願

爲製新者師不許也住持四十餘年未嘗以一書告檀越

唐乾甯四年十一月二日右脇泊然而寂壽一百二十歲

謚眞際大師

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

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

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

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

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

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麽處委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

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長長出不得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僧曰未審出個甚麼不得師曰晝見日夜見星曰學人不會師曰妙高山色青又青（妙喜曰熟處難忘）師與仰山翫月次山曰人人盡有這個祇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山曰你作麼生用師劈胷與一蹋山曰因直下似個大蟲自此諸方稱爲岑大蟲（長慶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邪法難扶）游山歸首座問和尚甚處去來師曰游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

滴芙蕖露寶著語云、謝答話、復頌云、大地絕纖埃、何人眼不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長沙無限意、咄、　有秀才看千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曰得閑題取一篇好黃鶴新頌云、黃鶴樓前法戰時、百千諸佛豎降旗、問渠國土歸何處、羸得多才一首詩、　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曰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麼曰未審是何人成佛師曰是汝成佛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道甚麼　問向上一路請師道師曰一口針三尺線曰如何領會師曰益州布揚州絹　僧問

師同參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麽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百丈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皇化裏妙喜曰要見長沙更進一步若有人問如何是遮一步待我款款地與你葛藤竺尚書問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莫妄想曰爭奈動何師曰會卽風火未散書無對師喚尚書書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可離卻卽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

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曰。恁麼總不祇對時。莫是子弟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個生死根本。示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眞。祇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燈錄作兩則。風火未散上作一則。師喚尚書下。又作一則語亦小異。此從宗門統要正法眼藏妙喜曰。卽今祇對者既不是本來人。卻喚甚麼作本來人。良久曰。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

又皓月供奉問師。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動與不動。是何境界。曰。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祇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師曰。灼然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大德豈不見首楞嚴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四大。性眞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復示偈曰。最甚深最甚深。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爲衆色。悟時刹境是眞心。身界二塵無實相。分明達此是知音。

問如

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曰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示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向轉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　問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為甚麼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曰狸奴白牯為甚麼卻知有。師曰汝爭怪得伊。　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曰還參學也無。師曰我自參學。曰師意何如。師示偈曰虛空問萬象。萬象答虛空。誰人親得聞。木叉丱角童。　示眾若心是生則夢幻空華。

亦應是生若身是生則山河大地萬象森羅亦應是生問教中說幻意是有耶師曰大德是何言歟曰恁麼則幻意是無邪師曰大德是何言歟曰恁麼則幻意是不有不無邪師曰大德是何言歟曰如某三問盡不契於幻意未審和尚如何明教中幻意師曰大德言一切法不思議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何信曰如某所明二信之中是名緣信師曰依何教門得生緣信曰華嚴云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又華嚴云諸佛世尊悉知世法及諸佛

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又華嚴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眞實。一切無差別。師曰。大德所舉緣信教門。甚有來處。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幻音。若人見幻本來眞。是則名爲見佛人。圓通法法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

華嚴座主問。虛空爲是定有。爲是定無。師曰。言有亦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是假有。虛空無時。但是假無。曰。如和尚所說。有何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淸裏。豈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名。又云。汝等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銷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

假名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　問如何是文殊師曰墻壁瓦礫是曰如何是觀音師曰音聲語言是曰如何是普賢師曰眾生心是曰如何是佛師曰眾生色身是曰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曰從眼根返源名文殊耳根返源名觀音從心返源名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為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真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總名一薄伽梵　問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學人不會此意如何師曰要騎便騎要下便下

三聖令秀上座問曰。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教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曰。謝和尚答話。師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聖曰。若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　問亡僧遷化甚麼處去也。師示偈曰。不識金剛體。卻喚作緣生。十方真寂滅。誰在復誰行。林間錄曰。長沙岑禪師因僧亡。以手摩之曰。大眾。此僧卻真實為諸人提綱商量。作麼乃

有偈曰，目前無一法，當處亡無人，蕩蕩金剛體，非妄亦非眞。又曰，雪峯和尚亦因見亡僧作偈曰，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天，欲識金剛體，但看髑髏前。玄沙曰，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有僧問法眼，如何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法眼答曰，是汝面前。又問遷化向甚麼處去。答曰，亡僧幾曾遷化。進曰，爭奈即令何。答曰，汝不識亡僧。天衣懷云，亡僧面前即且置，只如活人背後底是甚麼。近代尊宿不復以此旨曉人，獨晦堂老師時一提起，作南禪師圓寂日偈曰，去年三月十有七，一夜春風撼籌室，三角麒麟入海中，空餘片月波心出，眞不掩僞曲不藏直，誰人爲和雪中吟，萬古知音是今日。又云，昔人去時是今日，今日依前人不來，今既不來昔不往，白雲流水空悠悠哉。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理齊，種麻還得粟，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

皓月供奉問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也未。師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問果上涅槃。師曰，天下善知識未證。曰，爲甚麼

未證師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於諸聖何爲善知識。師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爲善知識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師示偈曰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法法身寂滅體三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曰果上三德涅槃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曰大德是

進山主問修山主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麽爲生死之所流轉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麽使還得麽進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所見祇如此上座意旨又如何進指曰這個是監院房那個是典座房修卽禮謝

初師从依南泉有投機偈曰今日還鄉入大門南泉親道徧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回頭慙愧好兒孫泉答曰今日

投機事莫論南泉不道徧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

鄂州茱萸山和尚上堂擎起一楖竹曰還有人虛空裏釘得楖麽時有靈虛上座出衆曰虛空是楖師便打虛曰莫錯打師便下座雲門偃云矢上加尖有僧云和尚適來與麽道那門云搥鐘謝響得個蝦蟇出來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卽喪身失命臨濟會下二僧來參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便歸方丈　或有人問子湖狗師曰嘷嘷僧無語師便歸方丈　劉鐵磨參

師曰汝是劉鐵磨否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曰和尚莫顛倒師便打　與勝光和尚鉏園次師驀撥钁回視光曰事即不無擬心即差光便問如何是事被師攔胸踏倒光從此有省　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眞正理否師曰達僧曰眞正理作麼生達師曰霍光當時賣假銀城與單于契書是甚麼人作僧無語　示衆諸法蕩蕩何拘何絆汝等於中自生難易心源一統綿亘十方上上根人自然明白不見南泉道如斯癡鈍世且還稀歷歷分明有無不是只少個丈夫之志致見如斯疲勞汝欲得易會麼自古及今未曾

有一個凡夫聖人出現汝前亦無有一善語惡語到汝分上爲甚麼故爲善善無形爲惡惡無相旣已無我把甚麼爲善惡立那個是凡聖汝信否還保任否有甚麼迴避處恰似日中逃影相似還逃得麼今之旣爾古之亦然古今齊時汝還會得麼佛法不妙了得者自相策發無爲小緣妨於大事汝不見道甯可終身立法誰能一旦忘緣仁者要得會禪麼各歸衣鉢下看　示衆幸自可憐生苦死向人前討些子聲色唇吻作麼我且問你聲色兩字作麼生討得還會麼我道聲色如泡爲復爲你說破爲復爲你討

聲色試商量看莫生容易志剛用心若了根源終非他物譬如圓鏡男來男現女來女彰乃至僧俗青黃山河萬物隨其色相一鏡傳輝不可是鏡有多般但能映物而露仁者還識得鏡未若不識鏡盡被男女青黃山河類等礙汝光明有甚麽出氣處若識鏡去乃至青黃男女大地山河有想無想四足多足胎卵情生天堂地獄咸於一鏡中悉得其分劑長短劫數若色若空盡能了之更非他物汝豈不聞諸法如義光陰箭速莫漫悠悠大事因緣決須了取僧問如何是大圓鏡師云一切物著不得進云爲甚麽一

切物著不得師云汝是一切物還者得汝否　仁者本自具足本自周備直教無纖塵法礙你眼光始得若有微塵底不盡不是一生半劫賺汝皮囊汝性命根境法中造諸妖怪山精鬼魅附汝行持得少爲足鼓弄片皮於佛法卻爲毒害譏禮塔廟毀彼持經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身中肉　仁者豈不見目前太虛還有纖毫欠少處麼若也於中體得這個消息不妨出得凡聖境界了得世間出世間之智一法既爾萬法亦然仁者還樂也無　示眾天上人間輪迴六道乃至蠢動含靈未曾於此一分真如中有些

子相違處還信麼還領受得麼大凡行脚也須具大信根作個丈夫始得何處得與麼難信他古人只見道個卽心是佛卽心是法便承信去隨處茅茨石室長養聖胎只待道果成熟汝今何不效他行取仁者可煞分明益無參雜治生產業與諸實相不相違背

初子湖山下有陶家無子夫婦日夕焚禱師一日過而問曰爾何所祈陶告之故師曰汝施我竹我施汝子陶遂施竹其夕感異夢隨舉一男眾因號師神力禪師廣明中無疾歸寂塔於本山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參南泉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

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曰。與汝往來者是。師曰。不往來者
如何。泉曰。亦是。曰。如何是珠。泉召。師。師應諾。泉曰。去。汝
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雪竇顯云。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
好手。這裏著得隻眼。賓主互換。便
能深入虎穴。還不恁麼。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
圜悟云。南泉一期垂手。收放擒縱。則不無。要且未見向
上事在。只如盡大地是如來藏。向甚麼處著珠。盡大地是
摩尼珠。向甚麼處著藏。若明得。有轉身處。許你具一隻眼）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僧問。某甲曾辭一老宿。宿曰。去則
親良朋。附善友。某今辭和尚。未審有何指示。師曰。禮拜著。
僧禮拜。師曰。禮拜一任禮拜。不得認奴作郎。

池州靈鷲閑禪師。上堂。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即是

與蛇畫足時有僧問與蛇畫足即不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曰闍黎試道看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麼

日子和尚因亞谿來參師作起勢谿曰這老山鬼猶見某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祗對谿欲進語師便喝谿曰大陣當前不妨難禦師曰是是谿曰不是不是（趙州云可憐兩個漢不識轉身句）

蘇州西禪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竟參雪峯峯問甚麼處來曰浙中來峯曰今夏甚麼處曰西禪峯曰和尚安

否。曰。來時萬福。峯曰。何不且在彼從容。曰。佛法不明。峯曰。有甚麼事。僧舉前話。峯曰。汝作麼生不肯伊。曰。是境。峯曰。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峯曰。汝見路上林木池沼否。曰。見。峯曰。凡覩人家男女林木池沼。總是境。汝還肯否。曰。肯。峯曰。秖如舉起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峯曰。盡乾坤是個眼。汝向甚麼處蹲坐。僧無語。

池州甘贄行者。一日入南泉設齋。黃檗為首座。行者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䞋。便

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翠巖眞云。甘贄行者。點兒落節。黃蘗施財。何曾夢見。妙喜舉翠巖語云。一等是隨邪逐惡。這雲居羅漢較些子。　又一日入寺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眾為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處。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妙喜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頌云。南泉打破閑家具。浩浩諸方作話看。今日為君重舉過。明明歷歷不顢頇。

洪州雙嶺玄眞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為甚麼足跡難尋。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吾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吾曰。去。你不識吾語。師後於鹽官處悟旨焉。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曰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宗曰卽汝便是師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法眼云若無後語有甚麼歸宗也師辭宗問甚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卻來爲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去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爲師聆此言頓忘前解

漢南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僧曰特來禮拜何得打某甲僧再禮拜師又打趁僧回舉似夾山山曰汝會也無曰不會山曰賴汝不會若會卽夾山口瘂

新羅大茅和尚上堂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內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向萬物遷變處識取。

五臺山智通禪師。（自稱大禪佛）初在歸宗會下。忽一夜連呌曰。我大悟也。眾駭之。明日上堂。眾集。宗曰。作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說看。師曰。師姑原是女人做。宗異之。師便辭去。宗門送與提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回顧。後居臺山法華寺。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鎮州普化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密受記別。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此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一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面八方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舉似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五祖演舉云。若是五祖即不然。有人問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和聲便打。是他須道五祖盲枷瞎棒。我只要你恁麼道。何故。一任舉似諸方。）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附其背。有回顧者。即展手曰。乞我一錢。師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作相撲勢。馬

步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卽似。是卽不是。　師嘗於闤闠間搖鐸唱曰。覓個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甚麼處。師曰。汝從甚麼處來。吾無語。師掣手便去臨濟初開堂。師首往贊佐。唐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個直裰。人或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廝兒饒舌。便受之。乃辭眾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乃曰。明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

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惟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壽州良遂禪師參麻谷谷見來便將鉏頭去鉏草師到鉏草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卻門師次日復去谷又閉門師乃敲門谷問阿誰師曰良遂纔稱名忽然契悟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洎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便開門相見乃歸講肆謂眾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虔州處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意是同

是別師曰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聲色轉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總是總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無對。問仰山汝名甚麼山曰慧寂師曰那個是慧那個是寂山曰祇在目前師曰猶有前後在山曰前後且置和尚見個甚麼師曰喫茶去

金州操禪師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米到展坐具禮拜師下禪牀米乃坐師位師卻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坐位被人奪卻師曰三日後若來即受救在米三日後果來曰前日遭賊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初叅溈山山曰大德作甚麼來師曰介冑全具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山咄曰賊尚未打卸作甚麼師無對仰山代曰請和尚屏卻左右溈山以手指曰啫啫師後叅永泰方諭其旨永泰靈湍馬祖法嗣

五臺山秘魔巖和尚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即叉卻頸曰那個魔魅教汝出家那個魔魅教汝行腳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霍山通和尚訪師纔見不禮拜便攛入懷裏師拊通背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

湖南祇林和尚每叱文殊普賢皆爲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纔見僧來參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爲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爲甚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指月錄卷之十一終

指月錄卷之十二

六祖下第四世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福州長谿趙氏子年十五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究大小乘教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侍立次丈問誰師曰某甲丈曰汝撥鑪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這箇聻師由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

省己物不從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祇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麼師曰將得來丈曰在甚麼處師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百丈丈曰如蟲禦木

妙喜曰百丈若無後語幾被典座熱瞞

高僧傳云冠年剃髮三年具戒時有錢塘上士義賓授其律科及入天台遇寒山子於途中謂師曰千山萬水遇潭即止獲無價寶賑卹諸子乃造國清遇拾得復申前意師遂詣溈潭謁大智頓了祖意

宗門統要云師至國清受戒寒山子遂與拾得子往松門接師纔到二人從路兩邊透出作大蟲吼三聲師屹然無對寒山云自從靈山一別迄至於今還相記麼師亦無對拾得拈起拄杖云老兄喚這個作甚麼師又無對山云休休別後伊三生作國王總忘卻也

司馬頭陀見百丈談

溈山之勝宜結集法侶為大道場丈因語眾曰若能對眾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卽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時華林覺為首座師為典座林曰不可喚作木楔也丈乃問師師踢倒淨瓶便出去丈笑曰第一座輸卻山子也師遂往焉是山峭絕敻無人烟虎狼縱橫莫敢往來師拾橡栗充食者五七年一日念道在接物利生獨居非是乃出至山口語虎狼曰我若於此山有緣汝等各自散去若其無緣我充爾腹言訖蟲虎四散師乃回庵未幾嬾安上座同數僧從百丈所來輔佐曰某與和尚作典

座俟衆至五百乃解務於是人稍稍集厥後禪學輻輳風動天下稱爲仰宗焉　上堂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祇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曰若眞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

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若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卽如如佛。　仰山問。百千萬境一時來作麼生。師云。靑不是黃。長不是短。諸法各住自位。非干我事。仰乃作禮　仰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燈籠曰。大好燈籠。仰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這個是甚麼。仰曰。大好燈籠。師曰。果然不見。

師摘茶次。謂仰山曰。終日摘茶。祇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

茶樹。師曰。子祇得其用。不得其體。仰曰。未審和尚何如。師良久。仰曰。和尚祇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師曰。放子三十棒。乎覺云、且道過在甚麼處、 師問仰山。生住異滅。汝作麼生會。仰曰。一念起時不見有生住異滅。師曰。子何得遣法。仰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生住異滅。仰曰。卻喚作遣法。 師問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仰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師曰。汝祇得其事。仰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妙淨明心。仰曰。喚作事得麼。師曰。如是如是。 上堂。僧出曰。請和尚為眾說法。師

曰我爲汝得徹困也僧禮拜後人舉似雪峯峯曰古人得恁麼老婆心切乎沙云山頭和尙蹉過古人事也雪峯聞之乃問沙曰甚麼處是老僧蹉過古人事處沙曰大小溈山被那僧一問直得百雜碎峯乃駭然 師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曰慧寂信亦不立師曰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曰祇是慧寂更信阿誰師曰若恁麼卽是定性聲聞仰曰慧寂佛亦不立 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是佛說多少是魔說仰曰總是魔說師曰已後無人奈子何仰曰慧寂卽一期之事行履在甚麼處師曰祇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

師一日喚院主主便來師曰我喚院主汝來作甚麼主無

對。又令侍者喚第一座。座便至。師曰。我喚第一座。汝來作甚麼。座亦無對。曹山代院主云。也知和尚不喚某甲。代第一座云。若令侍者喚。恐不來。師問仰山。何處來。仰曰。田中來。師曰。禾好刈也未。仰作刈禾勢。師曰。汝適來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曰。和尚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麼。仰拈禾穗曰。和尚何曾問這個。師曰。此是鵞王擇乳。

師一日見劉鐵磨來。師曰。老牸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臥勢。磨便出去。雪竇顯頌云。曾騎鐵馬入重城。勅下傳聞六國清。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不會。師曰。

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不會底師曰祇汝是不是別人復曰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為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汙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　合醬次問仰山這個用多少鹽水仰曰某甲不會不欲祇對師云卻是老僧會仰云不知用多少鹽水師云既汝不會我亦不答晚間師卻問仰山今日因緣子作麼生主持仰云待問即答師云現問次仰云耳背眼昏見聞不曉師云凡有問答出子此語不得仰禮謝師云寂子今日忘前失後不是小小　師方

丈內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近日宗門令嗣作麼生仰曰大有人疑著此事師曰寂子作麼生仰曰慧寂秖管困來合眼健來坐禪所以未曾說著在師曰到這田地也難得仰曰據慧寂所見秖如此一句也著不得師曰汝爲一人也不得仰曰自古聖人盡皆如此師曰大有人笑汝恁麼秖對仰曰解笑者是慧寂同參師曰出頭事作麼生仰遶禪牀一帀師曰裂破古今　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回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你試爲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師

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為我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嚴乃點一椀茶來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鶖子　師坐次仰山從方丈前過師曰若是百丈先師見子須喫痛棒始得仰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合取兩片皮仰曰此恩難報師曰非子不才乃老僧年邁仰曰今日親見百丈師翁來師曰子向甚麼處見仰曰不道見祇是無別師曰始終作家　師問仰山即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麼生仰叉手近前師曰猶是即今事古來事作麼生仰退後立師曰汝屈我我屈汝仰便禮拜　仰山香嚴侍立次師舉手曰如今恁麼者少不

恁麼者多嚴從東過西立仰從西過東立師曰這個因緣三十年後如今擲地相似仰曰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嚴曰即今亦不少師曰合取口　一日師翹起一足謂仰山曰我每日得他負載感伊不徹仰曰當時給孤園中與此無別師曰更須道始得仰曰寒時與他襪著也不為分外師曰不負當初子今已徹仰曰恁麼更要答話在師曰道看仰曰誠如是言師曰如是如是　師謂仰山曰汝須獨自回光返照別人不知汝解處汝試將實解獻老僧看仰曰若教某甲自看到這裏無圓位亦無一物一解得獻和

尚師云無圓位處原是汝作解處未離心境在仰曰旣無圓位何處有法把何物作境師曰適來是汝作與麼解是否仰曰是師云若恁麼是具足心境法未脫我所心在元來有解獻我許汝信位顯人位隱在（此則獨見於正法眼藏會元諸書都不載）

仰山和尚因僧思鄧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仰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曰除此一路別更有入處否仰曰有曰如何即是仰曰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仰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仰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反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正此下有僧于言下有省一句曰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仰曰汝解猶在心信位即得人位未在曰除卻這個別更有意也無仰曰別有別無即不堪也曰到這裏作麼生即是仰曰據汝所解祇得一玄得坐披衣

向後自看此則正法眼藏五燈會元皆載　師一日見香嚴仰山作餅次師曰當時百丈先師親得這箇道理仰與香嚴相顧視云什麼人答得此話師云有一人答得仰云是阿誰師指水牯牛云道道仰取一束草來香嚴取一桶水來放牛前牛纔喫師云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二人俱作禮師云或時明或時暗　師與仰山行次指前頭枯樹問前頭是甚麼仰云祇是枯樹子師卻問耘田翁翁亦云枯樹子師云這耘田翁向後亦有五百衆　溈山喆云、山僧則不然、耘田公子吾不如汝、且道大圓是、山僧是、若人辨得、許汝具擇法眼、若也不辨、佛法熾然生滅、　神鼎諲云、為復意在耘田處、為復意在仰山分上、為復總不恁

麼諸上座一切諸法總然更不用　師因貧國來參乃指
生事他是父子說法同道方知
月示之國以手撥三下師云不道汝不見祇是見處太粗
師一日索門人呈語乃曰聲色外與吾相見時有幽州
鑒宏上座呈語云不辭出來那個人無眼師不肯仰山凡
三度呈語第一云見取不見取底師云細如毫末冷似雪
霜第二度云聲色外誰求相見師云祇滯聲聞方外榻第
三度云如兩鏡相照於中無像師云此語正也我是你不
是早立像了也仰山卻問師某甲精神昏昧拙於祇對未
審和尚於百丈師翁處作麼生呈語師云我於百丈先師

處呈語云如百千明鏡鑒像光影相照塵塵剎剎各不相借仰山於是禮拜（溈山急須買草鞋與座主執巾瓶始得）仰山踏衣次提起問師曰正恁麼時和尚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我這裏無作麼生仰曰和尚有身而無用師良久卻拈起問曰汝正恁麼時作麼生仰曰正恁麼時和尚還見伊否師曰汝有用而無身師後忽問仰山汝春間有話未圓今試道看仰山曰正恁麼時切忌勃訴師曰停囚長智　上堂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師曰我情知汝答這話不得香嚴曰某甲偏答得這話師躡前

問嚴亦進前叉手而立師曰賴遇寂子不會　仰山香嚴侍立次師曰過去未來現在佛佛道同人人得個解脫路仰曰如何是人人解脫路師回顧香嚴曰寂子借問何不答伊嚴曰若道過去未來現在某甲卻有個祇對處師曰子作麼生祇對嚴珍重便出師卻問仰山曰智閑恁麼祇對還契寂子也無仰曰不契師曰子又作麼生仰亦珍重出去師呵呵大笑曰如水乳合　師向仰山云有俗弟子將三束絹來與我贖鍾子欲與世人受福仰云俗弟子則有絹與和尚贖鍾子和尚將何物酬他師以拄杖敲牀三

下云。我將這個酬他。仰云。若是這個。用作甚麽。師又敲三下云。汝嫌這個作甚麽。仰云。某甲不嫌這個。這個只是大家底。師云。你既知是大家底。何得更就我覓物酬他。仰云。只怪和尚把大家底行人事。師云。汝不見達磨大師從西天來此土。亦將此物來人事。汝諸人盡是受他信物者。

師問道吾甚處去來。吾云。看病來。師云。有幾人病。吾云。有病底有不病底。師云。不病底莫是智頭陀否。吾云。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急道急道。師云。道得也與他沒交涉。

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豎起拂子。後僧遇王常侍。

侍問潙山近日有何言句僧舉前話侍云彼中兄弟如何商量僧云借色明心附物顯理侍云不是這個道理上座快回去好某甲敢寄一書到和尚僧得書遂回持上師拆開見畫一圓相內寫個日字師云誰知千里外有個知音仰山侍次乃云雖然如是也祇是個俗漢師云子又作麼生仰卻畫一圓相於中書日字以腳抹師乃大笑 師坐次仰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師曰一粥一飯曰面前有人不肯又作麼生師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師曰逢人不得錯舉 師問仰山終日與子商量

成得個甚麼邊事仰空中畫一畫師曰若不是吾終被子惑

師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還得西京主人公書來麼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猶在曰殘羹餿飯誰人喫之師曰獨有闍黎不喫僧作嘔吐勢師曰扶出這病僧著僧便出去　石霜會下有二禪客到云此間無一人會禪後普請搬柴仰山見二禪客歇將一橛柴問曰還道得麼俱無對仰曰莫道無人會禪好仰歸舉似師曰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曰甚麼處被子勘破仰舉前話師曰寂子又被吾勘破　上堂老僧百年後向山下

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曰潙山僧某甲。當恁麼[illegible]喚作潙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潙山僧。畢竟喚作甚麼。師即得仰山出禮拜而退。（雲居膺代云、師無異號、資福寶曰、當時但作此〇相拓呈之、新羅和尚作此(牛)相拓呈之、又曰同道者方知、芭蕉徹作此〇相拓呈之、又曰、說也說了也、注也注了也、悟取好、乃述偈曰、不是潙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卻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師敷揚宗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盥漱敷座。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於本山。謚大圓禪師。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豫章海昏張氏子。幼依槃和尚受教

青原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山問子去何處來。師曰遊山來。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師曰山上烏兒頭似雪澗底遊魚忙不徹（見南泉異類中行語見南泉章中）　藥山上堂我有一句子未曾說向人。師出曰相隨來也。僧問藥山一句子如何說。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說了也。　師一日提笠出雲巖指笠曰用這個作甚麼。師曰有用處。巖曰忽遇黑風猛雨來時如何。師曰蓋覆著。巖曰他還受蓋覆麼。師曰然雖如是且無滲漏。　溈山問雲巖菩提以何為座。巖曰以無為為座。巖卻問溈山。山曰以諸法空為座。又問師作麼生。

師曰坐也聽伊坐臥也聽伊臥有一人不坐不臥速道速道山休去　僧問如何是今時著力處師曰千人萬人喚不回頭方有少分相應曰忽然火起時如何師曰能燒大地師卻問僧除卻星與燄那個是火曰不是火別一僧卻問師還見火麼師曰見曰見從何起師曰除卻行住坐臥別請一問（頌古云溈山一日見野火乃問師還見火麼師曰見山曰從何處起師曰除卻經行坐臥請師別致一問來山休去）　雲巖問師弟家風近日如何師曰教師兄指點堪作甚麼巖曰無這個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生澀在　師指佛桑花問僧曰這個何似那個曰直得寒毛

卓豎。師曰。畢竟如何。曰。道吾門下底。師曰。千里大王。僧問。久嚮和尚會禪是否。師曰。蒼天蒼天。僧近前掩卻師口云。低聲低聲。師遂與一掌。僧云。蒼天蒼天。師云。得與麼無理。僧卻與師一掌。拂袖便出。師云。早知如是。悔不如是。

雲巖不安。師乃謂曰。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相見。巖曰。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雲巖臨遷化。遣書辭師。師覽書了。謂洞山密師伯曰。雲巖不知有。我悔當時不向伊道。雖然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乎覺云。古人恁麼道。還知有也未。又云。雲巖當時不會。且道甚麼處是伊不會處。

石霜問。和尚一片骨敲著似銅鳴。向甚麼處去也。師喚侍者。者應諾。

師曰驢年去唐大和九年九月示疾有苦僧衆慰問體
候師曰有受非償子知之乎衆皆愀然越十日將行謂衆
曰吾當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闍維得靈骨數片建塔
道吾後雷遷於石霜山之陽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王氏子高僧傳生有自然少
出家於石門參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
山問甚處來曰百丈來山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
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
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山曰爭

奈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山曰。在百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他日侍立次。山又問。百丈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內會取。山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山又問。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上堂大眾立定。以拄杖一時趁散。復召大眾。眾回首。丈曰。是甚麼。山曰。何不早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師於言下頓省。便禮拜。　一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甚麼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片石。被州主移去。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不動

山又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卽六六卽一後到溈山溈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有置時師曰要弄卽弄要置卽置曰置時師子在甚麽處師曰置也置也　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　師問石霜甚麽處來曰溈山來師曰在彼中得多少時曰粗經冬夏師曰若恁麽卽成山長也曰雖在彼中卻不知師曰他家亦非知非識石霜無對道吾聞云得恁麽無

佛法身心 住後僧問二十年在百丈巾瓶爲甚麽心燈不續

師曰頭上寶華冠曰意旨如何師曰大唐天子及冥王 後僧舉問九峯虔曰大唐天子及冥王、意旨如何虔曰卻憶洞上之言、 上堂示衆曰有個人

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出問曰他屋裏有多少

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麽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

山曰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卻不道 問僧甚處來

曰添香來師曰還見佛否曰見師曰甚麽處見曰下界見

師曰古佛古佛 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個是正眼師曰

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麽生會吾曰

徧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八成。吾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手眼。雪竇顯頌云。徧身是通身是。拈來猶較十萬里。展翅鵬騰六合雲。摶風鼓蕩四溟水。是何埃𡏖兮忽生。那個毫釐兮未止。君不見網珠垂範影重重。棒頭手眼從何起。咄。　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曰。須知有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師豎起掃帚曰。是第幾月。吾便行。玄沙備云。正是第二月。長慶稜問玄沙云。被他倒轉掃帚攔面撼。又作麼生。沙休去。羅山閑云。噫兩個漢不識好惡。雲巖個漢縛手脚死來多少時也。雲門云。奴見婢殷勤。眞如云。將勤補拙。正法眼藏舉此則語。及玄沙雲門眞如三師語云。此三句語。一句可以定乾坤。一句可以驗衲僧。一句可以接初機。諸人還揀辨得麼。若揀辨得出。許汝親見慧光。若辨不出。莫道慧光山勢嶮。隔江遙望碧雲間。　問僧甚處來。曰。石上語話來。師曰。

石還點頭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未語話時卻點頭。師作草鞋次。洞山近前曰。乞師眼睛得麼。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山無語。師曰。乞眼睛底是眼否。山曰。非眼。師便喝出。　僧問一念瞥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因甚麼卻從佛界來。僧無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莫道體不得。設使體得。也祇是左之右之。　院主遊石室回。師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為祇恁麼便回。主無對。洞山代曰。彼中已有人占了也。師曰。汝更去作甚麼。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　裴大夫問僧供養佛。

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擧似師。師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師卻問神山。一時下來後作麼生。神山曰。合取鉢盂。師然之。　會昌元年辛酉十月二十六日示疾。命澡身竟。喚主事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至二十七夜歸寂。茶毘得舍利一千餘粒。瘞於石塔。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邈。度量不羣。自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爲同道交。洎離藥山。乃謂二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藥山宗旨。予率性疎野。惟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也。他日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靈利座主。指

一人來或堪雕琢將授生平所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攜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之衆時人莫知其高蹈因號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岸邊閑坐有官人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竪橈子曰會麽官人曰不會師曰棹撥清波金鱗罕遇道吾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爲說

破吾曰某甲終不說請和尚卻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和尚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眾束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師曰不似似個甚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

擲鈎師意如何師曰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鈎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已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钁頭邊覓取一個半個接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闍黎山乃回首師竪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 芙蓉楷云法身者理妙玄頓超終始之患諸仁者莫是幻身外別有法身麼莫是幻身便是法身麼若也恁麼會去盡是依他作解明昧兩岐法眼未得通明不見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瑕所以道吾云

未有師在忽有人問老僧如何是法身乎便乾處臥如何是法眼驢便濕處尿更有人問作麼生是法身買帽相頭作麼生是法眼坑埳堆阜若黠檢將來夾山祇是學處不明如流俗闇閣裏物不能捨卻致使情關固閉識鎖難開老僧今日若不當陽顯示後學難以知歸勸汝諸人不用求眞惟須息見諸見若息昏霧不生自然智鑑洞明更無他物諸仁者還會麼良久云珠中有火君須信休向天邊問太陽　洪覺範曰嗟乎於今叢林師授弟子例皆禁絕悟解推去乎妙惟要直問直答無則始終言無有則始終言有毫釐差互謂之狂解使船子聞之豈止萬劫繫驢橛而已哉由此觀之非特不善悟要亦不善疑也善疑者必思三十三祖授法之際悟道之緣其語言具在皆可以理究可以智知獨江西石頭而下諸大宗師以機用應物觀其問答溟涬然合人坐睡其道異諸祖耶則嗣其法其不異耶則所言乃爾不同故知臨濟大師曰大凡舉論宗乘一句中具三乎一乎中具三要有乎有要者蓋明此也不知者指為門庭建立權時語言可悲也　頌古云山既得法于船子歸道吾復遣僧往問如何是法身山仍曰法身

無相問法眼如何亦仍曰法眼無瑕
僧歸舉似吾吾曰這漢此回方徹

宣州椑樹慧省禪師道吾來相看值師臥次吾乃近前將被蓋覆師問作麼吾云蓋覆師曰坐是臥是吾云不在兩頭師曰爭奈蓋覆何吾便喝

鄂州百巖明哲禪師洞山與密師伯到參師問二上座甚處來山曰湖南師曰觀察使姓甚麼曰不得姓師曰名甚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師曰還出入也無曰不出入師曰豈不出入山拂袖便出師次早入堂召二上座曰昨日老僧對闍黎一轉語不相契一夜不安

今請闍黎別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曰請和尚問師曰豈不出入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同共過夏（昭覺勤云當時待他道不委他名便向伊道他不委你你不委他敢問合道得甚麼語）

澧州高沙彌初參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南嶽來山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圖甚麼師曰圖免生死山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則佛戒何用山曰這沙彌猶挂唇齒在師禮拜而退道吾來侍立山曰適來有個跛腳沙彌卻有些子氣息吾曰未可全信更須勘過始得至晚山上堂召曰早來沙彌在甚麼

處師出衆立山問我聞長安甚鬧你還知否師曰我國晏然山曰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為甚麼不得師曰不道他不得祇是不肯承當山顧道吾雲巖曰不信道　師一日辭藥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某甲在衆有妨且往路邊卓個草菴接待往來茶湯去山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般事便休更喚甚麼作戒山曰汝既如是不得離吾左右時復要與子相見　師住菴後一日歸來值雨山曰你來也師曰是山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個鼓笛雲

巖曰皮也無打是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山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　山齋時自打鼓師捧鉢作舞入堂山便擲下鼓槌曰是第幾和師曰是第二和山曰如何是第一和師就桶舀一杓飯便出

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初問丹霞如何是諸佛師霞咄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帚作麼師退身三步霞曰錯師進前霞曰錯錯師翹一足旋身一轉而出霞曰得卽得孤他諸佛師由是領旨　住後投子問未審二祖初見達摩有何所得師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投子頓悟乎旨　一日師

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子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便禮謝師曰莫躲根子曰時至根苗自生　師因供養羅漢僧問丹霞燒木佛和尚爲甚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燒著供養亦一任供養曰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日還喫飯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利的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丁行者看師師打一棒云瞎卻汝本來眼也丁云非但今日古人亦行此令師云誰向汝道古今丁拂袖便出師云青天白日有迷路人丁云莫要指示

麼師便打丁云莫瞎卻人眼好師云瞎卻俗人眼有甚麼
過
仙天禪師僧參纔展坐具師曰不用通時暄還我文彩未生
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瘂卻卽閑苦死覓個臘月扇子作
麼師拈棒作打勢僧把住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師曰隨
我者隨之南北不隨我者死住東西曰隨與不隨且置請
師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　披雲和尚來纔入方丈師便
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爲物雲曰祇見雲生碧嶂焉
知月落寒潭師曰祇與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師便

喝雲展兩手師曰錯怪人者有甚麽限雲掩耳而出師曰
死卻這漢平生也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初參石鞏鞏常張弓架箭接機師詣法席鞏曰看箭師乃撥開胸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鞏彈弓弦三下師乃禮拜鞏曰三十年張弓架箭祇射得半個聖人遂拗折弓箭後參大顛舉前話顛曰既是活人箭為甚麼向弓弦上辨師無對顛曰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師問大顛不用指東劃西便請直指顛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師曰猶是指東劃西顛曰若是鳳凰兒不

向那邊討。師作禮。頓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

馬頰山本空禪師。上堂。祗這施爲動轉。還合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不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如何是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曰。如何是本來祖翁。師曰。大眾前不要牽爺恃孃。曰。大眾欣然去也。師曰。你試點大眾性看。僧作禮。師曰。伊往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孤負平生行腳眼。　問。去卻即今言句。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你迷源來得多少時。曰。卽今蒙和

尚指示。師曰。若指示你。我即迷源。曰。如何即是。師示頌曰。心是性體。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迷源。祇者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佛鑑云。問不徒然。答無虛設。纔隨語轉。覿面千山。後偈中雖有收有放。其奈錯下名言。山僧重為別過。乃有偈曰。心本非心。性本非性。心性兩亡。誰少誰剩。老倒本空。灼艾求病。妄外迷源。孤負凡聖。

本生禪師。拈拄杖示眾曰。我若拈起。你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為人在甚麼處。時有僧出曰。不敢妄生節目。師曰。也知闍黎不分外。曰。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師曰。節目上更

生節曰僧無語師曰掩鼻偷香空招罪犯

潭州石室善道禪師作沙彌時長髭遣令受戒謂之曰汝回日須到石頭和尚處禮拜師受戒後乃叅石頭一日隨頭遊山次頭曰汝與我斫卻面前樹子免礙我師曰不將刀來頭乃抽刀倒與師曰何不過那頭來頭曰你用那頭作甚麼師即大悟便歸長髭髭問汝到石頭否師曰到即到祇是不通號髭曰從誰受戒師曰不依他髭曰在彼即恁麼來我這裏作麼生師曰不違背髭曰太忉忉生師曰舌頭未曾點著在髭喝曰沙彌出去師便出髭曰爭得不遇

於人。師尋值沙汰。乃作行者。居於石室。每見僧便竪起杖子曰。三世諸佛盡由這個。對者少得冥契。長沙聞乃曰。我若見。令放下拄杖。別通個消息。三聖將此語祇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乃親到石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潛入碓坊碓米。杏曰。行者接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開心椀子盛將來。無蓋盤子合取去。說甚麼難消。杏便休。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

分外事若與他作對卽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道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敎不解看敎當恁麽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總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爲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況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人錯會

師一日與仰山翫月山問這個月尖時圓相甚麽處去圓時尖相又甚麽處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

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
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宮人也其家賣餅師少而英異初悟天皇和尚爲靈鑒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于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天皇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貽我耶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擎茶

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頭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　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翫者得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卽道來　有尼問如何得爲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曰還有爲僧時也無師曰汝卽今是甚麽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　李翺刺史問如何是眞如般若師曰我無眞如般若李曰幸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指月錄卷之十二終

指月錄卷之十三

六祖下第五世

南嶽蓋空旬日方散目有重瞳面列七星形相奇特秀出人表

陳睦州尊宿諱道明江南陳氏之後也生時紅光滿室祥雲

因往開元寺禮佛見僧如故知歸白父母願求出家父母

聽許爲僧後持戒精嚴學通三藏遊方契旨於黃蘗諸方

歸慕咸以尊宿稱後居開元恒織蒲鞋貸以養母故復有

陳蒲鞋之稱巢寇入境師標大草屨於城門巢欲棄之竭

力不能舉歎曰睦州有大聖人舍城而去　一日晚參謂

衆曰汝等諸人還得個入頭處也未若未得個入頭處須覓個入頭處若得個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又曰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　又曰老僧在此住持不會見個無事人到來汝等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師曰維那不在汝自領去三門外與二十棒曰某甲過在甚麼處師曰枷上更著杻　師尋常見衲僧來卽閉門或見講僧乃召曰座主主應諾師曰擔板漢雪竇云睦州只具一隻眼何故這僧喚既回頭因甚卻成擔板　師見僧乃曰見成公案放

汝三十棒。曰某甲如是。師曰。三門頭金剛爲甚麽擧拳。曰金剛尙乃如是。師便打（正法眼藏睦州見僧來云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雲峰悅云作賊人心虛妙喜曰又添得一個道了問沖密你道我恁麽道還有過也無密云作賊人心虛妙喜曰三個也有）座主叅。師問莫是講唯識論否。曰不敢。師曰朝去西天暮歸唐土會麽。曰不會。師曰咄咄五戒不持。問僧近離甚處。曰仰山。師曰五戒也不持。曰某甲甚麽處是妄語。師曰這裏不著沙彌。紫衣大德到禮拜。師拈帽子帶問曰這個喚作甚麽。曰朝天帽。師曰恁麽則老僧不卸也。復問所習何業。曰惟識。師曰作麽生說。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師指

門扇曰這個是甚麼曰是色法師曰簾前賜紫對御談經何得不持五戒德無對　問僧正云講得惟識論麼正云不敢少年曾讀文字來師拈起糖餅擘作兩片云你作麼生正無語師云喚作糖餅是不喚作糖餅是正云不可不喚作糖餅師卻喚沙彌來來你喚作甚麼彌云糖餅師云你也講得惟識論　徑山杲云僧正與沙彌眞實講得惟識論只是不知糖餅來處睦州老人雖是一方善知識若是三界惟萬法惟識畢竟理會不得　問如何是曹溪的的意師曰老僧愛嗔不愛喜曰爲甚麼如是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　師問武陵長老了即毛端吞巨海

始知大地一微塵長老作麽生曰問阿誰師曰問長老曰何不領話師曰汝不領話我不領話雪竇拈云墮也墮也復云這個葛藤老漢好與劃斷拈拄杖云甚麽處去也　問一句道盡時如何師曰義墮也曰甚麽處是學人義墮處師曰三十棒教誰喫　問某甲講兼行脚不會教意時如何師曰灼然實語當懺悔曰乞師指示師曰汝若不問老僧即緘口無言汝既問老僧不可緘口去也曰請師便道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問僧甚處來僧云那邊劄師曰老僧屈僧云和尚即得師曰擔枷過狀擗脊便打雲峰悅云睦州何用繁詞那邊劄擗脊便打　問高揖釋迦

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問趂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實那師曰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　問如何是觸途無滯底句師曰我不恁麼道曰師作麼生道師曰箭過西天十萬里却向大唐國裏等候　有僧名宗闡來叅云宗闡咨和尚師云住僧便住師咄云名也不識又云有闡卽判快道快道僧無對　新到叅方禮拜師叱曰闍黎因何偷常住果子喫曰學人纔到和尚爲甚麼道偷果子師曰贓物現在　問僧幾人新到云五人師云云解氷消僧云和尚未會有問師云賊把贓爲驗　問講金剛經

僧荷擔如來卽不問你寺門前金剛爲甚麽入你鼻孔裏
僧云和尚甚麽說話師云你講得夢裏　問僧何處來云
靈山來師云涅槃是第幾座僧無對師又問迦葉甚麽處
去僧云不知師云脫空妄語漢　問僧甚麽處來云靈山
來師云近日打殺一門僧是否僧無語師云這個蝦蟇
問寺門前金剛拓卽乾坤大地不拓卽絲髮不逢時如何
師曰吽吽我不曾見此師卻問先跳三千倒退八百你合
作麽生曰諾師曰先責一紙罪狀好便打其僧擬出師曰
來我共你葛藤拓卽乾坤大地你且道洞庭湖水深多少

曰不會疊慶師曰洞庭湖又作麼生曰秪爲今時師曰秪這葛藤尚不會便打　僧參師曰汝是新到否曰是師曰且放下葛藤會麼曰不會師曰擔枷陳狀自領出去僧便出師曰來來我實問你甚處來曰江西師曰泐潭和尚在汝背後怕你亂道見麼僧無對　師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相訪纔入方丈宿便喝師側掌曰兩重公案宿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這野狐精便退　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曰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師曰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曰這掠虛漢　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青

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曰如何是青山師曰還我一滴雨來曰道不得請師道師曰法華鋒前陣涅槃句後收後又有僧問巴陵教意祖意是同是別陵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雪竇拈云問既一般答亦相似其中利他自利瞞人自瞞若人點檢分明管取解空第一　問如何是展演之言師曰量才補職曰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師曰伏惟尙饗　上堂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眞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與麽道你又作麽生曰某甲不與麽道師曰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捏聚師乃斂手而坐雲峰悅云相罵饒汝接嘴相唾饒汝潑水　問以一重去

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　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師曰有甚麼饆饠鎚子快下將來（妙喜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陞座云首座舉答云在寺主舉答云在維那舉答云在師云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下座　示衆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既明如喪考妣（僧問青峰楚大事已明爲甚麼亦如喪考妣楚云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　示衆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纔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衆回首乃云是甚麼有甚共語處又黃檗和尚亦然復召大衆衆回首乃曰月似彎弓

少雨多風猶較些子　師臨終召門人曰此處緣息吾當逝矣乃跏趺而寂郡人以香薪焚之舍利如雨乃收靈骨建塔於寺壽九十八臘七十六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尋常扃戶人罕見之一日雪峰伺便扣門師開門峰驀胸搊住曰是凡是聖師唾曰這野狐精便推出閉卻門峰曰也秖要識老兄　雪峰至敲門師曰誰峰云鳳皇兒師云作甚麼峰云來啗老鶻師便開門扭住云道道峰擬議師便托開閉卻門峰住後示眾云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一隊噇酒糟漢向甚處摸索　曹

山行脚時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向你道卽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山曰好個話頭秖欠進語何不問爲甚麽不道曹卻來進前語師曰若言我不道卽瘂卻我口若言我道卽謇卻我舌曹山歸舉似洞山山深肯之

益州大隨法眞禪師妙齡夙悟徧參知識次至大潙會下數載食不至充臥不求煖清苦鍊行潙深器之一日問曰闍黎在老僧此間不曾問一轉話師曰教某甲向甚麽處下口潙曰何不道如何是佛師便作手勢掩潙口潙歎曰子眞得其髓　僧問路逢古佛時如何師曰你忽逢驢駝象

馬喚作甚麽　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壞不壞師曰壞曰恁麽則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前話子遂裝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去懺悔僧回大隨師已歿僧再至投子子亦遷化

後僧問修山主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壞不壞主曰不壞僧曰爲甚麽不壞主曰爲同大千

問僧甚處去曰西山住菴去師曰我向東山頭喚汝汝便來得麽曰不然師曰汝住菴未得　問僧甚處去曰峨嵋禮普賢去師舉拂子曰文殊普賢總在這裏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拜師喚侍者取一帖茶與這僧　因燒畬次見一蛇

以杖挑向火中咄云。這個形骸。猶自不放捨。你向這裏死如暗得燈。時有僧問。正當恁麽時。還有罪也無。師曰。石虎吽時山谷響。木人吼處鐵牛驚。　菴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個衆生爲甚骨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

白雲端頌云。分明皮上骨團團。卦畫重重更可觀。拈起草鞋都蓋了。大隨卻被這僧瞞。　佛燈珣頌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烏龜不解上壁。草鞋隨人腳行。有僧舉覆龜話。問南臺圓。圓以手反覆示之。僧不薦。復請益寶峰文。文以偈示曰。少室之妙訣。隨根而密付。大隨曾泄機。南臺亦失護。翻手與覆手。脫履著龜處。明明言外傳。信何有古今。擲金鐘。輥鐵鼓。水東流。日西去。

蜀主賜師紫衣師號。并遣內侍朱延溥奉侍。三致三卻。忽一日上堂。衆集定。乃作患風勢。

告眾曰還有人醫得老僧口麼眾競送藥師并不受經七日師自摑口令正復云如許多時鼓這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於是齋前陞座辭眾儼然端坐告寂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本州長谿人也初在潙山因見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劒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潙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囑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

有僧舉似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眾疑此語玄沙問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藏云不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　妙喜曰一家有事百家忙又頌玄沙語打破鬼門關日輪正當午一箭中紅心大地無寸土　寂音曰古之人有大機智故能遇緣即宗隨處作

主巖頭和尚曰汝但識綱宗本無實法予嘗與客論靈雲桃花偈因曰溈山老子無大人相便云從緣入者永無退失獨乎沙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客問予未徹之處安在哉為作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叵耐釣魚船上客卻來平地摝魚蝦

住後上堂諸仁者所有長短盡至不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花開何況塵劫來天人七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曾添減惟根蔕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伸明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愚癡不能覺照沉迷三界流轉生死釋尊為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汝等還會麼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任去來 長生問混沌

未分時含生何來師曰如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則含生不來也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眞常流注曰如何是眞常流注師曰似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師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個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師於言下大悟後常有一蛇一虎隨從手中與食

黃龍南頌、一物不將來兩肩挑不起、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毒惡既忘懷蛇虎爲知己、光陰幾百年清風猶未已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動也。曰、如何是僧。師曰、喫粥喫飯。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面前江裏。徑山杲曰、似這般法門、恰似兒戲相似、只得這般法門、方安樂得人、如眞淨和尚拈提古今不在雪竇之下、而末流傳習、卻成惡口小家、只管問古人作麽生、眞如又如何下語、楊岐又如何下語、你管得許多閒事、瘥病不假驢駝藥、若是對病與藥、離根拈得一莖草便可療病、說甚麽朱砂附子人參白朮、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問相國宋齊邱曰、還會道麽。宋曰、若是道也著不得。師曰、是有著不得、是無著不得。宋曰、總不恁麽。師曰、著不得底聻。宋無對。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爲甚麽卻倒地師敲禪牀曰行住坐臥

婺州新建禪師不度小師有僧問和尚年老何不畜一童子侍奉師云有眼啼耳聾口瘂底爲我討一個來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妙喜曰饒汝一莖兩莖斜三莖四莖曲還我多福一叢竹又如何話會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俗士舉手曰和尚便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士無語去後三日再來白言某甲日前著賊

師拈杖趂出。

明州雪竇常通禪師。邢州李氏子。參長沙。沙問。何處人。師曰。邢州人。沙曰。我道汝不從彼來。師曰。和尚還曾住此否。沙然之。乃容入室。 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僧良久。師曰。薦否。不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亾。瞥然而起。卽是傷他。而況言句乎。

石梯和尚。因侍者請浴。師曰。既不洗塵。亦不洗體。汝作麼生。者曰。和尚先去。某甲將皁角來。師呵呵大笑。 一日見侍

者托鉢赴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甚麼處去者曰上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者曰除此外別道個甚麼師曰我秖問汝本分事者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師曰汝不謬爲吾侍者

紫桐和尚僧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汝眼裏著得沙麼曰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不諱此事其僧擬出去師下禪牀擒住曰今日好個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曰賴遇某甲是僧師拓開曰禍不單行

日容遠和尚因奯上座參師拊掌三下曰猛虎當軒誰是敵

者。藏曰。俊鶻冲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藏曰。且休。未要斷這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藏無語。師曰。死卻這漢也。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經村墅。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忽然省悟。後參常禪師。印其所解。復遊德山之門。法味彌著。住後凡上堂。戴蓮華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篴。口稱魯三郎神。識神不識神。神從空裏來。卻往空裏去。便下座。有時曰。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曰。喏。　趙州訪師。師乃著豹皮裩。執吉獠棒。在三門下

翹一足等候。纔見州。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祗候著。師又唱喏一聲而去。

漳州羅漢和尚。初叅關南。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南打師一拳。師遂有省。乃爲歌曰。咸通七載初叅道。到處逢言不識言。心裏疑團若栲栳。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氈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氈上那伽起。袒膊當胸打一拳。駭散疑團獦狚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蹬蹬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膨脝。更不東西去持鉢。妙喜曰。可惜這一拳分付不著人。

瑞州末山尼了然禪師。因灌溪閑和尚到。曰。若相當即住。不然即推倒禪牀。便入堂內。師遣侍者問。上座遊山來。爲佛法來。溪曰。爲佛法來。師乃陞座。溪上參。師問。上座今日離何處。曰。路口。師曰。何不蓋卻。溪無對。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個甚麼。溪於是伏膺。作園頭三年。溪初參臨濟。被濟驀胸擒住。溪曰。領領。濟拓開曰。且放汝一頓。溪離臨濟。乃至師所。溪住後。上堂曰。我在臨濟處得半杓。末山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不饑。溪會下一僧去參石霜。霜問甚處來。曰。灌溪來。霜曰。我南山不如他北山。僧無對。回舉似溪。溪曰。何不道灌溪修涅槃堂了也。唐乾寧二年五月二十

九日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溪曰。立死者誰。曰僧會。溪乃行七步。垂手而逝　溪濟下尊宿因錄見末山語。檢燈錄見化跡卓絕。遂并錄於此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菴時。有尼名實際。來戴笠子。執錫遶師三帀曰。道得卽下笠子。如是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卽住。師又無對。尼去後。師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不如棄菴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爲和尚說法也。逾旬。果天龍和尚到菴。師乃迎禮。具陳前事。龍豎一指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學者參

問師惟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竪指秖對人謂師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竪指師一日潛袖刀子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童曰是師曰如何是佛童竪起指頭師以刀斷其指童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曰如何是佛童舉手不見指頭豁然大悟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玄沙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秖如玄沙恁麼道肯伊不肯伊若肯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俱胝過在甚麼處。先曹山云俱胝承當處鹵莽秖認得一機一境、一等是拍手拊掌是他西園奇怪。玄覺又云且道俱胝還悟也無若悟為甚麼道承當處鹵莽若不悟又道用

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在甚麽處、鄭珊覺頌、俱胝一指報君知、朝生鷂子摶天飛、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雪竇顯頌、對揚深愛老俱胝、宇宙空來更有誰、曾向滄溟下浮木、夜濤相共接盲龜、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韶州懷化葉氏子、年九歲於廣州和安寺投通禪師出家、（即不語通）十四歲父母取歸、欲與婚媾、師不從、跪父母前、誓求正法、以荅劬勞、父母許之、再詣通處而得披剃、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躭源、已悟玄旨、後參溈山、遂升堂奧、躭源謂師曰、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個、授與老僧、乃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授、無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

持遂將其本過與師師接得一覽便將火燒卻躭源一日問前來諸相甚宜秘惜師曰當時看了便燒卻也源曰吾此法門無人能會惟先師及諸祖師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師曰慧寂一覽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執本也源曰然雖如此於子即得後人信之不及師曰和尚若要重錄不難即重集一本呈上更無遺失源曰然躭源上堂師出眾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卻叉手立源以兩手相交作拳示之師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師便禮拜師浣衲次躭源曰正恁麼時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甚麼

處見後叅潙山潙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主在甚麼處師從西過東立潙異之師問如何是眞佛住處潙曰以思無思之妙反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眞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前後盤桓十五載宗門統要載潙山問師聞子在百丈處問一答十佛法向上一句作麼生道師擬開口潙便喝師因發心看牛於山下三年乃悟按燈錄師未嘗見百丈此必以香嚴事訛承耳　叅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巖拈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巖曰我不肯汝放秪肯汝收　師在潙山爲直歲作務歸潙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潙曰田中多少人

師插鍬叉手。溈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師拔鍬便行。玄沙云。我若見。即踏倒鍬子。　僧問鏡清。仰山插鍬。意旨如何。清云。狗銜赦書。諸侯避道。云。秖如玄沙踏倒。意旨如何。清云。不奈船何。打破戽斗。云。南山刈茅。意旨如何。清云。李靖三兄。八經行陣。雲居錫云。且道鏡清下此一判。著不著。雪竇云。諸方咸謂插鍬話奇特。大似隨邪逐惡。據雪竇見處。仰山被溈山一問。直得無繩自縛。去死十分。　妙喜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僧問明招。古人意在插鍬處。叉手處。招喚僧。僧應諾。招曰。還曾夢見仰山麼。　評唱引長沙語。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麼。遂判仰山插鍬。是奴兒婢子邊事。不直以一杓糞潑仰山。且令長沙亦沾餘瀝。諸師拈提。已為畫蛇添足。然世有此引。言比耶。則諸師所拈。猶足為啓膜金鎞。

師因歸溈山省覲。溈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

試說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僧來便竪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這個不說。又曰。這個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潙歎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　潙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曰。闍黎。僧回首。師曰。和尚這個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潙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　掃地次。潙問。塵非掃得。空不自生。如何是塵非掃得。師掃地一下。潙曰。如何是空不自生。師指自身。又指潙。潙曰。塵非掃得。空不自生。離此二途。又作麼生。師又掃地

一下。又指自身。并指溈。　溈一日指田問師。這邱田。那頭高這頭低。師曰。卻是這頭高。那頭低。溈曰。你若不信。向中間立看兩頭。師曰。不必立中間。亦莫住兩頭。溈曰。若如是著水看。水能平物。師曰。水亦無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溈便休。大慧云。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喝一喝下座。　溈山餧鵶生飯。回頭見師。曰。今日爲伊上堂一上。師曰。某甲隨例得聞。溈曰。聞底事作麼生。師曰。鵶作鵶鳴。鵲作鵲噪。溈曰。爭奈聲色何。師曰。和尚適來道甚麼。溈曰。我秖道爲伊上堂一上。師曰。爲甚麼喚作聲色。溈曰。雖然如此。驗過也

無妨師曰大事因緣又作麽生驗潙竪起拳師曰終是指東畫西潙曰子適來問甚麽師曰問和尚大事因緣潙曰爲甚麽與作指東畫西師曰爲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潙曰并未曉了此事師曰如何得曉了此事潙曰寂子聲色老僧東西師曰一月千江體不分水潙曰應須與麽始得師曰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潙曰作麽生是無異名底道理師云瓶盤釵釧劵盂盆潙曰寂子說禪如師子乳驚散狐狼野干之屬　潙山問師忽有人問汝汝作麽生祇對師曰東寺師叔若在某甲不致寂寞潙曰放汝

一個不祇對罪師曰生之與殺秖在一言溈曰不負汝見別有人不肯師曰阿誰溈指露柱曰這個師曰道甚麼溈曰道甚麼師曰白鼠推遷銀臺不變　師住東平時溈山令僧送書并鏡與師師上堂提起示衆曰且道是溈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溈山送來若道是溈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衆無語師撲破便下座　師問雙峰師弟近日見處如何曰據某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曰某秖如此師兄又如何師曰汝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者溈山聞曰寂子

一句疑殺天下人　師臥次僧問曰法身還解說法（會元無法身法字統要頌古等皆有法字）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甚麼處。師推出枕子。溈山聞曰寂子用劍刃上事。（妙喜曰溈山眞是憐兒不覺醜仰山推出枕子已是逗漏更著個名字喚作劍刃上事誤他學語之流便恁麼承虛接響流通將去妙喜雖似借水獻花要且理無曲斷即今莫有旁不肯者出來我要問你推出枕子還當得法身說法也無）

師在溈山前坡牧牛次見一僧上山不久便下來。師乃問上座何不且留山中。僧曰秖爲因緣不契。師曰有何因緣試舉看。曰和尚問某名甚麼。某答歸眞。和尚曰歸眞何在。某甲無對。師曰上座卻回向和尚道某甲道得

也和尚問作麼生道但曰眼裏耳裏鼻裏僧回一如所教
潙曰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人善知識語　師在潙山牧
牛時踢天泰上座問曰一毛頭師子現即不問百億毛頭
百億師子現又作麼生師便騎牛歸侍立潙山次舉前話
方了卻見泰來師曰便是這個上座潙遂問百億毛頭百
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道泰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
毛後現泰曰現時不說前後潙山大笑師曰師子腰折也
使下座　潙山示眾曰一切眾生皆無佛性鹽官示眾曰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鹽官有二僧往探問既到潙山聞舉

揚莫測其涯若生輕慢因一日與師言話次乃勸曰師兄須是勤學佛法不得容易師乃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卻抛向背後遂展兩手就二僧索二僧罔措師曰吾兄直須勤學佛法不得容易便起去時二僧卻回鹽官行三十里一僧忽然有省乃曰當知溈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信之不錯便回溈山一僧更前行數里因過水忽然有省自歎曰溈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灼然有他恁麼道亦回溈山久依法席　師臥次夢入彌勒內院衆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師遂就座有一尊者白槌曰今當第二位

說法。師起白椎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眾皆散去。及覺舉似溈。溈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 龐居士問。久嚮仰山。到來為甚麼卻覆。師竪起拂子。士曰。恰是師曰。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曰。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師擲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舉似。 師坐次。有僧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天下老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師下禪牀打四藤條。 雪竇云。藤條未到打折。因甚麼只與四下。須是斬釘截鐵漢始得。 僧後到霍山。自稱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山云。打鐘著。僧驟步而去。雪竇云。這漢雖是見機而變。爭奈有頭無尾。圓悟勤云。當時若不見機而變。何處更有大禪佛。闍黎只管喚作甚麼。

此句當有訛缺或有人問甚處是有頭無尾處什麽是見機而變處你若手忙脚亂老僧在你脚底　師問東寺曰借一路過那邊還得否寺曰大凡沙門不可秖一路也別更有麽師良久寺却問借一路過那邊得否師曰大凡沙門不可秖一路也別更有麽寺曰秖有此師曰大唐天子決定姓金　一日雨下天性上座謂師曰好雨師曰好在甚麽處性無語師曰某甲却道得性曰好在甚麽處師指雨性又無語師曰何得大智而默　徑山杲云一人只知看雨一人只知指雨子細點檢將來大似釘椿搖櫓有王當時待他道好在甚麽處只向他道滴穿眼睛浸爛鼻孔或有個衲僧出來道有王也是釘椿搖櫓却許他具眼

赤干行者聞鐘聲乃問有耳打

鐘無耳打鐘師曰汝但問莫愁我答不得千日早個問了也師喝曰去　劉侍御問了心之旨可得聞乎師曰若要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眞了　陸希聲相公欲謁師先作此○相封呈師開封於相下面書云不思而知落第二頭思而知之作第三首遂封囘公見卽入山師乃門迎公纔入門便問三門俱開從何門入師曰從信門入公至法堂又問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時如何師以拂子倒點三下公便設禮又問和尚還持戒否師曰不持戒曰還坐禪否師曰不坐禪公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老僧

一頌。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禪。釅茶三兩碗。意在钁頭邊。

師卻問。承聞相公看經得悟是否。曰。弟子因看涅槃經有

云。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個安樂處。師竪起拂子曰。秖如

這個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消不得。師曰。入之一字不

為相公。公便起去。徑山杲頌云。竪起拂子。希聲設禮。塵

剎盡交光。鳥啼花落裏。仰山問會麼。希

聲曰不會。從是維摩詰到來。須倒退。入之一宇。不為相公

公便起去。下載清風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關塞極天

惟鳥道。江湖

滿地一漁翁。師謂第一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

作麼生。座曰。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

僧。座曰。正恁麼時不見有和尚。師曰。扶我教不起。師問

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舉拄杖曰。彼中老宿。還說這箇麼。曰不說。師曰。既不說這箇。還說那箇否。曰不說。師召大德。僧應諾。師曰。參堂去。僧便出。師復召曰。大德。僧回首。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便打。雲門云。仰山若無後語。爭識得人。　師共一僧語。旁有僧曰。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師曰。不語不默底。莫是汝否。僧默然。師曰。何不現神通。曰不辭現神通。秪恐和尚收作教。師曰。鑒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　僧參次。便問和尚還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以手畫此○相拓呈。師以衣袖拂之。僧又作此○相拓呈。師以兩手作背拋勢。僧以目

視之師低頭僧遶師一帀師便打僧遂出去。徑山曇珍頌云西山白虎正狙狂東海青龍不可當兩手捉來今死鬭化成一片紫金霜

師坐次見一僧從外來便問訊了向東邊叉手立以目視師師乃垂下左足僧卻過西邊叉手立師垂下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師收雙足僧禮拜師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著一人拈拄杖便打僧便騰空而去。佛燈鑑頌個僧東西叉手說盡六代圓机致使東土釋迦不免起模作樣陽關唱罷柳青青征塵望斷空惆悵　覺海湛頌子晉吹笙和鳳鳴蓼華雲外舞衣輕相將奏徧方諸曲玉樹流光滿紫清

師坐次有僧來作禮師不顧其僧乃問師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帀曰是甚麼字師於地上書十字酬之僧

又左旋一帀曰是甚麼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此○相以兩手拓如修羅掌日月勢曰是甚麼字師乃畫此卍相對之僧乃作婁至德勢師曰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謝騰空而去時有一道者見經五日後遂問師師曰汝還見否道者曰某甲見出門騰空而去師曰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道者曰某雖覩種種三昧不辨其理師曰吾以義爲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爲義海體則同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即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古人圓相即拈花吹毛一揆直示全

提無容擬議百千法門河沙妙用皆從此出而不與百千法門河沙妙用爲侶觀小釋迦遇梵僧所示八種三昧如善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雖窮極妙辯而初未有一語後之名字羅漢𡧯爲缽盂安柄入天眼目載五峰良五觀悟謂圓相總有六名曰圓相曰暗機曰義海曰字海曰意語曰默論有云畫此(牛)相者乃縱意畫此(佛)相者奪意(△)此爲相肯◯此爲許相見□此爲舉函索蓋答者當以⌓則函蓋相稱(ꝏ)此爲抱玉求鑒答者當於其中書某字答之(八)此爲鈎入索續答者當於ム字側添亻乃問者鈎人答者索續共成寶器相(ム)此爲已成寶器相答者於中書土字答之(王)此爲印印旨相獨脫超前衆相不著也審如是是猶市賈私爲誌驗三尺牧豎語之故卽無不喩雖有聖智不問不可强解矣謂入聖位者所見法幢乃如是乎又以三種生爲大圓宗旨想生相生流注生故楞伽經義共圓或偶引示人耳非大圓所立也癡人前不得說夢往往如此。

有梵僧從空而至師曰近離甚處曰西天師曰幾時離彼曰今早師曰何

太遲生曰遊山翫水師曰神通遊戲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卻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　一日指雪師子云還有過此色者麽雲門云當時但與推倒、雪竇云雲門只解推倒不能扶起、圜悟勤云且道仰山意在甚麽處莫是明一色邊事麽且得沒交涉雲門應時應節云但與推倒用拈仰山意又被雪竇拈道他只解推倒不解扶起且道雪竇意在什麽處　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粗識如將黃葉止啼有甚麽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秪擬輕重來機

所以道。石頭是眞金鋪。我這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眞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卽不要。請和尙眞金。師曰。齧鏃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師云。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衆耶。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采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

學佗亦不得汝豈不見潙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事理不二卽如如佛　師將順寂時在東平數僧侍立師示偈曰一二三子平目復仰視兩口一無舌此是吾宗旨至日午陞座辭衆復說偈曰年滿七十七無常在今日日輪正當午兩手攀屈膝言訖以兩手抱膝而終閱明年南塔湧禪師遷靈骨歸仰山塔於集雲峰下謚智通禪師妙光之塔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徧叅諸方在百丈時性識聰敏叅禪不得洎丈遷化遂叅潙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

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被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酬對竟不能得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饑屢乞溈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師遂將平昔所看文字燒卻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個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溈山直過南陽覩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芟除草木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溈山讚曰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

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溈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某甲親自勘過仰後見師曰和尚讚歎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師舉前頌仰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師又成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師復有頌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乃報溈山曰

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妙喜曰潙山晚年好則劇教得一棚內傀儡直是可愛且作麼生是可愛處面面相看手腳動爭知語話在他人
師初開堂潙山令僧送書并拄杖至師接得便哭蒼天蒼天僧曰和尚爲甚麼如此師曰祇爲春行秋令
上堂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脚不蹋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衆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師乃呵呵大笑雪竇云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
圜悟勤云你若纔生樹上樹下對與不對處轉生義路墮在常情卒難透得若是頂門上具眼底終不向對與不對

處作解會未舉已前先知落處若擬議之間覿面蹉過或不落二邊對也不是不對也不是作麼生卻得見古人意去 妙喜云吞得栗棘蓬透得金剛圈了看這般說話也是泗州人見大聖 保甯勇頌曲設多方老古錐那堪枝上更生枝好如良馬窺鞭影逐塊且非師子兒 師有偈曰子啐母啄子覺母殼子母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云獨腳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佛日長老訪師師問伏承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薦遊峰頂曰朗月當空挂冰霜不自寒師曰莫是長老家風也無曰峭峙萬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曰今日賴遇佛日卻問隱密全眞時人知有道不得太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

此二途。猶是時人陞降處。未審和尚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可道。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曰。爲報白頭無限客。此回年少莫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背。我家玄路勿參差。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宣。師曰。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與誰留。漫言有三四。我道一也無。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白衆而化。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因椑樹省和尚行腳時。參問。不落數量。

請師道師提起數珠曰是落不落樹曰圓珠三竅時人知有請師圓前話師便打樹拂袖便出師曰三十年後趙胸大哭去在樹住後示眾曰老師三十年前至定山被他熱瞞一上不同小小雪竇舉云定山用即用爭奈險欅樹知即知要且未具擇法眼試請辨看

師見首座洗衣遂問作甚麼座提起衣示之師曰洗底是甚衣底曰關中使鐵錢師喚維那移下座挂搭著

京兆府米和尚令僧去問仰山曰今時還假悟也無仰曰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僧問洞山曰那個究竟作麼生洞曰卻須問他始得師亦肯之投子青拈師問仰山

話云然仰山與麼道卽得還還免得自己落麼若免得則有一人大不肯在若免不得亦落第二頭米胡雖然肯他自己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諸人試點檢看若點檢得出兩人瓦解氷消若點檢不得且莫造次復頌曰碧岫峰頭借問人指山窮處未安身雖然免得壺陽令爭似靈苗不犯春

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眞正理也無師曰達曰秖如眞正理作麼生達師曰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契書是甚麼人做曰某甲直得杜口無言師曰平地教人作保

徑由杲舉此則語至契書是甚麼人做云徑山當時若作這僧卽下一轉語塞卻這老漢曰且道下甚麼語良久云若教容易得便作等閑看

元康和尚因訪石樓樓纔見便收足坐師曰得恁麼威儀周足樓曰汝適來見個甚麼師曰無端被人領過樓曰須是

與麽始爲眞見師曰苦哉賺殺幾人來樓便起身師曰見則見矣動則不動樓曰盡力道不出定也師拊掌三下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天下人斷這兩個漢是非不得若斷得與他同參

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公乃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不審有甚麽言句便不相見公曰師子齩人韓盧逐塊米聞此語即省前繆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即不無你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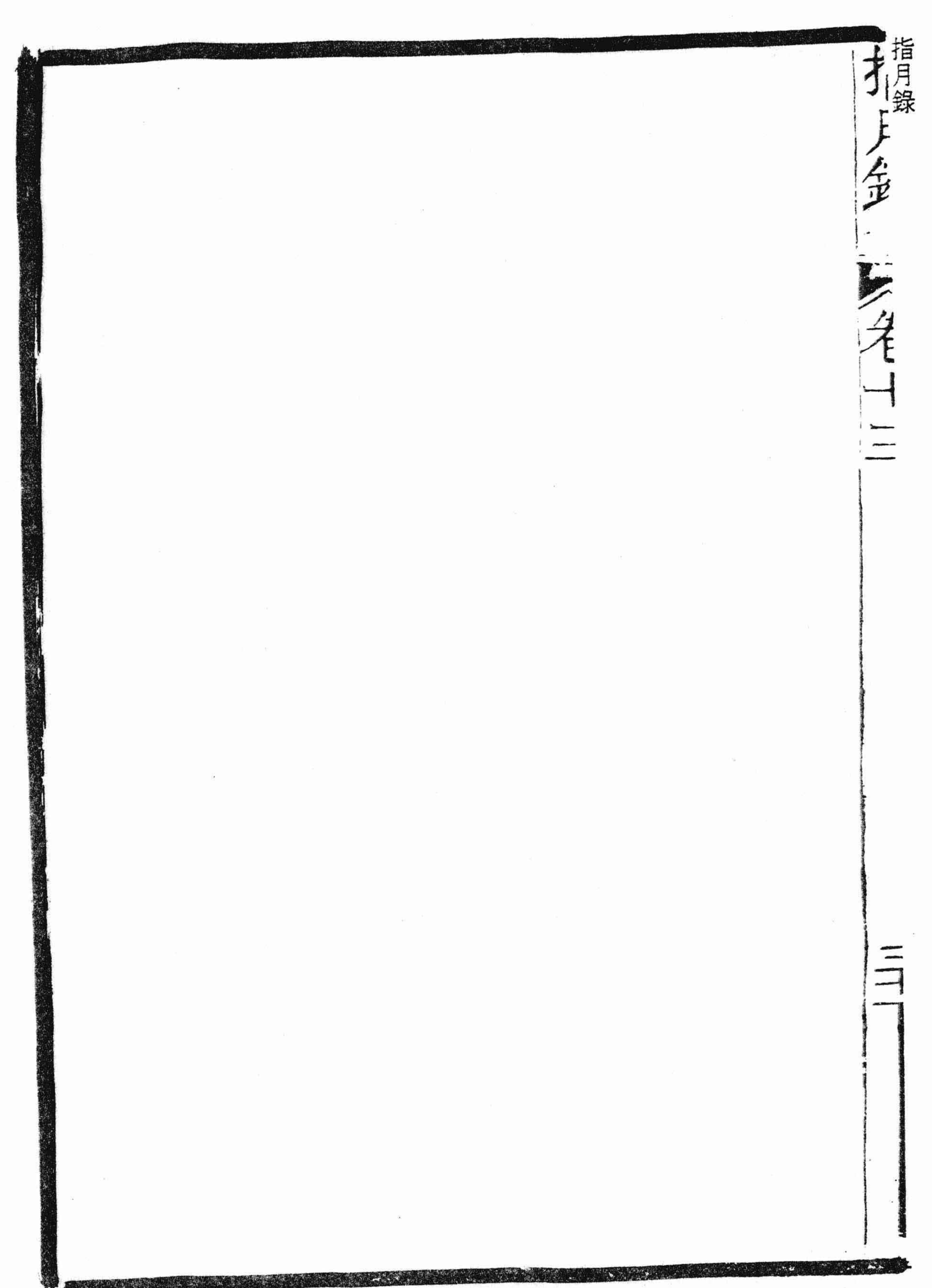
竪起一隻箸。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也。大潙喆云米胡雖然如是目只得一橛常侍云這漢徹去大似看樓打樓大潙卻不然常侍雖是個俗漢筆下有生殺之權米胡是一方善知識要且出他圈悟不得當時待他擲下筆但向道我從來疑著這漢 圜䙡語錄載公初見睦州一日州問曰今日何故入院遲公曰看打毬來州曰人打毬馬打毬公曰人打毬州曰人困麼曰困州曰馬困麼曰困州曰露柱困麼公惘然無對歸至私第中夜忽然有省明日見州曰某甲會得昨日事也州曰露柱困麼曰困州遂許之 亦見頌古聯珠

鄭十三娘保福與其長老相看纔坐定福便問承聞十三娘蔡見潙山是否曰是福曰潙山遷化向甚麼處去鄭起身偏牀而立其曰閑時說禪口似懸河何不道取鄭曰鼓這

兩片皮堪作甚麼。曰。不鼓這兩片皮。又堪作甚麼。鄭曰。
合取狗口。　鄭十三娘年十二歲時。隨師姑到大溈。纔禮
拜起。溈便問。這個師姑甚麼處住。姑云。南臺江邊住。溈便
喝出。又問。背後老婆甚處住。十三娘放身近前叉手立。溈
再問。娘云。早個呈似和尚了也。溈云。去。娘纔下到法堂。師
姑云。十三娘。尋常道我會禪。口似利劒。今日被大師問著。
總無語。娘云。苦哉苦哉。作這個眼目。也道我行脚。脫取衲
衣來。與十三娘著。娘後又舉似羅山。祇如十三娘。參見溈
山恁麼祗對。還得平穩也無。羅云。不得無過。娘云。過在甚

𫏋處羅吮之娘云。錦上添花。

指月錄卷之十三終



指月錄
指月錄卷十三
三十

指月錄卷之十四

六祖下第五世

臨濟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為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參問否師曰不曾參問不知問箇甚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檗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更去問師又問檗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

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
今且辭去州曰汝若去須辭和尚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
黃檗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卻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
伊已後為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師來日辭黃檗檗
曰不須他去秖往高安灘頭參大愚必為汝說師到大愚
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
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
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為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
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搊住曰

這屎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卻道黃蘗佛法無多子。你見個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卻回黃蘗。蘗見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秖為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蘗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參大愚去來。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即今便打。隨後便掌。蘗曰。這風顛漢。來這裏捋虎鬚。師便喝。蘗喚侍者曰。引這風顛漢參堂去。溈山舉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蘗力。仰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黃蘗一

日普請次。師隨後行。檗回頭見師空手。乃問钁在何處。師云。有一人將去了也。檗曰。近前來共汝商量個事。師便近前。檗豎起钁曰。祇這個天下人拈掇不起。師就手掣得豎起曰。為甚麼卻在某甲手裏。檗曰。今日自有人普請。便回寺。

師鉏地次。見黃檗來。拄钁而立。檗曰。這漢困那。師曰。钁也未舉。困個甚麼。檗便打。師接住棒。一送送倒。檗呼維那。扶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檗纔起。便打維那。師钁地曰。諸方火葬。我這裏活埋。

師一日在僧堂前坐。見黃檗來。便閉卻目。黃檗乃作怖勢。便歸

方丈。師隨至方丈禮謝。首座在黃檗處侍立。黃檗云。此僧雖是後生。卻知有此事。首座云。老和尚腳跟不點地。卻證據箇後生。黃檗自於口上打一摑。首座云。知即得。　師在僧堂裏睡。檗入堂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舉首見是檗。卻又睡。檗又打板頭一下。卻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曰。下間後生卻坐禪。汝在這裏妄想作麼。座曰。這老漢作甚麼。檗又打板頭一下。便出去。（溈山舉問仰山。秖如黃檗意作麼生。仰云。兩彩一賽。）　師栽松次。檗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甚麼。師曰。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钁頭塈地三下。檗曰。雖然

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又㘞地三下。噓一噓。檗曰。吾宗到汝大興於世。　黃檗因入厨下。問飯頭作甚麽。頭曰。揀眾僧飯米。檗曰。一頓喫多少。頭曰。二石五。檗曰。莫太多麽。頭曰。猶恐少在。檗便打。頭舉似師。師曰。吾與汝勘這老漢。纔到侍立。檗舉前話。師曰。飯頭不會。請和尚代轉一語。檗曰。汝但舉。師曰。莫太多麽。檗曰。來日更喫一頓。師曰。說甚麽來日。即今便喫。隨後打一掌。檗曰。這風顛漢又來這裏捋虎鬚。師喝一喝便出去。溈山舉問仰山。此二尊宿意作麽生。仰山云。和尚作麽生。溈山云。養子方知父慈。仰山云。不然。溈山云。子又作麽生。仰山云。大似勾賊破家。　徑山有五

有衆少人參請黃蘗令師到徑山乃謂師曰汝到彼作麼生師曰某甲到彼自有方便師到徑山裝腰上法堂見徑山徑山方擧頭師便喝徑山擬開口師拂袖便行尋有僧問徑山這僧適來有甚麼言句便喝和尚徑山云這僧從黃蘗會裏來你要知麼自問取他徑山五百衆大半分散

師半夏上黃蘗山見蘗看經師曰我將謂是個人元來是唵（或作揞）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蘗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師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蘗便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卻回終夏後又辭蘗蘗曰甚處去師曰不是河

南便歸河北檗便打師約住與一掌檗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凡案來師曰侍者將火來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　到龍光值上堂師出問不展鋒鋩如何得勝光據座師曰大善知識豈無方便光瞪目曰嗄師以手指曰這老漢今日敗缺也　到三峰平和尚處平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平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曰金風吹玉管那個是知音師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內平曰子這一問太高生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平曰且坐喫

茶又問近離甚處師曰龍光平曰龍光近日何如師便出去。徃鳳林路逢一婆子婆問甚處去師曰鳳林去婆曰恰值鳳林不在師曰甚處去婆便行師召婆婆回首師便行一作師曰誰道不在。到鳳林林曰有事相借問得麽師曰何得剜肉作瘡林曰海月澄無影遊魚獨自迷師曰海月既無影遊魚何得迷一本作海月元無影遊魚本不迷此從會元林曰觀風知浪起玩水野帆飄師曰孤蟾獨耀江山靜長嘯一聲天地秋林曰任張三寸揮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林便休師乃有頌曰大道絕同任

向而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溈山問仰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從上諸聖以何為人。仰云、和尚意作麼生。溈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仰云、不然。溈云、子又作麼生。仰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到大慈。慈在方丈內坐。師問。端居丈室時如何。慈云。寒松一色千年別。野老拈花萬國春。師云。今古永超圓智體。三山鎖斷萬重關。慈便喝。師亦喝。慈云。作麼。師拂袖便出。到襄州華嚴。華嚴倚拄杖作睡勢。師云。老和尚瞌睡作麼。嚴云。作家禪客宛爾不同。師云。侍者點茶來與老和尚喫。嚴乃喚維那。第三位安排這上座。 到翠峰。峰問甚處來。師云。黃檗來。峰云。黃檗有何言句指示於人。師云。黃檗無言句。

峰云爲甚麼無師云設有亦無舉處峰云但舉看師云一箭過西天　到象田師問不凡不聖請師速道田云老僧秪與麼師便喝云許多禿子在這裏覓甚麼椀　到明化化問來來去去作甚麼師云秪圖踏破草鞋化云畢竟作麼生師云老漢話頭也不識　到初祖塔頭塔主云長老先禮佛先禮祖師云佛祖俱不禮塔主云佛祖與長老是甚麼冤家師便拂袖而出　到金牛牛見師來橫按拄杖當門踞坐師以手敲拄杖三下却歸堂中第一位坐牛下來見乃問夫賓主相看各具威儀上座從何而來太無禮

生。師云。老和尚道甚麼。牛擬開口。師便打一坐具。牛作倒勢。師又打一坐具。牛曰。今日不著便。遂歸方丈。潙山問仰山。此二尊宿。還有勝負也無。仰云。勝即總勝。負即總負。師為黃蘗馳書到潙山。時仰山作知客。接得書便問。者個是黃蘗底。那個是專使底。師便掌。仰山約住云。老兄知是般事便休。同去見潙山。潙山便問。黃蘗師兄多少眾。師云。七百眾。潙山云。什麼人為導首。師云。適來已達書了也。師卻問潙山。和尚此間多少眾。潙山云。一千五百眾。師云。太多生。潙山云。黃蘗師兄亦不少。師辭潙山。仰山送出云。汝向後北去有個住處。師云。豈有

與麼事仰山云但去已後有一人佐輔老兄在此人秖是有頭無尾有始無終懸記普化師後到鎮州普化已在彼師出世普化佐贊于師師住未久普化全身脫去師後住鎮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卻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三日前打普化作麼師亦打

至晚小參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克符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符曰如何是

奪境不奪人。師曰。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烟塵。符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符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符於言下領旨諸方目此為四料揀。師又嘗示眾曰。如諸方學人來。山僧此間作三種根器斷。如中下根器來。我便奪其境而不除其法。或中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俱奪。如上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人俱奪。如有出格見解人來。山僧此間便全體作用。不歷根器。大德。到這裏學人著力處不通風。石火電光卽過了也。學人若眼定動。卽沒交涉。擬心卽差。動念卽乖。有人解者。不離目前。

大慧宗杲禪師因悅禪人請普說。僧問臨濟示眾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二千里外絕誵訛。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拔出眼中楔。進云。臨濟道。照日發生鋪地錦。嬰孩垂髮白如絲。未審與和尚答底。是同是別。師云。咬人屎橛。不是好狗。進云

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烟塵時如何師云適來猶自可而今更郎當復云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所以從上諸聖次第出世各各以善巧方便忉忉怛怛惟恐人泥在語言上若在言語上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說權說實說有說無說頓說漸是豈無言說因甚麼達摩西來却言單傳心印不立文字語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因何不說傳玄傳妙傳言傳語只要當人各各直下明自本心見自本性事不獲已說個心說個性已大段狼藉了也若要拔得生死根株盡切不得記我說底縱饒念得一大藏教如瓶瀉水喚作運糞入不名運糞出却被這些子障却自已正知見不得現前自己神通不得發現只管弄目前光影理會禪理會道理會心理會性理會奇特理會玄妙大似掉棒打一月枉費心神如來說為可憐憫者古人凡有一言半句設一個金剛圈栗棘蓬教伊吞教伊透若是個英靈獨脫出情塵超理性者金剛圈栗棘蓬是甚麼弄猢孫家具祭鬼神茶飯蓋你不能一念緣起無生只管一向在心意識邊作活計纔見宗師動口便向宗師口裏討玄討妙却被宗師倒翻筋斗自家本命元辰依舊不知落處脚跟

下黑漫漫依前只是個漆桶只如適來上座問奪人不奪境一段話只知冊子上念將來如法答他又理會不得問一段未了又問一段恰如村人打傳口令相似我今不借口業爲你諸人葛藤註解一偏臨濟一日示眾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會麽良久左右顧視便下座這個便是金剛王寶劍我昨日說底將蜈蚣毒蛇蝎子并諸雜毒貯在一甕裏你試將手就中拈一個不毒底出來看若拈得出不妨於此事有少分相應若拈不出自是你根性遲鈍夙無靈骨也怪妙喜不得臨濟當時道這幾句開言長語面目現在自是你不會看得出你若領得此意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之類不著問人一一自知下落古人垂個方便豈是閑開口須知爛泥裏有刺當時有個克符道者理會得臨濟意便出來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臨濟當時不知那裏得許多閑言長語鬬湊得恰好便道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孩垂髮白如絲諸人還會麽煦日發生鋪地錦是境嬰孩垂髮白如絲是人此兩句一句存境一句奪人克符又作頌曰奪人不奪境緣自帶

諸訛師云有甚麽諸訛擬欲求乎旨思量反責麽師云誣人之罪驪珠光瓈瓓仙桂影婆娑師云何不早恁麽道覿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師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此頌大槩在驪珠光瓈瓓仙桂影婆娑之上蓋此兩句是境學者問不奪境擬欲求乎旨思量反責麽大意只是不可思量擬議思量擬議者人也蹉卻覿面相呈一著子即被語言網羅矣克符此頌專明煦日發生鋪地錦所以有驪珠光瓈瓓仙桂影婆娑之句乃是存境而奪人故日覿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奪人之義醍醐毒藥一道而行具眼者方能辨別又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答云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烟塵師云王令已行天下徧是奪了境將軍塞外絕烟塵是存人而不奪頌日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真師云也須閑處作堤防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師云好事不如無日照寒光澹山搖翠色新師云貧兒思舊債直饒乎會得也是眼中塵師云自起自倒你要會日照寒光澹山搖翠色新麽此兩句是境直饒乎會得也是眼中塵便奪了也其餘人境兩俱奪人境俱不奪盡是依語就學家問處答又問如何是人境兩俱奪答

云并汾信絕獨處一方便有人境兩俱奪面目頌曰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師云已落第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師云買石得雲饒擬犯吹毛劍還如值木盲師云識法者懼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師云前箭猶輕後箭深正令既行不畱佛祖到這裏進之退之性命都在師家手裏如吹毛劍不可犯其鋒又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答云王登寶殿野老謳歌頌日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師云會麼是法住法位主賓言不異師云世間相常住問答理俱全師云添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蹋破澄潭月師云猶有這個在穿開碧落天師云勞而無功不能明妙用師云動著卽錯淪溺在無緣師云卻依舊處著這個是適來上座請益底時公案謂之四料揀你若要分明理會得臨濟意但向他當時垂示處看如何看山僧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若恁麼便是你若作山僧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便不是了也所以五祖師翁有言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恁麼會便不是了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恁麼會方始

是你諸人還會麼。這般說話。莫道是你諸人理會不得。妙喜也自理會不得。我此門中。無理會得理會不得。蚊子上鐵牛。無你下觜處。須信古人垂慈則有法無法不垂慈。道眼未開。大法未明。豈免向他人口裏覓禪覓道覓玄覓妙。覓得了。惟恐人知。及至說時。又恐說盡了。末後無可說。這個是無限量底法。你以有限量心擬窮他落處。且莫錯。只如世尊在靈山會上。百萬眾前拈華普示。獨迦葉破顏微笑。何曾怕人知。又何曾密室裏傳授來。我這裏禪許你眾人聞。不許你眾人會。如上所解註者。四料揀。你諸人齊齊會了。臨濟之意。果如是乎。若只如是。臨濟宗旨。豈到今日。你諸人聞妙喜說。得落將謂止如此。我實向你道。此是第一等惡口。若記著一個元字腳。便是生死根本。也你諸人諸方學得底。玄中又玄。妙中又妙。是甚麼屎禪。一向堅在皮袋裏將謂實有恁麼事。莫錯。諸上座。你眞個要參妙喜禪。盡將諸方學得底。掃向他方世界。百不知。百不會。虛卻心來共你理會。

僧問如何是眞佛眞法眞道。乞師開示。師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

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卽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眞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秖是覓個不受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爲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

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南院顒問風穴沼曰。臨濟有三句。當日有問如何是第一句。臨濟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風穴隨聲便喝。又曰。如何是第二句。臨濟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風穴曰。未問已前錯。又問曰。如何是第三句。臨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風穴曰。明破即不堪。南院深許之。後神鼎諲舉云。若人問神鼎如何是第一句。云蒼天蒼天。如何是第二句。云有什麼驢漢。如何是第三句。云近前來向你道。纔近前便打。若恁麼會得。也不孤負祖師西來。若是從頭一一問過。幾時得休。佛法不是磨稜合縫底道理。似這一脉說話。須是久在他門風來始得。直是嫌佛不作。嫌法不說。方可如是。子細珍重。首山上堂舉三句語。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山曰。大用不揚眉。棒下須見血。曰慈悲何在。山曰。送出三門外。問如何是第二句。山曰。不打恁麼驢漢。曰將何接人。山曰。如斯爭奈何。問如何是第三句。山曰。解問無人答。曰即今秪對者是誰。山曰。莫使外人知。曰

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山曰月落三更穿市過

洪覺範智證傳引涅槃經圓伊三點語及塗毒鼓語而為傳曰嚴頭奮禪師嘗曰涅槃經此三段義似宗門夫言似則非宗門旨要明矣然宗門旨要雖卽文字語言不可見離文字語言亦安能見哉臨濟曰大凡舉唱須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此塗毒鼓聲也臨濟殁二百年尚有聞而死者夫分賓主如并存照用如別立君臣如緇慈明曰一句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個中意日午打三更同安曰賓主穆時全是變君臣合處正中邪還鄉曲調如何冏明月堂前枯樹花如前語句皆非一代時教之所管攝摩醯首羅面上亞豎一目非常目也幻寄曰洪師如并如別如縱語若錯認則罪深於薦福古也一覺範著臨濟宗旨曰汾陽昭禪師示眾曰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阿那個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腳聞一個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臥不安火急決擇豈將為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腳不為游山翫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為聖心未通所以

驅馳行脚決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爲續佛心燈紹隆佛種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忘先迹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即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答曰汝是行脚僧又問如何是辨衲僧底句答曰西方日出卯又問如何是正令行底句答曰千里持來呈對面又問如何是立乾坤底句答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嗔亦無喜師曰只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汝出來驗得了也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答曰嘉州打大像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答曰陝府灌鐵牛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答曰西河弄師子師曰若人會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在薦取丨不是等閑與大眾頌出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還會麼恁麼會得不是性燥底衲僧作麼生會好又舉三玄語曰汝還會三玄底時節麼直須明取古人意旨然後自心明去更得通變自在受用無窮嗔作自受用身佛不從他教便識得自家活計所以南泉曰王老師十八上解作活計僧便問古人十八上解作活計未審作個甚麼活計答曰兩隻水牯牛雙角無

權棬復云若要於此明得去直須得三玄旨趣始得受丨
用無礙自家慶快以暢平生大丈夫漢莫教自辜負事不
通彼此無利濟與汝一切頌出曰第一玄法界廣無邊森
羅及萬象總在鏡中圓第二玄釋尊問阿難多聞隨事答
隨器量方圓第三玄直出古皇前四句百非外閭氏問豐
干師乃曰這個是三玄底頌作麼生是三玄底旨趣直教
決擇分明莫只與麼望空裏妄解道我會親近和尚來與
我說了脫空謾語誑嚇它人喫鐵棒有日莫言不道又因
採菊謂衆曰金丨花布地玉蘂承天杲日當空乾坤朗耀
雲騰致雨露結爲霜不傷物義道將一句來還有道得底
麼若道不得眼中有屑直須出却始得所以風穴云若立
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亾野老安怙
於此明去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黎
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要知老
僧與闍黎麼拊其膝曰這裏是闍黎這裏是老僧且問諸
上座老僧與闍黎是同是別若道是同去上座自上座老
僧自老僧若道是別去又道老僧即是闍黎若能於此明
得去一句中有三玄三要賓主歷然平生事辦叅尋事畢

所以承嘉曰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又曰臨濟兩堂首座一日相見齊下喝僧問臨濟還有賓主也無答曰賓主歷然師作偈曰兩堂首座總作家其中道理有紛拏賓主歷然明似鏡宗師爲點眼中花無盡居士謂予曰汾陽臨濟五世之嫡孫天下學者宗仰觀其提綱渠渠惟論三玄三要今其法派皆以此字應衍謂三玄三要一期建立之語無益於道但於諸法不生異見一切平常便是祖意其說是否予曰居士聞其說曉然了解甯復疑汾陽提綱乎曰吾固疑而未決也予曰此其三玄三要之所以設也所言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一切衆生熱惱海中清涼寂滅法幢也此幢之建譬如塗毒之鼓撾之則聞者皆死惟遠聞者後死若不橫死者雖聞不死臨濟無恙時興化三聖寶壽定上座輩聞而死者今白餘年猶有悟其旨者即後死者也而諸法派謂無益於道者即不橫死者也祖宗門風壁立萬仞而子孫畏之喜行平易坦塗此所謂法道陵夷也譬如衣冠稱孔門弟子而毀易繫辭三尺童子笑之臨濟但曰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而已初末嘗自爲句中玄意中

玄體中玄也古塔主者悞認玄沙三句為三玄故但分三玄而遺落三要叢林安之不以為非為可歎息玄沙曰眞常流注為平等法但是以言遺言以理遺理謂之明前不明後蓋分證法身之量未有出格之句死在句下若知出格之量則不被心魔所使入到手中便轉換落落地言通大道不坐平常之見此第一句也古謂之句中玄回機轉位生殺自在縱奪隨宜出生入死廣利一切迴脫色慾愛見之境此第二句也古謂之意中玄明陰洞陽廓周沙界一眞體性大用現前應化無方全用全不用全生全不生方便換作慈定之門此第三句也古謂之體中玄浮山遠公亦曰意中玄非意識之意古不足道遠亦迷倒子不可以不辯無盡領之　薦福古示眾云眾生久流轉者為不明自己欲出苦海但明取自己自己者有空劫時自己有今時日用自己空劫自己是根蒂今時日用自己是枝葉又曰一夏將末空劫已前事還得相應也未若未得相應爭奈永劫輪迴何有什麼心情學佛法廣求知解被知解風吹入生死海若是知解諸人過去生中總會學來多知多解說得辯慧過人機鋒迅疾只是心不息與空劫已前

事不相應因茲惡道輪廻動經塵劫不復人身如今生出頭來得個人身在袈裟之下依前廣求知解不能息心未免六趣輪廻何不歇心去如癡如迷去不語五七年去已後佛也不奈汝何古德云一句語之中須得具三玄故知此三玄法門是佛知見諸佛以此法門度脫法界衆生皆合成佛今人卻言三玄是臨濟門風誤矣汾州偈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古注曰此句總頌三玄也下三句別列三玄也得意忘言道易親古注曰此玄或作意中玄也一句明明該萬象古注曰此體中玄也重陽九日菊花新古注曰此句中玄也僧問三玄三要之名願爲各各標出古曰三玄者一體中玄二句中玄三玄中玄此三玄門是佛祖正見學道人但隨入得一玄已具正見入此得諸佛閫域僧問依何聖教參詳悟得體中玄古曰如肇法師云會萬物爲自己者其唯聖人乎及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又曰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世間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六祖云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法而能建立皆是自心心生萬種法又云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如此等方是正見纔缺纖毫即成邪見便有剩

法不了惟心僧又問如何等語句及時節因緣是體中糸
古曰佛以手指地曰此處宜建梵刹天帝釋將一莖草插
其處曰建梵刹竟佛乃微笑水滾被馬祖一踏踏倒起曰
萬家森羅百千妙義只向一毫上便識得根源僧問趙州
如何是學八自己州對曰山河大地此等所謂合頭語直
明體中糸正是潑惡水自無出身之路所以雲門誠曰大
凡下語如當門劍一句之下須有出身之路若不如是死
在句下又南院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
用僧進曰有何言句明出身之路古曰如杳山問石室會
到五臺否對曰會到曰見爻殊否對曰見爻問文殊向汝
道什麽對曰道和尚爻母拋在荒草裏僧問甘泉維摩以
手擲三千大千世界於他方意旨如何答曰塡溝塞壑僧
日一句道盡時如何答曰百雜碎雲門問僧甚處來曰南
嶽來又問讓和尚爲甚入洞庭淵裏僧無對雲門代云謝
和尚降尊就舉此等語雖悲來機亦自有出身之路要且
未得脫灑潔淨更須知有句中糸僧曰既悟體中糸凡有
言句事理俱備何須句中糸古曰體中糸臨機須看時箇
分賓主又認法身法性能卷舒萬象縱奪聖凡被此見解

所纏不得脫灑所以須明句中玄若明得謂之透脫一路向上關棙又謂之本分事秖對更不答話僧曰何等語句是句中玄古曰如此即問佛說甚法佛云說定法又問明曰說甚法佛云不定法曰今日為甚定明日為甚不定佛曰今日定明日不定僧問思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答曰盧陵米作麼價又僧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南泉來是否答曰鎮州出大蘿蔔頭又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答曰胡餅如何是向上關棙曰東山西嶺青又問洞山如何是佛答曰麻三斤若於此等言句中悟入一句一切總通所以體中玄見解一時淨盡從此已後總無佛法知見便能與人去釘楔脫籠頭更不依倚一物然但脫得知見見解猶在於生死不得自在何以故為未悟道故於它分上所有言句謂之不答話今世以此為極則天下大行祖風歇滅為有言句在若要不涉言句須明玄中玄僧曰何等語句時節因緣是玄中玄古曰如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又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答曰我今日無心情但問取智藏僧問藏藏曰我今日頭

痛問取海兄又問海海曰我到這裏却不會又臨濟問黃
槃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三問三被打此等因緣方便門
中以爲玄極惟悟者方知若望上祖初宗即未可也僧曰
三玄須得一時圓備若見未圓備有何過古曰但得體中
玄未了句中玄此人常有佛法知見所出言句一一要合
三乘對答句中須依時節具理事分賓主方謂之圓不然
謂之偏枯此人以不怠知見故道眼未明如眼中有金屑
須更悟句中玄乃可也若但悟句中玄即透得法身然反
爲此知見奴使并無實行有僧愛人我以心外有境未明
體中玄也雲門臨濟下兒孫多如此凡學道人縱悟得一
種玄門又須明取玄中玄方能不坐在脫灑路上始得平
穩脚踢實地僧日既云於佛祖言句棒喝中學何故有盡
善不盡善者古日一切言句棒喝以悟爲則但學者下劣
不悟道但得知見知見是學成非悟也所以認言句作無
事作點語作縱語作奪語作照作用作同時不同時語此
皆邪師過謬非眾生咎學者本意只欲悟道見性爲其師
不達道秖將知見教渠故曰我眼本正因師故邪僧曰師
論三玄法門名既有三法門亦有三而語句各各不同如

何又言一句之中須具三玄三要古曰空空法界本自無
爲隨緣應現無所不爲所以虛空世界萬象森羅四時陰
陽泰否入節草木榮枯人天七趣聖賢諸佛五教三乘外
道典籍世出世間皆從此出故云無不從此法界流究竟
還歸此法界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法皆從此經出楞嚴曰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
轉大法輪維摩曰或爲日月天梵王世界主或時作地水
或時作火風李長者云於法界海之智水示作魚龍處涅
槃之大宅現陰陽而化物眞覺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
水月一月攝三祖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故曰萬物本無
攬眞成立眞性無量理不可分故知無邊法界之理全體
徧在一法一塵之中華嚴曰法性徧在一切處一切衆生
及國土三世悉在無有餘亦無形相而可得到此境者一
法一塵一色一聲皆具周徧含容四義理性無邊事相無
邊叅而不雜混而不一何疑一語之中不具三玄三要耶
僧又進曰古人何故須要一語之中具三玄三要其意安
在哉古曰蓋緣三世諸佛所有言句教法出自體中玄三
世祖師所有言何并教法出自句中玄十方三世佛之與

祖所有心法出自玄中玄故祖道門中沒量大人容易領解且如親見雲門尊宿具大聲價如德山密洞山初智門寬巴陵鑒只悟得言教要且未悟道見性何以知之如僧問巴陵提婆宗答曰銀椀裏盛雪問吹毛劍答曰珊瑚枝枝撐著月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答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云我此三轉語足報雲門恩了也更不爲作忌齋大眾雲門道此事若在言句一大藏教豈無言句豈可以三轉語便報師恩乎覺範僧寶傳贊曰古說法有三失其一判三玄三要爲玄沙所立三句其二罪巴陵三語不識活句其三分兩種自己不知聖人立言之難何謂三玄三要爲玄沙所立三句耶曰所言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臨濟所立之宗也在百丈黄檗但名大機大用在巖頭雪峰但名陷虎郤物譬如火聚斸之爲燒背之非火古謂非是臨濟門風則必有據而言有據何不明書以絕學者之疑不然則是臆說肆爲臆說則非天下之達道也見立三玄則分以爲體中爲句中爲玄中至言三要則獨不分辨乎方則識呵學者溺於知見不能悟道及釋一句之中具三要則反引金剛首楞嚴維摩等義證成日理

性無邊事相無邊叅而不雜混而不一何疑一語之中不具三玄三要夫敘理敘事豈非知見乎且教乘既具此義則安用復立宗門古以氣蓋人則毀教乘爲知見自宗不通則又引知見以爲證此一失也何謂罪巴陵三語不識活句耶曰巴陵眞得雲門之旨夫語中有語名爲死句語中無語名爲活句使問提婆宗答曰外道是問吹毛劍答曰利劍是問祖教同異答曰不同則鑒作死語墮言句中今觀所答三語謂之語則無理謂之非語則皆赴來機活句也古非毀之過矣二失也何謂分二種自己不知聖人立言之難耶曰世尊偈曰陁那微細識習氣如瀑流眞非眞恐迷我常不開演以第八識言其爲眞眞也耶則慮迷無自性言其非眞也耶則慮迷爲斷滅故曰我常不開演立言之難也爲阿難指示即妄即眞之旨但曰二種錯亂修習一者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識精圓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然猶不欲間隔其辭慮於一法中生二解故古掫建兩種自己疑誤後學三失也 林間錄云臨濟大師曰大凡舉唱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令諸方衲子多溟涬其語獨汾陽無德禪師能妙達其

旨作偈通之曰三乎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非特臨濟宗喜論三要石頭所作參同契備具此旨竊嘗深觀之但易乎要之語為明暗耳文止四十餘句而以明暗論者半之篇首便標曰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又開通發揚之曰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在暗則必分上中在明則須明清濁此體中乎也至指其宗而示其意則日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故下廣敘明暗之句奕奕聯連不已此句中乎也及其辭盡也則又曰薑白參乎人光陰莫虛度道人日用能不遺時失候則是眞報佛恩此意中乎也法眼為之注釋天下學者宗承之然予獨恨其不分三法但一味作體中乎解失石頭之意李後主讀當明中有暗注辭日乎黃不眞黑白何告遂開悟此悟句中乎為體中乎耳如安楞嚴破句讀首楞嚴亦有明處子懼學者雷同其旨宗門妙意旨趣今叢林絕口不言老師宿德日以凋喪未學小生日以講誼無復明辨因記先德詮量大法宗趣於此以俟有志者义云此方教體以音聞應機故明道者假以語言發其智用然以言遣言以理辨理則妙精圓明未嘗間斷謂之流

注眞如此汾陽所謂一句明明該萬象者也得之者神而明之不然死於語下故其應機而用皆脫畧窠臼使不滯影迹謂之有語中無語此汾陽所謂重陽九日菊花新者也三玄之設本猶遣病故達法者貴知其意知意則索爾虛閑隨緣任運謂之不遺時此汾陽所謂得意忘言道易親者也古塔主喜論明此道然論三玄則可以言傳至論三要則未容無說豈不曰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自非親證此道莫能辨也 海印曇珍曰古德於三玄語類能言之而於三要則皆杜口按淨名經香積佛品註中羅什曰如來說法其要有三一軟善語二剛强語三雜說善行樂果軟善語也惡行苦果剛强語也讚善毀惡雜說也三要蓋本於此也 幻寄曰臨濟曰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薦福古分擘古人公案謂此爲體中玄此爲句中玄無論未達臨濟落處郎於一句具三玄一玄具三要文義亦相戾甚矣寂音力斥之良是而謂薦福悞認玄沙三句爲三玄則其悞與薦福等蓋玄沙三句初未嘗有體中句中之名兩家所陳俱以第三爲極則沙之第一句謂盡十方世界更無他故秖是仁者等語

已盡福之所謂體中玄義矣寂音乃摘其數語而爲句中玄復以沙之第三句爲體中玄淺深既自倒置強合其所本二強析其所本一句傳會欺衆何異束蒲爲脯原福立二種自己之意謂體中一句是教乘極則語句中是宗乘極則語尚是今時自己言句邊事必不涉言句契空劫自己始得其所謂玄中玄而盡佛祖心法其訶巴陵三語未足以報佛恩即指盧陵米價鎭州蘿蔔爲句中玄謂悟此等言句未爲悟道意也殊不知盧陵米價即空劫自己即具三玄三要佛佛授手授不可授之授授此而已燈燈相續續無所續之續續此而已謂此是言句別求空劫自己吾知其愈遠也寂音謂福不識陵活句彼豈以盧陵米價爲死句固識爲宗乘極則語直未識此語即空劫自己之分身雖終日言而未嘗言與福所舉玄中玄諸公案無異道耳福既不能識此則玄中之所列世尊良久馬師無心情黃檗打臨濟又何能窺藩乎於不二法強生二解佛祖亦不奈渠何矣嗚呼世尊拈花便是青原拈米價使人盡解一笑而承受金色頭陀又何足貴哉宜乎薦福之未達也寂音又引楞嚴罪薦福立二種自己而楞嚴固有二種根本謂

根本可云二種、自巳不可。福肯俛首乎。且福之言曰、空劫自巳是根蔕、今時自巳是枝葉、福亦何嘗截然二之、必以此爲巽、則凡云眞心妄心、本來識神、皆負罪哉、福之分肇三玄賓不知而妄作而首之斥福、則又不能無憾、音太息立言之難、不誣也、林間錄所載論玄要語、悉本薦福、其引叅同契、貴法眼、更自穿鑿、當擧臨濟宗旨時、音之見巳日劫濫矣、曇珍三要、乃薦福流裔、玄沙三句、具沙章中、嘆、欲契三玄三要句、請看金色笑拈花、窺鞭良馬今何處、高樹扶跡挂晚霞、

師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寂音頌云、金剛王劍、覿露堂堂本無窠臼、顧佇之間、卽成滲漏、探竿影草、不入陰界、一點不來賊身自敗、有時一喝、不作喝用、佛法大有、只是牙痛

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叅徒亦學師喝。師曰、汝等總學我

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　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眾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上堂。僧出作禮。師便喝。僧曰。老和尚莫探頭好。師曰。你道落在甚麼處。僧便喝。人天眼目有師便打一句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作禮。師曰。你道好喝也無。僧曰。草賊大敗。師曰。過在甚麼處。僧曰。再犯不容。人天眼目有師便喝一句師曰。大眾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

崇覺空頌云。孔明諸葛隱蓬廬。明主求賢三下車。爲報將軍莫輕躁。先生謀策必無虞。　師會下同學二人相問。一云。離卻中下二機。請兄道一句子。一云擬問則失。一云。與麼則禮拜老兄去也。一云。者賊。師聞。乃陞堂云。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便下座。徹菴璿頌云。美人私語伭中庭。轉盼金籠鸚鵡聽。生怕侖言露心事。手挼香稻暗叮嚀。　廣慧璉舉兩堂首座相見齊喝話云。諸人且道。還有賓主也無。若道有賓主。是個瞎漢。若道無賓主。也是個瞎漢。不有不無。萬里崖州。你若向這裏道得也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也好與三十棒。衲僧家到這裏作麼生出得山僧圈繢去。良久云。苦哉苦哉。蝦蟇蚰蜒跳上三十三天。撞著須彌山。百雜碎。遂拈拄杖云。一隊無孔鐵椎。速退速退。　示眾。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

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眞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個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秖隨學人問處卽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個淸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卽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喚

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僧問克符禪師、如何是賓中賓、符曰、倚門傍戶猶如醉、出言吐氣不慚惶、曰、如何是賓中主、符曰、口念彌陀雙拄杖、目瞽瞳人不出頭、曰、如何是主中賓、符曰、高提祖印當機用、利物應知語帶悲、曰、如何是主中主、符曰、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痴頑、曰、既是太平寰宇、爲甚麽卻斬痴頑、符曰、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

僧問神鼎諲、如何是賓中賓、鼎云、瞎、云如何是賓中主、鼎云、一似瞎、云如何是主中賓、鼎云、放汝三十棒、云如何是主中主、鼎云、耶了、

僧問雪竇顯、如何是賓中賓、曰、滿面埃塵、又曰、噫、復頌云、賓中之賓少喜嗔、丈夫壯志當付何人、曰、如何是賓中主、曰、兆分其五、又曰、引、復頌曰、賓中之主、玄沙猛虎、半合半開、唯自相許、曰、如何是主中賓、曰、日月帶重輪、又曰、收、復頌曰、主中之賓、溫故知新、互換相照、師子嚬呻、曰、如何是主中主、曰、大千捏聚、又曰、揭、復頌曰、主中之主、正令齊舉、長劍倚天、誰敢當禦、總頌曰、賓主分不分、顢頇絕異聞、解布勞生手、寄言來白雲、

華嚴普孜舉四賓主話云、賓

中問主、互換機鋒、主中問賓、同生同死、主中辨主、飲氣吞聲、賓中問賓、白雲萬里、故句中無意、意在句中、於斯明得一雙孤雁、撲地高飛、於斯未明、一對鴛鴦、池邊獨立、知音禪客、相共證明、影響異流、切須子細、良久曰、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示眾。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

汾陽云、先照後用、且共汝商量、先用後照、汝也是個人始得、照用同時、汝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汝作麼生湊泊、

瑯琊覺云、先照後用、露師子之爪牙、先用後照、縱象王之威猛、照用同時、如龍得水、致雨騰雲、照用不同時、提獎嬰兒、撫憐赤子、

此是古人建立法門爲合如是不合如是若合如是紀信乘九龍之輦不合如是項羽失千里之騅還有爲瑯琊出氣底麽如無山僧自道去也卓拄杖下座　慈明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所以道有明有暗有起有倒乃喝一喝云且道是照是用還有緇素得出底麽若有試出來呈醜拙看若無山僧今日失利　徑山杲云若也先照後用則瞎一切人眼若也先用後照則開一切人眼若也照用同時則半瞎半開若也照用不同時則全開全瞎此四則語有一則有賓無主有一則有主無賓有一則賓主俱無有一則全具賓主即今衆中或有個不受人瞞底漢來道者裏是甚麽所在說有說無說虛說實說照說用說主說賓攔胸擒住拽下禪牀痛椎一頓也怪伊不得

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從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下禪牀把住云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眞人

是甚麼乾矢橛。便歸方丈。師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有僧來。師亦舉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又有僧來參。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師亦打。雲門代云。秪宜老漢。大覺云。得即得。猶未見臨濟機在。師問僧。甚麼處來。僧便喝。師揖坐。僧擬議。師便打。又一僧來。師竪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復見僧來。亦竪起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徑山杲頌。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毒舌盡消除。更饒急急如律令。不須門上畫蜘蛛。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竪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亦竪起拂子。僧便喝。師亦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

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師度與拄杖僧擬接師便打　師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　問僧甚處來曰定州來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僧不肯師曰已後遇明眼人去在僧後參三聖纔舉前話三聖便打僧擬議聖又打天童華云臨濟三聖當時若有轉身句後代兒孫未至掃土蕩拈拄杖云更有一個甚處去卓拄杖一下　有一老宿參便問禮拜卽是不禮拜卽是師便喝宿便拜師曰好個草賊宿曰賊賊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時首座侍立師曰還有過也無座曰有師曰賓家有過主家有過曰二俱有過師曰過

在甚麼處座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南泉聞云官馬相踏 大覺到參。師舉起拂子。覺敷坐具。師擲下拂子。覺收坐具參堂去。僧眾曰此僧莫是和尚親不禮拜又不喫棒。師聞令喚覺。覺至。師曰大眾道汝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長老親故。覺乃珍重下去。

師問院主甚麼處去來。曰州中糶黃米來。師曰糶得盡麼。曰糶得盡。師以拄杖劃一劃曰還糶得這箇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黃龍南云院主下喝不可放過典座禮拜放過不可臨濟行令歸宗放過三十年後有人說破

同普化赴施主齋次師

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化趯倒飯牀。師曰。太粗生。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粗說細。次日又同赴齋。師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趯倒飯牀。師曰。得即得。太粗生。化喝曰。瞎漢。佛法說甚麼粗細。師乃吐舌。妙喜曰。且道臨濟兩次休去。還有商量分也無。若有。且如何商量。　師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地爐內坐。因說普化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凡是聖。言猶未了。普化入來。師便問。汝是凡是聖。普化云。汝且道我是凡是聖。師便喝。普化以手指云。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卻具一隻

眼。師云者賊。普化云賊賊。便出去。　一日普化在僧堂前喫生菜。師見云大似一頭驢。普化便作驢鳴。師謂直歲云細抹草料著。普化云少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爲人開。　趙州遊方到院在後架洗脚次。師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恰遇山僧洗脚。師近前作聽勢。州曰會卽便會。啗啄作甚麼。師便歸方丈。州曰三十年行脚。今日錯爲人下註脚。　師問杏山如何是露地白牛。山曰吽吽。師曰啞那。山曰長老作麼。師曰者畜生。　麻谷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搊住曰大悲千手眼作麼生

是正眼速道速道谷拽師下禪牀卻坐師問訊曰不審谷擬議師便喝拽谷下禪牀卻坐谷便出谷又問十二面觀音那個是正面師下禪牀擒住曰十二面觀音甚處去也速道速道谷轉身擬坐師便打谷接住棒相捉歸方丈　師云山僧無一法與人秖是治病解縛你取山僧口裏語不如休歇無事去　又云一念緣起無生超出三乘權學　示眾云今時學佛法者且要求眞正見解若得眞正見解生死不染去住自由不要求殊勝殊勝自至道流只如自古先德皆有出人底路如山僧指示人處只要你不受人惑要用便用更莫遲疑如今學者不得病在甚處病在不自信

處你若自信不及卽便忙忙地徇一切境被他萬境回換不得自由你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佛不別你欲識得祖佛麼只你面前聽法底是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設求得者皆是文字名相終不得他活祖意此時不遇萬劫千生輪迴三界徇好惡境掇去驢牛肚裏生道流約山僧見處與釋迦不別每日多般用處欠少甚麼六道神光未曾間歇若能如是見得卽是一生無事人大德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此不是你久停住處無常殺鬼一剎那間不擇貴賤老少你要與祖佛不別但莫外求你一念清淨

心光是你屋裏法身佛一念無分別心光是你屋裏報身佛一念無差別心光是你屋裏化身佛此三種身是你即今目前聽法底人只為不向外馳求有此功用若據經論家取三種身為極則約山僧見處不然此三種身是名言亦是三種依古人云身依義立土據體論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光影大德你且識取弄影底人是諸佛之本源一切處是道流歸舍處是你四大色身不解說法聽法脾胃肝膽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甚麼解說法聽法是你目前歷歷底勿一個形段孤明是者個解說法

聽法若如是見得便與祖佛不別但一切時中更莫間斷觸目皆是只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所以輪迴三界受種種苦約山僧見處無不甚深無不解脫道流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本是一精明分為六和合一心既無隨處解脫山僧恁麼說意在甚處只為道流一切馳求心不能歇上他古人閑機境道流取山僧見處坐斷報化佛頭十地滿心猶如客作兒等妙二覺擔枷鎖漢羅漢辟支猶如厠穢菩提涅槃如繫驢橛何以如此只為道流不達三祇劫

空所以有此障礙若是眞正道人終不如是但能隨緣消舊業任運著衣裳要行卽行要坐卽坐無一念心希求佛果緣何如此古人云若欲作業求佛佛是生死大兆大德時光可惜秖擬傍家波波地學禪學道認名認句求佛求祖求善知識意度莫錯道流你只有一個父母更求何物你自返照看古人云演若達多失卻頭求心歇處卽無事大德且要平常莫作模樣有一般不識好惡禿兵便卽見神見鬼指東畫西好晴好雨如是之流盡須抵債向閻羅王前吞熱鐵丸有日在好人家男女被者般野狐精魅所

著便即揑怪瞎屢生索飯錢有日在道流切要求取眞正見解向天下橫行免被這一般精魅惑亂身心更莫造作只是平常你纔擬心早是錯了也且莫求佛佛是名句你還識馳求底麼三世十方佛祖出來也只爲求法如今參學道流也只爲求法得法始了未得依前輪迴五道云何是法法者是心法心法無形通貫十方目前現用人信不及便乃認名認句向文字中求其意度與佛法天地懸隔道流山僧說法說甚麼法說心地法便能入淨入穢入凡入聖入眞入俗要且不是你眞俗凡聖能與一切眞俗凡

聖安名一切眞俗凡聖安者個名字不得道流把得便用更莫安排方契乎旨山僧說法與天下人別只如有個文殊普賢出來目前各現一身問法纔道咨和尚我早辨了也何以如此只爲我見處別外不取凡聖內不住根本見徹本法更不疑謬　又云道流佛法無用功處只是平常無事著衣喫飯屙矢送尿困來卽臥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人云向外作工夫總是癡頑漢你且隨處作主立處皆眞一切境緣回換不得縱有從來習氣五無間業皆爲解脫大海今時學禪者總不識法猶如觸鼻羊逢著物安在

口裏奴郎不辨賓主不分如是之流邪心入道卽不得名
爲眞出家人正是眞俗家人夫出家者須辨得平常眞正
見解辨佛辨魔辨眞辨僞辨凡辨聖若如是辨得名眞出
家人若魔佛不辨正是出一家入一家乃喚作造業衆生
未得名爲眞出家人只如今有個佛魔同體若明眼道流
魔佛俱打你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未有了日時有
僧問如何是佛魔乞垂開示曰你一念心疑處是佛魔你
若達得萬法無生心如幻化更無一塵一法處處清淨卽
無佛魔佛與衆生是染淨二境約山僧見處無佛無衆生

無古無今得者便得不勒時節亦無修證無得無失一切時中更無別法設有一法過此我說如夢如幻山僧所說只是道流現今目前孤明歷歷地聽法者此人處處不滯通徹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差別境不能回換一剎那間透入法界逢佛說佛逢祖說祖逢羅漢說羅漢逢餓鬼說餓鬼向一切處遊履國土教化眾生未曾離一念隨處清淨光透十方萬法一如道流大丈夫兒今日方知本來無事只為你信不及念念馳求捨頭覓頭自不能歇如圓頓菩薩入法界現身向淨土中厭凡欣聖如此之流取捨未

念染淨心在如禪宗見解又且不然直是現今更無時節山僧說處皆是一期藥病相治總無實法若如是見是眞出家日消萬兩黃金道流莫取次被諸方老師印破面門道我解禪解道辯似懸河皆是造地獄業若是眞正學道人不見世間過切急要求眞正見解若達眞心悟性圓明方始了畢問如何是眞正見解乞再指示曰你但一切入凡入聖入染入淨入諸佛國土入彌勒樓閣入毘盧遮那世界處處皆現國土成住壞空佛出於世轉大法輪入無餘涅槃不見有去來相貌求其生死了不可得便入無生

法界處處游履國土入華藏世界盡見諸法全眞皆是實相（語錄作盡見諸法空相皆無實法此從正法眼藏）惟有聽法無依道人是諸他之母所以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若如是見得是眞正見解學人不了執爲名句被他凡聖名礙所以障其道眼不得分明只如十二分教皆是表顯之說學者不會便向表顯名句上生解皆是依倚落在因果未免三界生死你欲得生死去住自由卽今識取聽法底人無形無相無根無本無住處活潑潑地應是萬般施設用處只是無處所（語錄所字下有以字）覓者轉遠求之轉乖號爲秘密道流你

莫認箇夢幻伴子。遲晚中間。便歸無常。你向此世界中。覓甚麼物作解脫。覓取一口飯喫。補毳過時。且要訪尋善知識。莫因循逐樂。處生浪死。光陰可惜。念念無常。粗則被地水火風。細則被生住異滅。四大四相所逼。無有了期。道流今時且要識取四種無相境。免被境緣擺撲。問如何是四種無相境。師曰。你一念心愛。被水溺。你一念心嗔。被火燒。你一念心疑。被地礙。你一念心喜。被風飄。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轉。處處用境。東涌西沒。南涌北沒。中涌邊沒。邊涌中沒。履水如地。履地如水。緣何如此。為達四大如夢如幻

故道流你只今聽法者不是你四大能用你四大若如是見得便乃去住自由約山僧見處沒嫌底法你若憎凡愛聖被聖凡境縛有一般學人向五臺山求文殊早錯了也五臺山無文殊你欲識文殊麼只你目前用處始終不異處處不疑此個是活文殊你一念心無差別光處處總是普賢你一念心能自在隨處解脫此是觀音三昧法互為主伴顯卽一時顯隱卽一時隱一卽三三卽一如是解得方始好看教　夫大善知識始敢毀佛毀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罵辱諸小兒向逆順中覓人所以我於十二

年中求一個業性如芥子許不可得若似新婦子禪師便卽怕趁出院不與飯喫不安不樂自古先輩到處人不信被遞出始知是貴若到處人盡肯堪作甚麽所以師子一吼野犴腦裂道流諸方說有道可修有法可證你且說證何法修何道你今用處欠少甚麽物修補何處後生小阿師不會便卽信者般野狐精魅許他說事繫縛他人言道理行相應護惜三業始得成佛如此說者如春細雨古人云路逢達道人第一莫向道所以言若人修道道不行萬般邪境競頭生智劍出來無一物明頭未顯暗頭明所以

古人云平常心是道大德覓甚麼物現今目前聽法無依道人歷歷地分明未曾欠少你若欲得與祖佛不別但如是見不用疑悞你心心不異名之活祖心若有異則性相別心不異故即性相不別　問如何是心心不異處師曰你擬問早異了也性相各分　道流莫錯世出世諸法皆無自性亦無生性但有空名名字亦空你秖麼認他閒名爲實大錯了也設有皆是依變之境有個菩提依涅槃依解脫依三身依境智依菩薩依佛依你向依變國土中覓什麼物乃至三乘十二分教是拭不淨故紙佛是幻化身祖是

老比丘你還是娘生已否。你若求佛即被佛魔攝。你若求祖即被祖魔縛。你若有求皆苦。不如無事。有一般禿比丘向學人道。佛是究竟。於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果滿始成道。道流。你若道佛是究竟。緣什麼八十年後向拘尸羅城雙林樹間側臥而死去。佛今何在。明知與我生死不別。你言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佛。轉輪聖王應是如來。明知是幻化。古人云。如來舉身相。為順世間情。恐人生斷見。權且立虛名。假言三十二。八十也空聲。有身非覺體。無相乃真形。你道佛有六通是不可思議。一切諸天神仙阿修羅大力

鬼亦有神通應是佛否道流莫錯秖如阿修羅與天帝釋戰戰敗領八萬四千眷屬入藕絲孔中藏莫是聖否如山僧所舉皆是業通依通夫如佛六通者不然入色界不被色惑入聲界不被聲惑入香界不被香惑入味界不被味惑入觸界不被觸惑入法界不被法惑所以達六種色聲香味觸法皆是空相不能繫縛此無依道人雖是五蘊陋質便是地行神通道流眞佛無形眞法無相你秖麽幻化上頭作模作樣設求得者皆是野狐精魅并不是眞佛是外道見解夫如眞學道人并不取佛不取菩薩羅漢不取

三界殊勝迴然獨脫不與物拘乾坤倒覆我更不疑十方諸佛現前無一念心喜三塗地獄頓現無一念心怖緣何如此我見諸佛空相變即有不變即無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所以夢幻空華何勞把捉惟有道流目前現今聽法底人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入三塗地獄如游園觀入餓鬼生而不受報緣何如此無嫌底法你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煩惱由心故有無心煩惱何拘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你擬傍家波波地學得於三祇劫中終歸生死不如無事向叢林中牀角頭交腳坐　道流你欲得如

法但莫生疑展則彌綸法界收則絲毫不立歷歷孤明未
曾欠少眼不見耳不聞喚作什麼物古人云說似一物則
不中你但自家看更有什麼說亦無盡各自著力珍重
道流是你目前用處與祖佛不別秖麼不信便向外求莫
錯向外無法內亦不可得你取山僧口裏語不如歇業無
事去已起者莫續未起者不要放起便勝你十年行脚約
山僧見處無如許多般秖是平常著衣喫飯無事過時
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逢父母殺父母逢親
眷殺親眷始得解脫不與物拘透脫自在　你一念心歇

得處喚作菩提樹你一念心不能歇得處喚作無明樹無明無住處無明無始終你若念念心歇不得便上他無明樹便入六道四生披毛戴角你若歇得便是清淨身界你一念不生便是上菩提樹三界神通變化意生化身法喜禪悅身光自照 有一般瞎禿子喫飯飽了便坐禪觀行把捉念漏不令放起厭喧求靜是外道法祖師云你若住心看靜舉心外照攝心內澄凝心入定如是之流皆是造作是你如今與麼聽法底人作麼生擬修他證他莊嚴他渠且不是修底物不是莊嚴得底物若敎他莊嚴你一切物卽莊嚴得 山僧說

向外無法學人不會即便向裏作解便即倚壁坐舌拄上齶湛然不動取此爲是祖門佛法也大錯是你若取不動清淨境爲是你即認他無明爲郎主古人云湛湛黑暗深坑實可怖畏此之是也你若認他動者是一切草木皆解動應可是道否所以動者是風大不動者是地大動與不動俱無自性你若向動處捉他他向不動處立你若向不動處捉他他向動處立譬如潛泉魚鼓波而自躍大德動與不動是二種境還是無依道人用動用不動　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

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眾曰。吾滅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卻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言訖端坐而逝。塔全身于府西北隅。謚慧照。寂音曰。急須磨者。船子曰。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也。幻寄曰。寂音秖識桊刀子。未夢見吹毛劍在。

指月錄卷之十四終

指月錄卷之十五

六祖下第五世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陳氏子。初習毘尼。忽棄去青原抵溈山。為米頭。一日篩米次。溈曰。施主米莫拋撒。師曰。不拋撒。溈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這個是甚麼。師無對。溈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甚麼處生。溈呵呵大笑歸方丈。溈至晚上堂曰。大眾。米裏有蟲。諸人好看。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沙彌應諾。吾曰。添淨瓶水

著良久卻問師汝適來問甚麽師擬舉吾便起去師於此有省吾將順世垂語曰我心中有一物久而爲患誰能爲我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賢哉師後避世混俗於長沙瀏陽陶家坊朝游夕處人莫能識後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尚有何言句示徒曰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秖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麽生去師曰有人下語否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回舉似洞山山曰瀏陽乃有古佛耶妙喜曰不見道師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大陽延云如今直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且道合向甚

麼處行履良久云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
圓通善云且道諸人即今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若道萬
里無寸草你許你許叅見洞山若道出門便是草許你叅見石
霜若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許你叅見太陽若總道不
得你許叅見延聖何故惟有好
風來席上更無閑語落人間　師在方丈內僧在窻外
問咫尺之間爲甚麼不覩師顏師曰偏界不曾藏僧舉問
雪峰偏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曰甚麼處不是石霜師聞
曰這老漢著甚死急峰聞曰老僧罪過　玄沙云山頭老漢
蹉過石霜　洞山
价云笑殺土地　東禪齊云只如雪峰是會石霜意不會
石霜意若會也他爲什麼道死急若不會作麼生雪峰豈
可不會然法且無異奈以師承不同解之差別他云偏界
不會藏也須會學來始得會亂說即不可　幻寄云齊公
此言以病爲藥眼目
定動入地獄如箭射　僧問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個不

顧師曰是曰祇如萬象歷然是顧不顧師曰我道不驚衆
曰不驚衆是與萬象合如何是不顧師曰徧界不曾藏
僧辭師問船去陸去曰遇船即船遇陸即陸師曰我道半
塗稍難僧無對　雲蓋問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
如何師曰堂中事作麼生曰無人接得渠師曰道也太煞
道也只道得八九成門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無人識
得渠。妙喜曰一對無孔鐵椎就中一個最重　傳燈緣于
師後語仍作無人接得渠　東禪齊云只如石霜意
作麼生若道一般前來爲甚麼不許伊若道別　問僧近
有道理又只重說一徧且道古人意作麼生
離甚處曰審道師於面前畫一畫曰汝剌腳與麼來還審

得這個麽。曰審不得。師曰。汝衲衣與麽厚。爲甚卻審這個
不得。曰某甲衲衣雖厚。爭奈審這個不得。師曰與麽則七
佛出世也。救你不得。曰說甚七佛千佛出世。也救某甲不
得。師曰太懵懂生。曰爭奈暫。師曰參堂去。僧曰喏喏。裴
相公來。師拈起裴笏。問在天子手中爲珪。在官人手中爲
笏。在老僧手中且道喚作甚麽。裴無對。師乃留下笏。示
衆。初機未覯大事。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疎山仁參。問如
何是頭。師曰直須知有。曰如何是尾。師曰盡卻今時。曰有
頭無尾時如何。師曰吐得黃金堪作甚麽。曰有尾無頭時

如何。師曰。猶有依倚在。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師曰。渠不作個解會。亦未許渠在。後僧問九峯。如何是頭。峯曰。開眼不覺曉。曰。如何是尾。峯曰。不坐萬年牀。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峯曰。終是不貴。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峯曰。雖飽無力。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峯曰。兒孫得力。室內不知。 師居石霜二十年。學眾多有常坐不臥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眾。唐僖宗聞師名。專使賜紫。師堅辭不受。光啓四年戊申二月己亥。安坐而化。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為侍者。因過茶與吾。吾提起盞曰。是邪是正。師叉手近前。目視吾。吾曰。邪則總邪。正則總正。師曰。某甲不恁麼道。吾曰。汝作麼生。師奪盞子提起曰。

是邪是正吾曰汝不虛爲吾侍者師便禮拜一日侍吾往檀越家弔慰師拊棺曰生耶死耶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爲甚麽不道吾曰不道不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卽任打道卽不道師便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辭隱於村院經三年後忽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遙禮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卻怨先師先師既沒惟石霜是嫡嗣必爲證明乃造石霜霜見便問離道吾

後到甚處來。師曰。秖在村院寄足。霜曰。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師起身進前曰。卻請和尚道一轉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乃述在村院得底因緣。遂禮拜石霜設齋懺悔。他日持鍬復到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先師靈骨。師曰。正好著力。霜曰。這裏針劄不入。著甚麼力。師持鍬肩上便出。太原孚代云。先師靈骨猶在。雪竇頌。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嶽。黃金靈骨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著。無處著。隻履西歸曾失卻。圓悟勤云。有者錯會道。不道便是道。無句是有句。兔馬無角。卻云有角。牛羊有角。卻云無角。且得沒交涉。殊不知古人千變萬化。現如此神通

只為打破你這精靈鬼窟若透得去不消一個了字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氂如山如嶽這四句便似摩尼寶珠一顆相似雪竇渾崙地吐在你面前了也後來秖是據款結案　一日寶蓋和尚來訪師便捲起簾子在方丈內坐蓋一見乃下卻簾便歸客位師令侍者傳語長老遠來不易猶隔津在蓋擒住侍者與一掌者曰不用打某甲有堂頭和尚在蓋曰為有堂頭老漢所以打你者回舉似師師曰猶隔津在

僧密禪師與洞山行次忽見白兔走過師曰俊哉洞曰作麼生師曰大似白衣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這個說話師曰你作麼生洞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師把針次洞山問曰

作甚麼。師曰。把針。洞曰。把針事作麼生。師曰。針針相似。洞曰。二十年同行。作這個語話。豈有與麼功夫。師曰。長老又作麼生。洞曰。如大地火發底道理。師問智識所通。莫不由踐徑截處。乞師一言。洞曰。師伯意何得取功。師因斯頓覺下語非常。後與洞山過獨木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過來過來。師喚价闍黎。洞乃放下橋木。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廖氏子。自得法船子。遯世幽棲。學者鱗萃。咸通庚寅。乃開席夾山。師初在溈山作典座。溈問今日喫甚菜。師曰。二年同一春。溈曰。好好修事著。師曰

龍宿鳳巢。 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爲甚麽卻言無
師曰。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饑人曰。既是無饑人某甲爲甚
麽不悟師曰。秖爲悟迷卻闍黎。復示偈曰。明明無悟法悟
法卻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僞亦無眞。 問撥塵見佛時如
何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後問石霜。撥塵
見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舉似師師上
堂舉了乃曰。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
步。 問古人布髮掩泥當爲何事師曰。九烏射盡一翳猶
存。一箭墮地天下黯黑。 師會下有一僧到石霜入門便

道不審霜曰不必闍黎僧云與麼則珍重又到巖頭亦云不審頭乃噓兩聲僧云與麼則珍重纔回步頭云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師師明日陞堂乃喚昨日從石霜巖頭來底阿師出來如法舉前話僧舉了師云大衆還會麼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云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巖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

上堂我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有僧問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是否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休去至明日普請掘一坑令侍者請昨

日僧至曰老僧一十年說無義語今日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裏便請便請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著打殺埋在坑中始得其僧歸堂束裝潛去蔣山懃云夾山濁時頭尾濁這僧淸時始終眞淸後人不會便云這僧怕被打殺潛去殊不知綿裏有針這僧好好只是少一轉語待夾山云闍黎若不打殺老僧闍黎自著打殺埋向坑中只近前兩手擘開眼云猫　虎頭上座叅師問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曾到石霜麽曰要路經過爭得不到師曰聞石霜有毬子話是否曰和尚也須急著眼始得師曰作麽生是毬子曰跳不出師曰作麽生是毬杖曰沒手足師曰且去老僧未與闍黎相見明日升座師曰昨日新到在麽

頭出應諸師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頭曰今日雖問要且不是師曰片月難明非關天地頭曰莫鼎沸便作掀禪牀勢師曰且緩緩虧著上座甚歷處頭竪起拳曰目前還著得這個麼師曰作家作家頭又作掀禪牀勢師曰大衆看這一員戰將若是門庭布列山僧不如他若據入理之談也較山僧一級地　師示衆云百草頭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雲門云蝦蟇鑽你鼻孔毒蛇穿你眼睛且向葛藤裏會取　妙喜云夾山採生招箭雲門認賊為子雖然如是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後來

法眼云我二十年秖作境話會浮山遠云直饒不作境話會亦未在何故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上堂金烏玉兔交互爭輝坐卻日頭天下黑暗上脣與下脣從來不相識明明向君道莫令眼顧著何也日月未足爲明天地未足爲大空中不運斤巧匠不遺蹤見性不留佛悟道不存師尋常老僧道目覩瞿曇猶如黃葉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師玄旨是破草鞋寧可赤腳不著最好

上堂不知天曉悟不由師龍門躍鱗不墮漁人之手但意不寄私緣舌不親玄旨正好知音此名俱生話若向玄旨疑去賺殺闍黎困魚止濼鈍鳥棲蘆雲水非闍黎闍

黎非雲水老僧於雲水而得自在闍黎又作麼生。上堂明不越戶穴不棲巢目不顧他位裏脚不踏他位裏六戶不掩四衢無蹤學不停午意不立乎千劫眼不借舌頭底萬劫舌頭不顧眼中明峻機不假鋒鋩事到這裏有甚麼事闍黎竿頭絲綫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上堂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言句爲人師範若或如此卻成狂人無智人去他秖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取無法可捨所以老僧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

未具眼在何故皆屬所依下得自在本祇為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具正眼求脫虛謬之見定取自前生死為復實有為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汝若不會更聽一頌勞持生死法惟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　中和元年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眾僧話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奄然

而逝。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叅翠微語具翠微章)他日問如何是佛理微曰佛卽不理師曰莫落空否微曰眞空不空微復示讖偈曰佛理何會理眞空又不空大同居寂住敷演我師宗師後住投子院名寂住

一日趙州和尚至桐城縣師亦出山途中相遇乃逆而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師曰鹽茶錢布施我州先歸菴中坐師後攜一瓶油歸州曰久嚮投子及乎到來秖見個賣油翁師曰汝秖識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曰如何是投子師提起油瓶曰油油師自過胡餅與州

州不管師令侍者過胡餅州禮侍者三拜州問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州曰我早侯白伊更侯黑雪竇頌云活中有眼還同死藥忌何須驗作家古佛尚言曾未到不知誰解撒泥沙　徑山杲頌不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雪峯到師指菴前一片石謂雪峯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峯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曰不快漆桶師與雪峯遊龍眠有兩路峯問那個是龍眠路師以杖指之峯曰東去西去師曰不快漆桶問一槌便就時如何師曰不是性燥漢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不快漆桶峯問此間還有人參也無師將钁頭拋向峯面前

峰曰恁麼則當處掘去也師曰不快漆桶峰辭師送出門召曰道者峰回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為雪竇顯於不是性燥漢處拈云我當時若作雪峰待投子道不是性燥漢處只向伊道鉗鎚在我手裏諸上座合與投子著得個甚麼語若能道得便乃性燥平生光揚宗眼若也顢頇項上一椎莫言不道

僧問趙州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州云急水上打毬子後僧問師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師曰念念不停留雪竇顯頌云六識無功伸一問作家曾共辨來端茫茫急水打毬子落處不停誰解看

師因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牀立又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亦下禪牀立雪竇顯云此公案諸人無不委知若與麼舉天下衲僧盡為念話杜家雪竇還有長處也無試為大眾舉看凡聖相去多少投子下禪牀立如何是十身調御

投子下禪牀立且道與前來舉底是同是別若道一般許上座具一隻眼若道別有奇特也許上座具一隻眼復更開一線道凡聖相去多少請上座下一轉語如何是十身調御請上座答一轉語非但叅見投子亦得知雪竇長處或復總道下禪牀立借取眉毛好

問一切聲是佛聲是否師曰是曰和尚莫屎沸盌鳴聲師便打問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師曰是曰喚和尚作頭驢得麼師便打妙喜云賊賊敗也復云且道那個是正賊那個是草賊

雪竇頌投子投子機輪無滯放一得二同彼同此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忽然活百川倒流鬧湉湉

問一等是水為甚麼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木

師在京赴一檀越齋檀越將一盤草來師拳兩手安頭上檀越便將齋來後有僧問和尚在京赴齋意

旨如何師曰觀世音菩薩　問和尚自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丫角女子白頭絲　中和中巢寇暴起天下喪亂有狂徒持刃問師曰住此何爲師乃隨宜說法渠魁聞而拜伏脫身服爲施而去乾化四年四月六日示微疾大眾請醫師謂眾曰四大動作聚散常程汝等勿慮吾自保矣言訖跏趺而寂

鄂州清平山安樂院令遵禪師初叅翠微便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指

竹曰這竿得恁麽長那竿得恁麽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旨出住大通舉初見翠微機緣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爲我自是我不識好惡師自此化導　僧問如何是大乘曰井索如何是小乘曰錢索如何是有漏曰笊籬如何是無漏曰木杓　法雲秀云大乘小乘井索錢索有漏無漏笊籬木杓　法昌遇和尚垂語云我要一個不會禪底做國師　妙喜曰且道是醍醐句毒藥句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丱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
天皇
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常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

學與無學。惟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
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
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摟其窟穴。滅其種類。以
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
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個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
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
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個心。師無
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

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卻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個甚麽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眾曰可中有個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　抵溈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曰有麽有麽山坐次殊

不顧盼師曰無無雪竇著語云勘破了也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雪竇著語云勘破了也溈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卻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菴呵佛罵祖去在雪竇著語云雪上加霜復頌云一勘破二勘破雪上加霜曾險墮飛騎將軍入虜庭再得完全能幾箇急走過不放過孤峰頂上草裏坐咄一圓悟勸云雪竇道勘破且道是勘破德山為復勘破溈山一妙喜曰二尊宿恁麼相見每人失卻一隻眼 小參示眾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麼打

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圓明密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悟勤云。雖則直截單提。各能扶豎。德山要且只扶得末後句。未扶得最初句在。且作麼生是德山最初句。大鵬欲展摩霄翅。誰顧崩騰六合雲。又云。若作兩橛會。且得沒交涉。便作龍頭蛇尾會。且得沒交涉。既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且道二老宿為甚麼卻如此拈。諸人試著眼看。雪竇顯云。此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老漢。亦未可在。何故。殊不知德山握閫外之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諸人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圓悟勤又云。雪竇道。新羅僧便是撞著露柱底瞎漢。甚麼處是這僧瞎處。人多猜解道。等他德山道你是甚麼處人。當時便以坐具劈面摵。凝人若如此。德山便放你也。且道畢竟甚麼處是這僧瞎處。師便打。丞覺云。叢林中喚作隔下語。且從。秖如德山道。問話者三十棒。意作麼生。太愚芝云。時人盡道德山作家。用得好。若與麼會。還曾夢見麼。大愚道。德山被這僧一摧。

直得瓦解氷消。雖然如是。今日覓這一個尊宿也大難得。　示眾。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為甚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

臨濟侍立次。師曰。困。濟曰。老漢瞌睡語作麼。師便打。濟掀倒禪牀。師便休。雪竇云。二員作者。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雪竇擬向猛虎口中奪鹿。饑鷹爪下分兎。敢謂臨濟德山二俱瞎漢。有人辨得。天下橫行。妙喜曰。你看他了事漢。等閒驀路相逢。自然各各有出身之路。後來雲峯悅禪師拈云。此二員作家。一撈一捺。畧露風規。大似把手上高山。雖然如是。未免旁

覷者醜且道誰是旁覷者良久喝一喝據妙喜所見雲峯亦未免和泥合水好與這兩個老漢一狀領過一坑埋卻且道過在甚麼處

龍牙問學人仗鏌鎁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近前曰𡇶牙曰頭落也師呵呵大笑牙後到洞山舉前話山曰德山道甚麼牙曰德山無語洞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便懺謝有僧舉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甚麼用處

有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師曰與麼無禮合喫山僧手裏棒僧拂袖便行師曰饒汝如是也秖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師曰須是我打你始得曰諸方有明眼人在師

曰天然有眼僧擘開眼曰猫便出師曰黃河三十年一度清　師令侍者喚義存存上來師曰我自喚義存汝又來作甚麼存無對　雪峰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打一棒曰道甚麼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峰因此有省　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雖然如此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　保福問招慶祇如巖頭出世有何言教過於德山使恁麼道慶云汝不見巖頭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福云中後如何慶云展闍黎莫不識痛癢福云和尚今日非唯舉話慶云展闍黎是甚麼心行明招云大小招慶錯下名言　僧參師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曰八人師曰喚來一時生按著　上堂及盡知也直得三世諸佛口

挂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或作德山密語）

（投子青云。德山大似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

上堂。若也於己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凡名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

示衆云。諸子。從朝至暮。有甚麼事。莫要逞驢唇馬觜。間德山老漢麽。我且不怕你。未審諸子有何疑慮。近來末法時代。多有鬼神羣隊。傍家走言。我是禪師。未

竊學得多少禪道說似老漢來你諸方老禿奴教汝修行作佛傍家走成得幾個佛也你若無可學又走作甚麼若有學者你將取學得底來呈似老漢看一句不相當須喫痛棒始得你被他諸方老禿奴魔魅著便道我是修行人打硬作模作樣恰似得道底人面孔莫取次用心萬劫千生輪迴三界皆爲有心何以故心生則種種法生若能一念不生則永脫生死不被生死纏縛要行即行要坐即坐更有甚麼事仁者我見你諸人到處發心向老禿奴會下學佛法荷負不惜身命皆被釘卻諸子眼睛斷諸子命根

三二百個婬女相似。道我主化建立法幢。為後人開眼目自救得麽。仁者如此說修行。你豈不聞道老胡經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即今何在。八十年後死去。與你何別。諸子莫狂。勸你不如休歇去。無事去。你瞥起一念心。便是魔家眷屬。破戒俗人。你見德山出世。十個五個總擬聚頭來難問。待教結舌無言。你是傻儸兒。今何不出來。破布袋裏盛錐子不出頭是好手。我要問你實底。莫錯。仁者波波地傍家走。道我解禪解道。點胸點肋。稱楊稱鄭。到這裏須盡吐卻始得。無事你但外不著聲色。內無能所知解。體無凡聖。更

學甚麼設學得百千妙義只是個喫瘡疣鬼總是精魅我
這個虛空道有且不是有道無且不是無言凡不凡言聖
不聖一切處安著他不得與你萬法爲師這個老漢不敢
謗他所以老胡吐出許多方便涕唾教你無事去莫向外
求你更不肯欲得採集殊勝言句蘊在胸襟巧說言辭以
舌頭取辦高著布裙貴圖人知道我是禪師要出頭處若
作如此見解打那鬼骨臀入拔舌地獄有日在到處覓人
道我是祖師門下客卻被他問著本分事口似木楔便卻
與他說菩提涅槃眞如解脫廣引三藏言教是禪是道誑

他閒閒有甚麽交涉謗我先祖德山老漢見處即不然這裏佛也無法也無達摩是老臊胡十地菩薩是擔糞漢等妙二覺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膿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墓鬼自救得也無佛是老胡矢橛（我先祖下至此會元載之雲門偃云讚佛讚祖須是德山老人始得、）仁者莫錯身被瘡疣衣學甚麽事飽喫飯了說眞如涅槃皮下還有血麽須是個丈夫始得汝莫愛聖聖是空名向三界十方世間若有一塵一法可得與你執取生解保任貴重者盡落天魔外道是有學得底亦是依草附木精魅

野狐。諸子。老漢此間無一法與你諸人作解會。自己亦不
會禪。老漢亦不是善知識。百無所解。只是屙矢放尿。乞食
乞衣。更有甚麽事。德山老漢勸你不如本分去。早休歇去。
莫學顛狂。每人擔個死屍。浩浩地去。到處向老禿奴口裏
愛他涕唾喫。便道我是入三界修蘊積行長養聖胎願成
佛果。如斯等輩。德山老漢見之。似毒箭入心。花針亂眼。辜
負先祖。帶累我宗。圖他道我是出家兒。如此消他十方施
主水也消不得。莫筭道敢向他國王地上行。父母不供甘
旨。豈爲無事。莫錯用心。閻羅王徵你草鞋錢有日在。穿你

鼻孔纜著橛上償他宿債莫言老漢不道是你諸人大似有福遇著德山出世與你解去繩索脫卻籠頭卸卻背馱作個好人去三界六道收攝你不得更無別法是個烜赫虛空無礙自在不是你莊嚴得底物從佛從祖皆傳此法而得出離一大藏教只是豎理你今時人諸子莫向別處求覓乃至達摩小碧眼胡僧到此來也只是教你無事去教你莫造作著衣喫飯屙矢送尿更無生死可怖亦無涅槃可得無菩提可證只是尋常一個無事人第一莫拱手作禪師覓個出頭處巧言語魔魅後生欲得人喚作長老

自己分上。都沒交涉。徒知心識浩浩地。日夜揑怪不休。稱楊稱鄭。我是江西馬大師宗徒。德山老漢且不是你羣隊人。我見石頭和尚不識好惡。老漢所以罵伊。諸子你但莫著聲色名言句義。境致機關。道理善惡。凡聖取捨。攀緣染淨。明暗有無。諸念可中。與麼得。方是個無事人。佛亦不如你。祖亦不如你。仁者莫走蹋汝腳板。濶去別無禪道可學。若有學得者。卽是二頭。天自外道見解。亦無神通變現可得。汝道神通是聖。諸天龍神。五通神仙。外道修羅。亦有神通。應可是佛也。孤峰獨宿。一食卯齋。長坐不臥。六時禮念

疑他生死老胡有言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若言八定凝神靜慮得者尼乾子等諸外道師亦入得八萬劫大定莫是佛否明知邪見精魅仁者老胡不是聖佛是老胡矢橛且要仁者辨取好惡莫著人我免被諸聖橛菩提橛解脫殊勝名言妙義沒溺繫縛汝何以故一念妄心不盡即是生死相續仁者時不待人莫因循過日時光可惜老漢不圖你田舍奴荷負若肯即信取若不肯每人有個矢鉢擔取去老漢亦不求你諸方大有老禿奴取一方處所說禪說道你急去學取抄取我此間終無一法與你諸人仁者問

取學取以爲知解老漢不能入拔舌地獄若有一塵一法
示諸人說言有佛有法有三界可出者皆是野狐精魅諸
仁者欲識得麼只是個虛空尚無纖塵可得處處清淨光
明洞達表裏瑩徹無事無依無棲泊處有甚麼事老漢從
生至死只是個老比丘雖在三界生而無垢染欲得出離
何處去設有去處亦是籠檻魔得其便仁者莫用身心無
可得只要一切時中莫用他聲色應是從前行履處一時
放卻頓脫羈鎖永離蓋纏一念不生即前後際斷無思無
念無一法可當情仁者作麼生擬下口嘴你多知解還曾

識渠面孔麽出家兒乃至十地滿心菩薩覓他蹤跡不著所以諸天歡喜地神捧足十方諸佛讚嘆魔王啼哭何以故緣此虛空活潑潑地無根株無住處若到這裏眼光定動卽沒交涉仁者莫求佛佛是大殺人賊賺多少人入婬魔坑莫求文殊普賢是田舍奴可惜許堂堂一個丈夫兒喫他毒藥便了擬作禪師面孔見神見鬼向後狂亂傍家走覓師婆打瓦卜去被無知老禿奴便卽與卜道教你禮祖師鬼佛鬼菩提涅槃鬼是小婬女子不會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這老禿奴便打禪牀作境致豎拂子云好晴

好雨好燈籠巧述言詞强生節目言有名路鳥道展手若取如是說如將寶器貯於不淨如將人糞作栴檀香仁者彼旣丈夫我亦爾怯弱於誰竟日就他諸方老禿奴口嘴接他涕唾喫了無慚無愧苦哉苦哉狂郤子去因果分明水牯牛牽犂拽耙眼睛突出氣力不登大棒打你脊刲佛衣食道我修行了也若不明大理饒你去佛肚裏過來只是個能行底矢橛不會遇著好人便卽認得六根門頭光影向口裏說取露布是隱言妙句光彩尖新爭奈你自家無分仁者是別人涕唾更有一輩三三兩兩聚頭商量甚

麼處無事。好經冬過夏。快說禪道有知解會義理。仁者總作如此見解。覓便宜。豈有如此道理。入地獄有日在。莫道不向諸子說。到處菜不擇。一莖柴不搬一束。一朝福盡。只是喫草去。虛消信施。濫稱參學。更作禪師模樣。無益於人。自己分上十二時中行履處。常常附物見人。只欲妖媚掉尾子。指東話西。眼裏口邊。果然不見。只欲將相似語勘當解處。老漢與你諸人何別。郎君子莫取一期眼下口快。喫他毒藥了。似貪婬女人。不持齋戒。瞎禿奴羣羊僧。顛卻他人入地獄。仁者莫取次看冊子。尋句義。覓勝負。一遞一口。

何時休歇老漢相勸不是惡事切須自帶眼目辨取清濁是佛語是魔語莫受人惑所有殊勝名言皆是老胡一期方便施設切須休歇去莫倚一物領他言語作解會揀擇親疎浮虛詐偽記他閑言長語皆是比量仁者老漢只恐諸子墮坑落塹作薄福業事褫唇嘴得少為足向靜處立不肯進前自惑諸境亂走他人由迯萬法蓋為不信虛空本來無事增減他不得你諸人好似老鴟身在虛空心在糞堆上只覓死物喫諸子莫道德山老漢不會入叢林商量高聲罵取無人情不怕業只為諸子不守分馳騁四方

傍他門戶恰似女姑鬼傳言送語依事作解心跡不㤎自猶不立常負死屍擔枷帶鎖五百一千里來到德山面前八字立地如欠伊禪道相似和尚須為我說指示我老漢全體作用大棒鎧遮田舍奴罵賊矢孔面不識好惡到我這裏恰似遏灃州人耆魚羹爛腫一頓且圖你放下重擔去卻枷鎖作个好人去還肯麼若肯卽住不肯一任脫去珍重　示眾有言時騎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覿露機鋒如同電拂一師因疾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哪阿哪師復告眾曰

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
卽唐咸通六年十二月一日也。

指月錄卷之十五終

指月錄卷之十六

六祖下第五世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會稽俞氏子。幼歲從師念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經言無。其師駭然異之曰。吾非汝師。即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一。詣嵩山具戒。遊方首謁南泉。值馬祖諱辰修齋。泉問眾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眾皆無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即來。泉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為賤。次參溈山

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溈
曰闍黎莫記得麽師曰記得溈曰汝試舉一徧看師遂舉
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牆壁瓦礫
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熾
然說無閒歇僧曰某甲爲甚麽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
可妨他聞者也僧曰未審甚麽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
僧曰和尚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曰和尚既不聞爭知
無情解說法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卽齊於諸聖汝卽
不聞我說法也僧曰恁麽則衆生無分去也國師曰我爲

衆生說不爲諸聖說僧曰衆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卽非衆生僧曰無情說法據何典教國師曰灼然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汝豈不見華嚴經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師舉了溈曰我這裏亦有秖是罕遇其人師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溈竪起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溈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溈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曰未審此人如何溈曰他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直須絕滲漏始得他

道還得不違師旨也無老僧道第一不得道老僧住[illegible]長師遂辭溈山徑造雲巖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為甚麼不聞巖竪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法師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師問雲巖某甲有餘習未盡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

不為巖曰還歡喜也未師曰歡喜則不無如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問雲巖擬欲相見時如何曰問取通事舍人師曰見問次曰向汝道甚麽師辭雲巖巖曰甚麽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巖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曰早晚卻回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卽來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眞否如何秖對巖良久曰秖這是師乃沉吟巖曰价闍黎承當個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

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妙喜未見圓悟時讀此偈致疑曰有個渠又有個我成甚麼禪遂請益湛堂堂云你更舉看妙喜遂舉堂云你舉話也未會便推出　師初行腳時路逢一婆擔水師索水飲婆曰水不妨飲婆有一問須先問過且道水具幾塵師曰不具諸塵婆云去休污我水擔　在溈潭見初首座有語曰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議師遂問曰佛界道界即不問秖如說佛界道界底是甚麼人初良久無對師曰何不速道初曰爭即不得師曰道也未會道說甚麼爭即不得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俱是名言何不引教

初曰敎道甚麼師曰得意忘言初曰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佛界道界底病大小初又無對次日忽遷化時稱師爲問殺首座价　他日因供養雲巖眞次僧問先師道秖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　雲巖諱日營齋僧問和尚於雲巖處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指示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甚麼師曰爭敢違背他曰和尚初見南泉爲甚麼卻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

秖重他不爲我說破。曰。和尚爲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爲甚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卽孤負先師也。　師自大唐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宏萬品橫抽寶劍剪諸見之稠林妙叶宏通截萬端之穿鑿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元風播於天下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曹洞宗　師作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

面別無眞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冲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　上堂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僧問如何是向師曰喫飯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奉師曰背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功師曰放下钁頭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共功師曰不得色曰如何是功功師曰不共乃示頌曰向　聖主由來法帝堯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鬧市

頭邊過。到處文明賀聖朝。泰 淨洗濃粧為阿誰。子規聲裏勸人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峰深處啼。功 枯木花開劫外春。倒騎玉象趁麒麟。而今高隱千峰外。月皎風清好日辰。共 功 眾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水自深。萬別千差明底事。鷓鴣啼處百花新。功功 頭角纔生已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詢五十三。

僧問曹山五位君臣旨訣。山曰。正位即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捨事入理。兼帶者。冥應眾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當詳審辨明。君為正位。臣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僧問。如何是君。山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大

虛、曰、如何是臣、山曰、靈機宏聖道、眞智利羣生、曰、如何是臣向君、山曰、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曰、如何是君視臣、山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山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山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作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將眞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著、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復作五相、◓偈曰、白衣雖拜相、此事不爲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時、◒偈曰、子時當正位、明正在君臣、未離兜率界、烏雞雪上行、◉偈曰、燄裏寒氷結、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面、木馬逐風嘶、○偈曰、王官初降日、玉兔不能離、未得無功旨、人天何太遲、●偈曰、渾然藏理事、朕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又僧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山曰、汝卽今問那個位、曰、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山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山曰、恐落偏位中去、山卻問僧、秖如不接、是對賓、是不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山曰、如是如是、　陸亘大夫問南泉、姓甚麼、泉曰、姓王、曰、王還有眷屬也無、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

何位泉曰玉殿苔生後僧舉問曹山玉殿苔生意旨何如山曰不居正位曰八方來朝時如何山曰他不受禮曰何用來朝山曰違則斬曰違是臣分上未審君意如何山樞密不得旨曰恁麼則變理之功全歸臣相也山曰你還知君意麼曰外方不敢論量山曰如是如是投子青五位頌序云夫長天一色星月何分大地無偏榮枯自異是以法無異法何迷悟而可及心不自心假言象而提唱其言也偏圓正到兼帶叶通其法也不落是非豈關萬象幽旨既融於水月孤蹤派渾於金河不墜虛凝回塗復妙丹霞醇五位頌序云夫黑白未分難為彼此元黃之後方見自他於是借黑權正假白示偏正不坐正夜半虛明偏不坐偏天曉陰晦全體卽用枯木花開全用卽眞芳叢不豔摧殘兼帶及盡元徵玉鳳金鑾分踈不下是故威音那畔休話如何曲為今時由人施設 芙蓉楷上堂喚作一句已是埋沒宗風曲為今時通塗消耗所以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若也體用雙明如門扇兩開不得向兩扇上著意不見新豐老子道峰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直得功成不處電火難追擬議之

問長途萬里。

長蘆歇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蕊荊山貴；轉位就功，是卻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亾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日歸根風墜葉，照盡月潭空。

僧問雪竇宗：如何是轉功就位？宗云：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蘆花。云：如何是轉位就功？云：半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嶺猿啼。云：如何是功位齊彰？云：出門不蹋來時路，滿目飛塵絕點埃。云：如何是功位齊隱？云：泥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

湧泉景欣禪師云：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尚自有時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八萬中無一個，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道輪迴去在。為何如此？蓋為識漏未盡。汝但盡卻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立中功；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我所以道：親人不得度，渠不度親人。恁麼譬喻尚不會，薦取渾崙底，但管取性亂動舌頭，不見洞山道：相續也大難。汝須知有此事，若不知有，啼哭有日在。

天童覺四借頌

一借功明位，頌：蘋末風休夜未央，水天虛碧共秋光，月船不犯東西岸，須信篙人用意良。二借位明功，頌：六戶虛通

路不迷。太陽影裏不當機。縱橫妙展無私化。恰恰行從鳥
道歸。三借借不借借頌。識盡甘辛百草頭。鼻無繩索得優
游。不知有去成知有。始信南泉喚作牛。四全超不借借頌
霜重風嚴景寂寥。玉關金鎖手慵敲。寒松靜夜無虛籟。老
鶴移栖空月巢。古德分三種功勳頌。一正位一色頌。無
影林中鳥不栖。空階密密向邊遲。寒巖荒草何曾綠。正坐
當堂失路迷。二大功莫色頌。白牛雪裏覓無蹤。功盡超然
體浩融。月影蘆花天未曉。靈苗任運剪春風。三今時一色
頌髑髏識盡勿多般。狗口纔開落二三。日用光中須急薦
青山只在白雲間。　圓悟禪師提唱五位示眾。舉僧問洞
山。寒暑到來時如何迴避。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
如何是無寒暑處。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黃龍
新拈云。洞山袖頭打領。腋下剜襟。爭奈這僧不甘。如今有
個出來問黃龍。且道如何支遣。良久云。安禪不必須山水。
滅卻心頭火自涼。諸人且道洞山圈䙡落在甚麼處。若明
辨得。始知洞山下。五位回互。正偏接人。不妨奇特。到這向
上境界。方能如此不消安排。自然恰好。所以道正中偏。五
位頌見前。浮山遠錄公以此公案為五位之格。若會得一

則餘者自然易會。巖頭道如水上葫蘆子相似。捺著便轉殊不消絲毫氣力。會有僧問洞山文殊普賢來參時如何山云趕向水牯牛羣裏去。僧云和尚入地獄如箭。山云全得他力。洞山道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此是偏中正。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此是正中偏。雖正卻偏。雖偏卻圓。若是臨濟下無許多事。這般公案直下便會。有者道大好無寒暑。有什麼巴鼻。古人道若向劍刃上走則快。若向情識上見則遲。不見僧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待無人來向你道。遂入園中行僧云此間無人請和尚道。微指竹云這竿竹得與麼長。那竿竹得與麼短。其僧忽然大悟。又曹山慧霞問僧恁麼熱向什麼處迴避。僧云鑊湯爐炭裏迴避。山云鑊湯爐炭裏如何迴避。僧云眾苦不能到。看他家裏人自然會他家裏說話。雪竇用他家裏事頌云。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在安排。琉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韓盧空上階。師舉了云只如諸人還識洞山為人處麼。良久復云。討甚兔子。九峰通元謂門弟子曰。佛意祖意如手展握。先師安立五位發明雲巖宗旨。譬如神醫治病。其藥只是尋常用者。語忌

十成不欲斷絕機忌觸犯不欲染污但學者機思不妙惟尋九轉靈丹云能起死是大不然法華經有化城一品佛祖密說熟讀分明大通智勝佛壽五百四十萬億那由他劫其坐道場破魔軍已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諸佛法不現在前如是一小劫乃至十小劫結跏趺坐身心不動而諸佛法猶不在前言垂成者言一小劫言十小劫者是染污是斷絕又曰爾時忉利諸天先爲彼佛於菩提樹下敷師子座高一由旬佛於此座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適坐此座時諸梵天王雨衆天花而百由旬香風時來吹去萎花更雨新者如是不絕滿十小劫供養於佛常擊天鼓其餘諸天作天伎樂常雨此花四王諸天爲供養佛常擊天鼓其餘諸天作天伎樂滿十小劫至於滅度亦復如是諸比丘大通智勝佛過十小劫諸佛之法乃現在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言過十小劫者偏正回互之旨也祖師曰藉教悟宗者夫豈不然哉道吾眞曰古人道主賓元不異問答理俱全同安又曰賓主睦時全是妄君臣合處正中邪一等是出世尊宿接物利生言教有異爲復見處偏枯爲復利生不普明眼底人通個消息

汾陽五位頌、五位參尋切要知、纖毫纔動即差遲、金剛透匣誰能解、惟有那吒第一機、舉目便令三界靜、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妙挾通回互、擬議鋒鋩失却威、

大死翁 景深禪師謁寶峰照求入室、照曰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元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由分、師聞頓領厥旨、峰擊鼓告衆曰、深得闡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

吉祥元實禪師依天衣法聰禪師早夜精勤、脅不至席、一日偶失笑喧衆、衣擯之、中夜宿田里睹星月璨然有省、曉歸趨方丈、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師曰我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謂侍者曰這漢卻有個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令行者五人、分敘而立、師至俱召實上座、師於是密契奧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處紫雲屯、夜明簾捲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衣稱善、

五位王子、僧問石霜諸禪師如何是誕生王子、諸云貴裔非常種、天生位至尊、如何是朝生王子、諸云、白衣爲宰輔、直指禁庭中、如何是未生王子、諸云、循途方覺貴、漸進不知尊、如何是化生王子、諸云政威無比況、神用莫能儔、如何是內生王子、諸云、重幃休勝負、

金殿臥清風又燈錄載諸頌洞山五位王子誕生頌天然貴胄本非功德合乾坤育勢隆始末一朝無雜種分宮六宅不他宗上和下睦陰陽順共氣連枝器量同欲識誕生王子父鶴沖霄漢出銀籠朝生頌苦學論情世莫羣由來凡事已超倫詩成五字三冬雪筆落分毫四海雲萬卷積功彰聖代一心忠孝輔明君鹽梅不是生知得金榜何勞顯至勳末生頌久棲巖壑用功夫草榻柴扉守志孤十載見聞心自委一身冬夏衣縑無澄凝含笑三秋思清苦高名上哲圖業就高科酬志極比來臣相不當塗化生頌傍分帝位爲傳持萬里山河布政威紅影日輪凝下界碧油風冷暑炎時高低豈廢尊卑奉五袴蘇塗遠近知妙印手持煙塞靜當陽那肯露纖機內生頌九重密處復何宣挂弊由來顯妙傳祇奉一人天地貴從他諸道自分權紫羅帳合君臣隔黃閣簾垂禁制全爲汝方隅宮屬戀遂將黃葉止啼錢 九峰虔禪師僧問承古有言向外紹則臣位向內紹則王種是否峰曰是曰如何是外紹峰曰若不知事極頭祇得了事喚作外紹是爲臣種曰如何是內紹峰曰知向裏許承當擔荷是爲內紹曰如何是王種峰曰須

見無承當底人無擔荷底人始得同一色同一色了。所以借爲誕生。是爲王種。曰恁麼則內紹亦須得轉。峰曰灼然有承當擔荷爭得不轉。汝道內紹便是人王種你且道如今還有紹底道理麼。所以古人道紹是功紹了非是功轉功位了。始喚作人王種。曰未審外紹還轉也無。峰曰外紹全未知有。且教渠知有。曰如何是知有。峰曰天明不覺曉。問如何是外紹。峰曰不借別人家裏事。曰如何是內紹。峰曰推爺向裏頭。曰二語之中那語最親。峰曰臣在門裏王不出門。曰恁麼則不出門者不落二邊。峰曰渠也不獨坐世界裏紹王種名外紹王種姓。所以道紹是功名臣是偏中正。紹了轉功名君是正中偏。問誕生還更知聞也無。峰曰更知聞阿誰。曰恁麼則莫便是否。峰曰若是爲甚麼古人道誕生王有父。曰既有父爲甚麼不知聞。峰曰同時不識祖。問古人道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意旨如何。峰曰古人不謾語。曰如何是來底兒孫。峰曰猶守珍御在。曰如何是父。峰曰無家可坐。無世可與。　寂音曰。雪竇通禪師長沙岑大蟲之子也。每謂諸同伴曰。但時中常在識盡功成。瞥然而起。卽是傷他。而況言句乎。故石霜諸禪師宗

風多論內紹外紹臣種王種借句挾帶直饒未嘗忽照猶爲外紹謂之臣種亦謂之借謂之誕生然不若絲毫不隔如王子生下即能紹種謂之內紹謂之王種謂之句非借也借之爲言一色邊事耳不得已應機利生則成挾帶汾陽無德禪師偈曰士庶公侯一道看貧富賢愚名漸次將知修行亦須具眼予參至此每自嗟笑嗟堂中首座昧先師之意而脫去笑羅山大師不契而識巖頭及觀棗柏大師之論日當以止觀力功熟乃證知急亦不得成而緩亦不得但知常不休必定不虛棄如乳中有酪要須待其緣彼緣緣之中本無有作者故其酪成已亦無有來處亦非是本有如來智慧海方便亦如是是以知古老宿行處皆聖賢之言也又曰此如唐郭中令李西平皆稱王然非有種也以勳勞而至焉高祖之秦王明皇之肅宗則以生帝王之家皆有種非以勳勞而至者也謂之內紹者無功之功也先聖貴之謂之外紹者借功業而然故又名曰借句曹山章禪師偈有曰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雲居膺禪師曰頭頭上了物物上通只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 寂音復述洞山尊貴旨

訣云、雲居膺禪師曰、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莫將作等閑、這裏是什麽處所、爭受容易、凡問個事、也須識些子好惡、若不識尊卑良賤、不知觸犯、信口亂道、也無利益、并馳行脚、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言語也須看首尾、八十老人入場屋、不是小兒嬉、不是因循底事、一言參差、即千里萬里難收攝、盖爲學處容易、又曰、汝等諸人、直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了也、不見古人講得天花落石點頭、尚不干自己事、自餘是甚麽閑、如今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有甚麽交涉、如將方木逗於圓孔、多少誵訛、若無任麽事、饒汝說得簇花簇錦、亦無用處、未離識情在、一切事須向這裏及盡、始得無過、方得出身、若一毫髮去不盡、即被塵累、豈況更多、差之毫氂、過犯山嶽、不見古人道、學處不元、即是流俗閨閣中物、捨不得、即爲滲漏、直須向這裏及取、及去、及來、并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了、物物上通、只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便是世間極重極貴物、不得將來向尊貴邊、須知不可思議、不當好心、所以古人道、猶如雙鏡光光相對、

光明相照、更無虧盈、豈不是一般、猶喚作影像邊事、如日出照於世間明朗是一半、那一半喚作什麼、如今人未識得光影門頭戶底、粗淺底事、將作屋裏事、又爭得、又曰、升天底事、須對眾颺卻、十成底事、對眾去卻、擲地作金聲、不得回頭顧著、自餘有什麼用處、不見二祖當時詩書博覽、三藏聖教、如觀掌中、因甚麼更求達磨安心、將知此門中事、不是等閑、予味雲居之語知尊貴之旨、須自悟、噫、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堯舜也、僧問曹山、子歸就父、為甚麼父全不顧、山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山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山曰、刀斧斫不開、又僧問、如何是師子、山曰、眾獸不能近、曰、如何是師子兒、山曰、能吞父母者、曰、既是眾獸近不得、為甚麼卻被兒吞、山曰、豈不見道、子若哮吼、祖父俱盡、曰、盡後如何、山曰、全身歸父、曰、未審祖盡時、父歸何所、山曰、所亦盡、曰、前來為甚麼道全身歸父、山曰、譬如王子、能成一國之事、又曰、闍黎、此事不得孤滯、直須枯木上更撒些子花、投子感溫禪師、僧問、父不投、為甚麼卻投子、投曰、豈是別人屋裏事、曰、父與了還屬功也無、投曰、不屬、曰、不屬功底如何、投曰、父子各自脫

曰爲甚麼如此投曰汝與我會

華嚴隆禪師少時事石門徹禪師一日問門曰但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歇時如何門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奇百怪他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先洞山示眾曰欲知此事如人家養三兒以一著州中一著村中一著縣中其一用家中錢物其一用外處錢物有一不得家中錢物亦不得外處錢物且道那一個合在州中那一個合在縣中那一個合在村中有僧便問三個莫明輕重否曰是僧曰如何是此人出身處洞曰知有卻不知有此人出身處僧曰未審此人從今日去也無曰亦從今日去曰恁麼則屬功也洞曰是僧曰喚作甚麼功洞曰喚作功就之功僧曰此人還知有州中人否洞曰知有始解奉重矣僧曰恁麼則村中人至明過也洞曰是僧曰如何是此人過處洞曰不知有喚作閑人是此人過處不見先師道今時學道之人須知有轉身處始得隆曰古人知有便如州中人耶亦須因奉重而至耶門曰洞山曰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

僧問、如何是向、曰、喫飯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奉、曰、背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功、曰、放下钁頭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共功、曰、不得色、曰、如何是功功、曰、不共、此名功勳五位也、譬如初生鵷兒、毛羽可憐生、久久自能高飛遠揚　僧問雲居宏覺禪師、如何是沙門所重、覺曰、心識不到處　洪覺範曰、洞上宗旨、語忌十成、不欲犯、犯則謂之觸諱、如五位曰、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洪覺蓋洞山之高弟也、而所答之語如此、豈非觸諱乎、曰、東坡最能為譬喻、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而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筆、而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於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畫難於刻雕、及其相忘之至、則形容心術、酬酢萬物之變、忽然而不自知也、夫不犯諱忌十成者、法也、宏覺不忘法、何以能識宗、　金剛般若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宏覺以之、　林間錄又曰、夫教語皆是三句相連、初中後善、初直須教渠發善心、中破善、後始名善菩薩、即非菩薩、是名菩薩、法非法、非非法、總與麼也、若即說一句、答伊人入地獄、若三句一時說、渠自入地獄、不干教主事、

故知古大宗師說法皆依佛祖法式不知者以爲苟然語如無著所釋金剛般若是此意也洞山安立五位道眼明者覩其題目十五字排布則見悟本老人如曰正中偏偏中正正中來偏中至兼中到是也人天眼目從寂音之說悉改兼中至爲偏中至　幻寄曰人多指洞山君臣五位爲語忌觸諱機貴回互臨濟用棒用喝爲全提正令直示家風殊不知用棒用喝卽回互不觸諱之密令也語忌觸諱機貴回互卽全提直指之妙運也至第以黑不言黑而言半夜炭裏白不言白而言古鏡老婆爲回互尤屬皮相夫一切萬法有無俱屬名言都無實義若確有定稱盡爲邪見故洞山假黑白而示回互忌觸諱忌十成死語也所以云借黑權正假白示偏正不坐正夜半虛明偏不坐偏天曉陰晦自昔聖賢說法皆然洞山特爲一拈出耳世間豈有不回互不忌觸諱以十成死語示人之聖賢耶覺範謂宏覺心識不到處是觸諱而又讚其悠法識宗吾恐宏覺未肯點頭心識不到處是觸諱則洞山非佛與直饒將來亦無處著語皆是觸諱耶未可謂洞山旣沒莫爲之正也至於欲易兼中至爲偏中至予初亦心是之旣而反復

洞山五位語。知其不然。何也。蓋向者。君向臣也。正中偏也。奉者。臣奉君也。偏中正也。正中來。君位也。曹山所云本來無物者也。學人證此功也。故云功。猶之法界。觀理法界也。正偏兼叶。故云其功。猶之事理無礙也。功功猶之事事無礙也。今以共功。爲偏中至。無待智者。知其不然。又古德謂事不獨立。若獨觀之。是情智之境。非觀智之境。又謂色中無空。文理俱絕。則偏中至之不立。固如覺範言。大宗師說法皆依佛祖法式者也。妙喜親見洞下諸尊宿。嘗受室中密可傳。而引五位語。亦仍兼中至之文。未嘗易爲偏中至。此亦可證也。又斷舌事。覺範援賀若弼。而遺世親。世親以習小乘謗大乘。欲斷舌。與觸諱最切。何乃舍親而就疏乎。又人天眼目。以五王子配五位。以末生當正位。既繆矣。又以內生爲同誕生。亦非也。誕生猶有待者也。內生。生卽能紹種者也。覺範言之甚詳。已載於前。不復繁引。又有謂洞宗頗落言詮。不如臨濟直截。是亦不然。賓主何異君臣。四喝何異五位。卽衆盲摸象。良可悲夫

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師曰。年牙相似。卽無阻矣。僧擬進

語。師曰。不躡前蹤。別請一問。僧無對。　師與泰首座冬節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師喚侍者。掇退果卓。　溈山喆云。諸人還知洞山落處麼。若也不知。往往作是非得失會去。山僧道。這果子。非但首座不得喫。假使盡大地人來。也不敢正眼覷著。　瑯琊覺云。若不是洞山老人。焉能辨得。雖然如是。洞山猶欠一著在。　雲蓋本云。洞山雖有打破虛空鉗鎚。而無補綴的針線。待伊道過在動用中。但道請首座喫果子。泰首座若是個衲僧。喫了也須吐出。　問蛇吞蝦蟇。救則是。不救則是。師曰。救則雙目不睹。不救則形影不彰。幻寄曰。昔洪州廉使問馬祖。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祖曰。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徑山國一禪師。人問傳舍有二使。郵吏為刲一羊。二使聞之。一人救。一人不

救罪福異之乎國一日救者慈悲不救者解脫此三尊宿一人雷轟電掃卻墮見滲漏一人珠輝玉潤卻墮情滲漏一人山高水深卻墮語滲漏若人能一一辨出有目如盲若辨不出有口若瘂更或道一模脫出無有參差拋賀大哭須有日在 問雪峰從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喫鐵棒有分 雪峰上問訊師曰入門來須有語不得道早個入了也峰曰某甲無口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峰無語 雪峰搬柴次乃於師面前拋下一束師曰重多少峰曰盡大地人提不起師曰爭得到這裏峰無語 問時時勤拂拭為甚麼不得他衣鉢未審甚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曰祇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

不得不與他卻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合得他衣鉢汝道甚麼人合得這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甚麼語時有一僧下九十六轉語并不契末後一轉始愜師意師曰闍黎何不早恁麼道別有一僧密聽秖不聞末後一轉遂請益其僧僧不肯說如是三年相從終不為舉一日因疾其僧曰某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去遂持刀白曰若不為某舉卽殺上座去也其僧悚然曰闍黎且待我為你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雪竇顯云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必應是瞎還見祖師衣鉢麼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分付非但大庾嶺頭一個提不起設

使合國人來且款款將去　天童拈云長盧卽不然直須
將來若不將來爭知不受直須不受若不不受爭免將來
將來底必應是眼不受底眞個是瞎
還會麼照盡體無依通身合大道　問師尋常教學人
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
直須足下無私去曰秖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
曰闍黎因甚顛倒曰甚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
因甚麼却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
後夾山會問僧甚麼處來曰洞山來山曰洞山有何言句
示徒曰尋常教學人三路學山曰何者三路曰元路鳥道
展手山曰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山曰軏持千里鈔林
下道人悲　浮山遠曰不因黃葉落焉知是一秋　問
僧名甚麼曰某甲師曰阿那個是闍黎主人公曰見秖對

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秖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爲自己佛法平沉此之是也賓中主尚未分如何辨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闍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卽是賓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麼道卽易相續也大難遂示頌曰嗟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頭恰似入京朝聖主秖到潼關卽便休　有僧不安要見師師遂往僧曰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曰你是甚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簷下過來曰回互不

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甚處去。師曰。粟畬裏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敲頭三下曰。汝秖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　因夜參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來。與這個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發。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爲。時雪峰侍立。問曰。秖如這僧辭去。幾時卻來。師曰。他秖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峰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二生在。　問僧。甚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麼。曰。到。師

曰頂上有人麼曰無人師曰恁麼則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何不且住曰某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　僧問茱萸如何是沙門行萸曰行則不無有覺卽乖別有僧舉似師師曰他何不道未審是甚麼行僧遂進此語萸曰佛行佛行僧囘舉似師師曰幽州猶似可最苦是新羅僧卻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頭上三尺頸長二寸師令侍者持此語問三聖然和尙聖於侍者手上搯一搯侍者囘舉似師師肯之　洗鉢次見兩烏爭蝦蟆有僧便問這個因甚麼到恁麼地師曰秖爲

闍黎。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嘗於此切。
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嘗於此切意作麼生。山云要頭便斫
去。又問雪峰。峰以拄杖劈口打云我亦曾到洞山來。承天
宗云。一轉語海晏河清。一轉語風高月冷。一轉語騎賊馬
趁賊。忽有個衲僧出來道總不與麼也。許伊具隻眼。妙喜
曰恁麼葛藤也未夢見三個老漢。問僧作甚麼來。曰孝
在。復云何不向膏肓穴上下一針。陳尚書問
順和尚來。師曰世間甚麼物最孝順。僧無對。
師五十二位菩薩中為甚麼不見妙覺。師曰尚書親見妙
覺。僧問如何是青山白雲父。師曰不森森者是。曰如何
是白雲青山兒。師曰不辨東西者是。曰如何是白雲終日
倚。師曰去離不得。曰如何是青山總不知。師曰不顧視者

是　師與雲居過水。師問水多少。居曰不濕。師曰粗人。居卻問水深多少。師曰不乾。五祖演云二人恁麼說話還有優劣也無山僧今日因行掉臂爲汝諸人說破過水一句不溼庫藏珍珠堆積過水一句不乾無錐說甚貧寒乾溼二途俱不涉任他綠水與青山

上堂。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出曰。某甲參堂去。　官人問。有人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即修行。　上堂。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麼。眾無對。又曰。若不體此意。何超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無間斷。始得相應。直須努力。莫閒過日。　師有時曰。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

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闍棃不聞。曰。和尚還聞否。師曰。不語話時卽聞。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佛。雲門云。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徑山杲云。二尊宿恁麽提持佛向上事。且緩緩。這裏卽不然。如何是佛向上事。拽拄杖劈脊便打。免教伊在佛向上躲根。

師因曹山辭。遂囑曰。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於汝。詞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盌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行文彩。卽屬染污。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

相諧。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
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
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為三。變盡成五。如荎（直尼切）草味。如金
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吉。
不可犯忤。天真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
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
宗趣分矣。即是規矩。宗通趣極。真常流注。外寂中搖。係駒
伏鼠。先聖悲之。為法檀度。隨其顛倒。以緇為素。顛倒想滅。
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

之鈌如馬之馬。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貍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

智證傳曰。洞山悟本禪師所立正中妙挾。挾路通宗。通塗挾帶。傳曰。百丈曰。依文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故教外宗旨。其所開示。必曰藉教。如言妙挾。則曰正中。如言挾路。則曰通宗。如言挾帶。則曰通塗。蓋本一挾帶而加妙字耳。然挾帶之語。必有根本。大乘所緣緣義曰。言是帶己相者。帶與己相。各有二義。言帶有二義者。一者挾帶。即能緣心親挾境體而緣。二者變帶。即能緣心變起相分而緣也。曹山見杜順法身頌曰。我意不欲與麼道。乃自作之曰。渠本不是我。我本不是渠。渠無我即死。我無渠即餘。渠如我是佛。我如渠即驢。不食空王俸。何假雁傳書。我說橫身偈。君看

背上毛作如謠白雪猶恐是巴歌予觀曹山之語皆妙挾也語不挾帶則如能緣之心不挾境體則是渠無我我無渠血脈斷緣世流布想耳非宗旨也 幻寄曰觀所緣緣論能緣心親挾境體而緣此似帶質也能緣心變起相分而緣此有質獨影也是皆情量純在偏位臣位此 師又借之明妙挾耳宗塗渠我卽偏正也挾帶卽兼也

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眞僞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宜知之 覺範云大般若經曰應觀欲界色界無色界空善現是菩薩作此觀時不令心亂若心不亂則不見法若不見法則不作證又曰若金翅鳥飛騰虛空自在翺翔久不墮落雖依於空戲而不據空亦不爲空之所拘礙昔洞山大師立五位偏正以標準大法約三種滲漏以辨衲子非意斷苟爲皆本佛之遺意今叢林聞滲

漏之語往往見從。雖洞山復出安能為哉。）又綱要偈三首。一敲唱俱行偈曰。金針雙鎖備。叶路隱全該。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二金鎖元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退。金鎖網鞔鞔。三不墮凡聖（亦名理事不涉）偈曰。事理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爍難追。又偈曰。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個中意。一老一不老。（後僧問曹山如何是一老。山云不扶持。云如何是一不老。山云枯木。僧又舉似道遂。遂云。三從六義。）師不安。令沙彌傳語雲居。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

居打一棒。將圓寂謂衆曰吾有閑名在世誰人爲吾除得。衆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閑名已謝。僧問和尚違和。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他有分。曰未審和尚如何看他。師曰老僧看時不見有病。師乃問僧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與吾相見。僧無對。師示頌曰學者恒沙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泯蹤跡。努力慇懃空裏步。乃命剃髮澡身披衣。聲鐘辭衆。儼然坐化。時大衆號慟移晷不止。師忽開目謂衆曰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眞修行。勞生惜死。哀悲何

益復令主事辦愚癡齋衆猶戀慕不已延七日食具方備師亦隨衆齋畢乃曰僧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喧動遂歸丈室端坐長往當咸通十年三月壽六十三臘四十二謚悟本禪師

指月錄卷之十六終

指月錄卷之十七

六祖下第六世

睦州刺史陳操尚書問僧有個事與上座商量得麼曰合取狗口公自摑口曰某甲罪過曰知過必改公曰恁麼則乞上座口喫飯得麼　齋次拈起胡餅問僧江西湖南還有這個麼曰尚書適來喫個甚麼公曰敲鐘謝響　又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有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　看資福福見來

便畫一圓相。公曰。弟子恁麼來。早已是不著便。何況師更畫一圓相。福便掩卻方丈門。雪竇云。陳操只具一隻眼。復頌云。團團珠遶玉珊珊。馬載驢馱上鐵船。分付海山無事客。釣鰲時下一圈圝。復云。天下衲僧跳不出。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豫章豐城章氏子。母乳之夕。神光照庭。廄馬皆驚。因以光涌名之。少甚俊敏。依仰山剃度。北遊謁臨濟。復歸侍山。山曰。汝來作甚麼。師曰。禮覲和尚。山曰。還見和尚麼。師曰。見。山曰。和尚何似驢。師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山曰。若不似佛。似個甚麼。師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山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驗人二十

年。無決了者。子保任之。山每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

杭州無著文喜禪師。嘉禾語溪人。姓朱氏。七歲出家。常習律聽教。後謁大慈山性空禪師。空曰。子何不徧參乎。師直往五臺山華嚴寺。至金剛窟禮謁。遇一老翁牽牛而行。邀師入寺。翁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師陞堂。堂宇皆耀金色。翁踞牀指繡墩命坐。翁曰。近自何來。師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眾。師曰。或三百或五百。師卻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師曰。多少眾。翁曰。前三三後三

三翁呼童子致茶并進酥酪師食之覺心意開爽翁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有這個麼師曰無翁曰尋常將甚麼喫茶師無對師睹日色稍晚遂問翁擬投一宿得否翁曰汝有執心在不得宿師曰某甲無執心翁曰汝曾受戒否師曰受戒久矣翁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師辭退翁令童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召大德師應諾童曰是多少師復問曰此為何處童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彼翁者即文殊也不可再見即稽首童子願乞一言為別童說偈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

吐妙香心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眞常言訖均提與寺俱隱但見五色雲中文殊乘金毛獅子往來忽有白雲自東方來覆之不見師因駐錫五臺後參仰山頓了心契令充典座文殊嘗現於粥鑊上師以攪粥篦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殊乃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修行三大刼卻被老僧嫌 一日有異僧來求齋食師減己分饋之仰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至汝給食否師曰輟己同施山曰汝大利益 將順寂於子夜告衆曰三界心盡卽是涅槃言訖跏趺而終白光照室竹樹同色塔

於靈隱山之西塢。天福二年。田頵許思之亂。寇發師塔。睹肉身不壞。爪髮俱長。錢武肅王異之。遣裨將邵志重加封瘞。

福州雙峯古禪師。本業講經。因參先雙峯。峰問大德甚麼處住。曰城裏。峯曰尋常還思老僧否。曰常思和尚無由禮覲。峯曰。祇這思底便是大德。師從此領旨。卽罷講席。侍奉數年。後到石霜。但隨眾而已。更不參請。眾謂古侍者常受雙峯印記。往往聞於石霜。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其便。師因辭去。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曰古侍者。師回首。霜曰擬著

卽差是著卽乖不擬不是亦莫作個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喏喏卽前邁尋屬雙峯示寂師乃繼續住持僧問和尚當時辭石霜石霜恁麽道意作麽生師曰祇敎我不著是非（元覺云且道他會石霜意不會）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初在臨濟爲侍者洛浦來參濟問甚處來浦曰鑾城來濟曰有事相借問得麽浦曰新戒不會濟曰打破大唐國覓個不會底人也無參堂去師隨後請問曰適來新到是成褫他不成褫他濟曰我誰管你成褫不成褫師曰和尚祇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蓋覆

卻。濟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請和尚作新到。濟遂曰新戒不會。師曰卻是老僧罪過。濟曰你語藏鋒。師擬議。濟便打。至晚濟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子裏打。及至你出得語。又喝起了向青雲裏打。師曰草賊大敗。濟便打。後在三聖會裏爲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會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三聖聞得問曰。你具個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會

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你憑個甚麽道理與麽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亦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個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個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師有時喚僧。僧應諾。師曰。點即不到。又喚一僧。僧

應諾。師曰。到則不點。 僧問四面八方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日赴個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卻向古廟裏躲避得過。晦堂心頌、一不是、二不成、落花芳草伴啼鶯、閑庭雨歇夜初靜、片月還從海上生、徑山杲頌、古廟裏頭回避得、紙錢堆裏暗嗟吁、閑神野鬼都驚怕、只爲渠儂識梵書

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卽便出院。雪竇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置、卻須索這一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旣喫了、作麼生索、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維那雪屈、以拄

杖一時打散、雲居舜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其奈興化令行太嚴、不是克賓維那也大難承當、若是如今汎汎之徒、䵝轉面皮多少時也、徑山杲云、雲居拗曲作直、妙喜道、要作臨濟烜赫兒孫、直須䵝轉面皮始得、洞山廣道者、梓州人、叢林號廣無心、初遊方、問雲蓋智和尚、興化打維那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手吐舌示之、廣打一坐具、智云、此是風力所轉、又持此語問石霜琳和尚、琳云、你意作麼生、廣亦打一坐具、琳云、好一坐具、祇是你不知落處、又問眞淨、淨云、你意作麼生、廣亦打一坐具、淨云、他打你亦打、廣於此大悟、淨因作頌云、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爲人徹底漢、已後從他眼自開、棒了罰錢趁出院

示衆曰、若是作家戰將、便須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有旻德禪師出、禮拜起便喝、師亦喝、德又喝、師亦喝、德禮拜歸衆、師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首山

拈云看他興化與麼用爲甚麼放得他過諸上座且道甚麼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前一喝後一喝且道那個是賓那個是主雖然如是亦須子細便下座又曰二俱有過二俱無過覺範曰予觀首山可謂臨濟興化的骨孫幻寄曰首山如優孟學孫叔敖耳洪公更矢上加尖

師見同參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曰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裏卻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僧禮拜圜悟勤云甚處是興化將手向伊面前劃兩遭處若這裏洞明可以荷負臨濟正法眼藏如或泥水未分未免瞎驢隨大隊

雲居住三峯菴

時師問權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居無對師云想和尚答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二十年後居云如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遣化主到師處師問和尚住三峯菴時老僧問伊話對不得如今道得也未主舉前話師云雲居二十年秖道得箇何必興化即不然爭如道箇不必（妙喜曰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覿面當機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你親見二尊宿）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宮詔師問曰朕收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幞頭腳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宗大悅賜紫衣師號師皆不受乃賜馬

師乘馬忽驚墜傷足。師喚院主與我做個木拐子。主做了將來。師接得遶院行。問僧曰。汝等還識老僧麼。曰。爭得不識和尚。師曰。跛脚法師說得行不得。又至法堂。令維那聲鐘集眾。師曰。還識老僧麼。眾無對。師擲下拐子。端然而逝。

魏府大覺和尚。參臨濟。語接興化。語具二師章。臨終時。謂眾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曰。請和尚箭。師曰。汝喚甚麼作箭。僧喝。師打數下。便歸方丈。卻喚其僧入來。問曰。汝適來會麼。曰。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卻拄杖曰。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鎮州寶壽沼禪師在方丈坐因僧問訊次師曰百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曰祇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麼處著師曰千聖現在曰阿誰證明師便擲下拂子僧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不久參焉知端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趙州來師在禪牀背面而坐州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州收坐具而出　師問僧甚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獮猴麼曰見師曰作甚麼伎倆曰見某甲一個伎倆也作不得師便打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至仰山山問汝名甚麼師曰慧寂山

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山大笑。妙喜曰。兩個藏身露影漢。殊不顧傍觀者。雪竇頌云。雙收雙放若爲宗。騎虎由來要絕功。笑罷不知何處去。只應千古動悲風。圜悟勤云。這個笑與巖頭笑不同。巖頭笑有毒藥。這笑千古萬古清風凜凜地。爲甚麼雪竇末後卻道只應千古動悲風。也是死而不弔。一時與你註解了也。爭奈天下人啗啄不入。知落處。縱是山僧也不知落處。諸人還知麼。

仰山因有官人相訪。山問。官居何位。曰。推官。山豎起拂子曰。還推得這個麼。官人無對。山令眾下語。皆不契。時師不安。在涅槃堂內將息。山令侍者去請下語。師曰。但道和尚今日有事。山又令侍者問。未審有甚麼事。師曰。再犯不容。

到德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這裏無殘羹餿飯。師曰。縱有

也無著處山便打師接住棒推向禪牀上山大笑師哭蒼天便下參堂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腳高士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甚麼座再問師打一坐具曰這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事師便過第二座人事

上堂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便下座（興化云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出曰崔禪聻師擬下拄杖曰久立令公伏惟珍重

幽州談空和尚。鎮州牧有姑爲尼。行脚回。欲開堂爲人。牧令師勘過。師問曰。見說汝欲開堂爲人。是否。尼曰是。師曰。尼是五障之身。汝作麼生爲人。尼曰。龍女八歲。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汝試一變看。尼曰。設使變得。也祇是個野狐精。師便打。牧聞舉。乃曰。和尚棒折那。（翠巖芝云。且道尼具眼麼。只擔得個斷貫索。作麼生會。）寶壽和尚問。除卻中下二根人來時。師兄作麼生。師曰。汝適來舉。早錯也。壽曰。師兄也不得無過。師曰。汝卻與我作師兄。壽側掌曰。這老賊。

虎溪菴主。僧問菴主在這裏多少年也。師曰。祇見冬凋夏長。年代總不記得。曰大好記不得。師曰。汝道我在這裏得多少年也。曰冬凋夏長聻。師曰。鬧市裏虎。

覆盆菴主。有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卻門。僧於門上畫一圓相。門外立地。師從菴後出。卻從山下哭上。僧喝曰。猶作這個去就在。師便換手搥胸曰。可惜先師一場埋沒。僧曰。苦苦。師曰。菴主被謾。

桐峯菴主。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蟲作麼生。師便作大蟲吼。僧作怖勢。師大笑。僧曰。這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雪竇云是則是）

兩個老賊只解掩耳偷鈴復頌云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好個斑斑爪牙未備君不見大雄山下忽相逢落落聲光皆振地大丈夫見也無收虎尾兮捋虎鬚幻寄曰雪竇著這兩賊毒手也　有老人入山參師曰住在甚處老人不語師曰善能對機老人地上拈一枝草示師師便喝老人禮拜師便歸菴老人曰與麼疑殺一切人在

杉洋菴主有僧到參師問阿誰曰杉洋菴主師曰是我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喫在師便打　問僧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竪起痒和子曰江西還有這個麼僧拓膝閉曰師曰東家厮兒向西家使喚僧曰有口不煩賓主說

師曰。適來患聾。而今患瘂。僧曰。買鐵得金。一場富貴。師曰。客作無功。未免逃避。僧便行。師曰。自累猶可。莫累老僧。僧卻回向師禮拜。師曰。若不與麼。已後喪我兒孫。

定上座初參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禪牀擒住。師擬議。濟與一掌。師佇思。旁僧曰。定上座何不禮拜。師方作禮。忽然大悟。後南遊。路逢巖頭雪峯欽山三人。巖頭問上座甚處來。師曰。臨濟來。巖曰。和尚萬福。師曰。和尚已順世也。巖曰。某甲三人特去禮拜。薄福不遇。不知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師遂舉臨濟上堂曰。赤肉團上有

一無位眞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牀搊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拓開曰無位眞人是甚麼乾矢橛巖頭不覺吐舌雪峯曰臨濟大似白拈賊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眞人師便擒住曰無位眞人與非無位眞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山被擒直得面黃面青語之不得巖頭雪峯曰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個老漢堅殺這尿牀鬼子　師在鎭府齋回到橋上坐次逢三人座主一人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到底師擒住擬

拋向橋下。二座主近前諫曰。莫怪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個座主。直教伊窮到底。

巖上座離臨濟參德山。山纔見下禪牀作抽坐具勢。師曰。這個且置。或遇心境一如的人來。向伊道個甚麼。免被諸方檢責。山曰。猶較昔日三步在。別作個主人公來。師便喝。山默然。師曰。塞卻這老漢咽喉也。拂袖便出。溈山聞舉云。巖上座雖得便宜。爭奈掩耳偷鈴。蔣山懃云。巖公一喝賓主歷然。德山無語。言偏天下。溈山老子。雪上加霜。子細點檢將來。總不可放過。乃擲下拄杖。參百丈。丈曰。闍黎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幸自非言何須諮謹。丈曰。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師劈開胸曰。

與麽不與麽。丈曰。要且難構。要且難構。師曰。知即得。知即得。仰山寂云。若有人知此二人落處。不妨奇特。若辨不得。大似日中迷路。

瑞州九峯道虔禪師。爲石霜侍者。洎霜歸寂。衆請首座繼住持。師白衆曰。須明得先師意。始可。座曰。先師有甚麽意。師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鑪去。一條白練去。其餘則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座曰。這箇祇是明一色邊事。師曰。原來未會先師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裝香來。香煙斷處。若去不得。即不會先師意。遂焚香。香煙未斷。座已脫去。師撫座背曰。坐脫

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南堂靜云、要識虔侍者麼、只是急殺人底漢子、要識首座麼、也只是孟春猶寒、仲春漸煖、季春漸暄、忽有人喚和尚和尚、啞、賴他喚一聲、若不喚一聲、念到臘月三十日也未了在、

僧問無間中人行甚麼行。師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甚麼行。師曰無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甚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乃曰。諸兄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涌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牀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相似。且如諸方先德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兄弟約甚麼

體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辨白看所以道聲前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大地都來是汝當人個體向甚麼處安眼耳鼻舌莫但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洞山道擬將心意學元宗大似西行卻向東珍重　問諸聖間出祇是個傳語底人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祇如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爲甚麼喚作傳語底人師曰爲他指天指地所以喚作傳語底人僧禮拜而退　問盡乾坤都來是個眼如何是乾坤眼師

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燭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髑髏前見鬼八無數吳順義初告衆安坐而化（洞宗諸語具洞山章）

臺州涌泉景欣禪師彊德二禪客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忽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鑒師驟牛而去彊德憇於樹下煎茶師回卻下牛問曰二禪客近離甚麼處曰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彊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彊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鑒（論轉功語具洞山章）

邵武軍龍湖普聞禪師。唐僖宗太子。眉目風骨清朗如畫。生而不茹葷。僖宗百計移之。終不得。及僖宗幸蜀。遂斷髮逸遊。人無知者。造石霜。一夕入室。懇曰。祖師別傳事。肯以相付乎。霜曰。莫謗祖師。師曰。天下宗旨盛傳。豈妄為之耶。霜曰。是實事耶。師曰。師意如何。霜曰。待案山點頭。即向汝道。師聞俛而惟。曰大奇。汗下。遂拜辭。至邵武城外。見山蔚然深秀。因撥草。趨煙起處。有一苦行居焉。苦行見師至。乃曰。上人當興此。長揖而去。師居十餘年。一日有一老人拜謁。師問。住在何處。至此欲何求。老人曰。住於此山。然非人。龍

也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願垂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無已可易形來俄失老人所在視座旁有一小蛇延緣入袖至暮雷雹震山風雨交作師危坐不動達旦晴霽垂袖蛇墮地而去有頃老人拜而泣曰自非大士慈悲爲血腥穢此出矣念何以報斯德卽穴巖下爲泉曰深山乏泉致此以供養邦人聞之翕然相與唱導革成崇剎號爲龍湖云其旁有神最靈異民致牲饗不絕師仗策至廟與之約曰能食素持不殺戒乃可爲鄰不然道不同不相爲謀何山不可居乎是夕邦之父老夢神告之曰聞

禪師爲我受戒我不復血食祭我當如比丘飯足矣自是神顯異迹護持此山師將化令擊鐘集衆跏趺而坐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示個歇處住山聚衆三十年對人不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舉似君我斂目時齊聽取於是斂目安坐寂然良久撼之已化矣塔於本山

潭州雲蓋山志元圓淨禪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居曰祇爲闍黎功力不到師不禮拜直造石霜亦如前問霜曰非但闍黎老僧亦不奈何師曰和尚爲甚麼不奈何霜曰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師便禮拜僧問

石霜萬戶俱閉卽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卽甚煞道卻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何霜曰無人識得渠師知乃禮拜乞爲舉霜不肯師乃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霜曰得在師頻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師於言下頓省　問如何是師子師曰善哮吼僧捎掌曰好手好手師曰青天白日卻被鬼迷僧作掀禪牀勢師便打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曰灼然作家僧拂袖出師曰將甌盛水擬比大洋　僧參師便作起勢僧便出師

曰闍黎且來入事僧囘作抽坐具勢師卻歸方丈僧曰蒼天蒼天師曰龍頭蛇尾僧近前叉手立師曰敗將投王不存性命　道吾問久嚮和尚會禪是否師曰蒼天蒼天吾近前掩師口曰低聲低聲師與一掌吾曰蒼天蒼天師把住曰得與麼無禮吾卻與一掌師曰老僧罪過吾拂袖便行師呵呵大笑曰早知如是不見如是　師將示寂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師臥出氣一聲座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水喫師乃面壁而臥臨終令集眾乃展兩手出舌示之時第三座曰諸人和尚舌根硬也師曰苦哉苦哉誠

如第三座所言舌根硬去也。言許而寂。

鳳翔府石柱禪師遊方時到洞山。時虔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個是其人。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祇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祇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披枷帶鎖。山曰。闍黎分上作麼生。師曰。該通分上卓卓甯彰。山曰。祇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

人相逢拊掌呵呵。

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參石霜。霜問秀才何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覓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張忽有省。乃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破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眞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妙喜曰。驢揀濕處尿。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丱歲出家。通經論。具戒。爲臨濟侍者。濟嘗稱之曰。此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自謂已足

濟一日問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個親師曰總不親濟曰親處作麼生師便喝濟便打濟一日又拈胡餅示師曰萬種千般不離這個其理不二師曰如何是不二之理濟再拈起餅示之師曰與麼則萬種千般也濟曰倚矢見解師曰羅公照鏡又一日侍立次有座主參濟濟問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且道此二人是同是別主曰明得卽同明不得卽別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同說別濟顧師曰汝又作麼生師便喝濟送座主回問師汝豈不是適來喝老僧者師

曰是。濟便打。師後辭濟。濟問甚麼處去。師曰。南方去。濟以拄杖畫一畫曰。過得這個便去。師乃喝。濟便打。師作禮而去。濟明日陞堂曰。臨濟門下有個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虀甕裏淹殺。師遊歷罷。直往夾山卓菴。經年不訪夾山。山乃修書令僧馳往。師接得便坐。卻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夾山卻令人伺師出菴。便與燒卻。越三日。師果出菴。來人報曰。菴中火起。師亦不顧。直到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

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闍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與化代云但知作佛莫愁衆生）一日問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山曰燭明千里像闇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山曰龍銜海珠遊魚不顧師於言下大悟山將示滅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卽滅矣師曰不然山曰何也師曰他家自有青山在山曰苟如是卽吾宗不墜矣　抵澧陽遇故人因話武

陵從事問曰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曰祇在闤闠中曰何不向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何難曰闤闠中如何逃避師曰雖在闤闠中要且人不識故人罔測　上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鏁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上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趨霄漢以何期直須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指南一路智者知疏

又云學道先須識得自己宗旨方可臨機不失其宜祇如

鋒鋩未兆已前都無是個非個瞥爾暫起見聞便有張三李四胡來漢去四姓雜居不親而親是非互起致使元關固閉識鎖難開疑網羅籠智刀劣剪若不當陽曉示迷子何以知歸欲得大用見前但可頓忘諸見諸見若盡昏霧不生智照洞然更無他物以今學人觸目有滯蓋爲因他數量作解被他數量該括方寸不能移易所以聽不出聲見不超色假饒併當門頭潔淨自己未能通明還同不了若也單明自己法眼未明此人祇具一隻眼所以是非欣厭貫系不得脫坼自由謂之深可愍傷各自努力　龐居

士禮拜起曰孟夏毒熱孟冬薄寒師曰莫錯士曰龐公年老師曰何不寒時道寒熱時道熱士曰患聾作麼師曰放你三十棒士曰啞卻我口塞卻你眼　蛤溪道者相訪師問自從犁溪相別今得幾年溪曰和尚猶記得昔年事師曰見說道者總忘卻年月也溪曰和尚住持事繁且容仔細看師曰打即打會禪漢溪曰某甲消得師曰道者住山事繁　問僧近離甚處曰荊南師曰有一人與麼去還逢麼曰不逢師曰為甚不逢曰若逢即頭粉碎師曰闍黎三寸甚密雲門於江西見其僧乃問還有此語否曰是門曰

洛浦倒退三千里。問一毫呑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怪。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光化元年八月誡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搆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元深。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激勵懇切眾以爲常。略不相儆。至冬示微疾。亦不倦參請。十二月一日告眾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

頭求活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是甚麼時節作這個語話時有彥從上座對曰除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在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師便休至夜令侍者喚從問曰闍黎今日祇對甚有道理汝合體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曰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苦元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是怕見鉢袋子粘著伊二日午時別僧舉前話問師師曰慈舟不棹

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鵞便告寂。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謁夾山山問名甚麼師曰月輪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這箇師曰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山曰闍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服膺參訊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甚麼處人師曰閩中人山曰還識老僧麼師曰和尚還識學人麼山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子廬陵米價師曰恁麼則不識和尚也未委廬陵米作麼價山曰眞師子兒善能哮吼乃入室受印

洛京韶山普寰禪師。僧參。師問。莫是多口白頭因麼。因曰。不敢。師曰。有多少口。曰。通身是。師曰。尋常向甚麼處屙。曰。向韶山口裏屙。師曰。有韶山口即得。無韶山口向甚麼處屙。因無語。師便打。（雲門代云。這個墮阿師。放你三十棒。又云。韶山今日瓦解氷消。）遵布衲訪師。在山下相見。遵問。韶山路向甚麼處去。師以手指曰。嗚那青青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曰。久嚮韶山。莫便是否。師曰。是即是。闍黎有甚麼事。遵曰。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曰。鳳凰直入烟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

似老僧遵曰一句迥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曰過在甚處師曰倘儻之辭時人知有遵曰恁麼則眞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魯班門下徒施巧妙遵曰學人即恁麼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抛梭織錦於西舍遵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遵曰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師遂同歸山纔人事了師召近前曰闍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闍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按劍上

來。老僧拯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遵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鑒。師曰。不鑒。遵曰。爲甚不鑒。師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對。師便打。妙喜曰。笑殺睦州陳尊宿。

鄆州四禪禪師。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還背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因有一院名無垢淨光。造浴室。有人問。既是無垢淨光。爲甚麼卻造浴室。僧無語。後請師代。師曰。三秋明月夜。不是賺團圓。丹霞淳頌。雖然答盡深深意。爭奈投機句未親。欲會本來無垢的。更須入水見長人。

鄂州巖頭全奯禪師。泉州柯氏子。少禮青原誼公落髮。往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游禪院。與雪峯欽山為友。謁臨濟。濟先化去。乃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山曰。作麼。師便喝。山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堂。山曰。這箇阿師稍似個行腳人。至來日上問訊。山曰。闍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師曰。全奯終不自謾。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一日參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

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巖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徑山杲云猛虎不識窠窠中身死蛟龍不怖劍劍下身亡巖頭於虎窠之中自有透脫一路向劍刃上有翻身之機若子細點檢將來猶欠悟在即今莫有為巖頭作主底麼出來與大慧相見良久喝一喝拍一拍云泊合停囚長智

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峯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山聞。令侍者喚師去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

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山果三年後示寂。從山果頌云、一擺塗毒聞皆喪、身在其中總不知、八十翁翁入場屋、眞成不是小兒嬉、師與羅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回顧曰。作麼。山舉手指曰這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歇次。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山曰不肯德山即不問。祇如洞山有何虧缺。師良久曰洞山好佛祇是無光。山禮拜。無軫上座問羅山巖頭道洞山好佛祇是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欠。便道無光。山召軫。軫應諾。山曰灼然好個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爲甚撥無軫話。山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撥尔話處。快道快道。軫

無語。山打三十棒趁出。彰舉似招慶。慶一夏罵詈。至夏末自來問山。乃分明舉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泊錯怪大師。妙喜曰。巖頭我子。雖善暗去明來。仔細檢點將來。未免髑髏敲磕。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曰收得。師引頸近前曰囫。曰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峯。峯問甚處來。曰巖頭來。峯曰。巖頭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峯便打三十棒趁出。德山一日謂師曰。我這裏有兩僧入山住菴多時。汝去看他怎生。師遂將一斧去。見兩人在菴內坐。師乃拈起斧喝曰。道得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二人殊不顧。師擲下斧曰。作家作家。歸舉似德山。山曰。汝道他如何。師曰。洞

山門下。不道全無。若是德山門下。未夢見在。　問三界競
起時如何。師曰。坐卻著。曰。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移取廬山
來。卽向汝道。徑山杲云。巖頭占佛。向萬仞崖頭垂手。鑊湯
爐炭裏蹲身。蓋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今
日若有人問雲門三界競起時如何。只向他道。快
便難逢。未審師意如何。移取雲門山來。卽向汝道。　僧問
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鈔鑼裏滿盛油。招慶問羅山云。巖頭道。銅鈔鑼裏滿
盛油。意旨如何。山召大師。慶應諾。山云。獼猴入道場。山卻
問明招。有人問你作麼生。招云。箭穿紅日影。徑山杲頌
云。獼猴入道場。箭穿紅日影。兩
個老古錐。擔雪共填井。喝一喝。　師因沙汰。甘贇家過夏。
補衣次。贇行過。師以針作劄勢。贇遂整衣欲謝。妻問云。作
甚麼。贇云。說不得。妻云。也要大家知。贇舉前話。妻云。此去

三十年後須知一回飲水一回咽女子聞云誰知盡大地人性命被蔵上座剳將去也　師值沙汰於鄂州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掛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個不遇知音祇這一個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上堂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覩三兩段義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舉師曰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

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
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竪
竪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
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嚴上座問如何
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嚴無語妙喜
舉了喝云
縮頭去、　示衆但明取綱宗本無實法不見道無實無
虛若向事上覷即疾若向意根下尋卒摸索不著又曰此
是向上人活計只露目前些子如同電拂如擊石火截斷
兩頭靈然自在若道向上有法有事眞椀鳴聲塗糊汝繫

單汝古人喚作繫驢橛若將實法與人土亦消不得。示眾云夫大統綱宗中事須識句若不識句難作個話會甚麼是句百不思時喚作正句亦云居頂亦云居住亦云歷歷亦云惺惺亦云的的亦云佛未生時亦云得地亦云與麼時將與麼時等破一切是非纔與麼便不與麼便轉轆轆地若也看不過纔被人刺著眼眨瞪地恰似殺不死底羊相似不見古人道沉昏不好須轉得始得觸著便轉纔與麼便不與麼是句亦剗非句亦剗自然轉轆轆自然目前露倮倮地飽齁齁地不解卻不解齩不見道卻物為上

逐物爲下。瞥起微情早落地上。若是皷猪狗眼赫赤。若有人問如何是禪。向伊道合取屎孔。著卻有些子氣息。便知淺深硬糾糾地。汝識取這個狸奴面孔。與麼時不要故採伊。不要稱量伊。於中有一般漢。撞著物不解轉。刺著扃漉漉地。遮般底椎殺萬個亦無罪過。若是本色底撥著便上皷人火急。卻似刺蝟子相似。未觸著時自弄毛羽可憐生。纔有人撥著便嗔斗跕地。有甚麼近處。若也未得與麼蕩蕩地嗔作依句修行。有則便須等破。與麼時一物不存。信知從來學得一切言句。總在胸中。有甚麼用處。不見道。辟

覷辟句外不放入內不放出截斷兩頭自然光爍爍地不與一物作對便是無諍三昧兄弟若欲得易會但向根本明取欲出不出便須轉一口齩斷後不用尋伊去住底這近但放卻自然露倮倮地不用思搭著昏昏地纔有所重便成窠臼古人喚作貼體衣病最難治是我向前行腳時參著一兩處尊宿只教日夜管帶坐得肯臀生胝口裏水漉漉地初向然燈佛肚裏黑漆漆地道我坐禪守取與麼時猶有欲在不見道無依無欲便是能仁古人道置毒藥安乳中乃至醍醐亦能殺人這個不是汝習學得底這個

不見汝法住底不是汝色裏底莫錯認門頭戶口賺汝臘月三十日赤閑閑地無益當莫造作揑怪但知著衣喫飯屙矢送尿隨分遣時莫亂統詐稱道者有一片衣不敢將出驢惑人見怕失道著名圖人讚歎作恁麼不中心行兄弟亦不要信他繩牀上老榾檛倜漉漉地將爲好誑謼人別造地獄著汝在信知古風大好不見道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與麼送出來時便知深淺這箇是古格於中有一般漢信彩呼出來有甚麼碑記但知喚作禪道但知喚作一何子軟嫩嫩地眞是無孔鐵椎聚得一萬個有甚麼用處

若是有筋骨底不用多諸處行脚也須帶眼始得莫被人謾不見道依法生解猶落魔界夫唱教須一一從自己胸襟中吐得出來與人爲榜樣今時還有與麼漢麼第一切須識取左右句這個是出頭處識取去底識取住底這個是兩頭句亦是左右句亦喚作是非句纔生便斃自然無事兄弟見與麼說還會麼莫終日閑閑地亦無了期欲得易會但知於聲色前不被萬境惑亂自然露倮倮地自然無事送向聲色前蕩蕩地恰似一團火燄相似觸著便燒更有甚麼事不見道非是塵不侵自是我無心時熱珍重

人天眼目云。四藏鋒者。巖頭所立也。就事者。全事也。就理者。全理也。理事俱藏。則曰入就。俱不涉理事。則曰出就。

達觀頴頌。就事藏鋒事獨全。不於理上瞰言詮。錦鱗若不吞香餌。掉尾揚鬐戲碧川。就理藏鋒理最微。豈從事上立毫釐。新羅鷂子飛天外。肯擬林問野雀兒。入就藏鋒理事該。碧潭風起動雲雷。禹門三月桃花浪。戴角擎頭兔曝鰓。出就藏鋒理事忘。長天赫日更無妨。雷公電母分明說。霹靂聲中石火光。

師嘗謂眾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中原盜起。眾皆避地。師端居宴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傳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即光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獲舍利四十九粒。眾為塔藏之。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泉州南安曾氏子家世奉佛師生惡茹葷於襁褓中聞鐘梵之聲或見幡花像設必爲之動容十二出家十七落髮後往幽州寶刹寺受戒久歷禪會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去山曰大衆喫箇甚麽師遂覆卻米盆山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洞山一日問師作甚麽來師曰斫槽來山曰幾斧斫成師曰一斧斫成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麽生師曰直得無下手處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麽生師休去師辭洞山山曰子甚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山曰當時

從甚麼路出。師曰。從飛猨嶺出。山曰。今回向甚麼路去。師曰。從飛猨嶺去。山曰。有一人不從飛猨嶺去。子還識麼。師曰。不識。山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他無面目。山曰。子旣不識。爭知無面目。師無對。遂謁德山。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師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師有省。後與巖頭至澧州鼇山鎭阻雪。頭每日祇是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起來。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邃個漢行腳。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祇管打睡。頭喝曰。噇眠去。

每日牀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自點胸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峯頂上盤結草菴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頭曰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卻師曰我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了在師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

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鼇山成道（師與欽山巖頭自湘中入江南至新吳山之下欽山濯足澗側見菜葉而喜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尋之師恚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爲哉）住後。僧問。和尚見德山。得個甚麼便休去。師曰。我空手去。空手歸。有兩僧來。師以手托庵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師低頭歸庵。僧辭去。師問。甚麼處去。曰湖南。師曰。我有個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

去書曰某書上師兄某一自鰲山成道後迄至於今飽不饑同參某書上僧到巖頭問甚麼處來曰雪峯來有書達和尚頭接了乃問僧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麼曰他無語低頭歸菴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祇這是後有僧問招慶慶云彼此皆知何故我若東勝神洲道一句西瞿耶尼洲也知天上道一句人間也知心心相知眼眼相照　雪竇頌末後句為君說明暗雙雙底時節同條生也共相知不同條死還殊絕還殊絕黃頭碧眼須甄別南北東西歸去來夜深同看千巖雪　僧問徑

山呆雪峯三上投子九到洞山爲甚麼向鰲山成道山云是屋裏販揚州僧云後來住菴有僧敲門雪峯放身出云是甚麼僧亦云是甚麼還有優劣也無山云優則總優劣則總劣僧云爲甚麼雪峯低頭歸菴山云雖殺天下人僧云僧舉似巖頭頭云我當時若向伊道末後句天下人不奈雪老何作麼生是末後句山云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僧云巖頭道雪峯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祇這是意旨如何山云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劍乃云古德道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澹伫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閑惟人自鬧又教中道凡夫見諸法但隨於相轉不了法無相以是不見佛遂舉起拂子云這個是相那個是無相現今目前森羅萬象眼見耳聞悉皆是法又何曾鬧來既不曾鬧教甚麼物隨相轉又舉拂子云這個是無相又作麼生了既無可了卻向甚麼處見佛且道古德底是教中底是是又是個甚麼若向這裏分剖得出釋迦不先彌勒不後雖然如是未免被山僧拂子穿卻鼻孔又舉起拂子云隨相轉也被拂子穿卻鼻孔不隨相轉也被拂子穿卻鼻孔見佛也被拂子穿卻鼻孔不見

佛也被拂子穿卻鼻孔乃顧視大眾云且作麼生免得此過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擊禪牀下座

僧問西山和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舉拂子示之其僧不肯後參師師問甚處來云浙中來師曰今夏在甚處曰蘇州西山師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師曰何不在彼從容曰佛法不明師曰有甚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作麼生不肯他曰是境師曰汝見蘇州人家男女否曰見師曰汝見路上林木否曰見師曰凡覩人家男女大地林沼總是境汝肯他否曰肯師曰祇如拈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和尚慈悲師曰盡乾坤是個眼

汝向甚麼處蹲坐。僧無對。　師問僧見說大德曾爲天使來是否。僧曰不敢。師曰又爭解恁麼來。僧曰仰慕道德豈憚關山。師曰汝猶醉在。出去。僧便出。師乃召大德。僧回首。師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師曰這漆桶。僧無語。師顧謂鏡淸曰好個師僧。向漆桶裏折倒。淸云和尚豈不是據欵結案。師曰也是我尋常用底。忽若喚回向伊道是甚麼。被他道這漆桶。又作麼生。淸曰成何道理。師曰我與麼及伊汝又道據欵結案。伊與麼及我。汝又道成何道理。一等是恁麼時節。其問有得有不得。淸云不見道醍醐上味爲世

所珍。遇斯等人。飜成毒藥。雪竇云。看他父子相投。言氣相合。知者謂粉骨碎身。此恩難報。不知者謂扶高抑下。臨危悚人。毒藥醍醐。千古龜鑑。還會麼。這漆桶。　有一僧山下卓菴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溪邊舀水。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曰。溪深杓柄長。師聞得。乃曰。也甚奇怪。一日將剃刀同侍者去訪。纔相見。便舉前話。問是菴主語否。主曰。是。師曰。若道得。即不剃你頭。主便洗頭胡跪師前。師即與剃卻。　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雪竇顯云。可惜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饒不得。直是罕遇作家。　五祖演云。眾中或謂雪峯

三聖宗派不以故言不相契或謂三聖作家雪峯不能達其意如斯話會有何交涉若問五祖提綱金鱗以何爲食只向伊道好個問頭且道與雪峯是同是別　圓悟勤云雪竇道便打是有過是無過你若辨得出拄杖子屬你

普請次路逢一獼猴師曰人人有一面古鏡這個獼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師曰瑕生也聖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　雪竇顯云好與三十棒這棒放過也好免見將錯就錯

問僧甚處來曰潙山來師曰潙山有何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潙山據座師曰汝肯他否曰某甲不肯他師曰潙山古佛汝速去懺悔　元沙云山頭和尚蹉過潙山僧問意旨如何沙云大小潙山被這僧一問直得百雜

碎　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卻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　雪竇拈云眾中總道雪峯不出這僧問頭所以趙州不肯如斯話會深屈古人雪竇即不然斬釘截鐵本分宗師就下平高難為作者　徑山杲云雪峯不答話疑殺多少人趙州道苦面赤不如語直若是妙喜即不然古澗寒泉時如何到江扶客棹出嶽濟民田飲者如何清涼肺腑此話有兩負門若人檢點得出許你具參學眼　問僧甚麼處去曰識得即知去處師曰你是了事人亂走作麼曰和尚莫塗汚人好師曰我即不塗汚你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

我說來看曰殘羹餿飯已有人喫了師休去雲門别前語築著便作屎臭氣又代後語將謂是鑽天鷂子元來只是死水裏蝦蟇雪竇出雪峯語云一死更不再活僧問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師打三下後問巖頭頭打三掌雪竇云應病與藥且打三下據令而行合打多少天童云雪竇一期趁快後人往往作行令會殊不知雪峯巖頭是個無固必漢問僧甚處來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甚麼隔礙師便打趁出僧過十年後再來師又問甚處來曰湖南師曰湖南與這裏相去多少曰不隔師竪起拂子曰還隔這個麼曰若隔即不到也師又打

趁出此僧住後凡見人便罵師一日有同行聞特去訪問兄到雪峯有何言句便如是罵他遂舉前話被同行訶叱與他說破這僧當時悲泣常向中夜焚香遙禮　問僧甚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問此間佛法如何汝作麼生祇對曰待問即道師便打後舉問鏡清這僧過在甚麼處清曰問得徑山徹困師曰徑山在浙中因甚麼問得徹困清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曰如是如是　問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師曰生死海未渡為甚麼覆卻船僧無對乃回舉似覆船船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

師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船恁麼道師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闍黎事　元沙謂師曰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師將三個木毬一時拋出沙作斫牌勢師曰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曰也是自家事妙喜曰祇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一日陞座眾集定師輥出木毬元沙遂捉來安舊處　師一日在僧室內燒火閉卻前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元沙將一片柴從牕櫺中拋入師便開門　上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攛向師前作

怕勢。有僧舉似元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雖然如是。我卽不然。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雪竇頌。象骨巖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稜師備師不奈何。喪身失命有多少。韶陽知。重撥草。南北東西無處討。忽然突出拄杖頭。抛對雪峯大張口。大張口兮同閃電。剔起眉毛還不見。如今藏在乳峯前。來者一一看方便。高聲喝云。看脚下。眞淨示眾。舉此云。雪峯云。南山有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出入好看。雪峯無大人相。然則蛇無頭不行。長慶恰似個新婦兒。怕阿家相似。便道堂中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拽拄杖攛向雪峯面前。作怕勢。爲蛇畫足。元沙云。用南山作甚麼。道我見處親切。不免祇在窠窟裏。更無一人有些子天然氣概。報甯門下。莫有天然氣槩底麼。不敢望你別懸慧日。獨振元風。且向古人鶻臭布衫上。知些子氣息。也難得。

上堂。舉拂子曰。這個爲中下。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舉拂子。僧曰。這個爲中下。師便打。雲門

云、我不似雪峯打破這葛藤、乃拈拄杖云、這個爲中下機人、僧問、忽遇上上機人來如何、門便打、　師上堂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抛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長慶問雲門曰、雪峯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曰有、曰作麼生、門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曰、狼藉不少、圜悟勤云、衆中道、心是萬法之主、盡大地一時在我手裏、且喜没交涉、　雪竇顯頌、牛頭没馬頭回、曹溪鏡裏絕塵埃、打鼓看來君不見、百花春至爲誰開、　師云、飯籮邊坐餓死人、臨河渴死漢。元沙云、飯籮裏坐餓死漢、水裏没頭浸渴死漢。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妙喜舉了喝云、多觜阿師、可煞忍俊不禁、通身是飯、通身是水、那裏得這消息來、　上堂、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保福展舉問鵞湖智孚、僧堂前

相見卽且置。祇如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鷺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低頭入僧堂。師將示寂。白衆塔銘并敘曰。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得者。歷劫而常堅。堅之則在。壞之則捐。雖然離散未至。何妨預置者哉。所以疊石結室。剪木成函。搬土積塊。爲龕諸事已備。頭南腳北。橫山而臥。惟願至時同道者。莫違我意。知心者。不易我志。深囑再囑。幸勉勵焉。縱然他日邪造顯揚。豈如當今正眼密宏。善思之。審思之。銘曰。兄弟橫十字。雪竇註云。國無二君。又云。知麼。同心著一儀。風行草偃。又云。直與。土主曰松山。四顧匪絕。又云。看。卯塔號難提。獨露相倚。又云。險。更有胡家曲。一西一東。又云。大難。汝等切須知。

[illegible]的自北開莫舉頭見應正眼
又云會也我唱泥牛吼又云呵呵汝和木馬嘶又云撫掌
但看五六月豈可徒然又云吁氷片滿長街事非草草又云苦薪盡火滅
後去去誰同又云好住窓室爛如泥須到如此又云努力梁開平戊辰三月
亐疾閩帥命醫師曰吾非疾也竟不服藥遺偈付法五月
二日朝遊藍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壽八十七臘五十九

泉州瓦棺和尚在德山爲侍者一日同入山斫木山將一碗
水與師師接得便喫卻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又將一碗
水與師師又接喫卻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曰何不成褫
取不會底師曰不會又成褫個甚麼山曰子大似個鐵橛

住後雪峯訪師茶話次峯問當時在德山斫木因緣作麼生師曰先師當時肯我峯曰和尚離師太早時面前偶有一碗水峯曰將水來師便度與峯接得潑却雲門云莫壓良爲賤

襄州高亭簡禪師參德山隔江纔見便云不審山乃搖扇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

指月錄卷之十七終

指月錄卷之十八

六祖下第六世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黃氏子。少業儒。年十九。往福州靈石出家。二十五登戒。尋謁洞山。山問。闍黎名甚麼。師曰。本寂。山曰。那個聻。師曰。不名本寂。山深器之。（此與雲居對洞山語同。僧寶傳。師名躭章。此燈錄所載。遂仍之。）自此入室。盤桓數載。乃辭去。山遂密授洞上宗旨。復問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耶。師曰。去亦不變異。遂造曹溪禮祖塔。自螺川還。止臨川。有佳山水。因定居焉。以志慕六祖。乃

名山爲曹。示眾曰。凡情聖見。是金鎖玄路。直須回互。夫取正命食者。須具三種墮。一者披毛戴角。一者不斷聲色。三者不受食。時有稠布衲問。披毛戴角是甚麼墮。師曰。是類墮。曰。不斷聲色是甚麼墮。師曰。是隨墮。曰。不受食是甚麼墮。師曰。是尊貴墮。乃曰。食者卽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知有自己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己事。回光之時。擯卻色聲香味觸法。得甯謐。卽成功勳。後卻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昧。任之則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卽是正

命食也。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祇是不被他染汚。將爲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豈況其餘事耶。師凡言墮。謂混不得。類不齊。凡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燈錄。無凡情聖見。至三者不受食四十一字。林間錄後。則云。夫冥合初心而知有。是類墮知有而不礙六塵。是隨墮。維摩經云。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正命食也。食者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只不被他染汚。將爲墮。且不是同也。此覺範節釋曹山之語也。林間乃直述曹山之語也。自師凡言下廿四字。亦記者之辭也。隨墮。言不礙六塵而云。不被染汚。又云本分事尚不取。豈況其餘。古人立言。知所仿矣。智證傳曰。世尊說九因九緣。未盡壽量而死。何等爲九。謂食無度量。食時不宜。不消復食。生而不吐。熟而持之。不近醫藥。不知于己若損若益。非時非量。行非梵行。此名非時死。予以是觀

之乃知時而食卽不枉死故名正命食黃檗曰今時纔出來者只欲多知多解廣求文義喚作修行不知多知解翻成壅塞唯多與兒酥乳消與不消都總不知三乘學道人皆此樣盡名食不消食不消者所謂知解不消皆爲毒藥盡向生滅邊收眞如之中無此事故以此知曹山貴正命食並三墮又曰維摩經曰爲壞和合相故應取食爲不受食故應受彼食以空聚相入於聚落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響等所齅香與風等所食味不分別受諸觸如智證知諸法如幻相無自性無他性本自不然今則無滅此不斷聲色墮所由立也又曰須菩提不見佛不聞法彼外道六師富蘭那迦葉末伽黎拘賒黎子刪闍夜毘羅胝子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迦羅鳩䭾迦旃延尼揵陀若提子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此隨墮之所由立也又曰謗諸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此尊貴墮之所由立也予嘗深觀曹山其自比六祖無所媿以其蕩除聖凡之情有大方便南泉曰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卻知有乃不如曹山止言一墮字耳　覺範三墮頌類墮頌紛然作息同銀椀裏

盛事若欲異牯牛與牯牛何別隨墮頌有聞皆無聞有見元無物若斷聲色求木偶當成佛尊貴墮頌生在帝王家那復有尊貴自應著珍御顧見何驚異　大陽乎曰此三種須明轉位始得一曰水牯牛是類墮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即有所滯直是要你一念無私即有出身之路二曰不斷聲色是隨墮以不明一聲色故隨處墮須向聲色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聲色外一句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三曰不受食是尊貴墮須是知那邊了却來這邊行履不虛此位即坐在尊貴　幻寄曰佛說比丘乞食乃正命食破四邪命食邪命謂醫卜筮術等具于教乘華嚴疏諸典中曹山取正命食表本分事蓋本此寂音引瑜珈九因黃檗兒酥語意雖佳而失其本矣僧寶傳述三墮語遺尊貴墮智證傳以不斷聲色與隨墮分二而遺類墮濟公不取僧寶智證獨載林間固有所擇也至於大陽謂不明聲色故隨處墮與坐在尊貴是直以墮為墮落非曹山旨也　寂音又曰金剛般若曰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西天此土聖賢釋者無慮千餘人然莫如無著得佛之意雙林

大士又從而申明之無著於此判為言說法身意以為筏者言說也雖與人俱然亦不類如筏行水中而實不住非法者二邊也在筏且不類豈於二邊而止住耶故曰何況非法大士偈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人法俱名執悟理詎勞詮中流仍被溺誰論在二邊有無如取一即被污心田故曹洞宗旨有混不得類不齊之語也幻寄曰洪師如漢儒授經傳事

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醫曰為甚麼不醫師曰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問沙門豈不是具大慈悲底人師曰是曰忽遇六賊來時如何師曰亦須具大慈悲曰如何具大慈悲師曰一劍揮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始得和同　問眉與目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為甚麼不相識師曰為同在一處曰恁麼則不分去也

師曰眉且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師曰曹山卻疑曰和尚爲甚麼卻疑師曰若不疑卽端的去也　師示眾云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道卻令他不疑去雲門在眾出問密密處爲甚麼不知有師曰只爲密密所以不知有門曰此人如何親近師曰莫向密密處親近門曰不向密密處時如何師曰始解親近門曰喏喏妙喜曰濁油更著濕燈心　雲門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喫常住苗稼者是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你還畜得麼曰畜得師曰你作麼生畜曰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師曰何不道披毛戴角

門禮拜　問家貧遭刼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為甚麼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　師問德上座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甚麼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妙喜曰甚麼處去也）　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卽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卽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鑑得箇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大溈喆云曹山雖然善能切磋琢磨其奈鏡清玉本無瑕要會麼不經敏手終成廢器）　問敎中道大海不宿死屍如何是大

海師曰包含萬有者曰既是包含萬有爲甚麼不宿死屍師曰絕氣息者不著曰既是包含萬有爲甚麼絕氣息者不著師曰萬有非其功絕氣息者有其德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道無卽得爭奈龍王按劍何　問具何知解善能問難師曰不是句曰問難個甚麼師曰刀斧斫不入曰恁麼問難還有不肯者麼師曰有曰是誰師曰曹山　問僧作甚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靸鞋來　問親何道伴卽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一被蓋曰此猶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聞於

未聞師曰不同於木石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
道常聞於未聞　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師曰曹
山解忌口　紙衣道者來參師問莫是紙衣道者否者曰
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者曰一裘纔挂體萬法悉皆
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曰汝秖
解與麼去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眞性不假
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者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者
珍重便化師示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
念異便於體昧心差不與道爲鄰情分萬法沈前境識

鑑多端喪本眞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　問
强上座曰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
生說個應底道理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祇道得
八成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　僧舉藥山問僧年
多少曰七十二山曰是七十二那曰是山便打此意如何
師曰前箭猶似可後箭射人深曰如何免得此棒師曰王
勑既行諸侯避道　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裏龍
吟曰如何是道中人嚴曰髑髏裏眼睛僧不領乃問石霜
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曰猶帶喜在曰如何是髑髏裏眼

睛。霜曰。猶帶識在。又不領。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脉不斷。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麼。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曰。未審枯木裏龍吟是何章句。師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遂示偈曰。枯木龍吟眞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

昭覺勤云。念不異。心不差。圓融五位君臣。跳出無明三毒。便可以向枯木上生花。寒巖中吹律。看他三個老宿。一人透語滲漏。一人透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若善參詳。便可乡關獨步。還委悉麼。莫守寒巖異草青。坐斷白雲機不妙。

徑山杲舉圓悟透三種語了。云。諸人還揀得出麼。若揀不出。妙喜不惜眉毛。爲諸人說破。香嚴透語滲漏。被語言縛殺。石霜透情滲漏。被情識使殺。曹山透見滲漏。被見聞覺知惑殺。分明說了。具眼

者辨取、寂音曰、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者、達觀所謂偏正互縱橫、迢然忌十成、龍門須要透、鳥道不堪行、石女霜中織、泥牛火裏耕、兩頭如脫得、古木一枝榮是也、　師讀杜順傅大士所作法身偈曰、我意不欲與麼道、門弟子請別作之、既作偈又註釋之、其詞曰、渠本不是我、非我我本不是渠、非渠渠無我即死、仰汝取活我無渠即余、不別有、渠如我是佛、要且是佛、不我如渠即驢、二俱不立不食空王俸、若遇御飯直須吐卻、何假鴈傳書、不通信、我說橫身唱、為信唱、君看背上毛、不與你相似、作如謠白雪、將謂是白雪、猶恐是巴歌、傳此句無註、示學人偈曰、從緣薦得相應疾、就體消停得力遲、瞥起本來無處所、吾師暫說不思議、寂音曰、予以是觀之、于聖

皆歷此一念之心起時了不可得是眞不可思議也離則決定無別殊勝故如是了知豈不疾乎華嚴經曰以少方便疾成菩提曰然則學者何爲而不信耶曰如竹林善會禪師爲道吾發之以見船子言下省悟旣去而回顧船子笑曰道漢疑我別有也於是覆其舟蓋信力尙微未大通透故耳幻寄曰千古繫驢橛子

師作四禁偈曰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

示衆曰僧家在此等衣線下須理會通向上事莫作等閑若也承當處分明卽轉他諸聖向自己背後方得自由若也轉不得直饒學得十成卻須向他背後叉手說什麼大話若轉得自己則一切粗重境來皆作得主宰假如泥裏倒地亦作得主宰如有僧問藥山曰三乘教中還有祖

意也無答曰有曰既有達摩又來作麼答曰只爲有所以
來豈非作得主宰轉得歸自己乎如經曰大通智勝佛十
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言劫者滯也謂之十
成亦曰斷滲漏也只是十道頭絕矣不忘大果故云守住
耽著名爲取次承當不分貴賤我常見叢林好論一般兩
般還能成立得事麼此等但是說向去事路布汝不見南
泉曰饒汝十成猶較王老師一線道也大難事到此直須
子細始得明白自在不論天堂地獄餓鬼畜生但是一切
處不移易元是舊時人只是不行舊時路若有忻心還成

滯著若脫得揀什麼古德云只恐不得輪廻汝道作麼生
只如今人說個淨潔處愛說向去事此病最難治若是世
間粗重事卻是輕淨潔病爲重只如佛味祖味盡爲滯著
先師曰擬心是犯戒若也得味是破齋且喚什麼作味只
是佛味祖味纔有忻心便是犯戒若也如今說破齋破戒
即今三羯磨時早破了也若是粗重貪嗔癡雖難斷卻是
輕若也無爲無事淨潔此乃重無以加也祖師出世亦只
爲這個亦不獨爲汝今時莫作等閑狸奴白牯修行卻快
不是有禪有道如汝種種馳求覓佛覓祖乃至菩提涅槃

幾時休歇成辦乎皆是生滅心所以不如狸奴白牯兀兀無知不知佛不知祖乃至菩提涅槃及以善惡因果但饑來喫草渴來飲水若能恁麼不愁不成辦不見道計較不成是以知有乃能披毛戴角牽犂拽耒得此便宜始較些子不見彌勒阿閦及諸妙喜等世界被他向上人喚作無慚愧懈怠菩薩亦曰變易生死尚恐是小懈怠在本分事合作麼生大須子細始得人人有一坐具地佛出世侵他不得恁麼體會修行莫趁快利欲知此事饒今成佛成祖去也只這是便墮三塗地獄六道去也只這是雖然沒用

處要且離他不得須與他作主宰始得若作得主宰即是不變易若作主宰不得便是變易也不見永嘉云莽莽蕩蕩招殃禍問如何是莽莽蕩蕩招殃禍曰只這個總是問曰如何免得曰知有即得用免作麼但是菩提涅槃煩惱無明等總是不要免乃至世間粗重之事但知有便得不要免免即同變易去也乃至成佛成祖菩提涅槃此等殃禍為不小因什麼如此只為變易若不變易直須觸處自由始得　南平鍾王雅重師致禮敦請師但書大梅山居頌一首付使者大梅和尚自得心印於大寂遂入四明梅子真舊隱縛茆燕處唐貞元中鹽官會下

有僧因採拄杖迷路至菴所問和尚在此多少時梅曰祇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梅曰隨流去僧歸舉似鹽官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之梅答以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一池荷葉衣無數滿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寂師寫辭南平者摧殘枯木一偈也梅諸機緣具於第九卷此因錄寂師辭南平事嘉梅之幽韻復述其肥遯之跡云後偈或作隱山和尚偈

天復辛酉夏夜問知事今日是幾何日月對曰六月十五師曰曹山平生行腳到處只管九十日為一夏明日辰時吾行腳去及時焚香宴坐而化閱世六十有二坐三十有七夏門弟子塟全身於山之西阿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王氏子童丱出家於范陽延

壽寺二十五成大僧其師令習聲聞篇聚非其好棄之遊
方至翠微問道會有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法席師遂造
焉山問甚處來師曰翠微來山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師
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否微曰你
每日噇個甚麽山曰實有此語否師曰有山曰不虛參見
作家來山問汝名甚麽師曰道膺山曰向上更道師曰向
上卽不名道膺山曰與老僧祗對道吾底語一般師問如
何是祖師意山曰闍黎他後有把茅蓋頭忽有人問如何
祗對師曰道膺罪過山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

王是否師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山然之山問師甚處來去師曰踢山來山曰那個山堪住師曰那個山不堪住山曰恁麼則國內總被闍黎占卻師曰不然山曰恁麼則子得個入路師曰無路山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師曰若有路即與和尚隔山去也山乃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去在師結菴於三峯經旬不赴堂山問子近日何不赴齋師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山曰我將謂汝是個人猶作這個見解在汝晚間來師晚至山召膺菴主師應諾山曰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師回菴寂然宴坐天神自此

竟尋不見如是三日乃絕山問師作甚麼師曰合醬山曰用多少鹽師曰旋入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山問大闡提人作五逆罪孝養何在師曰始成孝養自爾洞山許爲室中領袖　劉禹端公上山謝雨問師云雨從何來師曰從端公問處來端公遂禮三拜歡喜而退行數步師召云端公公回首師問云問從何來公無語歸家三日而死　大慧拈云劉禹端公無語歸家三日而死正爬著宏覺癢處只是不知轉身一路當初待伊道問從何來但依前禮三拜歡喜而退且教宏覺疑三十年　又東平嘗問一官人風作何色雪竇因弁頌云雨從何來風作何色龍門萬仞曾留宿客進退相將誰遭點額風作何色雨從何來　師曾令侍

不用彈指樓閣門開波波稜稜南方未回

者送袴與一住菴道者道者曰自有孃生袴竟不受師再令侍者問孃未生時著個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有舍利持似於師師曰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時下得一轉語好

師在洞山作務悞剗殺蚯蚓山曰這個聻師曰他不死山曰二祖往鄴都又作麼生師不對後有僧問和尚在洞山剗殺蚯蚓因緣和尚豈不是無語師曰當時有語祇是無人證明　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師曰從妄想有曰與某甲想出一鋌金得麼師便休去僧不肯（雲門云已是葛藤不能折合待伊道想出一鋌金得麼拈拄杖便打）　新羅僧問佛陀波利見文殊為甚

卻回去。師曰。祇爲不將來。所以卻回去。　問教中道。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此意如何。師曰。動則應墮惡道。靜則爲人輕賤。　示衆曰。佛法有甚麼多事。行得卽是。但知心是佛。莫愁佛不解語。欲得如是事。還須如是人。若是如是人。愁個甚麼。若云如是事卽難。自古先德醇素任眞。元來無巧。設有人問如何是道。或時答甎磚木頭。作麼皆重。元來他根本腳下實有力。卽是不思議人。握土成金。若無如是話。饒汝說得簇花簇錦。相似直道我放光動地。世間更無過也。盡說了。合殺頭人總不信受。元

來自家脚下虛無力汝等譬如獵狗但尋得有蹤跡底若遇羚羊挂角時非但不見蹤跡氣息也不識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答曰六六三十六曰會麼僧曰不會曰不見道無蹤跡。其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挂角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得恁麼難會州曰有甚麼難會曰請和尚指示州曰新羅新羅又問長慶羚羊挂角時如何慶曰草裏漢曰挂後如何慶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慶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　又問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呼問者名曰會麼曰不會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乃曰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莫當等閑這裏是什麼所在爭

受容易凡問個事也須識好惡若不識尊卑良賤不知觸犯信口亂道也無利益盆家行腳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怕同學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言語也須看他前頭八十老人入場屋不是小兒戲不是因循底事一言參差卽千里萬里難爲收攝蓋爲學處容易不著力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如夾如鉤如鎖須教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明豈不是得妙底事一種學大須仔細研窮直須諦當的的無差到這裏有什麼躢跳處有什麼擬議處向去底人須常慘

悚戢翼始得若是知有底人自解護惜終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休去爲什麼如此常恐無利益體得底人心若臘月扇口邊直得醭出不是强爲任運如此欲得與麼事須是與麼人既是與麼人不愁恁麼事恁麼事卽難得 又曰汝等直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了也不見古人講得天花落石點頭尙不干自己事自餘是什麼閑如今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有什麼交涉如將方木逗圓孔中多少聲訛若無與麼事饒汝說得簇花簇錦也無用處未離情識在若一切事須向這裏及盡始得無過方得出

身若有一毫髮去不盡即被塵累。豈況更多差之毫釐過犯山嶽。不見古人道。學處不了。盡是流俗閭閻中物。捨不得。俱爲滲漏。直須向這裏及取去。及去及來。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了。物物上通。祇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便是世間極重極貴物。不得將來向尊貴邊。須知不可思議。不當好心。所以古人道。猶如雙鏡光光相對。光明相照。更無虧盈。豈不是一般。猶喚作影像邊事。如日出時光照世間。明朗是一半。那一半喚作甚麼。如今人未認得光影門頭戶底粗淺底事將作

屋裏事又爭得。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下、燈錄無便是世間諸語、但云不見道、從門入者非寶、揀上不成龍二句而已、　又曰、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卽貧窮、從地涌出卽富貴。門裏出身則易、身裏出門則難。動則埋身千尺、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迴脫、獨拔當時。語言不要多、多則無用處。僧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卽貧窮。曰、不貴得。又問、如何是從地涌出則富貴。曰、無中或有。　又曰、了無所有、得無所圖、言無所是、行無所依、心無所託、及盡始得無過。在眾如無眾、無眾如在眾。在身如無身、處世如無世。豈不是無嬈其德、超於萬類。

脱一切羈鏁千人萬人得尚道不當自己如今若得共起初一般古人曰體得那邊事却來這邊行履那邊有什麼事這邊又作麼生行履所以道有也莫將來無也莫將去現在底是誰家事　又曰欲體此事直似一息不來底人方與那個人相應若體得這個人意方有少許說話分方有少許行履分暫時不在如同死人豈况如今論年論月不在如人常在愁什麼家事不辦欲知久遠事秖在如今如今若得久遠亦得如人千鄉萬里歸家行到即是是即一切總是不是即一切總不是直得頂上光燄生亦不是

能爲一切。一切不爲道終日貪前頭事。失卻背後事。若見背後事。失卻前頭事。如人不前後。有什麼事　僧問。有人衣錦繡入來見和尚。後爲甚寸絲不挂。曰直得琉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乃曰若有一毫許去及不盡。卽被塵累。豈況更多。不見尋常道。升天底事須對衆掉卻。十成底事須對衆去卻。擲地作金聲。不須回頭顧著。自餘有什麼用處。不見二祖當時詩書博覽。三藏聖教如觀掌中。因甚麼更求達摩安心。將知此門中事不是等閑。所以道智人不向言中取得。入豈向說中求。不是異於常徒。息一切萬累

道暫時不在途路便有來由非但惡眷屬善眷屬也覓不得甚處去通身去歸家去省覲去始脫得諸有門去去得牢籠脫險難異常徒　又曰如掌中觀物決定決定方可隨緣若一如此千萬亦然千萬之中難爲一二一二不可得不見道顯照底人卽易得顯已底人卽難得不道全無卽是希有若未得如此不受強爲強爲卽生惱生惱卽退道退道則罪來加身卽見不得說什麼大話汝旣出家如因免獄少欲知足莫貪世榮忍饑忍渴志存無爲得在佛法中十生九死也莫相拋出生八死莫違佛法斬釘截鐵

莫負如來事宜無多各自了取有事近前無事莫立自示眾佛法有什麼多事至此悉依僧寶傳師住持三十年道徧天下眾至千五百人南昌鍾王師尊之願以爲世世師唐天福元年秋示微疾十二月二十八日爲大眾開最後方便敘出世始卒之意眾皆愴然越明年正月三日問侍者今日是幾對云初三師云三十年後但云祗這是乃端然告寂

撫州踈山匡仁禪師吉州新淦人投本州元證禪師出家一日告其師往東都聽習未經歲月忽曰尋行數墨語不如默捨己求人假不如真遂造洞山值山早參出問未有之

言請師示誨山曰不諾無人肯師曰還可功也無山曰你卽今還功得麼師曰功不得卽無諱處山他日上堂曰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生花方與他合師問一切處不乖時如何山曰闍黎此是功勳邊事幸有無功之功子何不問師曰無功之功豈不是那邊人山曰大有人笑子恁麼問師曰恁麼則迢然去也山曰迢然非迢然非不迢然師曰如何是迢然山曰喚作那邊人卽不得師曰如何是非迢然山曰無辨處山問師空劫無人家是甚麼人住處師曰不識山曰人還有意旨也無師曰和尚何不問他山曰現

問次師曰是何意旨山不對泊洞山順世弟子禮終乃到潭州大溈値溈示衆曰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始得師出問如何是不落聲色句溈竪起拂子師曰此是落聲色句溈放下拂子歸方丈師不契便辭香嚴嚴曰何不且住師曰某甲與和尚無緣嚴曰有何因緣試舉看師遂舉前話嚴曰某甲有個話師曰道甚麼嚴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師曰元來此中有人遂囑香嚴曰向後有住處某甲卻來相見乃去溈問嚴曰問聲色話底矮闍黎在麼嚴曰已去也溈曰曾舉向子麼嚴曰某甲亦曾

對他來。溈曰。試舉看。嚴舉前話。溈曰。他道甚麼。嚴曰。深肯
某甲。溈失笑曰。我將謂這矮子有長處。元來祇在這裏。此
子向去若有個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師聞福州
大溈安和尚示眾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特入嶺到彼
值溈泥壁。便問承聞和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溈
曰是。師曰。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溈放下泥盤。呵呵大
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千里賣卻布單。特為此事而來。和
尚何得相弄。溈喚侍者取錢二百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
後有獨眼龍為子點破在。溈山次日上堂。師出問。法身之

理。理絶乎徵。不奪是非之境。猶是法身邊事。如何是法身向上事。溈舉起拂子。師曰。此猶是法身邊事。溈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奪拂子。摺折擲向地上。便歸衆。溈曰。龍蛇易辨。衲子難謾。後聞婺州明招謙和尚出世。謙眇一目。徑往禮拜。招問甚處來。師曰。閩中來。招曰。曾到大溈否。師曰。到。招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招曰。溈山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遇知音。師亦不省。復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卻使溈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溈山元來笑裏有刀。遙望禮拜悔過。楊岐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文殊維摩撒手歸去。楊岐恁麽道。也是看鍋鑑。更

有後語。不得錯舉。妙喜曰。利動君子。曰。第七個無尾巴。

招一日問虎生七子。那個無尾巴。師

香嚴出世。師不爽前約。遂往訪之。

嚴上堂。僧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嚴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師在眾作嘔聲曰。是何言歟。嚴聞便下座。曰適對此僧語。必有不是。致招師叔如是。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萬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攜。亦從人得。如何無過。嚴曰。卻請師叔道。師曰。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嚴乃禮拜。躡前問。師曰。何不道肯諾不得全。嚴曰。肯又肯個甚麼。諾又諾於阿誰。師曰。肯即肯他千聖。諾即諾於己靈。嚴

曰。師叔恁麼道。向去倒屙三十年在。師住後果病吐二十
食後。抉口令吐曰。香嚴師兄記我三十年倒屙。尚欠三年
在。師後問鏡清。肯諾不得全。子作麼生會。清曰。全歸肯諾。
師曰。不得全又作麼生。清曰。個
中無肯路。師曰。始愜病僧意。 師到夾山。山上堂。師問。
承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非目前法。山曰。夜
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掀禪牀勢。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
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山曰。大衆看取這一員戰將。 師參
巖頭。頭見來。乃低頭佯睡。師近前而立。頭不顧。師拍禪牀
一下。頭回首曰。作甚麼。師曰。和尚且瞌睡。拂袖便行。頭呵
呵大笑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 上堂。病僧咸通

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師曰是。曰祇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祇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師曰闍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妙喜曰雲門禮拜不是好心）有僧爲師造壽塔畢。白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師曰爲將三錢與匠人。爲將兩錢與匠人。爲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

與吾親造壽塔來僧無語後僧舉似大嶺菴閑和尚即羅山也嶺曰還有人道得麼僧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疎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鬚眉墮落僧回如敎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歎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徑山杲頌鬆壞十方常住地三錢使盡露屍骸羅山古佛雖靈驗未免將身一處埋　應菴華頌鬆開蒼徑造浮圖往復商量價不孤無限落花隨水去夕陽春色滿江湖　崇覺空頌三文與匠人每愛佳人笑目青音容常隔一沙汀黃

河誰道如今輥波浪無風不挂情頭兩文與匠人惱惱牛
攔昨夜開嶺頭人頭不歸來煩君道與西江月莫照孤燈
冷處灰頭一文與匠人行因感果事須分寶塔崚　師臨
空直一文要會疎山端的意吾家宗祖在弁扮

遷化。有偈示衆曰。我路碧空外。白雲無處閑。世有無根樹。黃葉風送還。偈終而逝。

青林師虔禪師。初參洞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武陵。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師曰。胡地冬抽筍。山曰。別甑炊香飯供養此人。師拂袖便出。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師在洞山栽松次。有劉長翁者求偈。師作偈曰。長長三尺餘。鬱鬱覆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劉得偈呈洞山。山謂曰

此是第三代洞山主人師辭洞山山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金輪不隱的徧界絕紅塵山曰善自保任師珍重而出洞山門送謂師曰恁麼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踏紅塵通身無影像山良久師曰老和尚何不速道山曰子得恁麼性急師曰某甲罪過便禮辭　住青林後遷洞山凡有新到先令搬柴三轉然後參堂有一僧不肯問師曰三轉內則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鐵輪天子寰中旨僧無對師便打趁出　問學人徑往時如何師曰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曰當頭者如何師曰喪子命根曰不當頭者如

何師曰亦無迴避處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失卻也曰向甚麼處去師曰草深無覓處曰和尚也須提防始得師拊掌曰一等是個毒氣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上堂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師曰且道為汝說答汝話若向這裏會得有個入處　師將順世焚香白眾曰香烟盡處是吾涅槃時也言訖跏趺而坐息隨烟滅

潭州龍牙山居遁證空禪師。參翠微。乃問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一個餘月。不蒙示誨一法。意在於何。微曰。嫌甚麼。師又問洞山。山曰。爭怪得老僧。（法眼別云、祖師來也。雲居齊云、此三大尊宿還有親疎也無。若有那個親若無親疎。眼在甚麼處。）師又問翠微。如何是祖師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腳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明也未。師曰。明即明也。要且無祖師意。（東禪齊云、眾中道佛法即有祇是無

祖師意。若恁麼會。有何交涉。別作麼生會。無祖師意底道理。雪竇頌。龍牙山裏龍無眼。死水何曾振古風。禪板蒲團不能用。只應分付與盧公。盧公付了亦何憑。坐倚休將繼祖燈。堪對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圜悟勤云。雪竇據款結案。他雖恁麼頌。且道意在甚麼處。甚處是無眼。甚處是死水裏。且道是扶持伊。是滅伊威光。人多錯會道。為甚麼只應分付與盧公。殊不知卻是龍牙分付與人。

僧寶傳云。初謁翠微。不契。至臨濟。亦不契。乃造洞山悟本价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价曰。待洞水逆流。卽向汝道。師豁然大悟。研味其旨。悲欣交集。覺範曰。予觀龍牙偈曰。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慣闘快龍舟。雖然舊閣閒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君若隨緣得似風。吹沙走石不勞功。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皆清深精密。如其為人。疑問翠微臨濟祖意。度禪板蒲團機語。在已見洞山之後。雪竇以瞎龍死水罪之。龍牙聞之。必大笑。

師復舉德山頭落底語。因自省過。遂止於洞山。隨眾參請。一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

曰。待洞水逆流。卽向汝道。師始悟厥旨。服勤八稔。此見於濟公燈錄、師有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後神鼎諲擧云。山僧卽不然。學道如鑽火。逢煙便可休。莫待金星現。燒額又燒頭。翠巖眞云。若論頓也。龍牙猶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欠悟在。於此後且如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歸家、

問十二時中。如何著力。師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得。大潙秀云。是則是。又敎人陰界中作活計。十二時中。如何用力。如有手人行拳。又且如何、　問古人得個甚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　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向甚麼處立。師曰。道者汝道。維摩掌擎世界。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卽向汝道。曰。石烏

龜語也。師曰向汝道甚麽。　裴相國入大安寺問諸大德曰羅睺羅以何爲第一。曰以密行爲第一。裴不肯遂問此間有何禪者。時師在後園種菜。遂請來問羅睺羅以何爲第一。師曰不知。裴便拜曰破布裹眞珠。　報慈嶼讚師眞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師一日在帳中坐。僧問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撥開帳子曰。還見麽。曰不見。師曰不將眼來。（報慈聞云龍牙祇道得一半。雲門令僧舉此公案云汝舉。我與汝道。僧舉了。門云。我不妨與汝道。）　上堂夫叅禪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祖佛言教似生冤家。始有叅學分若透不

得即被祖佛謾去僧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乃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卻祖佛若也如是始體得佛祖意方與向上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出期僧曰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道者直須自悟去始得

益州北院通禪師初參夾山山問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

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山曰。是。師乃掀倒禪牀。叉手而立。山起來打一拄杖。師便下去。法眼云。是他掀倒禪牀。何不便去。須待他打了一棒去。意在甚麼處。次參洞山。山上堂曰。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師出眾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便掀倒禪牀。山曰。老兄作麼生。師曰。待某甲舌頭爛卽向和尚道。後辭洞山。擬入嶺。山曰。善爲飛猿嶺峻好看。師良久。山召通闍黎。師應諾。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有省。更不入嶺。

京兆府蜆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跡頗異。居無定所。自印

心於洞山混俗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惟披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掇蝦蜆以充其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蜆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眞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荅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

越州乾峯和尚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出問菴內人爲甚麼不知菴外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是甚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與麼始

解穩坐門應喏喏。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妙喜曰彼此揚家醜賴遇無旁觀者）雲門到曰請和尚答話師曰到老僧也未門曰恁麼那恁麼那師曰將謂猴白更有猴黑　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畫云在這裏僧後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跨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寶峯文云乾峯與麼道還夢見也未若是老僧則不然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處劈脊便棒却問他路頭在甚處待伊擬開口熱喝出去更有個雲門

折脚老比丘、不分緇素、不辨邪正、拈起扇子云云、似這般和泥和水漢、糞堆頭埋卻十個五個、有甚麼過、呵呵呵樂不樂、足不足、而今幸對山青水綠、年來事事一時休、信任身心嬾拘束、大衆休瞌睡好　問僧甚處來。曰天台。師曰說見石橋作兩段是否。曰和尚甚處得這消息來。師曰將謂華頂峯前客。元是平田莊裏人　法石光禪師因舊住相訪、師問頃年有一則公案、與你商量不下、如今作麼生。云未入門時早呈似和尚了也。師云這裏又作麼生。云不可頭上安頭。師劃一劃云這裏且置、你為甚麼踏斷天台石橋。僧無語。師云脫空妄語漢、出去　幻寄曰此二尊宿勘僧、一人得法身二種光、一人得法身三種病、若人辨得出、許具隻眼。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與巖頭雪峯過江西。到一茶店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不得茶喫。頭曰若恁麼我定不得

茶喫峯曰某甲亦然師曰這兩個老漢話頭也不識頭曰甚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鵶雖活如死頭退後曰看看師曰㒿公且置存公作麼生峯以手畫一圓相師曰不得不問頭呵呵曰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茶喫者多　巨良禪客叅禮拜了便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曰恁麼則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良曰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闍黎且來良回首師下禪牀搊住曰一鏃破三關即且置試爲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個亂統漢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察安曰良

公雖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回舉似師師曰艮公若解恁麼會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雪竇顯頌云與君放出關中主放箭之徒莫莽鹵取個眼兮耳必聾捨個耳兮目雙瞽可憐一鏃破三關的的分明箭後路君不見玄沙有言兮大丈夫先天為心祖　天童覺云山堆嶽積來瓦解氷消去則時人知有與我放出關中去看且合作麼生有底道當時便喝當時便掌然則一期瞎用則得要且未是關中主在還體得麼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

瑞州九峯通玄禪師僧問自心他心得相見否師曰自己尚不見他人何可觀　偽唐乾甯三年二月十七日晨興戒

其徒曰。無虛度光陰。無虛消信施。旣已出家。惟道是履。名大丈夫。於是寂然在定。至三月二十日乃化。閱世六十有三。坐四十二夏。師引法華經以明五位、語具洞山五位章中、

指月錄卷十八終

指月錄卷之十九

六祖下第七世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陳操尚書來。師畫一圓相。操曰。弟子與麼來早是不著。便更畫圓相。師於中著一點。操曰。將謂是南番舶主。師便歸方丈閉卻門。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上堂。拈拄杖示眾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

大溈喆云。大溈即不然。你有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大溈即如是。諸人還用得也未。若人用得。德山先鋒。臨濟合後。若用不得。且還本主。天童正覺云。你有則一切有。你無則一切無。有無自是當人與

簽關芭蕉甚事正恁麼時作麼生是你拄杖子。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一緉破草鞋。曰祇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師謂眾曰。我年二十八到仰山參見南塔。見上堂曰。汝等諸人若是個漢。從孃肚裏出來便作獅子吼。好麼。我於言下歇得身心。便住五載。

汝州南院慧顒禪師亦曰寶應。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曰。這瞎驢亂做。僧擬議。師便打趁出。妙喜曰。吾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

也復頌云赤肉團邊用得親主賓有理各難伸兩個駝子相逢著世上於今無直人　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來作甚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甚麼僧又喝師便打僧禮拜師曰這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大行瞎漢參堂去　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是甚麼物恁麼來曰和尚試道看師曰適來禮拜底曰錯師曰禮拜底錯個甚麼曰再犯不容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瞎漢參堂去　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上天堂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還知寶應老漢落

處麼。僧擬議。師打一拂子曰。你還知喫拂子底麼。曰不會。師曰。正令卻是你行。又打一拂子。雪竇云。令既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竇道個瞎。且圖雪上加霜。妙喜云。權衡臨濟三要三玄。須還他南院始得。雪竇為甚麼卻道拂子不知來處。妙喜亦道個瞎。且圖兩得相見。問僧名甚麼。曰普黎。師曰。忽遇失橛作麼生。僧便不審。師便打。上堂。諸方秖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師便打。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覲。師已

圓寂。乃謁風穴。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曰。是。穴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曰。汝會也。雲居悟云。且作麼生是啐啄同時眼。若得眼明其用自備。又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何故不啐啄。所以道子若哮吼。其母即喪。諸人還明得麼。乃頌曰。子若哮吼。其母即喪。全歸其子。十方通暢。大用現前。理自然。何必起心作模樣。更若不會。雲居拄杖。僧纔參入方丈。以手指云。敗也。師乃拈起拄杖度與僧。僧纔接。師便打。雲峯悅云。這僧雖然頭上有光。不知腳下似漆。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守廓侍者問德山曰。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曰。作麼作麼。師曰。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便休去。來日浴出。師過

茶與山山於背上摑一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　師行脚到襄州華嚴和尚會下一日嚴上堂曰大衆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師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師又喝嚴亦喝師禮拜起曰大衆看這老漢一場敗闕又喝一喝拍手歸衆嚴下座歸方丈時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叵耐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待集衆打一頓趁出穴曰趁他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嚴

方息慈穴下來舉似師師曰你著甚來由勸這漢我未問
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卻我這話也穴曰雖
然如是已徧天下也　師到鹿門一日見楚和尚與僧道
話次鹿門下來問楚和尚你終日披披搭搭作甚麼楚云
和尚見某甲披披搭搭那門便喝楚亦喝兩家總休去師
云諸上座你看這兩個瞎漢隨後便喝門歸方丈卻令侍
者請師上來云老僧適來與楚闍黎賓主相見什麼處敗
缺師曰轉見病深門云老僧自見興化來便會也師云和
尚到興化時某甲爲侍者記得興麼時語門云請舉看師

遂舉與化問和尚甚處來和尚云五臺來化云還見文殊麼和尚便喝化云我問你還見文殊麼又惡發作麼和尚又喝化不語和尚作禮化至明日敎某甲喚和尚和尚早去也化上堂云你看這個僧擔條斷貫索向南方去也已後也道見興化來師云今日公案恰似與麼時底門云與化當時爲甚無語師曰見和尚不會賓主句所以不語及欲喚和尚持論和尚已去也鹿門明日特爲煎茶晚叅告衆曰夫叅學龍象直須仔細入室決擇不得容易遑得個語便以爲極則道我靈利只如山僧當初見興化時認得

個動轉底。見人道一喝兩喝。便休。以為佛法也。今日被明眼人覷破。卻成一場笑。具圖個甚麼。只為我慢無明。不能回轉。親近上流。賴得明眼道人。不惜身命。對眾證據。此恩難報。何故。興化云。饒你喝得興化老人上三十三天。卻撲下來。一點氣也無。欵欵地蘇息起來。向你道未在。何故。如此。興化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眞珠與你在。胡喝亂喝作麼。眞謂藥石之言。道流難信。如今直須明辨取。豈不慶快平生。參學事畢。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從漪上座。到法席旬日。常自曰。莫道會

佛法人覓個舉話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次。師召從漪。漪舉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錯。漪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老漢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錯。乃曰。上座且在這裏過夏。共汝商量這兩錯。漪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腳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首山念云。據天平作恁麼解會。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圜悟勤云。如今人聞他道。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便去卜度道。未行腳時。自無許多佛法禪道。及至行腳。被諸方熱瞞。不可未行腳時喚地作天。喚山

作水、幸無一星事、若總恁麼作、流俗見解、何不買一片帽戴、大家過時、有什麼用處、佛法不是這個道理、

寶壽和尙。第二世 在先寶壽爲供養主。壽問、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不契。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昨日蒙和尙設問某甲不契。往南方參知識去。壽曰、南方禁夏不禁冬。我此間禁冬不禁夏。汝且作街坊過夏。若是佛法闤闠之中浩浩紅塵常說正法。師不敢違。一日街頭見兩人交爭揮一拳曰、你得恁麼無面目。師當下大悟。走見寶壽。未及出語。壽便曰、汝會也不用說。師便禮拜。壽臨遷化時囑三聖請師開堂。師開堂日三聖推出一

僧。師便打。聖云。與麼爲人。非但瞎卻這僧眼。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師擲下拄杖便歸方丈。雲峯悅云、臨濟一宗、掃地而盡、因甚麼卻到這裏驀拈拄杖云、甚麼處去也、眞淨頌、探騎飛來棒下、猶瞎人翻瀉鎮州城、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眞如頌、法眼持來付與誰、三聖推僧決衆疑、將軍令舉孳夫駭、直得盲聲徹四夷、

師將順寂、謂門人曰。汝還知吾行履處否。曰。知和尚長坐不臥。師又召僧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去。非吾眷屬。言訖而化。

洪州鳳棲同安院常察禪師。僧問。學人未曉時機。乞師指示。師曰。參差松竹籠烟薄。重疊峯巒月上遲。僧擬進語。師曰。劍甲未施。賊身已露。僧曰。何也。師曰。精陽不剪。霜前竹水

罡徒誇海上龍僧繞禪牀而出師曰閉目食蝸牛一場酸澀苦　新到持錫繞師三匝振錫一下曰凡聖不到處請師道師鳴指三下僧曰同安今日嚇得忘前失後師曰闍黎發足何處僧珍重便出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僧回首曰遠聞不如近見師曰貪他一杯酒失卻滿船魚　問僧近離何處曰江西師曰江西法道何似此間曰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則禍生也師曰老僧適來造次曰某甲不是嬰兒徒用止啼黃葉師曰傷鼈恕龜殺活由我僧又問久造平微如何洞曉師曰老僧耳

背分明問將來曰快鷂不打籬邊雀師曰暗中臨鏡誰辨妍媸曰向上機關如何洞曉師曰何必曰休休師曰始解乘舟擬跨劍水　問僧甚處來曰五臺師曰還見文殊麼僧展兩手師曰展手頗多文殊難覩曰氣急殺人師曰不覩雲中鴈焉知沙塞寒曰遠趍丈室乞師一言師曰孫臏門下徒話鑽龜曰名不浪得師曰喫茶去僧珍重便出師曰雖得一場榮刖卻一雙足　師問僧眼界無光如何得見曰北斗東轉南斗西移師曰夫子入太廟曰與麼則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去也師曰橫抱嬰孩擬彰皇簡　師一

日遊山次大衆隨之師曰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古人道眞如般若同安卽不然時有僧曰古人也好和尚師曰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曰諸方眼目不恠陶潛師曰闍黎閉目中秋坐卻恠月無光曰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又作麼生師曰安南未伏塞北那降僧禮拜師曰名稱普聞 問僧近離甚處曰太原師曰太原近日法道如何曰只見雲隨日出水逐波生不知太原法道如何師曰豈不是離太原乎曰苦苦師曰不覩海雲邑徼覺旱雷聲曰以金易鍮憎貪愛假師便歸方丈僧拂袖便出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生吳氏福州人七齡雪峯存禪師見之愛其純粹化其親令出家年二十乃剃落受具辭遊方至九峯虔公問汝遠來何所見當由何路出生死對曰重昏廓闢盲者自盲虔笑以手揮之曰佛法不如是師不懌請曰豈無方便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曰奴見婢殷勤師於是依止十餘年　問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謂之眞過如何是眞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眞諦師曰禾山解打鼓問卽心卽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

雪竇頌、一拽石、二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象骨老師曾輥毬、爭似禾山解打鼓、報君知、莫莽鹵、甜者甜兮苦者苦、諸方目此爲禾山四打鼓、又僧問護國澄、鶴立枯松時如何、澄云、脚跟下一場懡㦬、又問雪覆千山時如何、澄云、日出後一場懡㦬、又問會昌沙汰時、護法神向甚麼處去、澄云、三門外兩個漢一場懡㦬、諸方謂之護國三懡㦬、又保福問僧、殿裏是甚麼佛、僧曰、和尚定當看、福曰、釋迦佛、僧曰、莫瞞人好、福曰、卻是你瞞我、又問僧曰、你名甚麼、曰咸澤、曰或遇枯涸時如何、曰誰是枯涸者、曰我、曰和尚莫瞞人好、曰卻是你瞞我、又問僧、你作甚麼業、喫得恁麼大、僧曰、和尚也不小、福作蹲身勢、僧曰、和尚莫瞞人好、福曰、卻是你瞞我、又問浴主、浴鍋闊多少、主曰、請和尚量看、福作量勢、主曰、和尚莫瞞人好、福曰、卻是你瞞我、諸方謂之保福四瞞人、松菴閑舉此三種語云、諸人要會麼、閑上座爲你頌出、頌曰、禾山打鼓、護國懡㦬、保福瞞人、三個骨朵、爲君一言、總頌出鎖、

建隆元年庚申二月。示有微疾。三月二日。令侍者開方丈集大眾曰。後來學

者未識禾山。卽今識取。於是泊然而化。洪覺範曰。石霜言偏界不曾藏。而其子聞公臨化曰。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斂目時齊聽取。九峯言盡乾坤是汝當人自體。何處安眼耳鼻舌。而其子殷公臨化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卽今取識。予觀其父子兄弟師言行履。如形著影。出聲呼谷應。而近世禪者侚佀思。可悲憐也。

鳳翔府青峯傳楚禪師。一日洛浦問。院主去甚麼處來。師曰。掃雪來。浦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總是。浦曰。得卽得。汝向後住個雪窟定矣。後訪白水。水曰。見說洛浦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水曰。止卻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水曰。此是洛浦底。你底作麼生。

師曰。非但洛浦夾山亦不奈何。水曰。夾山為甚麽不奈何。

師曰。不見道生機一路。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洛浦。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浦曰。移舟諳水脉。舉棹別波瀾。師不契。乃參蟠龍。語同前問。龍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師從此悟入。雲峯悅云。木平若於洛浦言下悟去。猶較些子。可惜許向蟠龍死水裏淹殺。後有問如何是木平。對云。不勞斧斤。果然只在這裏。諸禪德。大凡發足遊方。也須甄別邪正。識辨眞偽。只帶些眼筋始得。然雖如是。賊過後張弓。妙喜曰。雲峯此語亦能瞎人眼。

亦能開人眼。

郢州桐泉山禪師。參黃山。山問。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

得擺手出漳江。師曰。甕戶不開。龍無龍句。山曰。是你恁麼道。師曰。是即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山曰。擺手出漳江山復問。卞和到處。荆山秀玉。即從他。天子傳時如何。師曰。靈鶴不於林下憩。野老不重太平年。山深肯之。噫一盲引衆盲悲哉

臺州瑞巖師彥禪師。閩之許氏子。自幼披緇秉戒無缺。初禮巖頭。問曰。如何是本常理。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頭曰。不是本常理。師良久。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沈生死。師遂領悟。便禮拜。後謁夾山。山問。甚處來。曰。臥龍來。山曰。來時龍還起也未。師乃顧視之。山曰。灸瘡瘢上更著艾

燋。曰，和尚又若如此作甚麽。山休去。妙喜曰，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悞殺李將軍。

師問夾山，與麽卽易，不與麽卽難；與麽與麽卽惺惺，不與麽不與麽卽居空界；與麽不與麽，請師速道。山曰，老僧瞞闍黎去也。師喝曰，這老和尚，而今是甚時節，便出去。後有僧舉似巖頭。頭云，苦哉，將我一枝佛法與麽流將去。

師尋居丹丘瑞巖，坐磐石，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瞞。後有僧參玄沙，沙問近離甚處。曰瑞巖。沙云，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前話。沙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怪。乃云，何不且在彼住。云，已遷化也。沙云，而今還喚得應麽。僧無對。

鏡清問，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卽被覆載。清曰，若不是瑞巖幾遭

也師自稱曰師彥　嘗有三僧胡形清峭目若流電差肩
僉足致禮師問曰子從何來曰天竺來曰何時發曰朝行
適至曰得無勞乎曰爲法忘勞諦視之足皆不蹈地師令
入堂上位安置明旦忽焉不見又嘗有村媼來禮師曰汝
莫拜急歸救取數百物命媼歸見其婦方拾田螺歸媼因
亟投水中又數家召齋一一同時見師來赴至終闍維有
巨蛇從樹杪投身火聚及薪盡舍利散飛風動草木紛紛
而墜師生平神異之蹟不可勝述云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問石霜起滅不停時如何霜曰直須寒

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相應去全清絕點去師不契
謁巖頭復如前問頭喝曰是誰起滅師於此有省　師在
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把拄杖向面前一攛矩無對師
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雙駒後僧舉似踈山山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保
福問巖頭道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意作麼生師召福
福應諾師曰雙明亦雙暗福禮謝三日後卻問前日蒙和
尚垂慈祇爲看不破師曰盡情向汝道了也福曰和尚是
把火行山師曰若與麼據汝疑處問將來福曰如何是雙
明亦雙暗師曰同生亦同死福又禮謝而退別有僧問福

同生亦同死時如何福曰彼此合取狗口僧曰和尚收取口喫飯其僧卻問師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師曰如牛無角曰同生不同死時如何曰如虎帶角後有僧問招慶慶云彼此皆知何故我若東勝昇洲道一句西瞿耶尼洲也知天上道一句人間也知心心相知眼眼相照　師因遊漳州見三平碑云和尚遷化時眾請韓亡名作喪主韓將一條手巾蓋一面鈔鑼以一口露刃劍橫放鈔鑼上直到龕前放下云還有人道得麼若道得某卽作喪主若道不得卽不作喪主道道眾無對韓便趯卻鈔鑼哭云蒼天蒼天先師遠矣師云噫大奇大奇三平門下六百來人總被這俗漢

呑却也。陳老師當時若在。未放他過。時有僧問。祇如他與麼來。作麼生祇對。師云。我當時若在。只將三尺布蓋却頭。横亞一把露刃刀。以手揭起孝幕。當門而坐。看韓家個漢。要作喪主也未得。要不作喪主也未得。進之須有禮。退之須有禮。（幻寄曰。眉毛在也無。）師住羅山。初入院上堂。纔攬衣欲坐。卽云。珍重。便下座。良久却回云。未識底近前來。時有僧纔出禮拜。師云。也大苦。僧禮拜起云。某甲咨和尚。師便喝出。僧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師云。道甚麼。良久云。若是上士。脚纔跨門便委得。若也覿面相呈。猶是鈍漢。口喃喃地。不消

一鑊會麼。不是禪。不是道。不是佛。不是法。是甚麼靈鋒寶劍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若能操持一任操持若也出場定當須是個漢始得。機機相副。法法無根。互爲賓主雖然如此。切忌承當。何故。你若野干鳴。我卽師子吼。我若野干鳴。你亦師子吼。你若師子吼。我亦師子吼。臨時布取意句有主宰。所以道。意中句。句中意。意中不停句。句中不停意。意句不同倫。合作麼生會。意能剗句。句能剗意。意句交馳。是爲可畏。意句不明。事理不通。只是個無孔鐵椎古人喚作流俗阿師。似這般底。如稻麻竹葦。有甚麼用處

此個門中須是個漢眼卓朔地點著便轉轆轆地豈是你清濁可羨凡聖能詮有恁麼漢上士相逢如擊石火如爆龜紋迅速如風捷辯如電快著精彩一人半人尋號言句動逾萬億低頭學禪卒不可得所以道恁麼則易不恁麼則難亦云恁麼則難不恁麼則易諸人作麼生大須細意兄弟夫行脚也須帶眼莫被遮般底卑卻教你直須冥然去須得緜緜去苦哉被遮般底無辜枷著有甚麼出期遮個如水上葫蘆子有人按得麼常露現前滔滔地自由自在未曾有一法解蓋得伊未曾有一法解等得伊撥著便

露絅著便轉。轆轆地。蓋聲蓋色。展師周流無滯。常露目前。豈是兀兀底。出則無無不是。入則個個歸源。聲前迥迥地。豈墮有無所以。道聲前一句。非聖不傳。未曾親近。如隔大千。聲前一思。大家具知這個作麼生會。尋常道聲前有路。從汝洞明。句後不來。猶虧一半。纖毫不透。如隔鐵圍。奇特相逢。將何詰對。大凡唱教。須會目前生死意。句殺活方可褒揚。殺人刀。活人劍。上古之機鋒。亦是今時之樞要。摧魔破執。不得不無。直露真詮。須知已有的能破的大用無虧。圓通現前。魔難措手。若也未得如此。一切四威儀中合作

麼生明顯。還見伊面孔麼。遮裏尋常道。面門一思。常時無間。諸人還得恁麼也無。若實未明。且須自立露倮倮地。不與萬法爲鄰。一切法蓋伊不得。所以古人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第一須得本智現前。本地風光常露倮倮地。自由自在。出入無滯。方可達時。乃至龍神擎花無路。外道潛覷不見有蹤。不是泯形實去。兄弟。透頂透底始得。莫只遮邊那邊。達得些子言句。到處插諳。指東畫西。舉古舉今。遮般底椎殺一萬個。有甚麼罪過。明朝後日。銅鑼人家男女打汝鬼骨臀有日在。知麼。宗門

深奧酌度冒襟粗餐易飽細嚼難饑根本差殊良由自錯虛勞一報空腹高心過是阿誰食人言語揀擇是非只占己長終無是處無事珍重　臨遷化上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罔測乃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乃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珍重言訖莞爾而寂

福州玄沙師備宗一禪師福州閩縣謝氏子少漁於南臺江上及壯忽棄舟從芙蓉山靈訓禪師斷髮詣南昌開元通玄律師所受具足戒芒鞋布衲食纔接氣宴坐終日衆異

之初兄事雪峯既而師承之峯以其苦行呼爲頭陀一日峯問阿那個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誑於人異日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峯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搆乎徒臻萃師入室浴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乎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峯徵詰亦當仁不讓峯曰備頭陀再來人也正法眼藏云初欲偏歷諸方參尋知識携囊出嶺築著脚指流血痛楚歎曰是身非有痛從何來遂回雪峯雪峯上堂曰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出衆曰忽遇

明鏡來時如何。峯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脚跟猶未點地在。雪峯指火曰。三世諸佛在火燄裏轉大法輪。師曰。近日王令稍嚴。峯曰。作麼生。師曰。不許攙奪行市。雲門曰。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黃龍新云。雪峯雲門交互爭輝。薪盡火滅。三世諸佛向甚麼處聽。莫戀白雲深處坐。切忌寒灰燒殺人。侍雪峯遊山次。峯指面前地曰。這一片地好造個無縫塔。師曰。高多少。峯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若是靈山授記。未夢見在。峯曰。你又作麼生。師曰。七尺八尺。雪峯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火鑪曰。火鑪闊多少。峯曰。如

占鏡間師曰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在　與雪峯夾籬次師
問夾籬處還有佛法也無峯曰有師曰如何是夾籬處佛
法峯撼籬一下師曰某甲不與麼峯曰子又作麼生師曰
穿過笆頭來　師辭雪峯云啟和尚人人自由自在某甲
如今下山去峯云是誰與麼道師曰是和尚與麼道峯曰
汝作麼生師云不自由自在峯云知　雪峯謂師曰有個
南際長老問無有答不得者際一日到雪峯峯令訪師師
曰古人道此事惟我能知長老作麼生際曰須知有不求
知者師曰山頭老漢喫許多辛苦作麼大潙眞如舉此云孚沙恁麼道大潙

恁麼舉不得動著何故如擊塗毒鼓遠近聞皆喪、

師見僧來禮拜乃曰禮拜著。因我得禮汝徑山杲頌云夫子不識字達摩不會禪乎沙無此語切莫妄流傳、

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麼雲門云没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卻僧隨問如何是學人自己門云忽然路上有人喚你僧齋你也隨分得飯喫

鼓山來師作一圓相示之山曰人人出這個不得師曰情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人人出這個不得山曰和尚與麼道卻得某甲為甚麼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

閩王送荔枝與師師拈起示眾云這個荔枝得恁麼紅這個荔枝得恁麼赤諸人作麼生會若道得一色猶是儱

侗若道是衆色又落斷常。諸人作麼生。有僧出云。不可不識茘枝。師自代云。只是茘枝。智證傳曰。夫以言逐言。以理遣理。皆世流布想。非能見道。楞伽經曰。如楔出楔。如乎沙嘗曰。學者當用處不換機。而雖老於叢林者。亦莫識此語。可嘆也。乎沙嘗食茘枝。問衆曰。這個茘枝得與麼紅。這個得與麼赤。你諸人且作麼生。若道一色。又是儱侗。若道是衆色。只成個斷常。你諸人且作麼生。彥珀曰。也只和尚自分別。乎沙曰。這儱侗愚癡。有什麼交涉。冲機曰。都來只是一色。乎沙曰。總與麼儱侗。有什麼了時。乃回顧問皎然。汝作麼生道。皎然曰。不可不識茘枝。乎沙曰。只是茘枝。又曰。汝諸人。如許多時在我這裏。總與麼說話。不辨緇素。不識吉凶。我比來向汝道。用處本換機。困甚麼只管對話。有什麼交涉。道嚇禪師曰。先聖憫汝顛倒馳逐。將一句子解落。汝知是般事。掉放閑處。自著些筋力。御於機語上。答出話頭。將作禪道。非惟自賺。亦乃賺他。

師與韋監軍茶話次。軍曰。占波國人語話稍難辨。何

況五天梵語。還有人辨得麼。師提起托子云、識得這箇卽辨得。雲門舉云、爭沙何用繁詞。又云、適來道甚麼、　師一日見三人新到自去打普請鼓三下、卻歸方丈、新到具威儀了、亦自去打普請鼓三下。卻入僧堂。久住來白師云、新到輕欺和尚。師云、打鐘集衆、勘過。大衆集。新到不起。師令侍者去喚新到。纔至法堂。卻向侍者背上拍一下云、和尚喚你。侍者至師處、新到便歸堂。久住乃問。和尚何不勘新到。師云、我與你勘了也。　普請斫柴次。見一虎。天龍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天龍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

世界有四種極重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陰界。妙喜代云也知和尚為人切、雪竇云。要與人天為師。前面端的是虎、保甯勇頌。猛虎當途獨振威。爪牙真個利如錐。可憐不覺亡身者。碎骨拾來真可悲、

韋監軍來謁。乃曰。曹山和尚甚奇怪。師曰。撫州取曹山幾里。韋指旁僧曰。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州取曹山幾里。曰百二十里。韋曰。恁麼則上座不到曹山。韋卻起禮拜。師曰。監軍卻須禮此僧。此僧卻具慚愧。

師南遊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也。塘提起衲衣角。師曰。料掉沒交涉。黃龍新云。奇怪。諸禪德。扶豎宗乘。須是小塘長老始得。乍沙何故道料掉沒交涉。我即不然。昨日許多喧鬧。向

甚麼處去、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問承和尚有言。聞性偏周沙界。雪峯打鼓。這裏為甚麼不聞。師曰。誰知不聞。 師問鏡清。教中道不見一法。為大過患。且道不見甚麼法。清指露柱曰。莫是不見這個法。師曰。淛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夢見在。大溈詰云、若不是鏡清幾乎忘前失後、何故不逢別者終不開拳、 雪竇云、大小鏡清被乎沙熱瞞、我當時若見、但向他道、靈山授記、也未到如此、 長慶來。師問。除卻藥忌。作麼生道。慶曰。放憨作麼。師曰。雪峯山椽子拾食來。這裏雀兒放糞。

泉守王公請師登樓。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昇卻梯。客司稟旨。公曰。請大師登樓。師視樓復視其人。乃

曰佛法不是此道理。師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一沙彌揭簾入見。卻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守曰。恁麼卽某甲罪過。（同安顯別云、祖師來也、）師曰。佛法不是恁麼。（鏡清云、不爲打水、有僧問不爲打水意作麼生、清云、青山礙爲塵、敢保莫閑人、東禪齊云、只如沙彌意作麼生、或云直饒恁麼去也好與拄杖、或云事在當機、或云拈破會處此三說還會沙彌意也無、）問承和尚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如何得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僧便休。師來日卻問其僧。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師因雪峯

遷化。爲喪主。三朝集衆煎茶次。師於靈前拈起一隻盞云。問大衆。先師在日。從你道。如今且作麼生道。若道得。則先師無過。若道不得。則過在先師。還有人道得麼。如是三問。衆皆無對。師遂撲破盞子。歸院。後問中塔。作麼生會。塔云。先師有甚麼過。師便面壁。塔便出去。師復召塔。塔回首。師問你作麼生會。塔便面壁。師休去。

上堂。衆集。遂將拄杖一時趁下。卻回向侍者道。我今日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者曰。喜得和尚再復人身。翠巖芝云。大小玄沙。前不到村。後不至店。且作麼生道得出身之路。道吾眞云。大小芝老。只是偏枯。若是道吾。卽不然。玄沙與侍者。一人具隻眼。

師云。若

論此事喻如一片田地四至界分結契賣與諸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在　師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祇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竪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瘂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還須學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不是羅漢曰桂琛現有眼耳口和尚作麼生接師曰慚媿便歸方丈　中塔曰三種病人卽今在甚麼處　又一僧曰非惟瞞他兼亦自瞞　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舉此僧語我便會三種病人　雲居錫云祇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乎沙又道不是若道不會法眼爲甚

麼道、我　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座無事、上來商量、大
家要知、有僧請益雲門、門曰、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
拄杖挃之、僧退後、門曰、汝不是患盲麼、復喚近前來、僧近
前、門曰、汝不是患聾麼、門曰、會麼、曰不會、門曰、汝不是患
瘂麼、僧于是有省、　圜悟勤舉此、乃舉五祖演上堂云、一
人說得卻不會、一人不會卻說得、二人若來參、如何辨得
他若辨這兩人不得、管取為人解粘去縛、不得在、若辨得
纔見入門、我便著草鞋、向你肚裏走、幾遭也、猶自不省討
甚麼碗、出去、且莫作盲聾瘖瘂會好、　雪竇舉此、便喝云
這盲聾瘖瘂漢、若不是雲門、驢年去、如今有底或拈槌豎
拂、他又不管、敎伊近前、他又不來、問會麼、他又不應、諸方
還奈何得麼、雪竇、若不奈何、汝這一隊驢漢、又堪作什麼
以拄杖一時撥散、　雪竇頌、盲聾瘖瘂、杳絕機宜、天上天
下、堪笑堪悲、離婁不辨正色、師曠豈識玄絲、爭如獨坐虛
窗下、葉落花開自有時、復云、還會也無、無孔鐵鎚、　妙喜
拈云、這　僧雖然悟去、只悟得雲門禪、若是玄沙禪、更買草
鞋始得、　妙喜頌、玄沙三種病人語、透過雲門
六不收、莫待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己反為讐、

師見亡

僧謂衆曰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學者多溟涬其語 有時云諸禪德汝諸人盡巡方行脚來稱我㕘禪學道爲有奇特去處爲當只恁麽東問西問若有試通來我爲汝證明是非我盡識得還有麽若無當知只是趁讃是汝既到這裏來我今問汝汝諸人還有眼麽若有即今便合識得還識得麽若不識便被我喚作生盲生聾底人還是麽肯恁麽道麽禪德亦莫自屈是汝眞實何曾是恁麽人十方諸佛把汝向頂上著不敢錯誤著一分子只道此事惟我能知會麽如今相紹繼盡道承他釋

迦我道釋迦與我同參汝道參阿誰會麼大不容易知莫非大悟始解得知若是限劑所悟亦莫能覩汝還識大悟麼不可是汝向髑髏前任他鑑照不可是汝說空說無說遮邊那邊有世間法有一個不是世間法和尚子虛空猶從迷妄幻生如今若是大肯去何處有遮個稱說尚無虛空消息何處有三界業次父母緣生與汝椿立前後如今道無尚是誑語豈況是有知麼是汝多時行脚和尚子稱道有覺悟底事我今問汝只如巔山巖崖迴絕人處還有佛法麼還裁辨得麼若辨不得卒未在我尋常道亡僧面

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若人覷得不妨出得陰界。脫汝觸髏前意想。天衣懷云、亡僧面前卽且置、只如活人背後底、是個甚麼。都來只是汝眞實人體。何處更別有一法解蓋覆汝。知麼。還信得麼。解承當得麼。大須努力。

上堂。佛道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升沈。建立乖眞。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沈之鄉。動靜雙泯。卽落空亡。動靜雙收。顢頂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

機。不住汁。間意。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藉他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若到這裏。體寂寂常的的。日赫燄裏無邊表。圓覺空中不動搖。吞爍乾坤迥然照。夫佛出世者。元無出入。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眞。不同修證。祇要虛閑不昧。作用不涉塵泥。個中纖毫道不盡。卽爲魔王眷屬。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僧寶傳作一句當機、八萬法門生死路絕）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

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銷氷終不卻成氷箭旣離弦無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這裏步步登玄不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卽迷旨二乘膽顫十地魂驚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于毘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若與麼現前更疑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心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眞淨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個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得塵境紛紜

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纔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卽便遏捺如此見解卽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這裏分明則不然也不是喂門傍戸句句現前不得商量不洪文墨本絕塵境本無位次權名個出家兒畢竟無蹤跡眞如凡聖地獄人天祗是療狂子之方虛空尚無改變大道豈有升沈悟則縱橫不離本際若到這裏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殺人若向外馳求又落魔界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恰似𩞄鑪不藏蚊蚋此理本來

平坦何用剗除。動靜揚眉是眞解脫。道不強爲意度建立。乖眞若到這裏。纖毫不受指意。則差便是千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久立珍重。又示衆。夫古佛眞宗。常隨物現。堂堂應用。處處流輝。隱顯坦然。高低盡照。是以沙門上士。道眼惟先。契本明心。方爲究竟。森羅萬象。一體同源。廓爾無邊。誰論有滯。塵劫中事。都在目前。時人曠隔年深。致乖常體。迷心認物。以背眞宗。執有滯空。不遇良朋道友。只自於疑誤。私作解。縱有商量。渾成意度。及至尋窮理地。不辨正邪。況平生自己未曾撈摝。若乃先賢古德。便自知時克己

推功菴巖石室古德云情存聖量猶落法塵已見未忘還成滲漏不可道持齋持戒長坐不臥住意觀空凝神入定便當去也有甚麼交涉西天外道入得八萬劫定凝神寂靜閉目藏睛灰身滅智劫數滿後不免輪廻蓋爲道眼不明生死根源不破夫出家兒卽不然不可同他外道也莫非眞實明達具大知見能與諸佛同徹寂照忘知虛含萬像如今甚麼處不是汝甚麼處不分明甚麼處不露現何不與麼會去若無這個田地時中爭奈諸般滲漏何總成虛妄阿那個便是平生得力處如實未有發明切須在

時中忘餐失寢似救頭然如喪身命冥心自救放捨閑緣歇卻心識方有少許相親若不如是明朝後日盡被識情帶將去有甚麼自由分如今卻不如他無情之物數唱分明土木石頭說法非常真實只是少人能聽若聞此說始可商量且道無情說底法作麼生商量試道看不可道無言無說也無視無聽也不可道無問而自說稱讚所行道不見善財童子參五十三人知識末後見彌勒彈指之頃得入門纔入門後其門自閉於樓閣中覩百千諸佛過去捨身受身所參一百二十人知識化境於樓閣中一時俱

現爲其證明善財疑心頓息大凡三條椽下具遮個眞實發明即可商量便向四生六道中同於諸佛淨土更懼何生死且阿誰知他一切諸法都無實體至於靈山會上迦葉親聞猶如話月古德云善惡都莫思量猶如指月乃至三乘行位解脫菩薩涅槃聖德聖果並如空花兎角不見道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有爲心法不可相依日久年深全無利益只爲違眞棄本厭離凡情忻心聖道作此見知不出他限量拋他五陰不去不見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你只擬向前爭能明得可中徹去方得知之若未究得

當知盡是虛頭世間難信之法具大根器方能明達今生
若徹去萬劫亦然古德云直向今生須了卻誰能累劫受
餘殃珍重　上堂我今問汝諸人且承當得箇甚麼事在
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恰似揑目生花見
事便差知麼如今目前現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
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源
故號爲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爲沙門相卽便有自利
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墨汁相似自救尙不得爭
解爲得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作等閑相似聚頭亂說

雜話趁讀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看是甚麼事祇如從上宗乘是諸佛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凡聖因果超毘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自急急究取未可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仁者宗乘是甚麼事不可由汝用功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麼祇如釋迦出頭來作許多變弄說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不得知麼如同

夢事亦如寐語沙門不應出頭來不同夢事蓋爲識得知麼識得卽是大出脫大徹頭人所以超凡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毘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祇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虛空去饒汝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爲恬靜恁麼修行盡出他輪迴際不得依前被輪迴去所以道諸行無常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究竟何似如今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功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麼還願

樂麽勸汝我如今立地待汝搆去更不教汝加功鍊行如今不恁麽更待何時還肯麽便下座 上堂汝諸人如在大海裏坐没頭浸卻了更展手問人乞水喫夫學般若菩薩須具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卽今便出脫得去若是根器遲鈍直須勤苦耐志日夜忘疲無眠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麽急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剋骨究實不妨易得傳去且況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祇是記言記語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踏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和和地被人把住詰問著没去處便嗔道和尚不爲我答

話恁麼學事大苦知麼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善知識問
著便搖身動手點睛吐舌瞪視更有一般說昭昭靈靈
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恁麼爲善知識
大賺人知麼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眞實爲甚
麼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爲甚麼有昭
昭時汝還會麼這箇喚作認賊爲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
氣汝欲識根由麼我向汝道昭昭靈靈祇因前塵色聲香
等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
靈靈同於龜毛兎角仁者眞實在甚麼處汝今欲得出他

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祕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徧徧周沙界我今少分為汝智者可以譬喻得解汝還見南閻浮提日麼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活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皆承日光成立祇如日體還有許多般心行麼還有不周徧處麼欲識金剛體亦須如是看祇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情無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祇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可

道無便得當去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因何卻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去忽然無常殺鬼到來眼目譸張身見命見恁麼時大難支荷如生脫龜殼相似大苦仁者莫把瞌睡見解便當卻去未解蓋覆得毛頭許汝還知麼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樂底人祇大作羣隊干他人世這邊那邊飛走野鹿相似但求衣食若恁麼爭行他王道（此字疑誤）知麼國王大臣不拘執汝父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荷護汝也須具慚愧知恩始得莫孤負人

好長連牀上排行著地銷將去道是安樂未在皆是粥飯將養得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沙門因甚麼到恁麼地祇如大地上蠢蠢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不了明朝後日入驢胎馬肚裏牽犂拽耙銜鐵負鞍碓擣磨磨水火裏燒煑去大不容易受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教汝有這個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緣不是一劫兩劫得休直與汝金剛齊壽知麼　問從上宗乘如何理論師曰少人聽曰請和尚直道師曰患聾作麼又曰仁者如今壽

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相勸。百千方便。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咽喉脣吻。祇成得個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麼。祇如有過無過。惟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恁麼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為人師匠大不易。須是善知識始得。知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猶尚不能搆得。可中純舉宗乘。是汝向甚麼處安措。還會麼。四十九年是方便。祇如靈山會上。有百萬眾。惟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皆不聞。汝道迦葉親聞底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得當去。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莊嚴底

事知麼且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溪竪拂子還如指月所以道大唐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設有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卻性命如無孔鐵椎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遇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申問處我若不共汝恁麼知聞去汝向甚麼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努力珍重 上堂曰太虛日輪是一切人成立太虛現在諸人作麼生滿目覷不見滿耳聽不聞此兩處省不得便是瞌睡漢若明徹得坐卻凡聖坐卻三界夢幻身心無一物如針鋒許為緣

爲對直饒諸佛出來作無限神通變現設如許多教網來曾措著一分毫惟助初學誠信之門還會麼水鳥樹林卻解提綱他甚端的自是少人聽非是外事天魔外道是孤恩負義天人六趣是自欺自狂如今沙門不薦此事翻成弄影漢生死海裏浮沉幾時休息去自家幸有此廣大門風不能紹繼得更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還夢見麼如許多田地教誰作主宰大地載不起虛空包不盡豈是小事若要徹郎今這裏便明徹去不教仁者取一法如微塵大不教仁者捨一法如毫髮許還會麼　又云若的自肯當

人分上不論初學八叢林可謂共諸人久踐與過去諸佛無所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至老吞吐受用悉皆平等所以道初發心者與古佛齊肩　又云汝諸根盡成顛倒古人以無窮妙藥醫療對治直至十地未得惺惺將知大不容易古人思惟如喪考妣如今兄弟見似等閑何處別有人爲汝了得可惜時光虛度何妨密密地自究子細觀尋至無著處自息諸緣去　又云是諸人見有險惡見有大蟲刀劍諸事逼汝身命便生無限怕怖如似什麼恰如世間畫師一般自畫作地獄變相作大蟲刀劍了好

好地看了卻自生怕怖汝今諸人亦復如是百般見有是
汝自幻出自生怕怖亦不是別人與汝爲過汝今欲覺此
幻惑麼但識取汝金剛眼睛若識得不曾教汝有纖塵可
得露現何處更有虎狼刀劍解愶嚇得汝直至釋迦如是
伎倆亦覓出頭處不得所以我向汝道沙門眼把定世界
函葢乾坤不漏絲髮何處更有一物爲汝知見知麼何不
急究取　師疾大法難舉罕遇上根學者依語生解隨照
失宗乃示綱宗三句曰第一句且自承當現成具足盡十
方世界更無他故祇是仁者更教誰見誰聞都來是汝心

王所爲全成不動智只欠自承當喚作開方便門使汝信有一分眞常流注亘古亘今未有不是未有不非者然此句只成平等法何以故但是以言遣言以理逐理平常性相接物利生耳且於宗旨猶是明前不明後號爲一味平實分證法身之量未有出格之句死在句下未有自由分若知出格量不被心魔所使入到手中便轉擲落落地言通大道不墮平懷之見是謂第一句綱宗也第二句廻因就果不著平常一如之理方便喚作轉位披機生殺自在縱奪隨宜出生入死廣利一切迴脫色欲愛見之境方便

喚作頓超三界之佛性此名二理雙明二義齊照不破二邊之所動妙用現前是謂第二句綱宗也第三句知有大智性相之本通其過量之見明陰洞陽廓周沙界一眞體性大用現前應化無方全用全不用全生全不生方便喚作慈定之門是謂第三句綱宗也幻寄曰沙謂迦葉親聞猶如話月而確然示人以此三句遂與古搭主抗軌其然豈其然乎洪公好奇誇博事未必盡實多此類矣　師有偈曰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亦休此個來蹤觸處周智者撩著便提取莫待須臾失卻頭　又曰孚沙遊徑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

關古無言切要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 梁開平二年戊辰十二月二十七日示疾而化師狀短小然精神可掬聽法座下者盈七百閱世七十有四坐四十四夏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初參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不契參雪峯與前話峯曰汝豈不是蘇州人師曰某甲豈不知是蘇州人峯見令沙擧此沙曰恐他因緣不在和尚處教伊下來某向他說師到令沙處擧前話沙曰你是稜道者作麼生不會師曰不知靈雲與麼道意作麼生沙曰只是稜道者不可外覓師曰和尚作

麼生與麼說某名不可不識乞和尚說道理沙曰你是兩浙人我是福州人作麼生不會師曰實不會乞和尚說破沙曰我豈不是向你說也師曰某甲特地來乞和尚為說莫與麼相弄沙曰你聞鼓聲也無師曰某不可不識鼓聲也沙曰若聞鼓聲只是你師曰不會沙曰且喫粥去了便來師喫粥了便上曰乞和尚說破沙曰不是喫粥了也師曰乞和尚說破莫相弄某甲且辭歸去沙曰你來時從那裏路來師曰大目路來沙曰你去也從大目路去作麼生說相弄如是往來雪峯糸沙二十年坐破七個蒲團不明

此事一日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是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峯舉謂沙曰此子徹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來問訊峯謂師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有正悟對衆舉來師又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氷峯乃顧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師問峯曰從上諸聖傳授一路請師垂示峯良久師設禮而退峯乃微笑師入方丈參峯曰是甚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曬麥自此酬問未嘗爽于宗旨

保福辭歸雪峯謂師曰山頭和尚或問上座信作麼生祇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信道甚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闍黎

師與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妙峯山頂莫祇這個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惜許（僧問鼓山祇如長慶恁麼道意作麼生山云孫公若無此語可謂髑髏徧野）

師在西院問詵上座曰這裏有象骨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爲甚麼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在師曰作麼生是上座本分事詵乃提起衲衣角師曰爲當祇這個別更有曰上座覓個甚麼師曰何得龍頭蛇尾

問僧甚處來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跨石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曰昨夜報慈宿師曰劈脊捧汝又作麼生曰和尚若行此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合放過

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甚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卻問汝是甚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

雪峯問云吾見溈山問仰山從上諸

聖。什麼處去。仰云。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師云。若問諸聖出沒處。與麼道。卽不可。峯云。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師云。但道錯。峯云。是汝不錯。師云。何異於錯。　上堂。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　上堂。淨潔打疊了也。卻近前問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慙媿。無一棒到你。你又向甚麼處會。　上堂。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曰。總似今日。老胡絕望。（乎覺云、恁麼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年十五。禮雪峯爲受業師。遊吳楚間。

後歸執侍峯一日忽召曰。還會麽師欲近前峯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常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一日慶謂師曰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可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祇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麽生是如來語。慶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慶曰汝又作麽生。師曰喫茶去。雪竇頌云。頭兮第一第二。臥龍不鑒止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處無風浪起。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點額。圜悟勤云。如今人不去他古人轉處看。只管去句下走。便道長慶當時不便用。所以落第二頭。保福云。喫茶去。便是第一頭。若恁麽看到臘月三十日。下生也不見古人意。若是作家。終不作這般見解。跳出這窠窟。向上自有一條路。你若道聾人爭得聞。有甚麽不是處。保福云。喫茶去。有甚麽是處。轉沒交涉。是故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因舉

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宿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如今作麽生道得勦絕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鬼窟裏作活計慶卻問作麽生師曰兩手扶犂水過膝　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子麽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麽生是心師卻指船子　僧問雪峯生平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時師曰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雪竇顯云、一千五百個布衲保福較些子、）　上堂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爲甚麽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甚麽處僧曰爲有一分粗境所以不見

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卽不見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箇甚麼　將化示微疾僧入丈室問訊師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力困劣別無他祇是時至也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卽是住卽是師曰道道曰恁麼則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而寂

福州鼓山神宴興聖國師大梁李氏子幼惡葷羶樂聞鐘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於所居屋壁師題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眞見必得超凡

入聖鄉。題罷氣即隨滅。年甫志學。遘疾甚亟。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曰。出家時至矣。遂依衢州白鹿山規禪師披削。嵩嶽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準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徧扣禪關。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參雪峯。峯知其緣熟。忽起搊住曰。是甚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惟舉手搖曳而已。峯曰。子作道理耶。師曰。何道理之有。峯審其懸解。撫而印之。　師與招慶相遇次。慶曰。家常。師曰。太無厭生。慶曰。且款款。師卻曰。家常。慶曰。今日未有火。師

曰太鄙吝生慶曰穩便將取去。師問保福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麼生福拈起茶盞師曰莫是非好　師示衆云若論此事如一口劍時有僧問承和尚言若論此事如一口劍和尚是死尸學人是死尸如何是劍師云拖出這死尸僧應諾歸衣鉢下結束便行師至晚問首座問話底僧在否座云當時便去也師云好與二十棒雪竇云諸方老宿盡道鼓山失卻一隻眼殊不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雖然如此若子細點檢將來未免一坑埋卻東禪齊云這僧若不肯鼓山有甚過若肯何得便發去又云鼓山拄杖賞伊罰伊具眼底試商量看　師有偈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師舉問

僧汝作麼生會僧無語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語者曰和尙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僧舉似師師喚侍者問汝爲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師便打趁出院　問東使只如仰山祇對溈山於面前與一畫意作麼生東使云作家麼師云兄眞個與麼作麼生東使云日可冷月可熱被師攔胸與一托　清源王太尉問安國了院主云劫火洞然向甚麼處廻避院主云這裏廻避太尉不肯自代云不廻避進云爲什麼不廻避太尉云他不出頭廻避什麼師云什麼處見他道不出頭　師因與清源王太尉說話云但

是世間一切雜學底事盡是網太尉云只如今還網得也無師云太尉𡁱太尉乃展手云即今有甚麼師云只這一網亦不少　太尉舉南陽喚侍者事趙州云如空中書字雖然不成而文彩已彰師云只如與麼道是宗國師不宗國師太尉云宗與不宗俱是彰也師云只如趙州意旨作麼生太尉云不孤負趙州師云此是句也趙州意作麼生太尉云作麼師云彰也趙州意作麼生太尉無對

龍華照布衲一夕指半月問溥上座曰那一片甚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失卻一片也妙喜曰自起自倒、問未剖已前

請師斷。師曰、落在甚麼處。曰、失口即不可。師曰、也是寒山送拾得。僧禮拜。師曰、住住。闍黎失口、山僧失口。曰、惡虎不食子。師曰、驢頭出馬頭回。

明州翠巖令參永明禪師上堂。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長慶云、生也。雲門云、關。保福云、作賊人心虛。翠巖芝云、為眾竭力、禍出私門。雪竇頌云、翠巖示徒、千古無對。關字相酬、失錢遭罪。潦倒保福、抑揚難得。嘮嘮翠巖、分明是賊。白圭無玷、誰辨眞假。長慶相諳、眉毛生也。圜悟勤拈云、人多錯會道、白日青天、說無向當話、無事生事。夏末先自說過、先自點檢、免得別人點檢他。且喜沒交涉。這般見解、謂之滅胡種族。歷代宗師出世、若不垂示於人、都無利益。圖個甚麼。到這裏見得透、方知古人有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手段。如今人問著便向言句下咬嚼、眉毛上作活計。看他屋裏人、自然知

他行履處千變萬化節角聱訛著著有出身之路便能如
此與他酬唱此語若無奇特雲門保福長慶三人咂咂地
與他酬唱作甚麼保福云作賊人心虛只因此語惹得適
來說許多情解且道保福意作麼生切忌向句下覓他古
人你若生情起念則換你眼睛殊不知保福下一轉語截
斷翠巖腳跟長慶云生也人多道長慶隨翠巖腳跟轉所
以道生也且得沒交涉不如長慶自出他見解道生也各
有出身處我且問你是甚麼處是生處一似作家面前金
剛王寶劍直下便用若能打破常流見解截斷得失是非
方見長慶與他酬唱處雲門云關不妨奇特只是難參雲
門大師多以一字禪示人雖一字中須具三句看他古人
臨機唱酬自然與今時人迥別此乃下句底樣子他雖如
此道意決不在那裏既不在那裏且道在什麼處也須子
細自參始得又拈雪竇頌云雪竇道千古無對他只道看
翠巖眉毛在麼有什麼奇特處便乃千古無對須知古人
吐一言半句出來不是造次須是有定乾坤底眼始得雪
竇著一言半句如金剛王寶劍如踞地獅子如擊石火似
閃電光若不是頂門具眼爭能見他古人落處這個示眾

直得千古無對，過於德山棒、臨濟喝。且道雪竇爲人意在什麼處？你且作麼生會？他道千古無對，關字相酬，失錢遭罪。這個意如何？直饒是具透關底眼，到這裏也須子細始得。且道是翠巖失錢遭罪，是雪竇失錢遭罪，是雲門失錢遭罪？你若透得，許你具眼。潦倒保福，抑揚難得，抑自已揚古人。且道保福在甚麼處是抑，甚麼處是揚？嘮嘮翠巖，分明是賊。且道他偷什麼來？雪竇道卻是賊，切忌隨他語脉轉卻。到這裏須是自有操持始得。白圭無玷，頌翠巖大似白圭相似，更無些瑕翳，誰辨眞假？可謂罕有人辨得。雪竇有大才，所以從頭至尾一串穿卻，末後卻方道長慶相諳，眉毛生也。且道生也在什麼處？急著眼看。

越州鏡清寺道怤順德禪師，永嘉陳氏子，六歲不茹葷，親黨強啖以枯魚，隨即嘔噦，遂求出家，于本州開元寺受具，遊方抵閩謁雪峯。峯問甚處人，曰溫州人。峯曰恁麼則與一

宿覺是鄉人也曰祇如一宿覺是甚麼處人峯曰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祇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峯曰兼不立文字語句師曰祇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峯良久師禮謝峯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師曰就和尚請一轉問頭峯曰祇恁麼爲別有商量師曰和尚恁麼即得峯曰於汝作麼生師曰孤負殺人雪峯謂眾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是甚麼堂堂密密峯起立曰道甚麼師退步而立雪峯垂語曰此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師曰道怤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尚恁麼示誨峯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

有莫有所妨麼曰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峯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且隨衆時謂之小恁布衲普請次雪峯舉溈山道見色便見心汝道還有過也無師曰古人爲甚麼事峯曰雖然如此要共汝商量師曰恁麼則不如道恁鉏地去師再參雪峯峯問甚處來師曰嶺外來峯曰甚麼處逢見達麼師曰更在甚麼處峯曰未信汝在師曰和尚莫恁麼粘膩好峯便休　師後徧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先曹山山問甚麼處來師曰昨日離明水山曰甚麼時到明水師曰和尚到時到山曰汝道我甚麼時到師曰適

來猶記得山曰如是如是。師因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元正啟祚萬物咸新。曰謝師答話。師曰鏡清今日失利。

僧問明教寬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寬曰無。曰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為甚卻無。寬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老老大大。龍頭蛇尾。寬曰明教今日失利。

佛鑑懃頌云新年佛法鏡清有。須信親言出親口。新年佛法明教無。西天鬍子沒髭鬚。可笑兩翁同失利。南海波斯失卻鼻。太平今夜太郎當。還如雪上更加霜。歲寒孫臏收卻劍。釣魚船上謝三郎。

問學人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也無。曰若不活遭人怪笑。師曰也是草裏漢。

雪竇頌云古佛有家風。對揚遭貶剝。子母不相知。是誰同啐啄。啄覺猶在殼。重遭撲。天下衲僧徒名邈。

師一日於僧堂自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問玄

沙道甚麼。師乃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从衆爭知與麼。師曰。
失錢遭罪。問學人未達其源。請師方便。師曰。是甚麼源。
曰其源。師曰。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僧禮拜退。（雪竇云。死水裏浸卻。有甚用
處。）侍者問。和尚適來莫是成褫伊麼。師曰。無。曰莫是不成
褫伊麼。師曰。無。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
龍。（雪竇云。猶較些子。雪竇不是減鏡清威光。要與這僧相見。是甚麼源。其源。三十年後。與汝三十棒。）普
請鉏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钁作打勢。
頭便走。師召曰。來來。頭回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
頭後到保福。舉前語未了。福以手掩其口。頭卻回舉似師。

師曰。饒伊恁麼。也未作家。　問僧近離甚處。曰石橋。師曰。本分事作麼生。曰近離石橋。師曰。我豈不知你近離石橋。本分事作麼生。曰和尚何不領話。師便打僧。曰某甲話在。師曰。你但喫棒。我要這話行。　問僧門外甚麼聲。曰雨滴聲。師曰。眾生顛倒。迷己逐物。曰和尚作麼生。師曰。洎不迷己。曰洎不迷己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報恩懷嶽禪師。臨遷化上堂。山僧十二年來。舉揚宗教。諸人怪我甚麼處。若要聽三經五論。此去開元寺咫尺。言訖告寂。

安國弘瑫禪師參雪峯峯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峯曰甚麼處見達摩曰分明向和尚道峯曰道甚麼曰甚麼處去來一日雪峯見師忽擒住曰盡乾坤是個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曰和尚怪弘瑫不得峯拓開曰雖然如此爭奈背後許多師僧何　師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梅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云祇爲喚這個作拳頭

長生山皎然禪師久依雪峯一日與僧斫樹次峯曰斫到心

且住師曰斫卻著峯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爲甚麼道斫卻
師擲下斧曰傳峯打一拄杖而去　普請次雪峯負一束
藤路逢一僧便拋下僧擬取峯便踏倒歸謂師曰我今日
踏這僧快師曰和尚卻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峯便休去
雪峯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過有道處峯
曰放汝過作麼生道曰皎然亦放和尚過峯曰放汝二十
棒師便禮拜　玄沙問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
亦無住長老作麼生師云放某甲過有個道處沙云放你
過作麼生道師默然沙云教誰委師云和尚不委沙云情

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師休去

越山師鼐禪師初叅雪峯而染指後因閩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忽然頓曉而有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信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帶將來歸呈雪峯峯然之　臨終示偈曰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銷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乃跏趺而逝

太原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白曰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

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竪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師曰既然如是禪德當爲代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輟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卻師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扣門禪者曰阿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爲甚麼醉酒臥

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揑。從今已去
更不敢如是。禪者曰且去。來日相見。師遂罷講。徧歷諸方。
名聞宇內。嘗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
問上座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
甚麼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峯。
峯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趣裝入嶺。初至雪峯廨院
憩錫。因分柑子與僧。長慶問甚麼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
曰遠涉不易。擔負將來。師曰柑子柑子。次日上山。雪峯聞
乃集眾。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峯。便下看知事。雪竇云。二千五百人善知

識破予老一覷便倘豎降旗、明日卻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峯曰。知是般事便休。雪竇云。果然。雲門因僧問作麼生是觸忤處。門便打。雪竇云。打得百千萬個有甚麼用處。直須盡大地人喫棒。方可扶豎雪峯。且道予上座具甚麼眼。雲居舜云。大小雪峯被予上座惑亂一上。只這予上座也是擔枷過狀。雪竇宗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殊不知雪峯坐籌帷幄。決勝千里。予上座逞盡平生見解。也只在雪峯圈䙡裏。幻寄曰。一翳在目。空花亂墜。峯一日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峯曰。汝不肯我那。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甚麼處是不肯。峯曰。到處也須諱卻。一日衆生晚參。峯在中庭臥。師曰。五州管內祇有這老和尚較些子。峯便起去。峯問師。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生是

第一句。師舉目視之。峯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峯深器之。　一日孚沙上問訊雪峯。峯曰此間有個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勘過。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沙曰甚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沙卻入方丈白雪峯曰已勘破了。峯曰作麼生勘。伊沙舉前話。峯曰汝著賊也。妙喜曰又勘破一個。　保福簽瓜次。師至。福曰道得與汝瓜喫。師曰把將來。福度與一片。師接得便去。　師到投子。子云久嚮太原孚上座。莫便是麼。師作掌勢。子云老僧招得。師便出

子云。且聽諸方斷看。師却回首。子便打。　鼓山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老兄先道。山曰。如今生也。汝道在甚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再徵前話。師搖扇不對。山罔測。乃毆師一拳。　鼓山赴大王請。雪峯門送。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未在。峯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趁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

師拂袖便回。峯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卻了也。遂舉前話。峯乃曰。奴渠語在。師曰。這老凍膿猶有鄉情在。徑山杲云。衆中商量道。甚麼處是聖箭折處。云。鼓山不合答他話。是聖箭折處。鼓山不合說道理。是聖箭折處。恁麼批判。非惟不識鼓山。亦乃不識孚老。殊不知孚上座。正是一枚賊漢。於鼓山面前。納一場敗闕。懡㦬而歸。卻向雪峯處扳本。大似屋裏販揚州。若非雪峯有大人相。這賊向甚麼處容身。當時可惜放過。卻成不了底公案。只今莫有爲古人出氣底麼。試出來。我要問你。甚麼處是聖箭折處。後歸維揚。陳尚書留在宅供養。一日謂尚書曰。來日講一徧大涅槃經。報答尚書。書致齋。茶畢。師遂陞座。良久。揮尺一下。曰。如是我聞。乃召尚書。書應諾。師曰。一時佛在。便乃脫去。

指月錄卷十九終

指月錄卷之二十

六祖下第七世

撫州金峯從志禪師拈起枕子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峯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師拈起枕子僧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你喚作甚麼曰枕子師曰落在金峯窩裏　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師下禪牀扭僧耳朶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著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闍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著曰何故師曰大有人笑金峯老婆心　上堂事存函蓋合理應箭

鋒拄還有人道得麼如有人道得金峯分半院與他住時有僧出作禮師曰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便下座　僧侍次師曰舉一則因緣汝第一不得亂會曰請和尚舉師豎拂子僧良久師曰知道闍黎亂會僧以目視東西師曰雪上更加霜　師一日見僧來便起身僧便出去師曰恰共昨日那師僧見解不別僧遂回曰昨日僧道甚麼師曰恰與麼問曰知道金峯有眼師曰金峯且置你今日何處喫飯曰道著即不中師曰與麼則無來處也曰老婆心堪作甚麼師曰金峯問僧不曾弱他就中闍黎無話處曰豈

是分外。師曰。小慈妨大慈。　師問僧。發足甚處。曰。趙州。師曰。趙州法嗣何人。曰。南泉。師曰。你何曾離趙州。曰。未審和尚尊意何如。師曰。趙州實嗣南泉。僧至晚請益。曰。今日蒙和尚慈悲。某甲未會。請和尚指示。師曰。若到別處。莫道後語是金峯底。曰。爲甚如此。曰。恐辱他趙州。　師一日上堂喫胡餅次。乃拈一箇。從上座板頭。轉一匝。大衆見。一一合掌。師曰。假饒十分擡起手也。只得一半。至晚。問有僧請益曰。今日和尚行胡餅。見衆僧合掌。曰。假饒十分擡起手也只得一半。請和尚全道。師以手作拈餅勢。曰。會麼。曰。不會

師曰金峯也始道得一半

處州廣利容禪師因僧到師乃竪拂子云貞溪老漢還具眼麽僧云某甲不敢見人過師云老僧死在闍黎手裏僧以手指胸便出去師云闍黎黎見先師來至晚請喫茶了僧拈起盞子云這個是諸佛出世邊事作麽生是未出世邊事師以手撥絹盞云到闍黎死在老僧手裏僧云五里牌在郭門外師云無故慼亂師僧僧遂起謝茶師曰特謝闍黎相訪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鷄抱

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金果朝來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歸　新到參師問甚處來曰湖南師曰還知同安這裏風雲體道花檻璇璣麼曰知師曰非公境界僧便喝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劍僧擬進語師曰劍甲未施賊身已露

杭州佛日本空禪師初遊天臺山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卽吾師矣尋謁雲居作禮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居曰卸卻業身來與子相見師曰業身已卸居曰珠在甚麼處師無對遂投誠入室時年始十三後四年參夾山纔入門

見維那。那曰。此間不著後生。師曰。某甲不求挂搭。暫來禮
謁和尚。維那白夾山。山許相見。師未陞堦。山便問甚處來。
師曰。雲居來。曰即今在甚麼處。師曰。在夾山頂𩕳上。山曰。
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擬上堦。山曰。三道寶堦。從何
而上。師曰。三道寶堦。曲爲今時。向上一路。請師直指。山便
揖。師乃上堦禮拜。山問。闍黎與甚麼人同行。師曰。木上座。
山曰。何不相看老僧。師曰。和尚看他有分。山曰。在甚麼處。
師曰。在堂中。山便同師下到堂中。師遂取拄杖擲在山面
前。山曰。莫從天臺得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山曰。莫從須

彌得否師曰月宫亦不逢山曰恁麼則從人得也師曰自
已尚是寃家從人得堪作甚麼山曰冷灰裏有一粒豆爆
乃喚維那明窻下安排著師曰未審明窻還解語也無山
曰待明窻解語即向汝道夾山來日上堂問昨日新到在
甚麼處師出應諾山曰子未到雲居已前在甚麼處師曰
天臺國清山曰吾聞天臺有潺潺之瀑淥淥之波謝子遠
來此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挂松蘿山曰此猶是春意
秋意作麼生師良久山曰看君祇是撐船漢終歸不是弄
潮人來日普請維那令師送茶師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

送茶來那曰奉和尚處分師曰和尚尊命即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甌作聲山回顧師曰釅茶三五椀意在钁頭邊山曰瓶有傾茶勢籃中幾個甌師曰瓶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行茶時眾皆舉目師曰大眾鶴望請師一言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山曰大眾有人也歸去來歸去來遂住普請歸院眾皆仰嘆

池州嵇山章禪師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同喫茶次謂師曰森羅萬象總在裏許師潑卻茶曰森羅萬象在甚麼處子曰

可惜一碗茶師後謁雪峯峯問莫是章柴頭麼師乃作輪椎勢峯肯之

朱溪謙禪師韶國師到叅次聞犬齩靈鼠聲韶問是甚麼聲曰犬齩靈鼠聲韶曰既是靈鼠爲何却被犬齩曰齩殺也韶曰好個犬師便打韶曰莫打某甲話在師休去

南康軍雲居道簡禪師初造雲居謁膺公膺公與語連三日大奇之而誡令刻苦事衆於是師躬操井臼司樵爨徧掌寺務不妨商畧古今衆莫有知者以臘高爲堂中第一座先是高安洞山有神靈甚膺公住三峯時受服役既來雲

居神亦隨至舍於枯樹之下而樹茂號安樂樹神屬僔公將順寂主事請問誰堪繼嗣僔公曰堂中簡主事雖承言而意不在師謂當儔擇堪說法者僉屬意第二座而姑請師意師必辭也師旣夙受記莂無所辭遂卽攝衆演法主事大沮師察知之一夕遯去其夕安樂樹神號泣詰旦衆追至麥莊悔過迎歸閣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　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爲甚麽闍黎偏逢問孤峯獨宿時如何師曰閒卻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峯獨宿　問古人云若欲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

立深深海裏行意旨如何。曰高峯深海迥絕孤危似汝闇閣中軟煖麽。洪覺範曰大陽明安嘗疏藥山之語曰高高山上標不出深深海底藏不沒其兒孫遵承之以爲妙得其旨及聞雲居之言則如眞虎踞地而吼百獸震恐乃悟明安所示蓋裴旻之虎也予爲作偈曰高高山頂立深深海裏行道人行立處塵世有誰爭無問功不立渠儂尊貴生酬君顛倒欲枯木一枝榮 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這赤頭漢作麽 高安悟云這個底事直是無你會處須是悟了更能履踐始得諸人還明得麽乃頌曰朱頂王菩薩元是赤頭漢驚怪李三黑一生只賣炭 壽八十餘無疾而化

護國守澄禪師在湖南報慈一日慈升堂有演化禪人出問云如何是眞如佛性慈云誰無參退首座問云汝適來問

和尚話還會麼。化云不會。座云和尚恁麼慈悲。汝為甚麼不會。眞如佛性誰無。乃至六道四生悉皆具足。化云感首座為某說破。師不覺齩齒云這漢自家無眼。更瞎他人。卻召化問首座適來說箇什麼。化云某甲當初不會得他指示。具如前說。師云佛法不是這箇道理。汝不信問取堂頭和尚。化遂去堂上具說前解以求印證。慈亦云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化云適來問淨果大師。他亦不肯。教來問和尚望慈悲決破。慈云你卻去問取他。化乃過師處作禮云和尚令某甲來請益。師云汝但問來。化乃問如何是眞如佛

性師云誰有化遂契悟乃云師向後或在衆或住持某甲願終身佐助後相繼住持護國

黃檗山慧禪師初業經論因增受菩薩戒歎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篇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既微細難防復於攝善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乎且世間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置講課欲捐身水中以飼鱗甲之類事已將行值禪者策發乃造踈山時仁和尚坐法堂受衆師先顧視大衆然後致問曰刹那便去時如何山曰畐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畐塞

虛空不如不去山便休師下堂參第一座座曰適來秖對甚奇特師曰此乃率爾敢望慈悲開示愚昧座曰一剎那間還有擬議否師於言下頓省禮謝師示滅塔於木山肉身至今如生

伏龍山奉璘禪師問和尚還愛財色也無師曰愛曰既是善知識爲甚麼卻愛財色師曰知恩者少

襄州石門獻蘊禪師問青林如何用心得齊於諸聖林仰面良久曰會麼師曰不會林曰去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更不他遊遂作園頭一日歸侍立次林曰子今日作甚

麼來。師曰。種菜來。林曰。偏界是佛身。子向甚處種。師曰。金鉏不動土。靈苗在處生。林欣然。來日入園。喚蘊闍黎。師應諾。林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師曰。若是無影樹。豈受栽耶。林曰。不受栽且止。你曾見他枝葉麼。師曰。不曾見。林曰。既不曾見。爭知不受栽。師曰。止為不曾見。所以不受栽。林曰。如是如是。　林將順寂。召師。師應諾。林曰。日轉西山後。不須取次安。師曰。雪滿金檀樹。靈枝萬古春。林曰。或有人問你金針線囊事。子道甚麼。師曰。若是羽毛相似者。某甲終不敢造次。　問。不落機關。請師便道。師曰。湛月迸機

無可比。君今曾問幾人來。曰卽今問和尚。師曰好大哥。雲綻不須藏九尾。恕君殘壽速歸止。問月生雲際時如何。師曰三個孩兒抱華鼓。好大哥莫來攔我毬門路。般若寺被焚。有人問曰。既是般若。爲甚麽被火燒。師曰萬里一條鐵。師應機多云好大哥。時稱大哥和尚

京兆府重雲智暉禪師。得法白水。事之十年。而還洛京。愛中灘佳山水。創屋以居。號溫室院。日以施水給藥爲事。人莫能淺深之。有病比丘。爲衆惡棄之。比丘哀曰。我以夙業。白癩。師能爲我洗摩。師爲之無難色。俄有神光異香。方訝之

忽失所在旋視瘡痂亦皆畢、咨也衆開平五年。忽欲至圭峯山行脩然深往坐巖石間如嘗寢處顧見磨衲數珠銅瓶櫻笠藏石壁間觸之即壞歛目良久曰此吾前身道具也因就其處建寺以酬夙心方薙草有祥雲出衆峯間遂名曰重雲虎豹隱去有龍湫威靈不可犯師督役夷塞之以爲路龍亦移他處但見雲雷隨之後唐明宗聞而佳之賜額曰長興住持餘四十年節度使王彥超微時嘗從師遊欲爲沙門師熟視曰汝世緣深當爲我家垣墻彥超後果鎭永興中弟子之禮周顯德三年夏告永興與彥超別

囑以護法彥超泣曰公遂忍棄弟子乎師笑曰借千年亦一別耳七月二十四日書偈一首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爲修葢往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別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妨礙乃跏趺而化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之姪七歲遊慧照寺忽求出家孜不許師卽絕飲食不可奪遂許之後印心白水至江陵騰騰和尚語之曰汝往天臺尋靜而棲遇安而止又值憨憨和尚語之曰汝卻後四十年有巾子山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師入臺則居靜安鄉之福

唐院天祐三年。錢尚父禮延師至府。大尊隆白法。騰騰慈憨之記悉符云。上堂。老僧頃年遊歷江外嶺南荆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來。蓋爲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個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祇教當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覔。但隨方任眞。亦無眞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晝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爲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流。不自省己知非。眞欲向空裏採花。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各自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巳。迂迴太甚。還

肯麼。天成二年丁亥四月。師入府辭尚父。囑以護法。刻期順寂。

報慈藏嶼禪師。僧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祇如情未生時如何。師曰。隔。曰。情未生時隔個甚麼。師曰。這個梢郎子未遇人在。

韶州雲門山光奉院文偃禪師。嘉興人也。姓張氏。幼依空王寺志澄律師出家。敏質生知。慧辯天縱。及長落髮。稟具於毘陵壇。侍澄數年。探窮律部。以己事未明。往參睦州。州纔見來。便閉卻門。師乃扣門。州曰。誰。師曰。某甲。州曰。作甚麼。

師曰己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一見便閉卻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州開門師乃拶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曰秦時𨍏轢鑽遂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州指見雪峯師到雪峯莊見一僧乃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祇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衆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卻其僧一依師教雪峯見這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胸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峯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甲語峯曰侍

右將拄棒來。僧曰。不是某甲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峯曰。大衆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峯。峯纔見便曰。因甚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溫研積稔。密以宗印授焉。圜悟碧巖集云。師承睦州旨往見雪峯。一到便出衆問曰。如何是佛。峯云。莫寐語。師便禮拜。一住三年。雪峯一日問。子見處如何。師云。某甲見處。與從上諸聖不移易絲毫。僧寶傳謂雪峯。峯方推桅坐。為衆說法。師犯衆出熟視曰。項上三百斤鐵枷。何不脫卻。峯曰。因甚到與麼。師以手拭目。趨去。峯心異之。明日陞座曰。南山有鼈鼻蛇。諸人出入好看。師以拄杖攛出。又自驚慄。自是流輩改觀。三錄載師見雪峯事。其不同若此。因并錄以備考。

師在雪峯。僧問峯。如何是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峯云。蒼天蒼天。僧不會。遂問師。蒼天

意旨如何。師云。三斤麻。一疋布。僧云。不會。師云。更奉三尺竹。峯聞喜云。我常疑個布衲。　師出嶺偏謁諸方。　師行脚時。見一座主舉在天臺國清寺齋時。雪峯拈鉢盂問某道得。卽與你鉢盂。某云。此是化佛邊事。峯云。你作座主奴也未得。某云。不會。峯云。你問我。與你道。某始禮拜。峯便踏倒。某得七年方見。師云。是你得七年方見。曰是。師曰。更與七年始得。　師在浙中。蘊和尚會裏一日因喫茶次。舉蘊和尚遞語。云見聞覺知是法。法離見聞覺知。作麼生。有旁僧云。見定如今面前一切見聞覺知是法。法亦不可得。師

拍手一下。蘊乃與頭。師云。猶欠一著在。蘊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師到洞巖。巖問作甚麼來。師曰親近來。巖曰亂走作麼。師曰暫時不在。巖曰知過即得。師曰亂走作麼。到疎山。仁問得力處道將一句來。師曰請高聲問。山即高聲問。師笑曰今日喫粥麼。山曰喫粥。師曰亂叫喚作麼。到臥龍。問明己底人還見有己麼。龍曰不見有己始明得己。又問長連牀上學得底是第幾機。龍曰是第二機。曰如何是第一機。龍曰緊峭草鞋。妙喜曰。騎賊馬趕賊。隊借婆帔子拜婆年。到歸宗。僧問大眾雲集。合談何事。宗云兩兩三三。僧云不會。宗

云三三兩兩師却問僧歸宗意旨如何僧云全體與麼來師云上座曾到潭州龍牙麼云曾到師云打野榸漢　到天童童曰你還定當得麼師曰和尚道甚麼童曰不會則目前包裹師曰會則目前包裹　到鵝湖聞上堂曰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明明得知有去處尚乃浮逼逼地師下問首座適來和尚意作麼生曰浮逼逼地師曰首座久在此住頭白齒黃作這個語話曰上座又作麼生師曰要道卽得見卽便見若不見莫亂道曰祇如道浮逼逼地又作麼生師曰頭上著枷脚下著杻曰與

麼則無佛法也師曰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 到江州
有陳尚書者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卽不問三乘十二分
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師曰曾問幾人來書
曰卽今問上座師曰卽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書曰黃卷
赤軸師曰這個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書曰口欲談
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
欲緣而慮忘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語師曰見說
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書曰是師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
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

師曰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卻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曰某甲罪過後抵靈樹冥符知聖接首座之記初知聖在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腳悟道也一日令眾擊鐘三門外接首座眾出迓而師至樹曰奉遲久矣即延師爲首座俄廣主劉欲舉兵躬入院請樹決臧否樹已先知怡然坐化主問知事曰和尚何時得疾對曰不曾有疾適封一函子令呈大王主開函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主悟樹旨遂寢兵請師繼樹開

法未幾遷雲門光泰寺。　僧問生法師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如何師以拄杖空中敲云阿㖿阿㖿又敲板頭云作聲麼僧云作聲師云這俗漢又敲板頭云喚甚麼作聲。師以足跛常把拄杖行見眾方普請舉拄杖曰看看北鬱單越人見汝搬柴不易在中庭裏相撲供養汝更為汝念般若經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眾環擁之久不散乃曰汝諸人無端走來這裏覓什麼老僧只管喫飯屙矢別解作什麼汝諸方行腳參禪問道我且問汝諸方參得底事作麼生試舉看於是不得已自誦三平

偈曰。卽此見聞非見聞。囘視僧曰。喚什麼作見聞。又曰。無餘聲色可呈君。謂僧曰。有甚麼口頭聲色。又曰。個中若了全無事。謂僧曰。有甚麼事。又曰。體用何妨分不分。乃曰。語是體。體是語。舉拄杖曰。拄杖是體。燈籠是用。是分不分。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　聞擊齋鼓曰。鼓聲鼓破我七條。乃指僧曰。拋取猫兒來。良久曰。且道鼓因甚置得。衆無對。乃曰。因皮置得。我尋常道。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盡大地是個法身。枉作個佛法知見。如今拄杖但喚作拄杖。見屋但喚作屋。傳鐙作師上堂聞鐘聲。乃曰。世界與麼廣闊。為甚麼鐘聲披七條。徑山杲頌。鐘聲

拔起鬱多羅碧眼胡兒沒奈何一箭雙鵰隨手落拈來元是柵中鷲 至僧堂中僧爭起迎師立而語曰石頭道同互不同互僧便問作麼生是不同互師以手指曰這個是板頭又問作麼生是同互曰汝喚什麼作板頭 問新到你諸方行腳道我知有與我拈三千大千世界來眼睫上著僧云喏師云錢塘爲甚麼去國三千里僧云豈干他事師云者掠虛漢 問首座乾坤大地與你自己是同是別曰同師曰一切物命蛾蛘蟻子是同是別曰同師曰你爲什麼干戈相待 問古人道知有極則事如何是極則事師云爭奈在老僧手裏何進云某

甲問極則事師便棒云吽吽正當撥破便道請益這般底
到處但知亂統近前來我問你尋常在長連牀上商量向
上向下超佛越祖你道水牯牛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麼
僧云適來已有人問了也師云這個是長連牀上學得底
不要有便言有無便言無僧云若有更披毛帶角作麼師
云將知你祇是學語之流又云來來我更問你諸人橫擔
拄杖道我參禪學道便覓個超佛越祖底道理我且問你
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屙矢送尿至於茆坑裏蟲子市肆買
賣羊肉案頭還有超佛越祖道理麼道得底出來若無莫

妨我東行西行便下座。 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向上與汝道卽不難作麼生會法身曰請和尚鑒師曰鑒卽且置作麼生會法身曰與麼與麼師曰這個是長連牀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師又云法身喫飯幻化空身卽法身乾坤大地何處有也物物不可得以空噇空若約檢點來將謂合有與麼說話 妙喜曰龍頭蛇尾得人憎

法身喫飯以空噇空喚作無得麼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 示衆云燈籠是你自己把鉢盂噇飯飯不是你自己有僧便問飯是自己時如何師云這野狐精三家村裏漢復云來來不是你道飯是自己

云是。師云。驢年夢見三家村裏漢。妙喜云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　舉
座主就華嚴講請翠巖齋。巖云山僧有個問座主若道得
卽齋。巖便拈起胡餅云還具法身麼。主云具法身。巖云與
麼則喫法身也。主無語本講座主代云有什麼過。巖不肯
東使云喏喏。師代云特謝和尚降重空筵。　師云光不透
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
空隱隱地似有個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
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
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卽不可。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

息。亦是病。妙喜曰、不用作禪會、不用作道會、不用作向上商量、此是雲門老漢據實而論、我恁麼道、有沒量罪過、汝若點檢得出、許你具擇法眼、若點檢不出、且向雲門葛藤裏參、妙喜又曰、而今學實法者、以透過法身為極致、而雲門反以為病、不知透過法身了、合作麼生到這裏、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不著問別人、問別人則禍事也。

垂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光明。自代云。廚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圜悟勤云、如今人一問舉著光明、便去瞠眼云、那裏是廚庫、那裏是三門、且得沒交涉、所以道、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此事不在眼上、亦不在境上、須是絕知見、忘得失、淨躶躶、赤灑灑、各各當人分上、究取始得、雲門云、日裏來往、日裏辨人、忽然半夜無日月燈光、曾到處則固是、未曾到處、取一件物還取得麼、參同契云、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覩、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遇、若坐斷明暗、且道是個甚麼、所以道心華發明、照十方剎、盤山云、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

又云、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個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但會取末後一句、了卻去、前頭游戲畢竟不在裏頭作活計、古人道、以無住本立一切法、不得去這裏弄光影、弄精魂、又不得作無事會、古人道、甯可起有見如須彌山、不可起無見如芥子許、二乘人多偏墜此見、雪竇頌、自照列孤明、爲君通一線、花謝樹無影、看時誰不見、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　拈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圓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　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云體露金風。圜悟云、且道雲門爲是答他話、爲是與他酬唱、若道答他話、錯認定盤星、若道與他唱和、且得沒交涉、既不恁麼、畢竟作麼生、你若見得透、衲僧鼻孔不消一捏、其或未然、依舊打入鬼窟裏去、又云、你若去他三句中求、則腦後拔箭、他一句中須具三句、　有講僧參、經時乃曰、未到雲

門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問是你道否。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麽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曰。你如此。已後失卻目在。僧經旬日。復來。師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會。師曰。你問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然失目。白雲端云。這僧失卻目。雲門和鼻孔不見。雖然如是。家住州西。黃龍新云。語驚時聽。得無動機。若謂這僧失雙目。入地嶽如箭射。東禪觀云。道僧雖失雙目。光射九天。雲門兩眼雖存。前明後暗。

問一生積惡不知善。一生積善不知惡。此意如何。師曰。燭。

僧問靈樹。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樹默然。遷化後。門人立行狀碑。欲入此語。問師曰。先

師默然處如何上碑師對曰師。問殺父殺母向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師曰露。問承古有言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未審二祖是了不了師曰確。問新到甚處人曰新羅師曰將甚麼過海曰草賊大敗師引手曰爲甚麼在我這裏曰恰是師曰一任踍跳僧無對。問十二時中如何得不空過師曰向甚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僧乃取筆硯來師作一頌曰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問一口吞盡時如何曰我在你肚裏曰和尚爲甚麼在學人肚裏師

曰還我話頭來。師問嶺中順維那古人豎起拂子放下拂子意旨如何順曰拂前見拂後見師曰如是如是師後舉問僧你道當初諾伊不諾伊僧無對師曰可知禮也問直歲甚處去來曰刈茆來師曰刈得幾個祖師曰三百個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又作麼生歲無語師便打。問僧甚處來曰西禪師曰西禪有何言句僧展兩手師與一掌曰某甲話在師卻展兩手僧無語師又打。問僧甚麼處來曰禮塔來師曰謔我曰某甲實禮塔來師曰五戒也不持。問僧看什麼經僧云

瑜伽論師云義墮也僧云甚麼處義墮師云自領出去
問僧看甚麼經其僧仰指旁僧云和尚問何不祇對師云
露柱為甚麼倒退三千里僧云豈干他事師曰學語之流
代云洎合不識勢　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無
透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麼時如何
師曰重疊關山路　問上無攀仰下絕己躬時如何師曰
藏身一句作麼生道僧便禮拜師曰放過一著置將一問
來僧無語師云這死蝦蟇　師問明教今日喫得幾個胡
餅曰五個師曰露柱喫得幾個曰請和尚茶堂裏喫茶

師齋次。拈起匙筯云。我不供養南僧。祇供養北僧。時有僧問。爲甚麼不供養南僧。師云。我要鈍置伊。云爲甚麼祇供養北僧。師云。一箭兩垛。有僧問。祇如前意如何。師云。好郎同榮。　師見新到云。雲峯和尚道。開卻路。達摩來也。我問你作麼生。僧云。築著和尚鼻孔。師云。地神惡發。把須彌山一摑。踍跳上梵天。搒破帝釋鼻孔。你爲甚麼向鼻孔裏藏身。僧云。和尚莫瞞人好。師云。築著老僧鼻孔。又作麼生。僧無對。師云。將知你祇是學語之流。代云。邏邏哩。妙喜曰。擔一擔懵懂。換得一擔骨董。無星秤子秤來。付與無知漆桶。且道無知漆桶。將作何用。你若道得活脫句。許你親見雲門。

師見飯頭云汝是飯頭麽云是師云顆裏有幾米米裏有幾顆頭無對代云某甲瞻星望月　問聖僧爲甚麽被大蟲齩師云與天下人作榜樣　王太傅問北院古人道普現色身徧行三昧佛法爲甚麽不到北俱盧洲院云祇爲徧行所以不到師云如法置一問來　韋監軍見帳子畫牛牴樹問僧牛牴樹樹牴牛僧無對師代云歸依佛法僧師坐次有僧非時上來師云作甚麽僧云請益師云你有什麽疑僧云某甲曾問和尚一宿覺搬柴柴搬一宿覺師乃敲椅子三下云你作麽生會僧云一切臨時師乃擡

拳云我與你相撲一交得麽僧無對次日僧再上值師漱盥次師乃將水碗過與僧云送去厨下著其僧送去了卻來師見來乃從後門出去其僧云比來請益祇得一口碗

問僧甚處來曰搬柴來師曰搬得多少轉一宿覺曰二十轉師曰你爲甚麽打落當門齒僧無對師便打曰學語之流自代曰也知和尚佛法身心又代前語曰搬柴早是辛苦

因供養羅漢問僧今夜供養羅漢你道羅漢還來也無僧無對師曰你問我僧便問師曰換水添香僧曰與麽即來也師云有什麽饅頭䭔子速下來

問僧甚處來

云涅槃堂師云亡僧還喫飯麼僧云不喫師云活人還喫飯麼無對　師入京朝覲歸至大橋山門煎茶迎師師喫茶果次僧侍立師語二叅隨僧云是你京中無可喫乃拈一楪果子與一僧其僧接得便去又語一僧云我不與你僧無對師云那裏也有也其僧又無對別有僧出云某甲今日也隨和尚來請一分得麼師云嗄僧云某甲罪過觸忤和尚師云我也不能噇得你僧無對師代前語云也知果子少兩人共一楪代後語云某甲更是　一日行次一僧隨後行師竪起拳云如許大栗子喫得幾個僧云和尚

莫錯。師云是你錯。僧云莫壓良爲賤。師云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花藥欄。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金毛師子。雪竇頌云、花藥欄莫顢頇。星在秤兮不在盤。便恁麼太無端。金毛師子大家看。 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對一說。雪竇頌云、對一說太孤絕。無孔鐵椎重下楔。閻浮樹下笑呵呵。昨夜驪龍拗角折。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橛。 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師曰倒一說。雪竇頌云、倒一說。分一節。同死同生爲君決。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別別。擾擾匆匆水裏月。 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裏飯桶裏水。雪竇頌云、鉢裏飯。桶裏水。多口阿師難下嘴。北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天平地起。擬不擬。止不止。個個無裩長者子。 問如何是雲門一句。師曰臘月二十五。 問如何是

法身。師曰。六不收。圓悟別云。一不立。雪竇頌。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少林漫說付神光。卷衣又說歸西竺。西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卻對乳峯宿。　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胡餠。　問如何是佛。師曰。乾矢橛。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東山水上行。　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彌山。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白雲端頌。五陵公子遊花慣。未第貧儒自古多。冷地看他人富貴。等閑不奈襆頭何。　廬山玉礀林禪師頌。北斗藏身爲舉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下。直至如今漫度量。後五祖戒一見林。問作偈之意。林舉目視之。戒曰。若果如此。雲門不值一錢。公亦當無兩目。遂去。林竟如所言。而戒暮年亦失一目。洪覺範曰。今妄意測度先德之旨。疑悞後生者。亦可少戒。　中峯廣拈玉礀因緣云。北斗藏身話。豈但玉礀頌不出。便是五祖戒。也只得向背後叉手。暮年各損一

目、也是好采、覺範謂誣謗先宗、感果如是、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幻寄曰、一盞長明燈、中峯吹殺了、上堂拈起拂子云這裏得個入處去捏怪也日本國裏說禪三十三天有個人出來喚云咩咩特舍兒擔枷過狀妙喜曰這老漢克由討耐、冒姓佃官田、更不納苗稅　師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雪竇頌、去卻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徐行踏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草茸茸、烟冪冪、空生巖畔花狼藉、彈指堪悲舜若多、莫動著、動著三十棒、師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僧問意旨如何師云一條綫三十文買復代前語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僧又問一條綫三十文買如何師云打與雪竇頌、南山雲、北山雨、四七二三面相覩

新羅國裏曾上堂太唐國裏未打鼓苦中樂樂中苦誰道黃金如糞土、師以乾祐元年七月十五赴廣主召至府署止供養九月甲子乃還山謂眾曰我離山得六十七日且問汝六十七日事作麼生眾莫能對師曰何不道和尚京中喫麵多　僧來參師乃拈起袈裟曰汝若道得落我袈裟圈繢裏汝若道不得又在鬼窟裏坐作麼生自代曰某甲無氣力妙喜曰西天斬頭截臂我這裏自領出去、

示眾古德道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個是你自己乃曰遇賤卽貴僧曰乞師指示師拍手一下拈拄杖曰接取拄杖僧接得拗作兩橛師曰直饒恁麼也好與三十棒雪竇

頌盡大地是藥那個是你自己云盡大地是藥古今何
太錯閉門不造車通塗自寥廓錯錯鼻孔撩天亦穿卻
上堂眾集師以拄杖指面前曰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
裏許爭佛法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麼若無人諫得待老漢
與你諫看僧曰請和尚諫師曰這野狐精　上堂眼睫橫
亘十方眉毛上透乾坤下透黃泉須彌塞卻汝咽喉還有
人會得麼若有人會得拽取占波共新羅鬬額妙喜曰是大神咒是
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
虛妄諸人要識雲門麼不見道三臺須是大家催　上
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
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麼生自代云逐物意移又曰雲

起雷。與雪竇頌云看看古岸何人把釣竿雲冉冉水漫漫明月蘆花君自看　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曰元來秖是饅頭。　上堂函蓋乾坤。目機銖兩。不涉世緣。作麼生承當。眾無對。自代云一鏃破三關。智證傳雲門宗有三句謂天中函蓋目機銖兩不涉世緣又云以此三句爲示者解釋秦時轆轢鑽之詞也法華經曰得一切語言三昧而大智論曰善入音聲陀羅尼以此也幻寄曰癡兒面前不得說夢　上堂諸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曰與我拈案山來。僧便問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師曰三門為甚麼騎佛殿從這裏過。曰恁麼則不妄想去也。師曰

還我話頭來。上堂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者是好手時有僧出曰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曰蘇嚕蘇嚕　上堂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直得如此更須知有全提時節　示衆日裏來往日裏辨人忽然中夜教取個物來未曾到處作麼生取代云瞞御多少人　示衆迷己底人觸途俱滯悟本底人爲甚麼有四大見代云益州附子建州薑　示衆從上祖師三世諸佛說法山河大地草木爲甚麼不肯去代云新到行人事　示衆旣知來處且道甚麼劫中無祖

師代云，某甲今日不著便。（徑山杲云，雲門也是作賊人心虛，徑山即不然，既知來處，且道甚麼劫中無祖師，不圖打草，且要驚蛇。）示眾，布漫天網打龍，布絲網撈蝦摝蜆，你道螺蚌落在甚麼處。代云，具眼。示眾，折半裂三，針筒鼻孔在甚麼處，爲我一一拈出來看。代云，上中下。（妙喜云，倚門傍戶弄精魂。）示眾，拄杖子化爲龍，吞卻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示眾，十方國土中，惟有一乘法，且道自己在一乘法裏，一乘法外。代云，入。（妙喜曰，特地一場愁。）示眾，要識祖師麼，以拄杖指曰，祖師在你頭上踍跳，要識祖師眼睛麼，在你腳下。又曰，這個是祭鬼神茶飯，然雖如此，鬼神也無

厭足（妙喜曰、不見道留惑潤生、時有僧在旁咳嗽一聲、妙喜曰、老漢恁麼道、有甚麼過、僧擬議、便打、）僧
舉灌溪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灑灑沒
可把。師曰。舉卽易。出也大難。曰。上座不肯和尚與麼道那。
師曰。你適來與麼舉那。曰。是。師曰。你驢年夢見灌溪。曰。某
甲話在。師曰。我問你。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你道大梵
天王與帝釋天商量甚麼事。曰。豈干他事。師喝曰。逐隊喫
飯漢。　師云。古來老宿。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隨語
識人。若是出草之談。卽無與麼。若與麼。便有重話會語。不
見仰山和尚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廬山。仰山云。曾遊五老

峯歷曰。不會仰云。闍黎不會遊山。此卽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溈山秀云。今人盡道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只知捉月。不覺水深。忽若雲門當時謹愼唇吻。未審後人若爲話會。然水母無目。求食須假於蝦。 雪竇頌出草入草。誰解尋討。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左顧無瑕。右盼已老。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年歸不得。忘卻來時道。 師云。不敢望你有逆水之波。且有順水之意也難得。乃舉良遂初叅麻谷。谷見來便去鉏草。良遂到鉏草處。谷都不顧。便歸方丈閉卻門。良遂連三日敲門。至第三日纔敲門。谷問阿誰。遂云。和尚莫瞞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師云。便有逆水之波。如今得入是順水之意。亦喚作雙放時節。 示衆莫

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前作一場狼藉。忽被明眼人見。成一場笑具。如今避不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甚事欠少。甚麼向你道無事。已是相埋沒也。雖然如是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趁口快亂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根思遲回。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覷西覷。看是個甚麼道理。你欲得會麼。都緣是你自己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法。問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即差。況復有言有句。莫是不擬心是麼。莫錯會好。更有甚麼事。珍重。

又曰。江西即說君臣父子。湖南即說他不與麽。我此間即不如此。良久曰。汝還見壁麽。又曰。從上來且是個甚麽事。如今抑不得已。且向諸人道。盡大地有什麽物與汝爲緣。爲對。若有針鋒許與汝爲隔爲礙。與我拈將來。喚什麽作佛。喚什麽作祖。喚什麽作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將什麽爲四大五蘊。我與麽道。喚作三家村裏老婆說話。忽然遇著本色行脚漢。聞與麽道。把脚拽向堦下。有甚麽罪過。雖然如是。據個什麽道理。便與麽。莫趁口快。向這裏亂道。須是個漢始得。忽然被老漢脚跟下尋著。没去處。打脚折。有

什麽罪過。卽與麽如今還有問宗乘中話者麽。待老漢答一轉了。東行西行。又曰。盡乾坤一時將來著汝眼睫上。汝諸人聞恁麽道。不敢望汝出來性燥把老僧打一摑。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個甚麽道理。直饒汝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槌腳折。又曰。三乘十二分教。橫說竪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拈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與麽道。早是作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個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又曰。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

也。更欲踏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什麼休歇時。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甚麼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祇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訶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何曾燒口。終日說事。未嘗挂著唇齒。未嘗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挂一縷絲。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是實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

瞌睡漢。時有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舉。妙喜曰。瞌睡漢。又曰。諸法不異者。不可續鳧截鶴。夷嶽盈壑。然後為無異者哉。但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舉拄杖曰。拄杖子不是常住。忽起立。以拄杖擊繩牀曰。適來許多葛藤。貶向什麼處去也。靈利底見。不靈利底著我熱瞞。又曰。不可說時。卽有不說時。便無也。不可商量時。便有不商量時。便無也。又云。且道不商量時。是個甚麼。又云。更是甚麼。師作綱宗偈曰。康氏圓形滯不明。魔深慮喪擊寒氷。鳳羽展時超碧漢。晉鋒八博擬何憑。其一是機是對對

機迷。關機塵遠。遠塵棲。夕日日中誰有挂。因底底事隔塵迷。其二 喪時光。藤林荒。徒人意滯。肌𢈔。其三 咄咄咄。力口希。禪子訝。中眉垂。其四 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塞卻咽喉。何處出氣。笑我者多。哂我者少。其五 師每顧見僧。卽曰鑒。僧欲酬之。則曰咦。率以爲常。故門弟子錄曰顧鑒咦。德山密禪師刪去顧字。但以鑒咦二字爲頌。謂之抽顧頌。洪覺範曰。今其兒孫失其旨。接人以怒目直視。名爲提撕。名爲不認聲色。名爲舉處便薦。相傳以爲道眼。北塔祚禪師獨笑之。作偈曰。雲門抽顧笑嬉嬉。擬議遭他顧鑒咦。任是張良多智巧。到頭於此亦難施。人天眼目。載密師頌云。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 乾和七年四月十日。端坐示寂。迨乾德元年。

雄武軍節度推官阮紹莊夢師以拂子招曰。寄語秀華宮使特進李托。我在塔。久可開塔。乎托時奉使韶州監修營諸寺院。因得紹莊之語奏聞。詔迎師肉身內宮供養。啟塔顏貌如昔。鬚髮猶生。自南漢乾和七年。至宋乾德元年。蓋十七年矣。留京師月餘。仍送還山。佛印元曰。雲門說法如雲雨。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反記吾語。異時裨販我去。今室中對機錄。皆香林明教以紙為衣。隨即書之。後世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耳。

指月錄卷之二十終

指月錄卷之二十一

六祖下第八世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上堂。隔江見資福刹竿。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況過江來。時有僧纔出。師曰。不堪共語。

郢州芭蕉山繼徹禪師。初叅風穴。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泥彈子。穴異之。次謁先芭蕉。蕉上堂。舉仰山道。兩口一無舌。此是吾宗旨。師豁然有省。

彭州承天院辭確禪師。僧問。眾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時如何。師曰。亭臺深夜雨。樓閣靜時鐘。曰。爲甚麽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師曰。管筆能書。片舌解語。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子。少魁礨有英氣。於書無所不觀。然無經世意。父兄强之仕。一應舉。至京師。卽東歸。從開元寺智恭律師剃髮受具。遊講肆。玩法華玄義。修止觀定慧。夙師爭下之。棄去。遊名山。到越州謁鏡淸。淸問。近離甚處。師曰。自浙東來。淸曰。還過小江也無。師曰。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濟。淸曰。鏡水秦山。鳥飛不度。子莫道聽途言。師曰。滄溟尚怯艨艟勢。列漢飛帆渡五湖。淸竪拂子曰。爭奈這個何。師曰。這個是甚麼。淸曰。果然不識。師曰。出沒卷

舒與師同用清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讇語師曰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清曰捨罪放愆須速出去師曰出去卽失便出到法堂乃曰夫行脚人因緣未盡其善不可便休去卻回曰某甲適來輒陳小騃冒瀆尊顏伏蒙慈悲未賜罪責清曰適來言從東來豈不是翠巖來師曰雪竇親棲寶蓋東清曰不逐亡羊狂解息卻來這裏念篇章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清曰詩速秘卻畧借劍看師曰縣首甑人攜劍去清曰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顢頇師曰若不觸風化爭明古佛心清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再許

允容師今何有清曰東來衲子菽麥不分秖閙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已師曰巨浪涌千尋澄波不離水清曰一句截流萬機寢削師便禮拜清曰衲子俊哉到黃龍龍曰石角穿雲路垂條意若何師曰紅霞籠玉象巃嶂照川原曰恁麼則相隨去也師曰和尙低聲到華嚴嚴曰我有牧牛歌輒請闍黎和師曰羯鼓掉鞭牛豹跳遠村海樹嘴盧都因寓止華嚴爲維那屬廓侍者從南院來（侍者見嚴語具前登侍者章中）師心奇之因結爲友遂默悟三乎旨要歎曰臨濟用處如是耶廓使更見南院師叅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

辨主。師曰端的請師分。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膝拍一拍。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師曰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得放過。便下叅眾了。卻上堂頭禮謝。院曰闍黎曾見甚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卻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

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系旨。遂依止六年。碧巖集云、初參雪峯五年、因請益臨濟兩堂首座齊喝、濟云賓主歷然話、峯云、吾昔與巖頭欽山、去見臨濟、屬濟已示寂、若要會他賓主話、須參他派下尊宿、師遂辭行、見瑞巖、巖常自喚主人公、師云自拈自弄、有甚麼難、後在襄州鹿門、與廓侍者過夏、廓指示參南院、一日舉見雪峯語、院云、雪峯古佛、集又舉見南院語、如上、院復云、你看俊流、自是機鋒峭峻、南院亦未辨得他、至次日南院只作尋常問云、今夏在甚麼處、師云鹿門與廓侍者同過夏、院云、原來親見作家來、又云、他向你道什麼、師云、始終只教某甲一向作主、院便打、推出方丈、云、這般納敗闕底漢、有什麼用處、師自此服膺、在南院會下、作園頭、一日院到園裏問云、南方一棒云云同上、妙喜拈、南院問師南方一棒話、曰風穴當時好大展坐具禮三拜、不然與掀倒禪牀、乃回顧冲密曰、你道風穴當時禮拜即是、掀倒禪牀即是、冲密曰草賊大敗、妙喜曰、你看這瞎漢、便打、

一日南院謂師曰。汝

乘願力來荷大法非偶然也問曰汝聞臨濟將終時語否
曰聞之曰臨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渠
平生如師子見卽殺人及其將死何故屈膝妥尾如此對
曰密付將終全主卽密又問三聖如何亦無語乎對曰親
承入室之眞子不同門外之遊人南院領之又問汝道四
種料簡語料簡何法對曰凡語不滯凡情卽墮聖解學者
大病先聖哀之爲施方便如楔出楔曰如何是奪人不奪
境曰新出紅鑪金彈子逬破闍黎鐵面皮又問如何是奪
境不奪人曰芻草寸分頭腦裂亂雲初綻影猶存又問如

何是人境俱奪。曰。躡足進前須急急。捉鞭當軼莫遲遲。又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問臨濟有三句。當日有問如何是第一句。濟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師隨聲便喝。又問如何是第二句。濟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師曰。未問已前錯。又問如何是第三句。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師曰。明破即不堪。於是南院以爲可以支臨濟。　後唐長興二年至汝水風穴寺。時寺已摧殘。惟草屋數椽。師入駐錫。日乞村落。夜然松脂。單丁者七年。檀

信乃為新之成叢林。偽晉天福二年上元開法。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卻憐蛙步驟泥沙。陂注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時有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道理。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 上堂。若立一塵。國家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怗。於此明得

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卻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卻天下人。亦能瞎卻天下人。欲識闍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曰。這裏是。五祖演云。太平即不然。若立一塵。法堂前草深一丈。不立一塵。錦上添花。何也。不見道。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擬展腳眠。蚊蟲猶蚤出。

示眾。先師曰。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雖然如是。有時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汝若擬議。老僧在汝腳跟底。大凡參學眼目。直須臨機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為滯殼迷封。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向來依他作解。明昧兩岐。與汝

一切掃卻直教個個如師子兒吒呀地對衆證據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卽瞎卻渠眼　師問懷本上座云有事借問得麼本云不可惜口去也師云不惜口卽道本擬議師便打又問第二人莫道得麼僧云道甚麼師又打又問第三人云三人同行必有我師作麼生是我師僧云見參禮次師亦打云過這邊立復云將頭不猛誤衆三軍瞎漢參堂去本至明日上堂頭親近云某甲夜來有甚麼過便蒙賜棒師云你要會麼以手左邊一拍云這裏是祖師意以手右邊一拍云這裏是教意還會麼本

不肯便去後到穎橋安上座處舉前話安云風穴棒折那本云上座臂腕終不向外曲安云你會風穴道者裏是祖意教意麼非唯你不會直饒白兆老口赫赤地教他舉也舉不得　防禦使問南院大善知識還具見聞覺知否院便掌使不肯遂以前語復問師師云荆棘荒榛棄來久矣云妙用又如何師云王子帶刀全意氣貧人擒倒語聲嘶使深肯之遂舉到南院院隨問便掌語師云是深相爲使方委悉　上堂舉寒山詩曰梵志死去來魂識見閻老讀盡百王書未免受捶拷一稱南無佛皆以成佛道僧問如

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連鳳翅當空照。月映蛾眉頓面看。　問摘葉尋枝即不問。直截根源事若何。師曰。赴供凌晨去。開塘帶雨歸。　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音時如何。師曰。披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師曰。出袖拂開龍洞雨。泛杯波涌鉢囊花。　問最初自悠合對何人。師曰。一把香匇拈未暇。六環金錫響遙空。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　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眞淨頌云。杖林山下竹筋鞭。水在深溪月在天。良馬不知何處去。阿誰依舊世尊前。　宋開寶六年八月旦日。登座說偈曰。道

在乘時須濟物。遠方來慕自騰騰。他年有叟情相似。日日香煙夜夜燈。至十五日。跏趺而化。前一日。手書別檀越。閱世七十有八。坐五十有九夏。

潁橋安禪師。號鐵胡。與鍾司徒向火次。鍾忽問三界焚燒時。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擬議。師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參西院。便問擬問不問時如何。院便打。師良久。院曰。若喚作棒。眉鬚墮落。師於言下大悟。

鄂州黃龍山誨機超慧禪師。初參巖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頭曰你還解救糍麽師曰解頭曰且救糍去後到乎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泉拈起一莖皁角曰會麽師曰不會泉放下皁角作洗衣勢師便禮拜曰信知佛法無別泉曰你見甚麽道理師曰某甲曾問巖頭頭曰你還解救糍麽救糍也祇是解粘和尚提起皁角亦是解粘所以道無別泉呵呵大笑師遂有省 幻寄曰乎泉若無後笑幾乎帶累巖頭黃龍一笑下脫卻毛角尚未免牽犂拽耙

問急切相投請師通信師曰火燒裙帶香

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百尺竿頭五兩垂

問毛呑巨海芥納須彌未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

封了合盤市裏揭。　師將順世。僧問百年後鉢囊子甚麼人將去。師曰。一任將去。曰裏面事如何。師曰。線綻方知。曰甚麼人得。師曰。待海燕雷聲。卽向汝道。言訖而寂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靡滯於一隅。激揚乎旨。諸老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當其鋒者。　到招慶指壁畫問僧。那個是甚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會昌沙汰時。向甚麼處去來。僧無對。師令僧問演侍者。演曰。汝甚麼劫中遭此難來。僧回舉似師。師曰。直饒演上座。他後聚一千衆。有甚麼用處。僧禮拜請別語。師曰。甚麼處去也。　到坦長老

處坦曰夫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師便
問一人所在卽不問如何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令小師
問師師曰汝欲識半人所在麼也秖是弄泥團漢　淸上
座舉仰山插鍬話問師古人意在叉手處插鍬處師召淸
淸應諾師曰還夢見仰山麼淸曰不要上座下語秖要商
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　到雙
巖巖請喫茶次曰某甲致一問若道得便捨院與闍黎住
若道不得卽不捨院遂舉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

師曰說與不說。拈向這邊著。祇如和尚決定喚甚麽作此經。巖無對。師又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則以無爲法爲極則憑何而有差別。祇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聖賢悉皆是過。若不是過決定喚甚麽作差別。巖亦無語。師曰噫雪峯道底。到堯菴乃提起綵子云得恁麽鬅鬙鬅鬙地。菴云莫錯認定盤星。師曰恰是。訪保甯於中路相遇便問兄是道伴中人乃點鼻頭曰這箇礙塞我不徹與我拈却少時得麽。甯曰和尚有來多少時。師曰噫。幾賺我踏破一緉草鞋便回國泰代曰非但某甲諸佛

亦不奈何。師曰。因甚麼以己妨人。　師在疾。一日國泰深和尚來問疾。侍者通報云。深師叔來。師乃令請深纔入方丈。師便云。阿哪阿哪。深師叔救取老僧。深云。和尚有甚麼救處。師舉頭一覷云。咦。眼子烏啤啤地。依前是舊時深上座。乃回身面壁更不相見。　師病愈。往國泰。深乃領眾出接。至門首。師乃指金剛云。者兩個漢在這裏作什麼。深指拳作金剛勢。師云。殿裏黃面老子笑你。　師問國泰瑫和尚云。古人道。俱胝祇念三行咒。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拈卻三行咒。便得名超一切人。國泰豎起一指。師云

不因今日。爭識得瓜州客。　師會迅菴主。在高司徒宅。見挂彌勒幀子師指彌勒佛喚云菴主主應諾師云這漢還徹也未主無語師云黃連和根煮也未是苦後國泰代合掌云善哉善哉師云和尚與他鄰舍住菴即得。　師在招慶因普請去王太傅宅取木佛傅乃問大眾云忽遇丹霞又作麼生眾無語師當時提起向頂上云也要分付著人

　嘗與僧擁鑪僧問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那句是主那句是賓師指火曰與我向此中拈出一莖眉毛得麼僧曰非但學人盡大地人喪身失命。

師曰汝因甚麽自把髻投衙乎。徑山杲云這僧有頭無尾明招有尾無頭有人道得頭尾圓全句雲門與你拄杖子　師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嗔曰上座不識觸淨為甚麽不受淨水師跳下牀提起淨瓶曰這個是觸是淨事無語師乃撲破。　師有師叔在廨院不安附書來問曰某甲有此大病如今正受疼痛一切處安置伊不得還有人救得麽師回信曰頂門上中此金剛箭透過那邊去也　會下有僧去住菴一年後卻來禮拜曰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師撥開胸曰汝道我有幾莖蓋膽毛僧無對師師問汝甚麽時離

菴曰今朝師曰來時折脚鐺子分付與阿誰僧又無對師乃喝出　師有偈曰師子教兒迷子法進前跳躑忽翻身羅紋結角交加處鶻眼龍睛失卻眞　臨遷化上堂曰一百年中祇看今日今日事作麼生吾住此山四十年惟用一劍活人眼目乃拈巾曰如今有純陀麼提向諸方展看作擲勢僧問純陀獻供末後殷勤時如何師曰莫相孤負好又問和尚遷化向什麼處去舉足曰足下看又問百年後以何爲極則師提巾便擲中夜問侍者昔日靈山會上釋迦如來展開雙足放百寶光遂展足曰吾今放多少着

曰昔日世尊今宵和尚師以手撥眉曰莫孤負麼乃說偈

曰驀刀叢裏逞全威汝等諸人善護持火裏鐵牛生犢子

臨歧誰解湊吾機偈畢端坐而逝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李氏子爲兒童時日一素食既冠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披削登戒學毘尼一日爲衆陞臺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戒但律身而已依文作解豈發聖智乎於是訪南宗初謁雲居雪峯猶未有所見後造玄沙一言啟發廓爾無惑　沙問三界惟心汝作麼生會師指倚子曰和尚喚這個作甚麼曰倚子師曰和尚不會

三界惟心。曰我喚這個作竹木。汝喚作甚麼。師曰。桂琛亦喚作竹木。曰盡大地覓一個會佛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愈加激勵、　師侍沙在方丈說話。夜深。侍者閉卻門。沙曰。門總閉了。汝作麼生得出去。師曰。喚甚麼作門。法燈別云。和尚莫欲歇去、　漳州牧王公請住城西石山。十餘年。遷止羅漢。破垣敗簣。人不堪其憂。非忘身為法者不至。　因插田次。見僧問甚處來。曰南州。師曰。彼中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師曰。爭如我這裏栽田博飯喫。曰爭奈三界何。師曰。喚甚麼作三界。　問僧甚處來。曰南方來。師曰。南方知識有何言

句示徒曰。彼中道。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師曰。我道須彌在汝眼裏。問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向汝道。卻成兩句。保福僧到。師問彼中佛法如何。曰有時示衆曰。塞卻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卻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卻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師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個甚麼。不塞你耳。聞個甚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東禪齊云、那僧聞了、忽然省去、更不他遊、上座如今還會麼、若不會、每日見個甚麼、妙喜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僧報曰。保福遷化也。師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師見僧舉拂子。曰還會麼。曰謝和尚慈悲示學人。師曰。見我豎拂子。便云示學人。汝每

日見山見水可不示汝又見僧來舉拂子其僧讚歎禮拜師曰見我竪拂子便禮拜讚歎那裏掃地竪起掃帚爲甚麽不讚歎　問一佛出世普爲羣生和尚今日爲個甚麽師曰甚麽處遇一佛曰恁麽即學人罪過師曰謹退　翫月次乃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曰和尚適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　問僧甚處來曰秦州師曰將得甚麽物來曰不將得物來師曰汝爲甚麽對衆謾語其僧無對師卻問秦州豈不是出鸚鵡曰鸚鵡出在隴西師曰也不較多　王太

傳上雪峯施衆僧衣時從弇上座不在師弟代上名受衣弇歸弟曰某甲爲師兄上名了弇曰汝道我名甚麽弟無對師代云師兄得恁麽貪又曰甚麽處是貪處又代云兩度上名（雲居錫云甚麽處是弇上座兩度上名處）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保福曰好一朶牡丹花長慶曰莫眼花師曰可惜許一朶花（承覺云三尊宿語還有親疏也無祇如羅漢恁麽道落在甚麽處）上堂諸上座不用低頭思量思量不及便道不用揀擇委得下口處麽汝向什麽處下口試道看還有一法近得汝還有一法遠得汝麽同得汝異得汝麽既然如是爲甚麽卻特地艱難

去。上堂。宗門乎妙。爲當祇恁麼也。更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舉將來看。若無。去不可將兩個字便當卻宗旨也。何者。兩個字謂宗乘教乘也。汝纔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佛法宗乘原來由汝口裏安立名字。作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這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甚麼作平實。把甚麼作圓常。傍家行腳。理須甄別。莫相埋沒。得些子聲色名字貯在心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汝且會個甚麼。揀個甚麼。記持得底是名字。揀辨得底是色聲。若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記持揀辨。風吹

松樹也是聲蝦蟇老鵶叫也是聲何不那裏聽取揀辨去
若那裏有個意度模樣秖如老師口裏又有多少意度與
上座莫錯即今聲色摐摐地爲當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即
汝靈性金剛秘密應有壞滅去也何以如此爲聲貫破汝
耳色穿破汝眼因緣即塞却汝幻妄走殺汝聲色體爾不
可容也若不相及又甚麼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不相及
試裁辨看少間又道是圓常平實甚麼人恁麼道未是黃
夷村裏漢解恁麼說是他古聖垂些子相助顯發今時不
識好惡便安眞實道我別有宗風乎妙釋迦佛無舌頭不

如汝些子便恁麽點胸若論殺盜婬罪雖重猶輕尚有歇時此個謗般若瞎卻眾生眼入阿鼻地獄吞鐵丸莫將爲等閑所以古人道過在化主不干汝事珍重　師作明道偈曰至道淵曠勿以言宣言宣非旨孰云有是觸處皆渠豈喻眞虛眞虛設辯如鏡中現有無雖彰在處無傷無傷無在何拘何礙不假功成將何法爾法爾不爾俱爲脣齒若以斯陳埋沒宗旨宗非意陳無以見聞見聞不脫如水中月於此不明飜成剩法一法有形翳汝眼睛眼睛不明世界崢嶸我宗奇特當陽顯赫佛及眾生皆承恩力不在

低頭思量難得撈破面門蓋覆乾坤洪須薦取脫卻根塵莫如不曉謾說而今　師因疾僧問和尚尊候較否師以杖拄地曰汝道這個還痛否曰和尚問阿誰師曰問汝曰還痛否師曰元來共我作道理　後唐天成三年戊子秋師復至閩城舊止徧遊近城諸剎乃還示微疾沐浴安坐而化闍維收舍利建塔　洪覺範曰地藏琛禪師能大振雪峯玄沙之道者其秘重大法恬退自處之效也歟予嘗想見其為人城隈古寺門如死灰道容清深戲禪客曰諸方說禪浩浩地爭如我此間栽田博飯喫有旨哉

安國慧球禪師玄沙室中叅訊居首因問如何是第一義沙

日用汝個月作麼師從此悟入。 上堂我此間粥飯因緣為兄弟舉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卻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爲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若是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爲究竟 師問了院主祇如先師道盡十方世界是眞實人體你還見僧堂麼了曰和尚莫眼花師曰先師遷化肉猶煖在

韶州大章山契如菴主。得法玄沙。初隱於小界山。山有朽杉若菴。第能容身。師遂居之。清豁冲煦二長老。嚮師名。未嘗會遇。一日同訪之。值師採粟。豁問道者。如菴主在何所。師曰。從甚麼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甚麼得到這裏。曰這裏是什麼處所。師揖曰。那下喫茶去。二公方省是師。遂詣菴所。頗味高論。晤坐於左右。不覺及夜。覩豹虎奔至菴前。自然馴遶。豁因有詩曰。行不等閑行。誰知去住情。一餐猶未飽。萬戶勿聊生。非道應難伏。空拳莫與爭。龍吟雲起處。閑嘯兩三聲。

天台國清寺師靜上座。始遇朶沙示衆曰。汝諸人但能一生
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師躡前語問曰。秖如教中道
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麽生。沙曰。汝道
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師從此信入。後居天台
三十餘載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
藏。遐邇欽重。時謂大靜上座。嘗有人問。弟子每當夜坐。心
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師曰。如或夜間安坐。心
念紛飛。卻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
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

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　師因覩教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佛慈興接誘時有小靜上座答曰幻人興幻幻輪圍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如幻幻無爲二靜上座並終於本山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在長慶會下作桶頭常與衆僧語語一日慶見乃曰爾每日口嘮嘮地作麼師曰一日不作一

日不食慶曰與麼則磨弓錯箭去也師曰專待尉遲來慶曰尉遲來後如何師曰教伊筋骨徧地眼睛突出慶便出去　普請擔泥次師中路按拄杖問僧云上窟泥下窟泥僧云上窟泥師打一棒又問一僧僧云下窟泥師亦打一棒又問明招招放下泥擔叉手云請師鑑師便休（徑山杲云招慶雖然休去爭奈明招不甘雲門當時若見他放下泥擔云請師鑑劈脊也與一棒看他如何折合）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初叅長慶慶問汝名甚麼師曰明遠慶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麼師無語慶曰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諭旨

太傅王延彬居士一日入招慶佛殿指鉢盂問殿主這個是甚麼鉢主曰藥師鉢公曰祇聞有降龍鉢主曰待有龍即降公曰忽遇拏雲攫浪來時作麼生主曰他亦不顧公曰話墮也（玄沙曰盡你神力走向甚麼處去、保福曰歸依佛法僧、百丈恒作覆鉢勢、雲門曰他日生天、莫孤負老僧、）

公到招慶煎茶朗上座與明招把銚忽翻茶銚公問茶鑪下是甚麼朗曰捧鑪神公曰既是捧鑪神爲甚麼翻卻茶朗曰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公拂袖便出明招曰朗上座喫卻招慶飯了卻向外邊打野榸朗曰上座作麼生招曰非人得其便（雪竇顯云當時若踏倒茶鑪、復頌云、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堪悲獨眼）

龍。曾未呈牙爪。牙爪開。呈雲雷。逆水之波經幾回。

谷山行崇禪師。嘗謂門弟子曰。吾雖不在。未嘗不爲諸兄弟若委悉報恩。常爲人處許汝出意想知解五陰身田。若委不得。猶待報恩。開兩片皮。方是爲人。保汝未出得意想知解。所以古人喚作鬼家活計。蝦蟇衣下客。欲得速疾相應。卽如今立地便證驗取。識取有什麼罪過。不然。根思遲迴。且以日及夜尋究將去。忽然一日覷見。更莫以少爲足。更能研窮究竟。乃至婬坊酒肆。若觸若淨。若好若惡。以汝所見事。覷教盡。是此境界。入如入律。若更見一法如絲髮許

不見此個事我說爲無明翳障直須不見有法是別底法方得圓備到這裏更能飜擲自由開合不成痕縫如水入水如火入火如風入風如空入空若能如是直下提一口劍刺斷天下人疑網一如不作相似所以古人道繁興大用舉必全眞若有個漢到與麼境界誰敢向前說是說非何以故此人是個漢超諸限量透出因果一切處管束此人不得兄弟若能如是卽可若未得如此且直須好與（此字應誤）莫取次發言吐氣沈墜卻汝無量劫莫到與麼時便道報恩不道

漳州報恩院道熙禪師。因與保福送書到泉州王太尉。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爲人也無。師曰。若道爲人。卽屈著和尚。若道不爲人。又屈著太尉。來問。太尉曰。道取一句。待鐵牛能齧草。木馬解含煙。師曰。某甲借口喫飯。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師曰。驢馬不同途。尉曰。爭得到這裏。師曰。特謝太尉領話。

招慶省僜禪師。初參保福。福一日入大殿觀佛像。乃舉手問師曰。佛恁麼意作麼生。師曰。和尚也是橫身。福曰。一橛我自收取。師曰。和尚非惟橫身。福然之。

鼓山智嶽禪師。初遊方。至鄂州黃龍。問。久嚮黃龍。及乎到來。秖見赤斑蛇。龍曰。汝秖見赤斑蛇。不見黃龍。師曰。如何是黃龍。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生。龍曰。性命難存。師曰。恁麼則被他吞卻去也。龍曰。謝闍黎供養。師便禮拜。（傳燈云。師初未省覺。後至鼓山。啟發始悟微旨。）

報國照禪師。佛塔被雷霹。有問。祖佛塔廟。為甚麼卻被雷霹。師曰。通天作用。曰。既是通天作用。為甚麼卻霹佛。師曰。作用處何處見有佛。曰。爭奈狼藉何。師曰。見甚麼。

衢州烏巨山儀晏開明禪師。吳興許氏子。於唐乾符三年生。

誕之夕。異香滿室。紅光如晝。光啟中。隨父鎮信安。強爲娶。師不願。遂遊歷諸方。機契鏡淸。歸省父母。乃於郭南刱別舍以。遂師志。舍旁陳司徒廟。有凜禪師像。師往瞻禮。失師所之。後郡守展祀祠下。見師入定於廟後叢竹間。蟻蠹其衣。敗葉沒脛。或者云。是許鎮將之子也。自此三昧忽出忽入。子湖訥禪師未知師所造淺深。問曰。子所住定。蓋小乘定耳。時方啜茶。師呈起槖曰。是大是小。訥駭然。尋謁括蒼唐山德巖禪師。巖問。汝何姓。曰。姓許。巖曰。誰許汝。曰。不別。巖默識之。遂與薙染。嘗令摘桃。浹旬不歸。往尋。見師攀桃

倚石泊然在定嚴鳴指出之開運中遊江郎巖覩石龕謂弟子慧興曰予入定此中汝當礨石塞門勿以吾爲念興如所戒明年興意師長往啟龕視師素髮被肩胸臆尚煖徐自定起了無異容復回烏巨侍郎愼公鎮信安馥師之道命義學僧守榮詰其定相師不與之辯榮意輕之時信安人競圖師像而尊事皆獲舍利榮因媿服禮像謝慠亦獲舍利歎曰此後不敢以淺解測度矣錢忠懿王感師見夢遣使圖像至適王患目疾展像作禮如夢所見隨雨舍利目疾頓瘳因錫號開明宋太宗聞師定力加禮延師師

不起。特以肩輿迎至便殿。咨對。太宗深契。尋卽丐歸。淳化元年示寂。壽一百十五。臘五十七。闍維白光燭天。舍利五色。

徽宗政和三年。嘉州路旁大樹。因風摧折。中有一僧禪定。鬚髮被體。指爪遶身。奏聞。帝令肩輿入京。命西天總持三藏以金磬出其定。遂問何代僧。曰我乃東林遠法師之弟。名慧持。因遊峩嵋。入定於樹。遠法師無恙否。藏曰。遠法師晉人也。化去七百年矣。持遂寂然。藏問師既至此。欲歸何所。持曰陳留縣。復入定。帝製三偈。令繪像頒行。偈曰。七百年來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生死何勞太作皮。藏山於澤亦藏身。天下無藏道可親。寄語莊周休擬議。樹中不是負趨人。有情身不是無情。彼此人人定裏身。會得菩提本無樹。不須辛苦問盧能。

福州林陽瑞峯院志端禪師。本州人也。初參安國。見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國舉一指。其僧不薦。師於是冥契。

乎旨乃入室白曰適來見那僧問話志端有個省處國曰汝見甚麼道理師亦舉一指曰這個是甚麼國然之師禮謝　謂門弟子曰佛法無許多般但凡聖一眞猶存見隔見存卽凡情忘卽佛教中謂之稱性緣起則俯仰進止屈伸謙敬無一法可轉變有生住異滅相況我祖師門下合作何理論　舉拂子曰曹溪用不盡底時人喚作頭角生山僧拈來拂蛟子薦得乾坤陷落　開寶元年八月遺偈曰來年二月二別汝暫相棄燒灰散四林免古檀那地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州民競入山瞻禮師尙無恙參問如常

至二月一日。州官率諸官同至山。訊候經宵。二日齋罷上堂辭眾。時圓應長老出問曰。雲愁霧慘。大眾嗚咽。未審告別先賜一言。師垂一足。應曰。法鏡不臨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師曰。非汝境界。應曰。恁麼則漚生漚滅元歸水。師去師來是本常。師作噓聲。復與數僧酬答罷。歸方丈。至亥時問眾曰。世尊滅度時節是何日。曰。二月十五日子時。師曰。吾今日子前。遂泊然坐化。閱世七十八。坐六十夏。

保福清豁禪師。叅睡龍。龍問曰。豁闍黎見何尊宿來。還悟也未。曰。清豁嘗訪大章。得個信處。龍於是上堂集眾召曰。豁

闍黎出來對衆燒香說悟處老僧與汝證明師出衆乃拈香曰香已拈了悟即不悟龍大悅而許之　師將順世遺偈曰世人休說路行難鳥道羊腸咫尺間珍重芒谿谿畔水汝歸滄海我歸山即往貴湖卓庵未幾謂門人曰吾滅後將遺骸施諸蟲蟻勿置墳塔言訖潛入湖頭山坐磐石儼然長往弟子徧覓而得稟遺戒延七日竟無蟲蟻侵蝕闍維散於林間

四祖山清皎禪師年七十時遺偈曰吾年八十八滿頭垂白髮顒顒鎮雙峯明明千江月黃梅揚祖教白兆承宗訣曰

日告兒孫勿令有斷絕淳化四年癸巳八月二十三日八滅年八十八傳燈載此以師先十八年而識化期也會元作臨終時偈失矣

大龍智洪禪師僧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碧如藍妙喜拈云若以此明堅固法身生身入地獄雪竇顯頌問曾不知答還不會月冷風高古巖寒檜堪笑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手把珊瑚鞭驪珠盡擊碎不擊碎增瑕纇國有憲章三千條罪

同安志禪師先同安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峯前事若何如是三舉莫有對者師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安曰須是這驢漢始得

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廬山之北有巖如五指下有石窟可三丈餘師宴處其中因號佛手巖和尚不度弟子有鄰菴僧爲之供侍常有異鹿錦囊鳥馴擾其側江南李主三召不起乃堅請就棲賢開堂不逾月潛歸巖室一日示微疾謂旁僧曰日午吾去矣及期僧報日午也師下牀行數步屹然立化巖上有松一株同日枯槁李主備香薪荼毘塔於巖陰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會昌初詔天下廢釋氏教及宣宗即位詔重興之而師笑曰仙去者未必受籙成佛者未必須僧

遂過中不食不宇而禪迹不出山者三十年以三偈自見曰雪後始知松柏操雲收方見濟淮分不因世主令還俗那辨雞羣與鶴羣多年塵土自騰騰雖著伽黎未是僧今日歸來酬本志不妨留髮候然燈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時豈例是沙門　一日謂弟子曰衆生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問如何得明道去師曰但脫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爲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咒力藥力以蛇綰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咒藥等力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千疑

萬慮不得用者是未見自心者也忽索香焚罷安坐而化塔全身於無了禪師塔之東

襄州廣德義禪師謁先廣德作禮問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德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闤闠堆堆覩者稀師曰恁麼則酌水獻花去也德曰忽然雲霧靄闍黎作麼生師曰探汲不虛施廣德忻然曰大衆看取第二代廣德

襄州廣德周禪師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妙喜

曰古人恁麼答話
喚作洗脚上船

石門慧徹禪師僧問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師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卻著破襴衫（雲光法師不事戒律誌公曰出家何爲光曰吾不齋而齋食而非食後招報作牛拽車於途誌公見之呼曰雲光牛舉首誌曰何不道拽而非拽牛墮淚跳號而卒）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依雲門十八年爲侍者門凡接師則呼曰遠侍者師應諾門曰是甚麼如此者十八年一日方悟門曰我乃今更不呼汝矣師一日辭門門曰光含萬象一句作麼生道師擬議門令更住三年普請鉏地次有一僧曰看俗家失火師曰那裏火曰不見那師曰不見

曰瞎漢是時一衆皆言遠上座敗闕後明教寬聞舉曰須是我遠兄始得。問美味醍醐爲甚麼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貴。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坐久成勞雪竇顯頌云一個兩個千萬個脫卻籠頭卸卻䭾左轉右轉隨後來子湖要打劉鐵磨解脫自連爲甚麼毋入地獄師曰確。將示寂辭知府宋公瑠曰老僧行腳去通判曰這僧風狂八十歲行腳去那裏宋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歸謂衆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訖而逝。有僧叅舉道者一日遊山次僧曰香林道老僧四十年求成一片不可得此意如何舉曰老僧也恁麼卻問其僧會麼曰不會舉示偈曰香林成一片老僧也恁麼不待此月終重爲子決破至月

末舉遂遷化

韶州白雲子祥禪師。上堂。諸人會麼。但向街頭市尾屠兒魁劊地獄鑊湯處會取。若恁麼會。得堪與人天爲師。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祇向長連牀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個有長處。無事珍重。　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相。作麼生。僧指椅子曰。這個是椅子。師以手撥椅曰。與我將鞋袋來。僧無對。師曰。這虛頭漢。雲門聞乃云。須是我祥兄始得。

將示滅。白眾曰。某甲雖提祖印。未盡其中事。諸仁者。且道其中事作麼生。莫是無邊中內外已否。若如是會。卽大

地如鋪沙良久曰去此卽他方相見言訖而寂。

鼎州德山緣密禪師。上堂。我有三句語。示汝諸人。一句函蓋乾坤。一句截斷衆流。一句隨波逐浪。作麽生辨。若辨得出有叅學分。若辨不出長安路上輥輥地。智證傳以此爲雪峯三句、其傳曰、宗師約法、以定綱宗、以簡偏邪、如雪峯三句、玄沙嘗言之曰、是汝諸人、見有險惡、見有大蟲刀劍諸事來逼汝身命、便生無限怖畏、恰如世間畫師、自畫作地獄變相、畫大蟲刀劍了、好好地看著、卻自生怕怖、亦不是別人與汝爲過、汝如今欲免此幻惑麽、但識取金剛眼睛、若識得、不曾教有纖塵可得露現、何處更有虎狼刀劍解嚕嚇得汝、直至釋迦如是伎倆、亦覓出頭處不得、所以我向汝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不漏絲髮、何處更有一物爲汝知見、如是出說、如是奇特、何不究取、此函蓋乾坤句也、又曰、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叅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

臂不借他力如師子遊行豈求伴侶此截斷眾流句也又日大唐國內宗乘未有一人舉唱設有一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卻性命無孔鐵椎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申問處我若不共汝與麼知問去汝向什麼處得見我此隨波逐浪句也幻寄曰覺範此語與古塔主今舉三句又何異圓悟曰雲門大師多以一字禪示人雖一字中須具三句此三句無論是雪峯是寄師語要之窺其藩者必圓悟若覺範則欲登高而入淵者也

示眾。俱胝和尚但有問答。只竪一指頭。寒則普天普地寒。雪竇云甚麼處見俱胝老熱則普天普地熱。雪竇云莫錯認定盤星復云森羅萬象徹下孤危大地山河通上險絕甚麼處得一指頭禪妙喜曰可謂是貴人多忘

上堂。但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無滯。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是死句。揚眉瞬目。舉指竪拂。是死句。山河大地。

更無諸訛是死句時有僧問如何是活句師曰波斯仰面看曰恁麼則不謬去也師便打

岳州巴陵新開院顥鑒禪師初到雲門門曰雪峯和尚道開卻門達摩來也語具雲門章中住後更不作法嗣書祇將三轉語上雲門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明眼人落井保甯頌秋夜霜天月正明仰觀星象約三更一條大路平如掌歸去何妨徹曉行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大冶兮磨礱不下良工兮拂拭未歇別別珊瑚枝枝撐著月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銀盌裏盛雪雪竇頌老新開端的別解道銀盌裏盛雪九十六個應自知不知卻問天邊月提婆宗提婆宗赤旛之下起清風雲門見曰他後老僧忌日祇消舉此

三轉語足以報恩。問僧遊山來爲佛法來曰淸平世界說甚麽佛法。師曰好個無事禪客曰早是多事了也師曰上座去年在此過夏了曰不曾師曰與麽則先來不相識下去。

隨州雙泉山師寬明教禪師。初在雲門一日聞白槌曰請師寬充典座。師翻筋斗出衆曰雲門禪屬我矣又一日雲門問師今日喫得幾個胡餅師曰五個門曰露柱喫得幾個師曰請和尚茶堂裏喫茶　師一日訪白兆兆曰老僧有個木魚頌。師曰請舉看兆曰伏惟爛不一橛佛與衆生不

別若以杖子擊著直得聖凡路絕師曰此頌有成褫無成褫兆曰無成褫師曰佛與眾生不別蹔待僧救曰有成褫師曰直得聖凡路絕蹔當時白兆一眾失色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禪師初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卻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烟處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卻炙

脂帽子。脫卻鶻臭布衫。教伊灑灑地作個無事衲僧。豈不快哉。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雪竇拈云。實雲門氣宇如王、拶著便冰消瓦解、當時若據令而行、子孫也未到斷絕、　圓悟勤云、大溈眞如和尙愛教人看此因緣、拈人情解、有者道雲門道近離甚處、山曰查渡、此是放一頓棒、夏在甚處、山曰湖南報慈、此是放一頓棒、幾時離彼中來、山曰八月二十五、此是放一頓棒、分明是三頓棒、且喜沒交涉、又有底道洞山實頭、所以放他三頓棒、有底道當時便好一喝、更說如何若何、總是狂解、總不恁麼、畢竟作麼生、所以古人道、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拈他情解便會、只爲雲門語好、便發得洞山悟處、一如臨濟見大愚、只被大愚拈他情見、便會得徹、後來僧問洞山、如何是佛、便只道麻三斤、看他那裏是安排得來、祖師門下、一覷便見、那裏有許多般、千聖萬聖、挨拶教人見到這裏、雖然點破綱宗、要且意在未扃時、明眼漢沒窠臼、所以巖頭道、若論戰也、個個立在轉處、向未扃時一覷便見、廓天一路

相似、靈利漢疑著處一點便會、雪竇拈謂雲門一似霸王相似、因甚麼拶著便氷消瓦解、雪竇嫌雲門老婆心、如此當時眞個好打、到這裏拈則許你拈、會則不許你會、若只恁麼會、又錯了也、當時劈脊便棒、趕出去、已放過了也、教他後來道如何是佛、麻三斤、前也不著村、後也不著店、天下人不奈何、若奈何時如何鼻孔撩天、

示衆。語中有語。名爲死句。語中無語。名爲活句。諸禪德作麼生是活句。到這裏實難得人。若也不動一塵。不撥一境見事便道。答話長老。下腳不得。東西南北。莫知多少。要得去離泥水。活人眼目。舉唱宗風。激揚大事。不道全無其奈還少。只緣未達其源。落在第八魔境界中。識得個不名不物。無是無非。頭頭物物。無不具足。道我得 安樂田地。更不求餘

凡有扣擊問難。即便敲牀竪拂。更不惜便施便設便行便用。向惡水坑裏頭出頭沒。弄個無尾猢猻。到臘月三十日鼓也打破。猢猻又走卻了。手忙腳亂。一無所成。悔將何及若是個衲僧。乍可凍殺餓殺。終不著他鶻臭布衫。又曰。言無展事。語不投機。乘言者喪。滯句者迷。於此四句語中。見得分明。也作個脫灑衲僧。根椽片瓦。粥飯因緣。堪與人天爲善知識。於此不明。終成莽鹵。林間錄曰、雲菴平生說法、多稱初悟門度越格量、偶閱舊記、見其寄道友偈、并序、曰、昔洞山叅雲門、悟旨于言下、入佛正知見、所有炙脂帽子、鶻臭布衫、皆脫去、以四句偈明其悟、蓋得展事自在之用、投機善巧之風、故其應機接物、不乘言、不滯句、如師子王得大自在、於哮吼時

百獸震駭。蓋法王法如是故也。又世所傳見雲門者。皆坐脫立亡。何哉。以無佛法知見故也。因隨句釋以奉寄曰。大用現前能展事。春來何處不開花。放伊三頭參堂去。四海當知共一家。又曰。千差萬別解投機。明眼宗師在此時。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羣消息少人知。又曰。遊山翫水便乘言。自己商量總不偏。鶻臭布衫脫未得。且隨風俗度流年。又曰。滯句乘言是聾聵。參禪學道自無功。又曰。舉唱宗乘悟來不費纖毫力。火裏蝍蟟吞大蟲。

闡揚大教。須得法眼精明。方能鑒辨緇素。切緣眞妄一源。水乳同器。到此難分。洞山尋常以心中眼觀身外相。觀之又觀。乃辨眞僞。若不如是。何名善知識。夫善知識者。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方名善知識。卽今天下那個是眞善知識。諸德參得幾個善知識來也。不是等閑。直須參教徹。

覷教透千聖莫能證明方顯大丈夫兒不見釋迦老子明
星出時豁然大悟與大地衆生同時成佛無前後際豈不
暢哉雖然如是若遇明眼衲僧也好劈脊便棒　問維摩
掌擘四世界未審維摩身在甚處師曰在闍黎後底曰爲
甚麼在學人後底師曰還我話頭來　問如何是佛師曰
麻三斤　福嚴良雅時爲首座師參罷至首座寮問曰我今
日答這僧話得麼雅曰恰值某淨髮師曰你元來
作這去就拂袖便出雅曰這老漢將謂我明他這話不得
因作偈呈曰五彩畫牛頭黃金爲點額春晴二月初農人
皆取則寒食賀新正鐵錢三五百師見深肯之　僧問智
門洞山道麻三斤意旨何如門曰花簇簇錦簇簇僧無語
門曰會麼僧曰不會門曰南地竹兮北地木僧回舉似師
師曰我不爲汝說爲大衆說遂上堂云言無展事語不投

機。承旨者喪。滯句者迷。雪竇顯頌。金烏急。玉兎速。善應何曾有輕觸。展事投機見洞山。跛鼈盲龜入空谷。花簇簇。錦簇簇。南地竹兮北地木。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合哭不合哭。咦。

問僧甚處來。曰汝州。師曰此去多少。曰七百里。師曰踏破幾緉草鞋。曰三緉。師曰甚處得錢買。曰打笠子。師曰叅堂去。僧應諾。

問僧莫便是新到否。曰是。師曰夜來投棲處。今朝事如何。曰今朝風較急。青山背上行。師曰不是。更道。曰珍重。師便打。

問不向心頭安了義。如何得達祖師言。師曰六脚蜘蛛上板牀。

問自古及今不從人得。六祖黃梅夜聞何事。師曰誌公拄杖。曰得用時如何。師曰用那曲尺作甚麽。

問十二

時中行住坐臥自省覺。時如何。師曰。看人喫飯。曰。爭奈樹影不斜何。師曰。親言出親口。問金鍮現前。請師辨。師曰。兩腳蝦蟇吞卻月。都監太保問眼處入正受。諸塵三昧起。此意如何。師云。洞山茶碗裏有太保。太保茶碗裏有洞山。太保無語。卻將此語問谷隱。隱云。不落無言說。問延慶。慶云。喚甚麼作三昧。幻寄曰。三師恁麼道。忒殺廉纖。若有人問幻寄。如何是眼處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但向伊道過。

隨牛狗兒頌。家有一狗兒。騃小人難見。終日隨牛去。未省使人喚。見客不作聲。見人偏能善。擬議上門來。早是輸他便。好好報禪師。須著精神看。任汝靈利人。不

覺爲死漢。渻化元年秋七月。無疾。跏趺而化。

金陵奉先深禪師。同明和尚在衆時。聞僧問法眼。如何是色。眼豎起拂子。或曰雞冠花。或曰貼肉汗衫。二人特往請益。問曰。承聞和尚有三種色語。是否。眼曰是。師曰。鷂子過新羅。便歸衆。時李主在座下不肯。乃白法眼曰。寡人來日致茶筵。請二人重新問話。明日茶罷。備綵一箱。劍一口。謂二師曰。上座若問話得是。奉賞雜綵一箱。若問不是。祇賜一劍。法眼陞座。師復出問。今日奉勅問話。師還許也無。眼曰許。曰鷂子過新羅。捧綵便行。大衆一時散去。時法燈作維

那乃鳴鐘集衆僧堂前勘師衆集燈問承聞二上座入在雲門有甚奇特因緣舉一兩則來商量看師曰古人道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維那作麼生商量燈擬議師打一坐具便歸衆　師同明和尚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哉一似個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初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　妙喜曰明上座省得底且道是網羅裏底是出網羅底好寄曰催得吳霜點鬢稠

韶州雙峯竟欽禪師上堂進一步則迷理退一步則失事饒你一向兀然去又同無情僧問如何得不同無情去師曰

動轉施爲曰如何得不迷理失事去師曰進一步退一步
僧作禮師曰向來有人恁麽會老僧不肯伊曰請師直指
師便打　太平興國二年三月謂門弟子曰吾不久去汝
矣可砌個卵塔五月二十三日工畢師曰後日子時行矣
及期適雲門爽禪師溫門舜峯諸老夜話侍者報三更師
斂香焚之合掌而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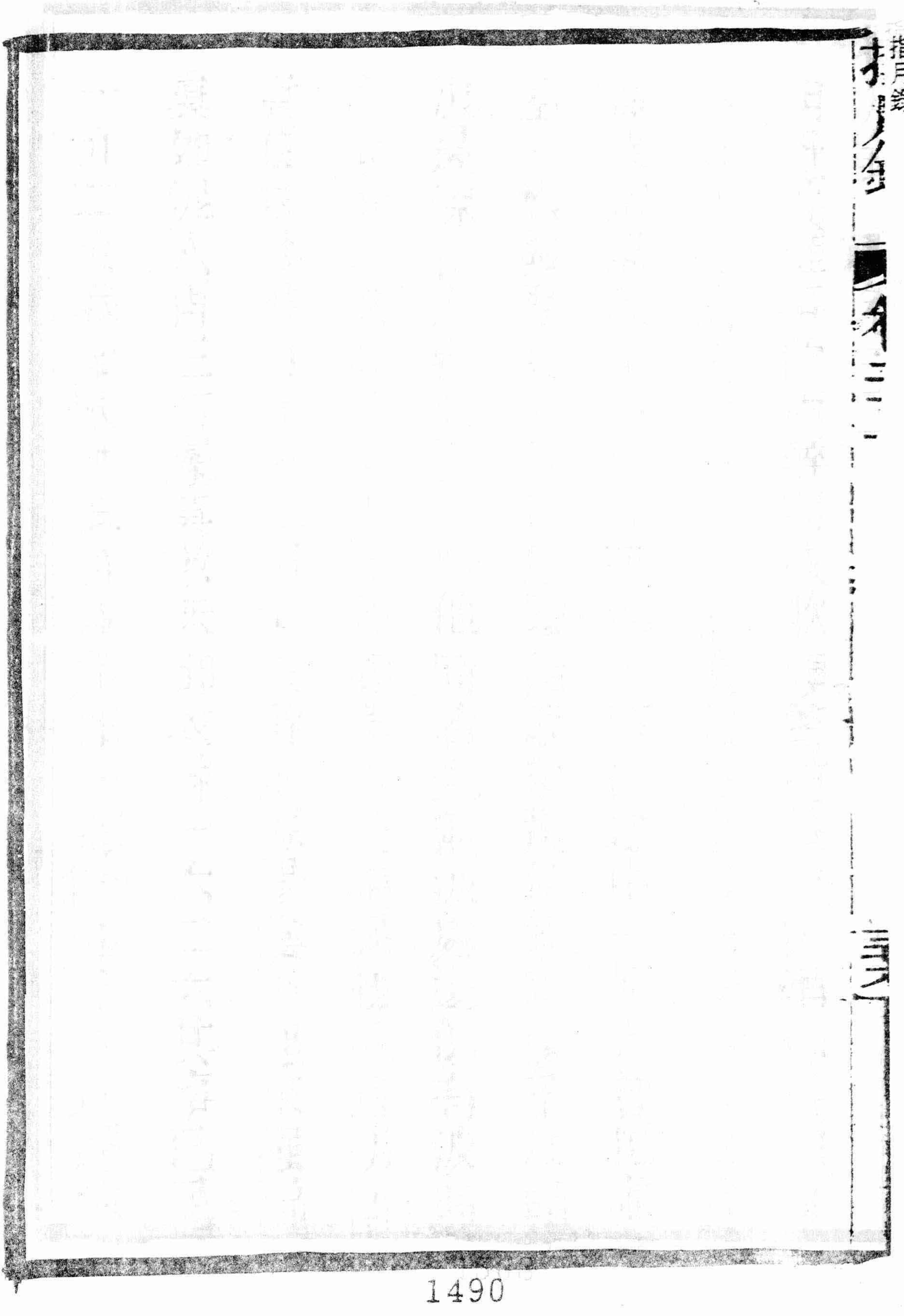
洞山清禀禪師參雲門門問今日離甚處曰慧林門舉拄杖
曰慧林大師恁麽去汝見麽師曰深領此問門顧左右微
笑而已　智證傳大涅槃經曰所言二諦其實是一方便說
二如人醉未吐見日月轉謂有轉日及不轉日醒

人但見不轉不見於轉轉二為粗不轉為妙傳曰三藏全是轉之二如彼醉者大乘經帶一轉二而說不轉之者一也起信曰以一切法本來惟心實無於念而有妄心不覺起念見諸境界故說明以此義例轉二為粗也又曰心性不起即是大智慧光明義例不轉為妙也洞山清稟禪師惟宴坐一日呼侍者下法堂謂曳木者無損階砌侍者出視無有還白寂無人跡稟又使求之侍者臨簷俯視乃羣蟻曳蜻蜓翼緣階而上蓋靜極妙而靈知也幻寄曰凡情聖量皆轉也雖洞見十方徧聞三界猶屬聖量之轉稟師以蟻曳蜻蜓翼為曳木其靈通昧晷若在夢境而覺範以靜妙許之異乎經之所謂不轉為妙哉如何是不轉曰蜻蜓翼

北禪寂禪師問僧甚處來曰黃州師曰夏在甚處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兩重公案師曰爭奈在北禪手裏曰在手裏即收取師便打僧不甘師隨後趁出

雲門山朗上座自幼肄業講肆。聞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罔測微旨。遂造雲門。門纔見便把住曰道道。師擬議。門托開乃示頌曰雲門聳峻白雲低。水急游魚不敢棲。入戶已知來見解。何勞再舉轢中泥。師因斯大悟。

指月錄卷之二十一終



指月錄卷之二十二

六祖下第九世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狄氏子。受業於本郡南禪寺。纔具尸羅。徧遊叢席。常密誦法華經。衆目為念法華也。晚於風穴會中充知客。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師曰。觀此一衆。豈無人耶。穴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如何。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躭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

說個甚麽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個甚麽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祇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眞園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眞曰作麽生是世尊不說說眞曰鵓鳩樹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麽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麽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眞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徑山杲云我當時若見這老漢恁麽道深掘一坑一時埋卻更牽牛在上蹋過卻須放眞公出一頭始得山僧恁麽道且不是抑强扶弱亦不是杜撰差排你若識得鵓鳩樹頭鳴意在麻畬裏便識得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遮兩轉語畢竟是一耶是二耶若道是一爲甚麽風穴只肯念法華不肯

眞圓頭若道是二爭奈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參 又一日穴陞座顧視大衆師便下去穴卽歸方丈 白兆楚和尚至汝州宣化風穴令師往傳語纔相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卽是不展卽是兆曰自家看取師便喝兆曰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輙敢恁麽造次師曰草賊大敗兆曰來日若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師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卻師乃先回舉似風穴穴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員草賊師曰好手不張名兆次日纔到相見便舉前話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贓捉敗師於是名振四方學者望風而靡開法首山 問僧不從人薦

得底事試道看僧便喝師曰好好相借問恁發作麼僧又喝師曰今日放過即不可僧擬議師喝之　問僧近離何處曰襄州師曰夏在何處曰洞山師曰還我洞山鼻孔來曰不會師曰卻是老僧罪過　問有一人蕩盡來時師還接否師曰蕩盡即置那一人是誰曰風高月冷師曰僧堂內幾人坐臥僧無對師曰賺殺老僧　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犬吠乃曰要得親切第一莫將問來問還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汝若將問來問老僧在汝腳底汝若擬議即沒交涉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便問挂錫幽巖

時如何。師曰錯。僧曰錯。師又打。僧寶傳見風穴章前已錄入兩會元列此於師章中乃首尾語亦異此必師因僧問答而引風穴語發明耳遂復錄於此 問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師曰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又僧問新婦騎驢阿家牽意旨如何師曰百歲翁翁失卻父曰百歲翁翁豈有父耶師曰汝會也又曰此是獨坐無尊卑從上無一法與人 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闍黎在老僧會裏多少時。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舉似人。乃曰若論此事。實不挂一元字腳。便下座。 問仗鏌鎁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噓一聲。僧曰苦痛深。師便打。 問僧近離何處

曰廣慧師曰穿雲不渡水渡水不穿雲離此二途速道曰昨夜宿長橋師曰與麽則合喫首山棒也曰尚未參堂師曰兩重公案曰恰是師曰耶耶　夜有僧入室師曰誰僧不對師曰識得汝也僧笑師曰更莫是別人麽因作偈曰輕輕踏地恐人知語笑分明更莫疑智者只今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卻雞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曰襄州師云路上會逢達摩也無僧近前不審師云這個是驢前馬後底僧云和尚又如何師曰非公境界且坐喫茶僧纔坐師又問在甚麽處過夏僧云石門師云水牯牛安樂麽僧云及時

水草師曰爲甚麼傷人苗稼僧云對和尚不敢造次師云放過卽不可便打　示衆曰佛法無多子只是汝輩自信不及若能自信千聖出頭來無奈汝何何故如此爲向汝面前無開口處祇爲汝自信不及向外馳求所以到這裏假如便是釋迦佛也與汝三十棒然雖如是初機後學憑個什麼道理且問汝輩還得與麼也未良久曰若得與麼方名無事　示衆諸上座不得盲喝亂喝者裏尋常向你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賓二主卽是兩個瞎漢所以我若立時你須坐我若坐時

你須立。坐則共你坐。立則共你立。雖然如是。到這裏急著眼始得。若是眼孔定動。即千里萬里。何故如此。如隔窗看馬騎相似。擬議即沒交涉。諸上座。既然於此。留心直須子細。不要掠虛。好他日異時。賺著你。在諸人若也有事近前。無事珍重。

師示眾曰。識得拄杖子。行腳事畢。三角云。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射。妙峯善舉師語畢。著語云。錯。又舉三角語畢。亦著語云。錯。老僧則不然。識得拄杖子。錯。頌云。妙峯三個錯。不是無病藥。龐公賣笊籬。清平道木杓。

嘗作綱宗偈曰。咄哉拙郎君。汾陽注曰。素潔條然。巧妙無人識。運機非耳目。打破鳳林關。蕩盡玲瓏性。著靴水上立。塵泥自異。咄哉巧女兒。汾陽曰。妙智理圓融。攛梭不解織。無間功不立。看

他鬬雞人旁觀審騰距、爭功不自傷水牛也不識。全力能負、不露頭角背陰山子向陽多。葉縣省云、迴無背面南來北往意如何。不墮有無邊、若人問我西來意。從來無問斷、東海東面有新羅。大地不奈何或作示眾三首、滄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却來年事。來年記著今朝日。至四年月日無爽前記。上堂辭眾。仍說偈曰。諸子謾波波。過卻幾恒河。觀音指彌勒。文殊不奈何。艮久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眞。明暗盡時多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日午後迫然而化。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首山。語錄、有小參示眾云、老僧擬欲歸鄉、

什麼人隨得去時有僧問未審和尚什麼時去師云待有件卽向汝道僧云無件底事作麼生師云盡日不逢人明明不知處僧云忽遇一人又作麼生師云迷子不歸家失卻來時路僧云請師指個歸鄉路師云枯木藏龍不存依倚僧云和尚什麼時節卻回師云一去不知音六國無消息僧云正當歸鄉底事又作麼生師云獨唱胡家曲無人和得齊僧云忽遇知音在時如何師云山上石人齊拍掌溪邊野老笑呵呵僧云歸鄉回來底事又作麼生師云八國奉朝衣四相無遷改僧云未審居何位次師云文殊不坐金臺殿自有逍遙竹拂枝此應是師臨化問答因附錄

廣慧眞禪師 卽眞園頭 風穴問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什麼處去師曰常在闤闠中要且無人見穴曰你徹也 妙喜云汝道風穴自徹也未

黑水和尚參黃龍問雪覆蘆花時如何龍曰猛烈師曰不猛

烈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猛烈龍便打師於此有省便禮拜

棗樹第二世和尚問僧近離甚處曰漢國師曰漢國天子還重佛法也無曰苦哉賴値問著某甲問著別人則禍生師曰作甚麼曰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曰闍黎受戒來多少時曰二十夏師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

呂巖眞人字洞賓京川人也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鐘樓壁曰一日清閒自在仙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

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覩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龍擊鼓陞堂龍見意必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旁有竊法者呂毅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龍指曰這守屍鬼呂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龍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薄訝飛劍脅之劍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龍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呂於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卻瓢囊摵碎琴如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龍囑令加護

襄州清溪山洪進禪師在地藏時居第一座。一日地藏上堂二僧出禮拜。藏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巍巍堂堂卻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肯修乃問未審上座又作麼生。師曰汝自迷暗焉可為人。修憤然上方丈請益。藏指廊下曰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為生死之所流。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所見止如此。上座意旨又如何。師指曰這個是監院房。那個是典座房。修即禮謝。 師

經行次衆僧隨從乃謂衆曰古人有甚麼言句大家商量時有從漪上座出衆擬問次師曰這沒毛驢漪渙然省悟

漪即叅西院明者

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王氏子幼出家十九納戒嘗自謂曰苟尚能詮則爲滯筏將趣凝寂復患墮空既進退莫决捨二何之乃叅尋宗匠依地藏經年不契直得成病入涅槃堂一夜藏去看乃問復上座安樂麼師曰某甲爲和尚因緣背藏指燈籠曰見麼師曰見藏曰祇這個也不背師於言下有省後修山主問訊地藏乃曰某甲百劫

千生曾與和尚違背來此者又值和尚不安藏遂竪起拄杖曰秖這個也不背師忽然契悟

撫州龍濟紹修禪師初與法眼同參地藏所得謂已臻極暨同辭至建陽途中譚次眼忽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眼曰說甚麼撥不撥師懵然不知却回地藏藏問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山川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惡師未喻旨乃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藏曰兩個也師駭然沈

思而卻問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藏曰汝喚甚麼作萬象師方省悟再謁法眼詶詰悉符（子方上座自長慶來謁法眼眼舉長慶偈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眼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眼曰喚甚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眼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子方豁然　僧寶傳子方問法眼曰公久親長慶乃嗣地藏何意哉眼曰以不解長慶說萬象之中獨露身故子方舉拂子示之眼曰撥萬象不撥萬象方曰不撥萬象眼曰獨露身吥方曰撥萬象眼曰萬象之中吥子方於是悟旨曰吾幾枉度此生）示衆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語具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個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好（妙喜曰點石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卻是非

難。

又云、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妙喜咄云、又是從頭起。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是三界則一任出。曰不是三界又如何。師曰、甚麼處不是三界。問僧甚處來。曰翠巖。師曰、翠巖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師曰、與麼道、又爭得。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甚麼。僧於言下有省。

酒仙遇賢禪師、姑蘇長洲林氏子。母夢吞大珠而孕。生多異祥。貌偉怪。口容雙拳。七歲嘗沉大淵而衣不潤。遂去家。師嘉禾永安可依。三十剃染圓具。往參龍華。發明心印。回居

明覺院。惟事飲酒。醉則成歌頌。警道俗。因號酒仙。偈曰。綠水紅桃花。前街後巷走百餘遭。張三也識我。李四也識我。識我不識我。兩個拳頭那個大。兩個之中一個大。曾把虛空一戳破。摩挲令教卻恁麼。拈取須彌枕頭臥。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沉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金斝又聞泛。玉山還報頹。莫教更漏促。趁取月明回。貴買朱砂畫月。算來枉用工夫。醉臥綠楊陰下。起來強說眞如。泥人再三叮囑。莫教失卻衣珠。一六二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喫酒。長伸兩腳眠。一寤音忽起來天地還依

舊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個事。十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花紅。一點動隨萬變。江村煙雨濛濛。有不有。空不空。笊籬撈取西北風。生在閻浮世界。人情幾多愛惡。祇要喫些酒子。所以倒街臥路。死後卻產婆婆。不願超生淨土。何以故。西方淨土。且無酒酤。師於祥符二年上元。淩晨浴罷。就室合拳。右舉左張其口而化。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會下有個園頭。參得禪。眾中多有不信者。一日有僧去撩撥他。要其露個消息。乃問園頭何不出

問堂頭一兩則話結緣園頭云我除是不出問若出須教這老漢下禪牀立地在及梁山上堂果出問曰家賊難防時如何山曰識得不爲冤曰識得後如何山云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山云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裏龍山云興波不作浪曰忽然傾湫倒嶽時如何梁山果然從法座上走下把住云闍黎莫教濕著老僧袈裟角徑山杲云須知悟底人與悟底人相見自然縱奪可觀黃龍清云梁山老漢洞達機宜堪稱作者爭奈借便開門展轉令人著賊黃龍即不然纔見伊問家賊難防時如何便與一刀兩段教伊永絕窺窬之地然雖如是忽有個衲僧出來卻指山僧云賊賊又作麼生支遣具眼者辨取

懷安軍雲頂德敷禪師成都帥請就衙陞座有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下馬臺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不問請師吞卻階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將猛省。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僧問一切智智清淨還有地獄也無師曰閻羅王是鬼做。上堂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正當恁麼時文殊向甚麼處出頭若也出頭不得金毛師子腰折幸好一盤飯莫待糝薑椒。上堂山僧記得在母胎中有一則語今日舉似大眾諸人不得作道理商量還有人商量得麼若商量不得三十年

假不得錯舉。上堂。赫日裏我人。雲霧裏慈悲。霜雪裏假褐。雹子裏藏身。還藏身得麼。若藏不得。卻被雹子打破髑髏。示眾。數日好雨。且道雨從甚處來。若道從天降。那個是天。若道從地出。喚甚麼作地。若更不會。所以古人道。天地之前徑。時人莫強移。個中生解會。眼上更安錐。

韶州大歷和尚。初參白雲。雲舉拳曰。我近來不恁麼也。師領旨。

連州寶華和尚。問僧。甚處來。曰。大容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來合得一甕醬。師喚。沙彌將一碗水來。與這僧照

影。因有僧問大容曰。天賜六銖披挂後。將何報答我皇恩。容曰。來披三事衲。歸挂六銖衣。師聞之。乃曰。這老凍膿作恁麼語話。容聞。令人傳語曰。何似奴緣不斷。師曰。比為拋磚。祇圖引玉。

蘄州五祖師戒禪師。湖州上方嶽禪師。少與雪竇顯公結伴遊淮山。聞師住五祖。喜勘驗。顯未欲前。嶽乃先往。徑造丈室。師曰。上人名甚麼。對曰。齊嶽。師曰。何似泰山。嶽無語。師即打趁。翌日復謁。師曰。汝作甚麼。嶽回首以手畫圓相呈之。師曰。是甚麼。嶽曰。老老大大。胡餅也不識。師曰。趁鑪竈

熱更禮一個獄擬議師拽拄杖趕出門及數日後獄再詣乃提起坐具曰展則大千沙界不展則毫髮不存爲復展即是不展即是師遽下繩牀把住云既是熟人何須如此獄又無語師又打出以是觀五祖眞一代龍門矣獄三進而三遭點額張無盡謂雪竇雖機鋒頴脫亦望崖而退得非自全也耶師暮年至大愚倚拄杖談笑而化

荊南福昌惟善禪師問僧近離甚麼處對曰大別曰在大別多少時對曰三年曰水牯使甚麼人做對曰不曾觸他一粒米曰二時喫個甚麼僧無語師便打　有僧自號映達

摩纔入方丈提坐具曰展卽徧周法界不展卽賓主不分展卽是不展卽是師曰汝平地喫交了也映曰明眼尊宿果然有在師便打映曰奪拄杖打倒和尚莫言不道師曰棺木裏瞠眼漢且坐喫茶茶罷映前白曰適來容易觸忤和尚師曰兩重公案罪不重科便喝去之　問俗士年多少曰四十四師曰添一減一是多少其人無對師便打乃自代云適來猶記得　問超山主汝名甚麼對曰與和尚同名師曰囘互不囘互對曰不囘互師便打　問僧甚麼處來對曰復州曰什麼物與麼來對曰請和尚試辨看曰

禮拜著僧曰喏師曰自領出去三門外與汝三十棒。南禪師嘗曰我與翠巖悅在福昌時適病寒服藥出汗悅從禪侶徧借被咸無焉有紙衾者皆以衰老亦可數悅太息曰善公本色作家也

蓮花峯祥菴主嘗示衆云若是此事最是急切須是明取始得若是明得時中免被拘繫便得隨處安閑亦不要將心捺伏須是自然合他古轍去始得纔到學處分劑便須露布個道理以爲佛法幾時得心地休歇去上座卻請與麼相委好　示寂日拈拄杖示衆曰古人到這裏爲甚麼不

肯住眾無對師乃曰為他途路不得力復曰畢竟如何以杖橫肩曰楖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言畢而逝

圜悟舉至直入千峯萬峯去著語云也好與三十棒只為他擔板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又云諸人還裁辨得蓮花峯菴主麼脚跟也未點地在國初時在盧山蓮花峯卓菴古人既得道之後茅茨石室中折脚鐺兒內煮野菜根喫過日且不求名利放曠隨緣垂一轉語且要報佛祖恩傳佛心印纔見僧來便拈拄杖云古人到這裏為甚麼不肯住前後二十餘年終無一人荅得只這一問也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若也知他圈繢不消一揑你且道因什麼二十年如此問既是宗師所為何故只守一橛若向個裏見得自然不向情塵上走凡二十年中有多少人與他平展下語呈見解做盡伎倆設有道得也不到他極則處況此事雖不在言句中非言句卽不能辨不見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所以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肯古人垂一言半句亦無他只要見你知有不知有他見人不會所以自代云為他

途路不得力看他道得自然契理契機幾曾失卻宗旨古
人云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今只管撞將去便了得
則得爭參顢頇儱侗若到作家漢將三要語印空印泥印
水驗他便見方木逗圓孔無下落處到這裏討一個同得
同證臨時向什麼處求若是知有底人開懷通個消息有
何不可若不遇人且卷而懷之且問你諸人人拄杖子是衲
僧尋常用底因什麼卻道塗路不得力古人到此不肯住
其寶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石室善道和尙當時遭沙汰常
以拄杖示眾云過去諸佛也恁麼未來諸佛也恁麼現前
諸佛也恁麼雪峯一日僧堂前拈拄杖示眾云這個只爲
中下根人時有僧出問云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峯拈拄
杖便去雲門云我即不似雪峯打破狼藉僧問未審和尙
如何雲門便打大凡參問也無許多事爲你外見有山河
大地內見有見聞覺知上見有諸佛可求下見有眾生可
度直須一時吐卻然後十二時中行住坐臥打成一片雖
在一毛頭上寬若大千沙界雖居鑊湯爐炭中如在安樂
國土雖居七珍八寶中如在茅茨蓬蒿下這般事若是通
方作者到古人實處自然不費力他見無入搆得他底復

自徹云，畢竟如何，又奈何不得，自云，楖櫟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這個意又作麼生，且道指什麼處為地頭，不妨句中有眼，言外有意，自起自倒自放自收，豈不見嚴陽尊者路逢一僧，拈起拄杖云，是什麼，僧云，不識，嚴云，一條拄杖也不識，嚴復以地上劄一下，云，還識麼，僧云，不識，嚴云，土窟子也不識，嚴復以拄杖擔云，會麼，僧云，不會，嚴云，楖櫟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古人到這裏為什麼不肯住，雪竇有頌云，誰當機舉不賺，亦還稀，摧殘峭峻銷鑠玄微，重關曾巨闢，作者未同歸，玉兔乍圓乍缺，金烏似飛不飛，盧老不知何處去，白雲流水共依依，因甚麼山僧道腦後見腮，莫與往來，纔作較計，便是黑山鬼窟裏作活計，若見得徹，信得及，千人萬人自然羅籠不住，奈何不得，動著撈著，自然有殺有活，雪竇會他意，道直入千峯萬峯去方始成頌，要知落處，看取雪竇頌云，眼裏塵沙耳裏土，千峯萬峯不肯住，落花流水太茫茫，剔起眉毛何處去，雪竇一頌得甚好，有轉身處，不守一隅，便道眼裏塵沙耳裏土，此一句頌蓮花峯菴主，衲僧家到這裏，上無攀仰，下絕己躬，於一切時中，如癡似兀，不見南泉道，學道之人如癡

鈍者也難得禪月詩云常憶南泉好言語如斯癡鈍者還希法燈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南泉又道七百高僧盡是會佛法底人惟有盧行者不會佛法只會道所以得他衣鉢且道佛法與道相去多少雪竇拈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或若有個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祖佛言教是什麼熱椀鳴聲便請高拄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無事道人又云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有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卻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云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為師正是這般生鐵鑄就底漢何故或遇惡境界或遇奇特境界到他面前悉皆如夢相似不知有六根亦不知有旦暮直饒到這般田地切忌守寒灰死火打入黑漫漫處去也須是有轉身一路始得不見古人道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卻白雲宗不妙所以蓮花峯菴主道為他途路不得力直須是千峯萬峯去始得且道喚甚麼作千峯萬峯雪寶只愛他道楖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所以頌出且道向什麼處去還有知得去處者麼落花流水太莊

茫茫落花紛紛流水茫茫閃電之機眼前是什麼剔起眉毛何處去雪竇爲什麼也不知他去處只如山僧適來舉拂子且道即今在什麼處你諸人若見得與蓮花峯菴主同參其或未然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試與參詳看此圓悟老人所舉揚古公案世所謂評唱大慧亟燬其板不令流行者正恐使宗家入講窟孤達摩西來之意永塞悟門也至流而爲萬松林泉則直是魔胃較此又大在下風矣聊舉一以蔽諸覽者嘗一臠而知全鼎哉指月錄評唱止錄此則及南泉與陸亘對牡丹花兩則

藍田縣眞禪師上堂成山假就於始簣修塗託至於初步上座適來從地鑪邊來遠與初步同別若言同即不會不遷若言別亦不會不遷上座作麼生會還會麼這裏不是那裏那裏不是這裏且道一處兩處是遷不遷是來去不是

來去若於此顯明得便乃古今一如初終自爾念念無常心心永滅所以道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上座適來恁麼來卻請恁麼去叅

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魯氏子七歲落髮弱齡禀具屬律匠希覺師盛化於明州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振錫南邁抵福州叅長慶不大發明後同紹修法進三人欲出嶺過地藏院阻雪少憩附鑪次藏問此行何之師曰行腳去藏曰作麼生是行腳事師曰不知藏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

自已是同是別。師曰別。藏豎起兩指。師曰同。藏又豎起兩指。便起去。雪霽辭去。藏門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心內。藏曰行脚人著甚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師窘無以對。卽放包依席下求決擇。近一月餘日。呈見解說道理。藏語之曰。佛法不恁麼。師曰某甲辭窮理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師於言下大悟。僧寶傳徵山河大地與自已同別處作老僧曰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同僧豎兩指熟視曰兩個卽起去師大驚、問聲色兩字甚麼人透得。師卻謂眾曰。諸上座。且道這僧還透得也未。

若會此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師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修曰。和尚如何。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保甯勇頌云。石城親切問同叅。不話東西便指南。明暗兩條來往路。依稀屈曲在煙嵐。徑山杲云。若是徑山門下。更買草鞋行脚始得。何故。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何處得這消息來。因僧來叅次。師指凳子云。識得凳子。周帀有餘。雲門云。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天衣云。識得凳子。棕楠木做。妙喜云。識得凳子。好剃頭洗脚。雖然如是。大有人錯會在。雪竇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圜悟勤云。雪竇如此道。未審是明他語。點他語。是褒是貶。師以手指簾。尋有二僧齊去捲簾。師云。一得一失。師問覺上座。船來陸來。曰。船來。師

曰船在甚麽處曰船在河裏覺退師問旁僧曰你道適來這僧具眼不具眼　師令僧取土添蓮盆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西取曰橋東取師曰是真實是虛妄　問僧甚處來曰泗州禮拜大聖來師曰今年大聖出塔否曰出師卻問旁僧曰汝道伊到泗州不到　浮山遠云這僧到卽到泗州只是不見大聖道場全云這僧見卽見大聖不曾識法眼東禪觀云這僧到也到泗州見也見大聖識也識法眼祇是自討頭不見

僧慧超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慧超　圜悟勤云有者道慧超便是佛所以法眼恁麽答有者道大似騎牛覓牛有者道問處便是有甚麽交涉若恁麽會去不惟孤負自己亦乃深屈古人雪竇頌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師與悟空

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曰不得喚作香匙兄喚作甚麼空曰香匙師不肯空後二十餘日方明此語　雲門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門曰江西一隊老宿寱語住也未僧無對後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麼生師曰大小雲門被這僧勘破（五雲云甚麼處是勘破雲門處要會麼法眼亦被後僧勘破也）　生法師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師忽聞齋魚聲謂侍者曰還聞麼適來若聞如今不聞如今若聞適來不聞會麼　嘗指竹問僧曰還見麼曰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曰總不與麼師笑曰死急作麼（法燈別云當時但擘眼向師宗杲別云和尚祇是不信某甲）　歸　師因患脚僧

問訊次師曰非人來時不能動及至人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甚麼語曰和尚且喜得較師不肯自別云和尚今日似滅　因開井被沙塞卻泉眼師曰泉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甚麼礙僧無對師代曰被眼礙　師見僧搬土次乃以一塊土放僧擔上曰吾助汝僧曰謝和尚慈悲師不肯一僧別云和尚是甚麼心行師便休去　師問講百法論僧曰百法是體用雙陳明闇是能所兼舉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麼生說兼舉（有老宿代云某甲喚作個法座　歸宗柔代云不勞和尚如此、雪竇別老宿語云、和尚分半院與某甲始得、）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

曰汝家眷屬一羣子師又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字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爲不知根本眞實次第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他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卻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用多少氣力　上堂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卽是一絲頭　法燈云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

謂門弟子曰趙州曰莫費力也大好言語何不仍舊去世間法尚有門佛法豈無門自是不仍舊故諸佛諸祖秖於仍舊中得如初夜鐘不見有絲毫異得與麼恰好聞時無一聲子鬧何以故爲及時節無心曰死且不是死止於一切秖爲不仍舊忽然非次聞時諸人盡驚愕道鍾子怪鳴也且如今日道孟夏漸熱卽不可方隔一日能校多少向五月一日道便成賺須知校絲髮不得於方便中向上座道不是時蓋爲賺所以不仍舊寶公曰暫時自肯不追尋歷劫何曾異今日還會麼今日只是塵劫但著衣喫飯

行著坐臥晨參暮請一切仍舊便爲無事人也。又曰見道爲本明道爲功便能得大智慧力若未得如此三界可愛底事直教去盡纔有纖毫還應未可祇如汝輩睡時不瞋便喜此是三界昏亂習熟境界不惺惺便昏亂蓋緣汝輩雜亂所致古人謂之夾幻金卽是眞其如鑛何若覷得徹骨徹髓是汝輩力脫未能如是觀察他什麼樓臺殿閣諸聖未必長把卻汝手汝未必依而行之古今如此也

又曰出家兒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卽寒熱卽熱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石頭初看肇論至會萬

物爲己者其誰聖人乎則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乃作參同契首言竺土大仙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亦只尋常說話夫欲會萬物爲自己去蓋盡大地無一法可見已而又囑曰光陰莫虛度所以告汝輩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卽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於色作非色解卽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得否若與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甚麼用處但守分過時好 上堂大衆久立乃謂之曰祇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這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叢處亦有

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個教中有這個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有甚麼交涉所以道微言滯於心首嘗疑誤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飜爲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飜去若也飜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祗恁麼念策子有甚麼用處　上堂曰諸上座時寒何用上來且道上來好不上來好或有上座道不上來卻好甚麼處不是更用上來作什麼更有上座道是伊也不得一向又須到和尚處始得諸上座且道這兩個人於佛

法中還有進趣也未上座實是不得並無少許進趣古人喚作無孔鐵椎生盲生聾無異若更有上座出來道彼二人總不得爲什麽如此爲伊執著所以不得諸上座總以恁麽行脚總以恁麽商量且圖什麽爲復只要弄唇嘴爲復別有所圖恐伊執著且執著什麽爲復執著理執著事執著色執著空若是理理且作麽生執若是事事且作麽生執著色著空亦然山僧所以尋常向諸上座道十方諸佛十方善知識時常垂手諸上座時常接手十方諸佛垂手時有也什麽處是諸上座時常接手處還有會處會取

好若未會得莫道總是都來圖取諸上座傍家行脚也須審諦著些精彩莫只藉少智慧過卻時光　師有頌曰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谿果熟兼猿重山長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　三界惟心頌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識惟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　華嚴六相義頌曰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萬象

明明無理事。　示眾。這裏聚集少時。爲上座僧堂裏。這裏聚集少時。爲上座三門頭。這裏聚集少時。爲上座寮舍裏。爲復說上座過別有道理。會下有數尊宿對。一人云。諸佛出世。也有這個方便。一人云。今日離章義。一人云。你道伊爲甚麼處。一人云。點燈等上座來多時也。一人云。甚麼處聚集來。　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李國主駕至慰問。閏月五日。剃髮澡身。告眾訖。跏趺而逝。顏貌如生。閱世七十有四。坐五十有四夏。塔全身於江寧丹陽鄉

指月錄卷之三十二終